

是官援以贈之予聞入山者不探珠蹈海者不采
玉王文成詆疵文公不遺餘力元厓子既入文成
戶庭寧肯以文公為堂與而中丞舉以畜之而元
厓子亦欣欣不以為怪何耶夫高士者賢人隱遯
之名非君子履道之極也君子之道平常而已率
其平常雖德如孔子業如周公不以高名後世所
謂高士皆商山富春之流然商山富春諸人能高
於周孔耶顧世方役役而彼獨危步遠引其與庸
亦遠矣凡言高者對卑而言也朱子身體力行莫

非聖賢之實而顧以此自名意有所在元厓子自
負其生平不在人後而卑卑一簿恬然居之豈役
役者比有志者必先去其役役使足比跡於古之
高士始可以共學而其所當適從終有所在此中
丞推挽之意而元厓子默飲其醇居之而不怪者
也予官留都元厓子以職事至留都事簡諸公多
論學者聞元厓子至皆以為奇遇顧予固不入其
說人多嘽嘽而元厓子不以病予夫道無兩是入
者主則出者奴予自愧不免而元厓子獨異於是

此亦其高之一端云記語意欲以規然雖徑途稍別要以師門宗旨各有所承不得以彼一廢此一也琥在績溪著有和蘇集亦駱問禮為之序大畧言蘇文定為績溪時其詩句不讓大歷諸公而元厓所次更出新意良有不覺其喜談而樂道之者其後山陰徐渭復為之序曰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歧而及之未必凌且壓歧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

作今味其詞皆泛泛子若鷗悠悠子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酈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未免於嗚嗚而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

不識解此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今和蘇詩不傳存其序詩可知矣琥真理學中一高士矣哉子希范字范叔工詩自有集亦駱問禮為之序

駱與徐俱

以詩贈鄴並載藝文志

蔣一鵬 紹興府志字藻冲弱冠遊南雍大司成馮

夢禎異之名遂著著有文萃堂集言河漕兵農禮

樂最詳性孝友祖父兄同時即世終身哀毀每言

及輒涕泗交流弟侄俱幼恩勤備至而訓誡必嚴

孫遠康熙壬戌進士

蔣公允 紹興府志字士祿邑廩生好讀書終日靜

坐洞究理學臨沒語門人云息心違本原吾生平

得力在此

鄴洙 孫光祖 紹興府志洙字白巖博古敦行萬歷

初講學於稽山書院一時佳士皆從之遊著有家

教輯畧紫陽家禮得其發明為多山陰徐渭志其

墓孫光祖字均儀弱冠有文名副於浙榜者再授

吳江丞轉知邵武縣廉聲藉甚嘗著範世全編定

性論四書木舌禹貢注等書吏治文章為世所重

太史陳仁錫撰其行畧邑令朱之翰題其居

朱長庚

紹興府志字與白萬歷己酉舉於鄉初任

遂安學博士人立祠祀之授桃源令調含山令撫軍蘇某薦之曰愛民切如保嬰鋤強銳於拔薤以耿介忤當道罷歸隱居巢勾山之嘯客堂藏書甚富類多手評著有善生善死善意錄

國朝

楊學泗

浙江通志

字魯嶧庠生幼穎悟讀書輒能

自解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三年如初喪母病以

鍼刺血書詞告天果愈里人稱曰楊孝子康熙甲寅山寇盤踞紫閭學泗糾集鄉勇探其出沒適制府以勦賊至暨密陳方略領兵報捷制府欲於疏內議叙學泗以母老辭酬以金帛亦不受制府動容起敬紹興府志學泗所學以存誠主教為本著有道學宗譜義經講義性理約言朱子學的註省身錄諸書崇祀郡邑兩學鄉賢

余懋棟

公舉事實

字舟尹號蘿村毓湘子侍御縉

孫也食餼邑庠雍正己酉以選拔中式庚戌成進

士除杭州府學教授任十九年致仕自懋棟任教
學中取解首者四鼎甲者三其他冠春秋榜者未
易更僕然立教必自羞乞墦賤龍斷始謂昌黎符
讀書城南一詩未闕至極以猶未免於富貴利達
之見也懋棟經學遵竹垞而理學斷以平湖陸子
為宗同郡魯庶常曾煜主敷文講席每與商確古
註疏及宋元諸書經解一許一支足稱堅對督學
寧化雷公臨浙招懋棟與論朱陸以鏡喻心之說
旁及高劉鹿孫諸前輩有醇疵處漏下三鼓乃出

雷公嘆曰余學博可謂明辨哲也造士先立品而
後文藝務以聖賢實學相期其為人溫和純粹論
者為比德於玉焉所著有捐山樓集蘿村詩稿制
義正續稿間中偶憶

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及周
之季道術紛紛矣太史公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儒術之疎自昔而然可勝慨與夫古之學者
博學乎六藝之文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
治之成法也自班史始立儒林傳而易書詩禮春

秋各有專家歷代因之不改是儒林者大抵皆深於經術者也至宋史則深於經術者如聶崇義石介孫復胡瑗輩既以之列為儒林及周程朱子出不得復與並列也故別立道學傳以尊之抑豈儒外有道哉明儒如河東薛瑄餘干胡居仁諸君子其學直接程朱而明史則仍以儒林列之是儒林者又即其深於理學者也今志錄諸儒之尤者如宋之姚令威王順伯元之楊鐵厓王元章明之溪園思軒櫛山元厓諸人

國朝之存園蘿村二公或深於經或深於理或以經學而兼理或以理學而兼經考其終始要其會歸莫不異苔同岑後先濟美其揆一也夫輒視其所引繙視其所染衆好同趨則齟齬齊紫且以易俗況邑多君子人懷善良其取則蓋甚便也生其後者可以興矣

沈椿齡

廣西提刑多平反嶺外至今尸祝之

劉仲懷 竹派 山陰人元祐間徙居諸暨善畫墨竹

筆法師文湖州

元

申屠性 舊志 字彥德少為本州吏敏茂積學黃文

獻公潛判州事見而奇之授以為學之要性益奮

勵至正甲申與同里王賀並舉副榜因改榜其所

居之坊曰聯桂歷歛貴溪教諭月泉山長著有春

秋大義子溶澂 浦江戴良有申屠先生墓誌銘又送屠彥德七首俱載藝文志子澂

載隱逸

錢恒 隆慶駱志 字九成號退菴氣岸清高淹貫經

史論辨古今人物治忽人不能更一詞詩格適麗

所著有灌園集

孟性善 萬歷紹興府志 載五世孫當元末博洽有

大志熟諳孫吳所著有雅齋集

楊維翰 兩浙名賢錄 字子固畫為柯九思所推紫

桃軒雜綴楊維禎之兄善寫竹石墨蘭妙絕一時

萬歷紹興府志維翰歷饒州雙溪書院山長所著

有光嶽集穉濟錄藝苑畧

申屠震

隆慶駱志申屠激傳激居花亭時龍泉鄉

有申屠震工詩詞婉義正為邑人所重
紹興府志

申屠震稽山書院山長

黃源

隆慶駱志字子達號松壑順帝至元中遊京

師以書法精妙試奎章閣典書轉典籤遂歿

王季楚

宋濂王季楚哀辭王仲淮季楚其父艮嘗

檢校浙江行中書政成謁選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季楚才者薦其名遼東行

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哀其甥方泗來為濂言濂竊悲之初濂見季楚於泗家眉目秀整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辭曰冥冥元化孰尸其權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

明

張世昌

楊維禎竹枝詞集字叔京詩善比事多喜

效排律至百餘韻不哀晚學益進詩益工搜求舊作輒焚之隆慶駱志元時為本州訓導洪武七年

復任本縣教諭善著述詩尤工霽霈汪洋莫窺其際見重於金華宗濂

鄭賀 楊維禎竹枝詞集字慶父於十七史名臣皆能默識其朝代世家爵里及其後人之賢否覆視無一差者文有橫溪史鈔若干條詩有詠史自鼎湖訖清風嶺凡二百餘首傳於人

陳嘉謨 隆慶駱志字文徽志寧子少有師傳詩文清麗北遊燕都翰苑交譽奏補國子生從容學易風致灑然洪武初辟為本學教諭弟嘉績從子韶

陳嘉績 隆慶駱志字思繹受知虞文靖公得其指授為文有師法詩學陶淵明春容簡古時外舅王良宦顯嘉績不于仕進閉戶窮理學世故淡如也

陳韶 隆慶駱志字伯善洪武初任山陰縣學訓導為詩古體平淡直逼鮑謝而唐律尤精同邑張辰稱其老成文獻為邑人最嘗自題其像曰雖窮而無怨雖困而知學懼違乎君子之為思進乎古人之覺罹世患之多艱味道腴而可樂夫豈俯仰而求無愧忤者與所著有苔軒集

張辰 隆慶駱志字彥暉萬和孝子後經術文章表裏鬱茂一時紀載皆出其手洪武初太守唐鐸辟為郡學訓導泮屬諸生晝夜不倦卒于官所著有草廬稿

紹興府志明太祖時諸儒應聘而起在諸暨則陳嘉謨陳韶張辰入叅史局出樹師模蓋彬彬盛矣

姜漸 舊志字羽儀神姿朗徹姓冲約嗜學遊楊維禎之門視漸所論次嘆曰異日當為師門立赤幟也元末兵興學者多荒思耗業而漸乃修飭不怠以包函雅量見重于時洪武初與同郡謝肅諸名

儒應聘纂修禮書授太常博士

駱問孝 萬一樓外集字舜傳號深山亦號玉亭弱

冠充儒學生貧不得志因教授於四方然恥干謁對人未嘗言貧始客溧陽玉陽史少卿家叔父驥年友也遇之甚厚餽遺無算每辭多而受少小不如意即辭而歸歸不數日迎者在門復去遇之如初性好施每抵家席未暖而所得略盡史氏多賓客問孝與雜處師友其善者而愛禮其不能故學業日進好吟詩沉着有法度泰州近山王使君為

邑大夫品之與從弟問禮齊名

駱問禮寤語序

寤語者從兄舜傳晚年雜詩也兄自題如此然而語寤非寤也君子曰似孟東野嗟夫千金之子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即庭言寤也而么麼者傳其說貞孤之子兢兢于義即寤言真也而夸毗者以為暗此兄之所以自列于寤也而不佞序之亦寤也

陳于朝

苧蘿山藁行實陳方伯性學子字叔達改

字孝立號凡四更曰翦溟長離了因飲冰或嘲之曰子何數化之無常耶倏而鵬倏而鳳倏了因而遐登倏飲冰而受命凡數易而猶然故我實之不實名為用之答曰論吾本來名字不立即呼我為

朝而非我也穴風川月總出一機禽魚砂礫具有佛性不啻為鵬為鳳為苾芻之侶為受命之使即呼我為牛馬為蟲臂為鼠肝為塵埃矢溺而未始非我也弱冠究心宗旨乃勉就舉子業精悍之思每主先秦而奴六朝挾班馬之精而溢之楮端讀罷或鳴琴擊劍品竹吹笙以自娛後亦棄去不復作州時即交知名士與山陰徐文長渭為忘年交不啻盛孝章之於孔北海臨池之業則得于文長者為多以故筆端斐疊奇幻雜之文長楮墨間幾

令人不知孰為孫叔敖也四明緯真屠隆稱以文

中麟鳳道中貌貅雲間眉公陳繼儒贈之以詩其

聯云一簾紅雨留春燕五色丹鉛校異書生平好

作古文辭有苧蘿山藁自為序如漂母祠誰把干

竿王孫一飯飽登壇漢王推伍公廟劍底濤聲震

食原非易何似重瞳早瞞難長安尚是山人氣

君王如酒蚬長安道中重繭赴長安尚是山人氣

廟貌隔吳城長安道中帝里既非遥山人壯山意

朝逢官長來暮見瑞貂騎荷杖聽民謠送父早朝

出作入遊戲帝力那可忘時時道中記送父早朝

宮怨遥聽鶯聲達建章止拖春韻入昭陽諸首八

歲以前所詠子亢侯章侯章侯

鑿輿踏徧千門柳愁殺行旌過綠牕

自有傳載隱逸

謹按苧蘿山藁序之者蕭山來道之斯行然王季

重集中有苧蘿山藁序為本集所不載今為載入

藝文志

張夜光 **公舉事實**字元珠號炎汜又號無夜崇禎

癸酉登順天鄉薦授南直隸鳳陽府推官少學於

樓萃陽兼師萃陽兄黃谷見張炎汜立文或頃刻

就或月計歲計不肯輕下一筆主司葛徵奇為之

序曰語不自欺性有獨存所著有點花堂集北遊

草苧蘿志

陳克建

章志字明臺好學篤行手注五經博覽左

國史漢知縣陳允堅提學蘇濟皆首拔之以明經授華亭訓導時諸生如徐孝廉孚遠陳給諫子龍李中翰雯宗中丞徵輿皆出門下陞羅源教諭尋病卒子光域字咸玉送貢不仕

楊肇祿 公舉事實字道百邑諸生少與從兄安慶知府肇泰齊名雲間陳卧子以節推署邑篆為虛左待之范文白陶山課藝選錄為多晚年受徒為經師著有易解參義

國朝

鄺祖仁 公舉事實字蒼舒號九乘康熙庚午舉于鄉甲戌以麟經魁會榜授應山令未幾卒官其為文洋洋數千言氣盛而高下皆宜詩不假雕琢自饒丰韻卒後十餘年同年友汪公澐督學兩浙為刻其詩文名九乘遺稿

邊信 公舉事實字聖林由邑庠食餼考送明經生平著述悉本經史邑中名士多出其門詩法尤精嘗有青春鳥哺情慙缺白首嬰啼血未乾之句

許爾秀

公舉事實字卓人由邑廩生拔貢力敦古

行篤志好學諸子百氏罔不通曉而精研孔孟奧旨學者得其片言咸成佳士所著有同山稿子芳椿郡庠生亦能文

趙式

公舉事實字去非邑諸生其為人豪而約疎

狂而真善屬文工詩尤工詩餘所著有蛩窻文集

別腸詞選

魏夏弟湘

公舉事實字仲長別字廬南家貧苦志

力學其友駱炎訪之見木榻蕭然無卧具怪之夏曰吾藉寒凍以鍊文心耳當風嗥雨歎漏盡鐘鳴

夏輒嗚嗚以哭哭已復讀如是者數年文日進太倉王公首拔為邑上舍生曲阜顏學山先生督學兩浙尤加激賞時駱賢名與之埒號越中二雋皆不售嘗舉羅昭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憐俱是不如人之句相諧謔聞者悲之及死且無子論者為擬之唐方干當賜以孤魂及第所著有五經疑問四子書發微廬南文稿弟湘字季芳自號紅蘭老人善畫工花鳥草虫間仿陳老蓮出之真贋莫辨

駱炎

象山縣志

諸暨貢生雍正六年任品行高潔

工文公舉事實字則宣號楓山以廩貢選授象山
訓導行文刊落羣言力追先正然不拘格律如春
蠶作繭觸物便成故所投輒合歷試第一刻有歷
試草行世壬午秋賦邑侯朱宸同考薦之以元既
中後場被外簾斥乙酉秋賦邑侯趙倓同考復以
元薦既中後場復被外簾斥如是者三炎與魏夏
善名亦蘄驂先後寄館於山陰朱翰編阜家尊禮
尤至海昌陳相國元龍聞炎名延為弟子師設座
坐炎南嚮諸弟子分列東西相國北嚮坐請講春
秋春王正月炎為備陳諸說而衷於一是相國肅
然起敬及秉鐸象山致仕崔邑侯龍雲舉鄉飲酒
禮炎為大賓

壽致潤

公舉事實字雨六號南湖生而天分異人

康熙癸酉舉解元丙戌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
士授檢討鄉試舉考官為山東顏光燾尤推文章
知己嘗曰他人見得達不得惟致潤達得在翰苑
應接甚繁致潤五官並運酬答如飛

毛鈺

公舉事實字孟涵號式湄壬午膺鄉薦丙戌

授南宮出宰蒲江三年卒官鈺久於諸生湛深經術妙言語塵揮所及一座皆傾所著有銅官雜咏四書文稿大中魯論講義行世

余懋杞

弟懋楠子銓

公舉事實

字建偉號玉京毓

湘子侍御縉孫也未冠食餼康熙乙酉登浙榜副車戊子順天鄉試中式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未官而卒以子文儀貴贈如其官懋杞性孝友父善病懋杞搔摩痛癢寢則屏息躡足侍立其旁至夜分不敢退與兩弟式好無間言其家風也讀書為

文章若金錫之在冶既經鎔鑄一歸瑩粹詩宗少陵嘗與諸名流結詩巢於鑑曲春秋佳日觴咏其中所著有東武山房詩文合集藕香草堂詩集石唵錄刻舟集行於世弟懋楠懋棟楠字鄧林號東原惇樸有行亦工詩著有玩花草堂集懋棟自有傳子銓字明臺號石颿雍正壬子中本布政司鄉試出無錫華希閔之房華故名士有特鑒是科暨邑中式者二其一為樓西甸卜岐時稱雙璧銓性好古文奇字喜吟咏會稽徐廷槐嘗評其詩文曰

石颿古文初喜孫樵劉蛻卒追兩漢逡巡於韓歐之間詩凡三變少學溫李中年宗王孟後出入於香山眉山不名一家所著有石颿慚餘石颿悔存石颿詩草文核等集

壽奕磐

兄奕文

公舉事實字景安號佳峯生而資

不異人行文如韓潮蘇海為督學山左顏公光敷所賞嘗取奕磐文刻之試牘中吳禮部士玉篋中集亦多載奕磐文自是名益著康熙戊子以廩生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入子史菁華館會吳禮部督

學直隸延為總裁品題高下悉當後謁迭得湖廣光化令甫抵任以疾卒初奕磐夢一神語之曰汝王介甫後身也汝名暗藏石字汝字明露安字此其驗矣奕磐心惡之及疾篤嘆曰介甫不作相弟以文名世亦復何惡兄奕文字景潤號桐坡著有桐坡制義與弟奕磐競奕奕文敦行尤篤顧不能詩又貌寢及謁迭典銓政者嫌其通悅因改教卒於金華學諭

蔣宣奇

公舉事實字永公晚號敬齋為文獨闢新

徑不襲常言學使周公清源以異才目之辛卯舉
孝廉連上春官不售益肆志於古名場宦海視之
泊如也少與中表余懋杞相切劘山陰宋俊稱淹
博碩獨服奇學識多採其論載入柳亭詩話所著
有敬齋文稿百梅草堂詩集文集

周晉

公舉事實字接三號超然力學嗜古舉丙午
鄉薦座師陳萬策稱對策第一同榜中錢曰布筆
妙天下名甚噪而晉以腹笥匹之人為品錢以賈
君房而品周為邊孝先云晉頗究心理學邑令張

長庠贈詩有濂溪家學深講貫得正脉之句所著
有國風論周禮論續四勿箴朱陸異同辨四書體

行集

錢曰布

公舉事實字載錫號玉缸年十四以第一

人入邑庠丙午中浙省鄉試有十莖草堂時文稿
行世會稽魯魯煜序之曰布帛菽粟隋珠和璧山
陰徐廷槐序之曰三變元雲九成絳雪還淳方蔡
如序之曰洗硯湘江削筆衡山其推重如此曰布
敦厚周慎如龍伯高之為人能使後進有所矜式

同學解經有紛紛聚訟者得曰布一言無不折服
孫司馬巡撫安徽那尚書總督浙閩先後以禮聘
之使子弟受業焉議論有裨於時事者兩公採之
入

奏輒報可代集不存所著有大中條貫知非集詩古文

十卷

傅學沆

公舉事實字太冲號莫菴一號拙齋乙卯

副車第一癸酉舉解元積學好古五經無雙尤喜
以詩鳴所著有莫菴詩近族王露為之序曰拙齋

之詩以王孟高岑為宗而出入于二杜二李艷不
傷靡健不流僻其於此事也深矣於載籍多所發

明既乃條舉心得分經史雜類四種各三卷曰游

衍錄如論十亂中婦人非邑姜錄云十亂中婦人

朝國母夫子決無漫呼婦人之理且此十大致

如漢之雲臺唐之凌烟舉其勲業最高者言之齒

及壺德無乃不倫竊謂婦人大姬也史稱大姬好

祀用史巫從媯滿會王師于豐水以伐紂至今鄆

縣七里有大姬泉即大姬治師處國語肅慎氏之
貢矢以分大姬既有功開國自應與周召畢散
連類而及韓昌黎據衛氏古文以蔬食菜羹衣解
婦人為殷人謂為膠鬲說亦未的

作衣錄云月令記王衣大戴禮記乃衣剝衣盧諶
祭法稱夏祀秋祀皆用衣衣乃諸菜之首古

人特重之論語雖蔬食菜羹亦言由蔬食三宿出

菜羹之輕以及衣之重聖人祭無不敬也

燕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註曰孟子三宿而出

必作雅亡錄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王魯竺曰天

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駕巡狩迹絕

豈復有陳詩事如此解詩亡自直截不必云詩不

亡而雅論詩如護草桑梓錄云毛詩烏得護草言

憂背北堂也詩意蓋謂思君子之切安得忘憂之

草種於幽陰之地以消時日乎初非言母也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詩意蓋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

殘毀寓恭敬之意况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

以桑梓為禮如鄉飲樂注數也爵行無數醉而止

鄉里也

也燕樂亦無筭盡歡而止也按鄉飲酒國家以隆

禮敬老尊賢如今人賜宴於朝侍宴於王公貴人

從無盡醉極歡之事豈古人反春秋如觀社籍稻

出今人下也此筭字疑亦誤解

錄云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左氏但引曹

剡之言以為非禮不詳其事公羊則直云觀齊女

按墨子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男

女之所聚會而觀也不讀墨子幾不知齊女何屬

又云李百藥父與友人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

謂在琅邪客大驚號為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

邾人入邾注云邾國今琅邪開陽縣又按昭公十

八年邾人籍稻注云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為典

籍之籍蓋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為刈百

藥知其成處猶未論多創獲類如此

及正其訛課也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黃國鳳

公舉事實字久道號竹梧歲貢生肄業省

會敷文書院中蝶園徐公可亭朱公皆器重之文
以理勝有醇無疵行修於家亦如其文士林咸奉
為指南所著有語孟問辨四書融註經書字義竹
梧外編歷試草

文苑有傳自後漢書始然遷固並為司馬相如立
傳固又為賈鄒枚路諸傳皆取其能文則亦其權
輿矣夫文以載道大之憲章典誥小之申抒性靈
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要有經緯乾坤彌
綸中外之力為聖門四科始乎德行終以文學子

以四教首即曰文又曰文不在茲言之不文行之
不遠文綦重矣後世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
節自立致令天下共惜之此亦自貽伊戚耳苟能
以功業寔行光明於時行有恒而言有物豈不益
可貴哉今志文苑與儒林相表裏傳儒林以行而
文在其中傳文苑以文而行不立亦不得與焉然
則欲圖不朽之業者其亦於立身行已間加之意
哉

沈椿齡識

諸暨縣志

卷二十七



孝友

人物七

孝始人倫與剽在室弟則徐行少隨長率伊誰桎
之慘若有失爾繹爾思涕零汗栗列孝友傳第七

南北朝

賈恩

南史孝義傳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

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
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
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唐

張萬和

唐書孝友傳序唐以孝悌名通朝廷者諸

暨張萬和嘉泰會稽志萬和力學明經遭父母喪

兄弟廬於墓側程弟萬二十餘年有芝草生甘泉出

兩浙名賢錄萬和子孝祥亦廬墓二十餘年事聞

詔旌其門名其里曰孝感

宋

黃嘉禮

隆慶駱志字仲文舉紹興中進士累官朝

散大夫性孝目疾不能視以母老禱於神目乃復

明母卒明復失

楊文脩

楊維禎楊佛子傳佛子名文脩字中理生

而性淳固篤孝鍾於至情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為

飢飽母病艱食輒不食得果必遺母俟母啖之心

始已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業舉岐黃氏書

父謹之從容會曰我母多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

借舉業有利不足自賞即便母侍雖服農終養吾

志周滿母病革藥罔功即齋禱密室刃股肉和饘

粥以進母食即起佛子頽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

繇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
瓢者就佛子兩蓋既與俱無難也行一里餘瓢者
用左手搗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
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
治瘰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
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
瘰方明旦視頰下瘰忽不見家人驚恠捫其背則
瘰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母歿佛子躬捧
土成墳種木築廬墳左介廬上恒有羣鳥數十隨

佛子起止佛子純孝異遇縣以狀白府府將表樹
其宅里佛子走府曰某之事親不知有身豈知有
名哉事寢益器具之童子婦人瞻其儀形成手加
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入其鄉必過其廬晦菴
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道過楓橋楓橋乃佛子所居
里至今有紫陽精
舍聞佛子善名特就見與談名理及醫學天文地
理之書竟夕去晚年著醫衍二十卷編地理撥沙
圖藏于家年九十有九終載宋史
孝義傳

元

丁祥一

輟耕錄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

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

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

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浙江通志輟耕錄止稱丁孝子今從宏治紹興

府志標名又楊鐵厓古樂府有丁孝子詩

鄭淡老詩

倒地布衣頭雪白挿天華表夕陽紅

孔明允

萬歷紹興府志字孟達讀書尚志節操履

清純元季兵興奉親居孝義山中負米為養驩如

也同邑張辰謂明允當阨窮而守益固孝益純庶

幾行古之道者

樓昇 胡筠

隆慶駱志樓昇字仲高性至孝母病

醫禱無效夜夢神人語以割股乃可從之果愈時

有胡筠字梅友亦割股救母

石渠

隆慶駱志字孟權年十三父良金陷於獄渠

往申之有司執法甚威以渠哀感獲釋人為作孝

童傳及長議論正大為士類儀表

吳鉅

張辰吳孝孫傳吳孝孫者名鉅字仲夫嘗及

侍大父母父母重闡相懽時天下新去亂徵役頗

劇吏卒臨門其勢可畏每盡悴應酬而切戒家人勿使大父母知恐傷其懽心也間或他出人有遺以一味之甘必遣饋以進會大父邁奇疾陽道閉澁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得人口舌煽而取之孝孫遽如醫言乃得汗血一勺而通衆因併口稱孝孫孝孫得名以此事見宋太史濂筠西府君墓碑同里張辰贊曰余嘗讀南史至庾黔婁嘗父糞驗其甘苦而欲知父病之差劇竊嘆其孝之至極每於經籍傳記求比則絕

無今孝孫事頗同然孝孫孫也黔婁子也子孫於祖父親親之殺似當有辨若孝孫者千百載一人耳觀風者尚其采而列之於史不忝

黃慎 隆慶駱志字仲言從兄仲忠以門戶事逮行慎從代為之辨事已明仲忠病死慎為扶櫬歸發其囊餘貲數千百緡慎悉封識之以與其子

黃珂 隆慶駱志字仲章從父源歿於灤陽珂觸寒暑走五千里哀服收葬人皆義之

周元助 浙江通志字良佐至正間從弟元祐被誣

將逮良佐毅然往代力辨得直鄉人義之

明

丁羨 黃彥輔

萬歷紹興府志字文彥兄進洪武

初被誣逮者至美度元快且訥必不免請代行進
曰事在我汝何預為羨給逮者曰此吾兄也欲代
吾行耳逮者以為實固驅美行竟死逮所同時有
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迫遣將行彥輔
代之就械以往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而於美之
死尤加惜焉

楊宗暉

浙江通志洪武初父叔器為椽獻魚鱗圖

違式當誅

章志冊以大紅花綾為面上惡之曰吾方以儉率天下安得違式獻此命誅之

宗暉赴法曾訴曰此宗暉實為之今誅父是宗暉
陷之也願以身代父死法曾為上其訴許之竟受

戮死時年十九

族人建祠於天元塔左每歲九月三日祀之

趙紳

明史孝義傳字以行父秩

駱志字尚禮工永

樂中為高郵州學正考滿赴京至武城縣墮水紳
奮身下救河流湍悍俱不能出明日屍浮水上紳
兩手抱父臂不釋宣德五年旌其門

袁徵 萬歷紹興府志母陳病篤徵憂苦不食夜禱於北辰剗股肉以進病遂愈時方春庭桂吐華鳩巢於室

郭琥 郭三省 隆慶駱志嘉靖中旌舉孝行

陳泰階 章志字星叔邑諸生父病衣不解帶者三年及歿廬墓三年母病以剗股得愈延十一年及歿仍廬墓三年輯有永思拾遺四卷知縣劉光復獎

鄺民法 章志字聲我父元亮赴選道卒民法年十

三夢父語曰我於某月日死即號泣別母奔赴果如夢言遂扶櫬歸後仕維陽參軍解官歸事母盡孝一遵古禮

何時化 章志字成之剗股廬墓知縣汪康謠表其門東陽許少薇為之記所著有三族禮儀子起元起鳳起麟皆孝友有父風

何瑞麟 章志孝子旌額

錢芳肅 章志字穉敬號我惺父時官大叅芳肅隨父宦遊蕪湖凡鋤強蘆弊得其贖襄為多父歿不

離柩側三年母病不離寢側七年伯兄早世事嫂如母仲兄季弟篤於友愛人無間言壬午饑芳肅分粟授衣遍閭里子洪袞辛卯舉人孫廷範林並丁巳舉人以洪袞任山東清平知縣贈芳肅如其官芳肅二十食餼三副於鄉所著有江上吟古文爭奇行世

傅儲 章志字石天邑諸生幼孤事母至孝寄館於外距家十餘里雖風雨必歸省館穀所入悉以贍弟及故交與同學蔣性安有婚約性安早世撫孤

如子卒完姻事知縣張夬慕其人終不往謁督學許公甄拔優行時與考五百有奇所薦皆儲著有五經注疏遺稿家貧未梓門人日炯甲申殉節

國朝

樓墨林 樓永叔 浙江通志 父越凡為山寇所殺

墨林痛父被殺持戈以鬪殺三人賊環攻殺之其弟永叔翼兄以受刃兄弟同時俱被害族人收三屍越七日顏色不變墨林兩目如注永叔尚俯墨林背墨林聘朱氏未娶聞訃自經人謂越凡死義

墨林苑孝永叔死弟朱氏死節盡出一門公舉事
實乾隆二十五年巡撫莊有恭具題樓墨林樓永
叔孝子朱氏烈女奉

旨建立三坊並

賜旌表

附書後一則歲在康熙甲寅逆賊構亂東西弄兵
王師方將殲厥巨魁不及小醜而蚊蚋蟻蟲之聚因
之孽牙其間秋七月土寇楊六遙附耿逆竊發于
吾暨聚夥肆暴剽掠村落此墨林永叔兩孝子所
由遇害也越凡名仲升世儒業王父萃陽父景夷
皆以明經補博士弟子員文行卓卓為世楷模名
教之樂蓋得之世澤為多墨林性至孝多力善讀
書六壯烈之氣養之有素永叔體微怯而勇於從

順如其兄里中人稱孝弟必舉此兩人在常時已
然揚六聚夥以千計謀欲破縣城乘勝渡江襲杭
而少其眾計先得樓氏劫之與俱眾且倍乃以說
客來不應繼以賊眾來逼以勢究不可動搖快快
而去遠數里復計曰方今始發兵而不能得志一
村落非夫也遽反兵向樓氏必無遺類乃止是日
天大霧三里五里人不相辨而樓氏族人謂寇已
去不為備寇至越凡屋當其衝故先探得其情徑
往以大義責之言未畢刃已及身口罵賊不絕竟
為所殺墨林聞父變提戈以出或止之曰賊鋒甚
銳毋徒以身為殉也墨林曰為子死孝豈俟再計
耶初見賊眾來不得主名不即發而賊眾亦不知
為越凡子因潛覓得仇父一人殺之直前投賊欲
刺六六賊眾亦二前隊一孫一徐率之甚猛乃令
共擊墨林墨林多力至是殊死鬪前隊稍却即奮
戈刺孫中其背復回戈刺徐中其項二賊皆仆六
怒益甚而氣亦稍挫乃以盾自衛墨林提戈刺六
中其盾急不能拔相持良久戈折賊環聚攻之遂

見殺當墨林正急時永叔自外來遙望父若兄皆為所傷不能支踉蹌赴適賊刃紛集兄背即俯身翼之遂與俱殺一時父子兄弟英氣勃勃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舉屍狀族人及今猶有能言之者楊六方嘯聚樓氏已掠得竹篋數百注以油將比屋焚之為毀巢計及墨林永叔相繼見殺即心動手顫乃舍之去後數日墨林見夢于其家人作被髮疾趨狀曰某已得殺賊矣會且五馬裂之時楊六竟破縣城據縣堂坐閃閃若有所見賊衆有相驚以樓墨林且至者或奔或匿人人自危遇大族不敢復掠後楊六計欲襲杭駐縣北五馬嶺白晝驚悸恍見絳袍三騎阻之明日遇官軍楊六殲焉不十日而賊俱死墨林聘朱女請期蓋十月三日也七月四日遇變以計聞朱女嘆曰得死所矣擇婿如此夫何憾其夜侍母氏寢特畧陳大義不即申明死節事旋就閨房以針線縫其衣裾周防甚固遂自經嗚呼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然且為境為鶚十常八九編茲孝行植彼綱常洵足

永永於來世哉而不寧惟是柳州南霽雲廟碑謂不惟以能死為勇李翰張巡傳表及昌黎後序並舉其遮蔽江淮以為功向微樓氏一門烈孝能挫賊之鋒而奪之魄將一邑之人之罹其凶者多矣既死猶能殺賊此與巡之厲鬼何異至朱女以未婚而殉節視死如歸又何難也夫惟有朱女之烈乃不愧墨林之孝傳曰嘉耦曰妃其斯之謂與

鄺逢新 章志字鼎生邑諸生九歲母病劇割股禱

救事繼母尤篤父引昌殉難永州逢新匍匐達水

哭訴憲司得允具題扶櫬歸家病屨嘔血及聞

恩贈命下即撫膺大慟曰兒事已畢死復何憾遂殞

駱起明贊 忠而死孝而死死死等耳鄙生賢士赴難

湘水伏闕旋里枯血胼趾病終不起嗚

呼難
矣

姚光國

章志年十三刲股救母父歿廬墓三年知

縣張士琳牛光斗並獎之

趙璧

章志字宗寶邑諸生父病醫無效刺血陳情

刲股以進即愈母病復然亦愈及卒廬墓艮山一方化之凡有服齊哀者不復近聲色廬次昏夜現光璧意有故塚祝之現光倍高明日以酒奠之誌以碣光遂息有盜過其廬相戒無驚孝子虎過之聞哀哭輒馴伏墓前枯木萌芽復茂發連理枝鮮

居廬讀禮著有艮山問答公舉事實康熙五十一年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

旨建坊旌表

陳元杰

章志字玉初本周氏子繼于陳少有至性

及長贊繼父納庶母復生五子撫之成立比分居一無所私族黨咸稱孝友又好義焚券數百子其素丙午舉人

張瑞虬

章志撿躬醇慈奉親愛敬兼至親不食不

先食有疾湯藥必親嘗及卒廬墓於西山三年虎

環其廬勿畏也自力以供粢盛餘悉給於父母所識貧乏者

趙世相 章志字懷玉幼喪父竭力營葬不以委任於兄弟善承母志朝夕起居扶持靡間母色不愉必長跪引責得歡乃起及母卒常就墓所哀號至老不哀歲飢世相運粟以貸不責其償里人貧而鬻妻世相輒助資完聚

孫光仁自有傳列義行

鄆之樞 章志字象脩父病刲股救愈事母志體兼養既歿不離樞側者十年兄振經被誣命羅織之

樞與爭當其罪知縣錢世貴義之為平反得釋甲寅之亂有弟為寇所繫之樞挺身相隨寇義之遂俱得免

袁仁 章志父病刲股旋為寇所掠見股傷詢知其故憐而釋之當被掠念父益切恍惚有神告以無恙及歸果愈知縣牛光斗獎

鍾天覺 章志父鳴泰北遊太學天覺始軀腹母袁奉寡姑食病力作天覺稍長即能佐母養祖母以壽終母卧病天覺織履以供有所思得必力致乃

已以母故不得尋父居常惻然或勸之娶期以父歸乃可竟終身不娶

石璠珍

章志年十四遭父喪哀毀成禮廬墓三年

母卒年八十有八璠珍一如喪父時孺慕不衰

許嘉

章志字士奇號羅亭邑諸生母病刲股父病

以身請代先後廬墓六年製思親詩百律時兵燹踵起嘉發粟賑饑收埋暴骨隣火兩及其家兩反風聞神語曰父謀祖劃世依天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裂鄉閭指為善行所格著有斗室銘問心集行

世

子爾秀自有傳列文苑

沈應春

子

廷華

章志字木生承父命遊學每望白

雲輒為流涕婦章氏母病與婦章竭力調救及歿分就苦次事之如生並以孝聞章病子廷華亦刲股以救

鍾英

章志

字禹鼎邑諸生父病禱天輒愈母病瞽

遭亂離背負遠避東西竄徙及歸母目復明

趙泰

公舉事實字虞尊邑諸生父昊生行著於鄉

泰慄承庭訓潛心理學動靜悉以古人自期嘗纂

脩宋儒五子書若干卷及沒門人私謚端毅先生
初泰喪母哀毀幾滅性奉柩殯於范蠡巖下伐荻
刈竹結廬其間稽古喪次禮於東墻隅被以茅茨
寢苦枕塊終三年始歸居父喪亦如之過其廬者
咸為泣下廬內外迸出醴泉六七孔宅後長瓊芝
地向有鴉鳥夜鳴泰為文襍之鴉鳥自殞

趙式有題族叔

趙氏璧 浙江通志歲飢賣薪負米以供二親父患
肺癰越險採藥及卒三年廬墓側雍正四年奉

旌

謹按趙氏璧浙江通志作趙璧悞

呂覽云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
孝乎史有之人倫之德莫大于孝是以報本反始
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勛矣乃若天倫之重
共氣分形兄弟翁而父母順亦善推其所為而已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記人肉能治羸疾自是
民間多有割股肉以療親者朝廷旌之而昌黎韓
氏非之以為不幸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

顧唐書或猶有取焉謂其出于至誠有足多者暨
邑舊志多載到股事善善欲長寧敢有異議乎今
則覈之以實不多列也夫委巷之子非有學術當
其一意徑行率于血性豈必期合于名教而後人
傳之欲歌欲泣猶彷彿如見其人不已愈于引學
術以自文者是亦可以風矣

沈椿齡識

諸暨縣志

卷二十八

義行

人物八

父乾母坤天地共軋兄弟顛連情何能忍以義為
藩假之彌點古先與謀十行一札列義行傳第八

宋

黃振

於越新編字仲驤嘗建樓以望村墅未舉炊

者往遺之米寒無告者遺之衣其妻劉亦斥奩橐
置義莊以濟族黨鄉人德之名其樓曰望烟莊曰
仁壽後振以子貴贈衛尉少卿妻仁壽夫人子孫

代顯

黃汝楫

寶慶會稽續志字巨濟振元孫家故饒好

義宣和中方臘犯境以素積金錢瘞於居室避地山間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驚懼答拜認其人蓋舊僕也云主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贖則釋之否則盡殺黃惻然問所囚幾何人曰無慮千數曰我藏物可直二萬緡欲舉以獻而贖其命可乎歸報如其請乃悉發所瘞輦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至紹興

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閭閻同登乙科後二子聞閭繼之

吳作禮

萬歷紹興府志字起之開禧間有寇掠鄉

民勢甚張作禮與兄弟議為防禦計因積薪備酒饌賊至迎勞飲食之乃闔戶焚其廬無得脫者事聞拜保義郎

王理

隆慶駱志字倫卿學行俱優人稱水南先生

與東陽許古道善臨安危古道出其裝得三百金屬理將徙家於暨比至家以疾卒其妻子初未之

知也理往哭之恚以遂信我如此後以子良累贈
太原郡伯

〔著舊遺聞〕理亦作鯉少孤讀書僧舍貧不自給有盜給以食不知其盜也遂與善久之盜被收鯉以是累入獄將論死會提刑御史夢有饋鯉者旁一人囑曰此鯉勿殺翌日按囚見鯉名遂雪其冤

吳和 隆慶駱志字景安人負商逋謀他徙和為代償天旱禱社弗應和號哭告天即雨人謂和義而誠

元

陳志寧 弟嵩之 兩浙名賢錄嘗割田一千畝山五

千餘畝造屋三百餘楹為義莊義塾聚族黨之貧者養之未知學者教之以為一鄉之父師事聞旌為義門

方鎰 於越新編讀書負氣自豪好修行誼嘗割田千畝山若地有差取歲入贍其族之貧者建義塾禮聘名士黃叔英項炯吳萊輩主教事造就學者一時僑彥雲集宋濂鄭深嘗來訪之

黃新 兩浙名賢錄汝楫六世孫個儻好義祖遺義莊閱久已廢新購復之以賙族人歲祲鄉人持券

首... 系... 卷... 人物八... 義行... 三

物來質粟不較其值而與之所居當婺越之衝為
飲食以待困乏者年七十餘盡出所質文券約三
萬餘緡悉焚之曰吾非敢以此市義也吾生無德
於鄉人無庸留此以益身後之過

黃氏族譜新字
桂軒行崇九有

善相者曰君相應侯惜時不可為然富可以擬不
二十年置田三十六萬高閣接畛行人入里門即
由宇下無沾衣塗足之
患因稱其地曰廊下

吳宗元

兩浙名賢錄字長卿輕財重義元季兵興

避地者多依之周給一無所吝教子孫無析居歿
之日識不識皆嘆曰義士死矣奔哭墓下者數百

人太史宋濂誌其墓隆慶駱志宗元治家嚴恪舉

古今厚倫睦族事裁為七言古體八百餘言并宗
範合為一集以訓諸子

宣元

萬歷紹興府志字子初性敦龐志修潔與荆

人商舜華善舜華遊西川以銀一緡寄元家歲餘
舜華客死吊於其家因以金還其子其子初無知
者

洪範

隆慶駱志字九疇僦屋於京挈鄉人胡某同

寓疾且革館人迫之使出範固持不可及死範為

殞之庶吉士陳璣亦範同鄉病滯京邸範躬為調護死亦殞之

郭日孜 徐履祥志偽吳堰三江激水灌我長瀾以西謝再興叛知州欒鳳死胡參軍之師保豐江大軍聲援未及民多被灌而死州貳佐不為之所有携貳心日孜因具書州吏諭以利害於是州吏始日夜告急於行省參政胡大海乃發兵下暨奪其壩反決以灌吳軍民獲全父老咸薦日孜可大任

隆慶駱志質實篇今按信若此則日孜亦可謂有功於當時矣奈其始終本未有不可通也偽吳未

灌以我州之未降也謝再興既殺知州以全城降矣復灌之何為胡德濟李文忠以州城既失不得已始築豐江新城若州城尚在而州貳佐得以有為彼二師者何不憚煩哉且使日孜之書在謝再興未降之先耶則守城有主者不當避之貳佐既降之後知州且死恐貳佐非我之貳佐矣凡此皆如夢中語有不可以理勢通者州城失復始末詳沿革記若日孜素行之優則鄉評自在固不係於一書之有無也關之

謹按如徐志所載抑不惟續亭先生所駁而已考明史太祖本紀胡大海克諸暨其時為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二年四月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附於士誠當謝再興叛附士誠胡大海死已一年又三月矣然據明史胡大海傳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則胡大海乃誠有奪壩反決事斯時謝再興未叛欒鳳未死

據樂鳳傳鳳且以死殉州而再興亦叛非本志意當呂珍圍州固宜同心協力乞救於大軍雖微日孜孜書亦必日夜告急矣第州貳佐或不無携貳心者日孜為排難解紛于其間理容有之特以前後四五年間顛倒錯出而始終本末遂不可通傳當云偽吳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知州樂鳳守將謝再興不能支州貳佐有携貳心日孜因具書州吏論以利害乃始日夜告急於寧越胡大海發兵下暨奪堰反灌珍勢威解解兵州賴以全但事屬臆斷不敢據以為寔也

應行簡

隆慶駱志旌表義民

樓守道

隆慶駱志旌表義民

樓成櫓

補遺太學生篤行好義萬厯中儒學傾圮

捐金數千緡獨任其工造之殿堂亭廡煥然一新

邑人咸頌義舉

事見章志儒學記

周國琳

補遺萬厯中貞一劉公知縣事歷九載多

政績後召拜御史以事涉皇儲禁繫在獄國琳為

之叩閭申救疏載經野規畧

畧曰邇聞邊疆之警名諸大臣議起廢臣

任用御史潘汝正疏舉繫臣劉光復充監軍之任誠以光復素嫻謀畧夙著威望業已見能於治邑暨稱難治惟光復冰蘖自持勤慎自勵種種善政難以枚舉及行取之日攀轅者十室九人祀祝者逐里一祠此其賢良固有卓出群令之表者偶聞事涉皇儲失於檢核皇上罪之宜也然猶曲加眷念仁愛溢於法外光復深自慚責期於報功今者邊壤不靖正光復捐糜自贖之秋也有治邑之長才必有安邦之奇畧能馴難治之民必能制難禦之寇今部臣交揭御史疏薦望皇上赦光復以收

天下之心琳等不揣愚蒙敢布忠悃願以身代光復羈囚倘無成績請正欺罔之罪竿首藁街所甘心烏不避斧鉞冒瀆宸聰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二十六日

傅雨 補遺字奉峨少好學與從兄日炯同受業於

劉戡山門下甲申北變日炯志在殉節遽戴星扣

雨家靡索酒痛飲忽長嘆曰桓山烏一何悲雨曰

若豈以聶軹里有老母在乎日炯曰知我者鮑子

也雨曰若母猶雨母誼何敢辭相拜別去日炯以

殉節死雨為養母終其身事見山陰張岱越人三

不朽圖贊

謹按養母終身據舊浙江通志則以為傅平公據張岱越人三不朽圖贊則以為傅雨宋末冬青六陵或傳唐義士珙或傳林義士景熙張陽和疑兩義士蓋合成之余以為為養母終身二公亦或分任之故並存其說互見卓行

邊應祥 章志字渭南歲饑知縣錢世貴設法勸賑

應祥首倡於鄉全活甚眾 子信傳列文苑

楊芳 章志字平寰性清介博涉書史崇禎間任崇

義縣尉轉湖廣麻城巡檢值流寇披猖屍橫徧野

見馬樞間一女子垂斃詢之乃河南陳氏女王御

史未娶媳也距其家二百里芳即引二騎往送之

首三系志 卷之八 人物八 義行

御史以芳有退賊功疏聞陞黃州經歷孫學溥以
科名顯

國朝

楊燦 章志順治戊子土寇焚劫燦起團練保護鄉
里康熙甲寅土寇復起寧紹道許宏勳知燦舊績
委以防禦燦搗巢擊賊所至克捷事平口不言勞
樓暹 章志字東明少遊邑庠慷慨慕義順治十八
年隣寇入境捐募壯丁爭先扞衛寇猝至各都未
及應暹奮身獨拒時寇夥環集勢孤莫支遂被害

鄉民藉暹死拒得脫全活甚衆守道王廷璧知府

吳之樞獎

謹按樓氏宗譜
暹一名國賢

沈大儒 章志字越凡創與同齋延師以教鄉里之
就學者順治戊子土寇焚劫火及其廬即止寇退
大儒捐資無算被劫者濟之被焚者收其骨埋之

子章先孫士
偉皆庠生

蔣奇芬

公舉事實字美生秉性嗜義順治初寇亂

多掠民婦罄資贖歸各還其家及兵燹後年荒復
發粟賑飢又悉焚新舊質券計千餘緡

樓越凡

章志越凡素性剛毅當康熙甲寅東西弄

兵土寇楊六剽掠凰儀樓越凡往見賊責以大義

賊怒殺之

子墨林永叔自
有傳列孝友

鄺球

章志字均濟甲寅土寇竊發球以千金贖人

子女各完夫婦相配

石有光

章志字景虞同弟光濱皆庠生性醇謹好

讀書不以貧窶為念一日行吟江皋拾遺金一索

坐待其主三日還之多置義塚死喪無依者輒收

葬其骨

王全

章志字伯仁邑諸生家僅中人產而勇於為

善嘗買地置義塚於二十九都收葬遺骸置渡船

修槁梁賑飢卹灾破產勿惜年七十舉鄉飲賓王

氏先世祀鄉賢者六人全見祠宇傾頽即捐資鼎

修又建王氏宗祠於邑中故里費千金子安吉亦

能成父志世其家

蔡廣生

孫

希賢

公舉事實廣生字仁卿康熙二十

五年學宮傾圮廣生身董其事費金千餘督造三

載工成郡守李鐸為之記

載章志
儒學

雍正七年學宮

復壞廣生孫希賢董其事捐六百金邑令張長庠
為之記乾隆十三年邑令翟天翱修學宮月臺希
賢子方澍捐百六十金邑令張端木重建學宮希
賢子方澍捐二百二十金學宮中歷年多興作蔡
氏蓋世勦其事者廣生性好施與嘗仿范氏義田
創永濟院於鄉捐田百畝歲收散給宗里

楊文燦

公舉事實字谷士儒學生初與童子試有

章姓者既獲雋復被斥以文燦易之人皆為文燦
喜文燦曰我可喜章顧若之何章年逾四十家有

老母得而復失其志墮矣因白於當事者願以讓
章當事者許之給文燦義生額後三年亦雋

趙光仁

浙江通志諸暨庠生樂善好施捐以所置

田一百八十九畝入儒學備三年文武各生科舉
路費子月松等詳憲勒石并立規制十五條以垂
永久

郭元宰

題旌冊故候選州同郭元宰好義樂施捐

田一百畝撥入毓秀書院充膏火又捐田一百畝
推入儒學備文武各生科舉路費又捐田二百畝

房屋一所請設育嬰堂收養棄嬰計值四千餘金
元宰善願久堅臨沒手書遺囑其子仙城恪遵父
命呈冊輸官另捐本族宗祠田四十畝以展孝思
亦開號歸祀藩司劉純煒巡撫永德於乾隆三十
三年援例具題奉

旨坊旌

附別傳一則郭元宰字聖臣一字墨齋家贍於財
好施愛客有俠氣人或窮急歸之必為之所性癖
馬廐中皆良駒日馳湖莽間觀其蹴踏齒脊驕嘶
鼻語以為快故良鄉樓大令績襟期豪爽亦喜畜
馬元宰未雞鳴起立庭中命臧獲牽駒出然松照
之親為剪拂飽以豆粃放之高坡上風鬃霧鬣

若龍駒乃邀樓往觀謂曰昔人有以多金買畫馬
者彼終類死馬骨何如賞此為得神駿也元宰好
馬亦好畫間作花鳥草虫窮極情狀同里生有丐
得者懸壁間作嚶嚶聲家人趨視之乃元宰畫由
是名益著蛺蝶鳳凰尤稱嵩家晚年或以意授人
使先為作粉本已乃畧為煊染題識意匠傑出便
能到人所不到也邑令界陶朱康能詩被劫未得
即去館元宰家六年朱既失官意恒抑鬱飲酒必
極醉乃罷元宰禮之無倦容朱同年楊石湖汝穀
時為浦江令聞元宰義往過之元宰為作畫朱為
題詩楊曰郭畫朱詩可稱雙
絕留數日贈以駿馬馳去

陳爾康

蒼源剝草字嘏常邑廩生酷好學尤酷好

施明經工制義試輒命中同學者誦其文嫵娜婉
轉丰姿綽約詫曰是窈窕佳人也及老不少渝性

澹於進取而好施如不及寒者衣被之餒者糈糒之隨遇隨給並不計量其殯無棺者乞請任其所取慮病貧不能藥輒廣集驗方鑄傳以佈曉之自壯至老惓惓不釋

應敎

公舉事實字毓初號紫垣太學生文集子乾隆十六年歲大飢敎倡義為一邑先捐金一千五百兩奉

旨議叙授廣西布經調判西隆陞雲南廣西府通判致仕歷多惠政

袁麟徵

公舉事實字杏書別號桂堂捐學田二十

畝以教族人立身儉約特好捐施周貧濟乏歲費百計乾隆辛未歲飢麟徵捐賑二百金議叙入貢乙亥飢麟徵復捐百金先是庚午邑令翟天翱重建會義橋麟徵捐百五十金身董其事其後己卯邑令張端木修建學宮創立義學麟徵捐四百金使子浚董其事

楊如瑤

公舉事實字西望別號百藥年二十以第一名入學越六年以一等一名補廩旋舉優行歲

滿入貢從山陰徐廷槐淳安方棨如遊深得為文
之道刻有雷山課藝行世其為學淹貫經史著有
五經說三史辨疑古文宗兩漢詩宗三唐著有滋
禾草堂集如瑤慷慨尚義急公如不及石瀆溪舊
有鏡方橋久圯如瑤獨任捐築之費千金邑令羅
守仁為之記會義橋為前明梁公子琦劉公光復
所建久圯郡守杜甲聞如瑤義屬邑令翟天翱延
致橋所如瑤倡捐百六十金董其事兩閱歲報成
郡守杜甲為之記

義與利相對如仇殺然非彼害此則此害彼無俱
生之勢無並立之理是以孟子於言利則痛絕之
譬之醫者之治病必先治其受病之原而後有次
第可投之劑此格心之術也孔子繫易則曰利物
足以和義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王荊公云
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
為利哉豎邑之義自庶人及士大夫而止與柄國
政者不同何者柄國政則在於定經制小惠未徧
民弗從也同在齊民之列未有以政及民之權而

曰吾其授人以意予人以言無財不可為悅人之稱斯義也其謂之何今志列義行必以利相衡某以某事利人如干某事捐金如干某事捐田如干凡無其利者不得起而與之爭此亦虞廷采采之旨也

國家捐項至千金以上者例得

賜以旌表已旌者符以例未旌者準以例其事實而有據其語信而有徵噫義行如是又多乎哉

沈椿齡識

諸暨縣志 卷二十九

卓行 人物九

誘然皆生未識臧否疇曩伊何屈此群醜古與為徒俗乃寡偶猗歟猗歟死而不朽列卓行傳第九

宋

周靖 李大同周博士墓誌字天錫先本南康人幼

通敏好古善屬文舉宣和進士主中江簿轉柳州錄事過於守帥多掣肘靖守法不阿常預內銓已而靖康之亂乃以宗社大計闕白大臣欲投書闕

下當事者沮之靖知勢不可為遂棄歸紹興間薦
章交上遂起為國子正錄進本監博士三舍弟子
業成而仕後多知名居無何力丐罷官得諸暨意
其有中州之風遂徙居之

浙江通志
載寓賢

陳協 舊志字世勇汴之祥符人紹興中進士從南
渡授提調浙東茶鹽公事署荆南湖北襄陽路制
置使改左朝議郎與岳武穆善力主匡復忤秦檜
左遷金華令知事不可為棄官家暨之白鶴山武
穆嘗訪之留從騎於數里外今稱岳駐及武穆遇

害協題聯於堂云泥馬瀾迴坐起相看河九曲黃
龍酒熟趨班猶夢月三更協深於理學見性理目
錄

岳武穆公詩

欽君琴鶴上金華北望雲山是故家
兵革歷身心不改一腔熱血濺黃沙

元

楊宏 楊維禎先考山陰公實錄字國器自號澹圃
老民蒙推恩封承務郎紹興路山陰縣尹子維禎
遊學四明鬻馬添裝以貲得黃氏日抄黃氏紀聞
以歸喜曰所獲不多於馬乎貢舉法行里將推上

其子維禎敕子經不明不得舉方建書樓閉置維
禎研精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之官天台民有持
官府者八鷗頗用柱後文彈治之亟持示官箴曰
鳳居百鳥百鳥望而愛鷗居百鳥百鳥望而畏其
服羣則一而德威不同也吾願汝為鳳不願汝為
鷗也維禎轉官錢清令時方以鹺逋為急而錢清
鹺戶消耗且十六七又書范文正公之言以誨曰
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繇是維禎在職為
民受罪斷斷以蠲逋課愬省府不從至投印去訖

獲減引額三千人之許者謂有三反與人言曾不
能出口而笑聲聞于一里援筆敏捷累簡頃刻盡
而未嘗一字作草狀姁姁仁謹人稱長者而論治
獄出人以為陰德則極口非之君子以為春秋之
法而意亦未嘗不仁

虞元善 **隆慶駱志**字長卿淳厚簡重人稱長者隣

里侵其地構佛舍元善遣家僮助之役其人慚徙
他所有因負逋為人妄訐他罪者就元善求援元
善為償所逋而勸止之部使者重其行詎辟之不

起

翁思學

隆慶駱志字景頗雅意文詞不樂仕進然

力本不為迂濶之行嘗語人曰家雖貧四聲不可

少謂讀書築圃機杼嬰兒四聲也舊志思學路拾

遺金一袂靜坐以待未幾一人哭奔乃知以鬻女

得之持歸償逋因恚以還家居遇盜時尚未卧因

告云比年歲歉少積蓄但老母病牀幸無驚恐除

應用外聽取之盜跪拜而去

毛倫

隆慶駱志字仲庠居貧自樂放情吟咏善畫

墨牛及木石求者接踵勸之仕則張目不答

方家

補遺字德載號東湖慕榮啟期林顛之徒雖

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年過九十肅賓升堂

舉觴索輓歌及招魂辭見宋濂潛溪集

宋濂有東湖先生方

君招魂辭

明

張英

紹興府志字仁傑有儒行善畫花鳥宋文憲

集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

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兩山房

宋濂新兩

山房
有記

趙仁

章志字仁原學宗濂洛有司薦辟不就以宋

裔義不仕元也屬張士誠起守將內叛仁避家蕭山洪武庚戌開制科仁中鄉試明年中會試未廷試以衰老辭歸隱居朱湖之東園自號東里子卒年八十有一著有東里集賓松亭稿十景賡音燕遊稿歲寒集九若干卷

王允升

章志字晉叔清遠標奇不求聞達為士類所重教其子軫舉洪武進士授崇信縣允升寓家

問屬御史臺管勾宇文桂遺之未達而宇文被收

上錄其裝得書百餘多不法獨允升惓惓教其子以忠君愛民勤官好學累數百言下詔褒美賜百

金擢軫刑部員外郎

謹按軫舉洪武進士未有考

錢存源

舊志字遠甫明經教授鄉里洪武間與兄

淵明同日被召及入見太祖試治道論稱旨詔使守郡存源時已七十矣辭以老不勝任改授羅源知縣廉慎自將惠愛細弱百姓戴之居一年以老

乞歸年八十而卒著有觀光紀行雲梯等集及鈎
元賦

孫述可

補遺字繼宗洪武中由薦辟授工部主事

其為人達於吏治中外朗然富春姚肇為擬之玉
壺秋月

駱觀光

萬一樓外集字用賓洪武初徵使隴右稱

職將授以官以老辭歸為軒名來月日觴詠其中
人稱月軒徵士壽八十有六

王堂

舊志字維政宣慰良之孫也七歲能詩讀書

日記千言終身不忘從唐虞敬先生遊力於古道
父仲廬以元故官謫濠梁堂奉父周旋自謫所歸
俄有詔發民兵城緣海要害舉堂督之民不困而
事集諸率役者咸視為法有司薦其賢良奉使巴
蜀還奏稱旨又以病歸太康王師魯為浙江布政
使雅知堂舉以為掾每有所指畫必與共裁輿情
甚協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無治狀堂甚輕之已
而賄敗逮至京以舊銜誣堂坐理事白尋卒堂負
奇氣有大志操持剛正議論不詭於道世以其不

獲顯施為惜子鈺貴贈翰林修撰

黃池 補遺字畜之號石田嘉靖中晉江張行吾志
選知縣事會安福尹湖山一仁掌邑教明理學敦
古禮浮薄者方嗤笑之池命其子璽璧璋受業於
紫山書院復命其子偕同學鄺琥應思敬聘姚江
錢緒山德洪主講席一時學者知所趨向池為之
倡及卒錢德洪誌其墓

華岳 蒼源叢記字仲西性醇謹寡言笑少與張公
元忭羅公萬化朱公賔張公太初陳公性學同硯

甚相善張羅二公相繼大魁三公亦掇巍科岳以
貢士歷仕嚴陵廣德師範楷多士有明神廟朝朱
公當國造邸欲特剡岳毅然曰國家銓政詎為徇
情資耶苟徇友即負君徇友不可也負君可乎哉
拒不從遂以江府長史終其身

余元文 紹興府志字仰泉幼穎悟博綜經史岐黃
占測五行諸書罔不通曉延師取友課子下帷子
綸縉皆成進士縉授河南道御史封元文如其官
孫一燿毓澄亦同登壬戌進士元文既貴布衣徒

步如常時性愛植梅菊曰吾以友其德也年踰八十卒

余綸 紹興府志字伯綬號岸脩崇禎癸未進士授福建興化司李未赴流寇陷長安大索庶僚咸汙以偽職綸潛匿草舍間道歸里侍父疾踰三載不安寢讀書根究理要與仲弟侍御縉自相師友晚年喜咏陶靖節林處士詩以自況著有蘿月庵集十餘卷

史繼鱮

紹興府志字如矢為諸生時文名籍籍登

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適闖賊陷京棄職旋里隱

居教授卒於家

謹按唐書卓行傳列權臯甄濟以皆不為祿山所汙吾豎余史二公亦皆不為闖寇所汙故不以列儒林而列卓行

傅均 馮夢祖平公小傳平公姓傅氏名均軀幹八

尺饒膂力能挽五石弓少治經生家言不售遂舉

武試拔幟獲雋登丁丑榜進士雅以氣節自厲故

明懷宗朝山陰念臺劉先生以直言被放講學於

戴山均往從焉甲申都城失守劉先生徒跣不及

偃餓旬餘以殉節死均與其族奉我輩築別室立
先生木主日浣水焚香聚徒講貫每及忠孝大節
輒鬚髯戟張聲色俱振家固貧當崇禎庚辰歲大
歉均揭錘負米江干泛舟歸艤岸見不舉火者輒
哀呼分給之未至家囊已罄不遺餘粒食貧徜徉
不向人齟齬作窶人狀性坦遂往往視人如已一
日烈日中取道經其徒田間蕪穢不治錯躩良久
歛蓋置畝畔盤礴解衣什縱橫攬藝甚力其徒遙
見奔至曰農功以時何可違也昂然挺蓋提襟而

去均志潔行方不屑時俗所為嘗着馬尾巾緼袍
挾筆墨携書數卷杖履過止氣誼相合者輒下榻
高卧或展卷朗誦投筆事丹黃務畢聚談咄咄不
休一言不合輒拂衣去居常喜行文遇有所著不
模古楷今縱筆疾書恣吐其意所欲言而止皆饒
血性云舊浙江通志傳日炯傳日炯與其叔平公
同師劉宗周國亡兩人相謂曰吾輩義固當死然
俱有老母在亦惟白於母許死則死耳平公白於
母不許日炯白於母許之遂赴湄池而死平公乃

養炯母終身

事與傳兩互見詳義行

國朝

余毓湘

公舉事實字瀟友號南湖侍御縉季子也

生而至性過人八歲遭母喪泣血三年執禮如成人侍御致政晚年遷居郡城惟毓湘隨侍膝下備極色養父寢疾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卒哀毀幾至滅性時年未四十鬚髮盡白伯兄毓澄居暨嘗患疾毓湘奔赴調治藥餌三年如一日毓湘喜讀書於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兼精岐黃嘗曰為人子者

不可以不知醫精於此庶於口體之養不無稍補耳以詩名所著有偶吟集海昌許宗伯汝霖為序而傳之晚年常自教兒嚴立家訓子懋杞舉人懋棟進士孫文儀進士銓蛟舉人曾孫炳舉人以懋棟為杭州府儒學教授贈文林郎文儀今任福建巡撫贈如其官

馮應求

子夢祖

公舉事實字起潛邑諸生喜讀書

善鑒識順治中山寇發鄉設團練或指蕭山倪涵為賊細將殺之應求愛其能文為力辨得釋後涵

果中順治庚子鄉榜蒼源集行畧夢祖字名系或
作紹思自號蒼源逸士寄籍為錢塘諸生行文冲
雅逸韻涉筆堪誦癸卯課藝及闈中鏡韻律辨二
書為人攫去所存特二孟枝言其古文詞彙為六
卷曰蒼源剝草蕭山毛奇齡為之序

蔣楷

公舉事實字子芳邑諸生孝友性成居父母
喪不飲酒茹葷者六年如一日伯兄長楷三十五
歲有子八人兄亡後楷以會稽裘氏浦江鄭氏兩
義門為法既而食指日繁咸請晰箸楷深思良久

曰與其分而不均何如我自為之戶田八百乃簿
分為九而以其八與兄之子且曰計口授田此大
父意也楷待人一以誠信為主人無不格鄉里有
雀角者第云見子芳先生即釋一方中歷五十年
無訟獄當康熙甲寅山寇竊發劫掠村落居民皆
逃避楷獨衣冠立路旁待之寇至語曰若所欲得
者財耳任取弗吝我欲贈若以言可乎乃為痛陳
利害激昂淋漓聞者毛骨為竦寇百數十人一時
感泣散去

隋以前不立卓行之目唐始有之德如元魯山節
誼如權皋甄濟鯁峭如陽城知命如司空表聖其
為行不一無不凜若霜嚴軒如霞舉非世所稱卓
卓者哉今志志人物一準浙江通志仍其舊者什
九第通志有介節一目不若以卓行易之其所收
乃更廣嘗一一考其生平有超然於華廡之外者
有脫然于塵網之中者有較然于暗室屋漏人所
不見之地者有斷然以義方垂訓咸正無缺者其
為行亦不一而其特立獨行超然流俗則一也楊

子雲有言顏苦孔卓世無孔子勿謂培塿無松柏

也
沈椿齡識

諸暨縣志

卷三十



隱逸

人物十

鳳舉鴻軒翔而後集譬彼寒泉王明用及碧嶺丹崖蓑衣箬笠碩人之寬龍蛇之蟄列隱逸傳第十元

吳雄

萬歷紹興府志隱逸傳字一飛性易直從金

華胡長孺遊以古人自期有地理卜筮諸書考歷

詳盡嘗辟本州儒學正不就時人稱為碧崖先生

吳銓

宋濂贈虎髯生詩序吳銓字仲衡頰有髯類



虎髯人爭稱為虎髯生自幼有大志常慕古豪傑
為人遇邑中大繇役陰以兵法部勒見高山大澤
便指畫為扞禦之規然以禮自守為順子為悌弟
悉無慚志尤喜近師友道在是不復計其年之崇
卑便折節相尊事以故士類稍歸之時中原兵動
東郡李侯辟為行軍司馬使者凡再返生送使者
曰為予謝李將軍方天下多故幕府得十倍才功
猶半之我素疎加以閭劣即偕使者去無益萬分
毫幸勿復來明當入深山矣無幾有言生於行丞
相府丞相屬以行樞密院架閣之職且召與語生
自度丞相決不能用其言乃不受更製竹皮冠服
大布衣以自隱暇日窅窅然行松風中擊節自歌
人莫識其所存何如也

申屠激

續宏簡錄元史

字敬仲謹言端行為鄉里

所重性寡合望之容色毅然至有所請則溫煦和
婉辨析必盡工古文辭舂容簡奧精篆籀小楷咄
咄秦晉辟本路教授辭不行晚節益堅有遺世獨
立之意所著有孝全撫言數卷

宋汝章

戴良贈句無山樵宋生序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胆畧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默計勝敗十不失一然不輕出卒為句無一老樵

明

楊恒

明史隱逸傳字本初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遊學士恒幼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文峻潔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延為師閱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椽冠披羊裘帶經耕烟兩間嘯歌自適因自號

鹿皮生太祖既下浙東命樂鳳知州事鳳請為州學師恒固辭不起鳳乃命州中弟子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後唐鐸知紹興欲辟之復固辭宋濂之為學士也擬薦為國子師聞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薦與人語出肺肝相示事稍乖名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鄉人奉為楷法焉

周瑾

公舉事實字孟瑾自號守一道人生有異質於星歷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

通究前知如神每言吉凶禍福多奇中人擬之臨
川張鐵冠然深自歎晦緘密不言當建文帝時或
勸之仕瑾曰俟三年後當更議之及靖難兵起瑾
遂決意不仕永樂元年詔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
郡縣交辟之不就以青囊隱夜分輒登高處觀天
晝則入深山中竟日不出同邑王鈺既及第踵門
相訪欲薦之固辭鈺歎曰山深似太古日長如小
年先生真神仙中人也瑾終以地理成名其所著
地理指迷一書未梓購得者必手錄之珍為枕秘

國朝

俗傳瑾初投陳友諒既而察知天文分野不在江
西乃逃歸或傳寧王聘之既而察知天文分野不
在江西遂歸隱皆大謬不然考周氏譜牒瑾以洪
武庚申生成化辛卯卒前後皆不同時焉可誣也

陳洪綬

朱彝尊陳洪綬傳字章侯年四歲就塾婦

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既出誠童子曰毋汙我
壁洪綬入視良久給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
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
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於翁翁見侯像驚下拜
遂以室奉侯既長師事劉公宗周講性命之學已

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
 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名妓輒自索筆墨小夫
 稚子無勿應也嘗留杭州其友名之飲期於西湖
 上洪綬往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
 之知為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子與我不
 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入貲為國子監生明年
 還里既遭亂混迹浮屠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
 老蓮按洪綬幼名蓮子及其老也名老蓮僧名悔遲亦或稱老遲 縱酒狎妓如
 醉後語及身世離亂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

卒洪綬妾胡淨髮亦能畫花草 紹興府志雲間陳繼儒曰章侯

畫為上字次之詩又次之

謹按紹興府志陳洪綬列隱逸亦列方技世稱王右軍才識絕倫觀其與殷深源及會稽王書是殆以書法掩之章侯之入方技是亦以畫掩耳抑隱逸逃名者也然非名遍寰區固未敢輕以相許章侯名甚著其見推於當時名公鉅卿已畧見于書序別傳而施愚山觀嚴水子畫人物引則直以高士目之斯即汝南月旦評矣以列隱逸豈有易焉

史漢不傳隱逸然留侯之言曰碩上所不能致者

四人四人者誠高士其隱逸之流歟光武側席幽

人旌帛蒲輪之徵賁交望於道如嚴光諸人遠性

風踈逸情雲上不可羈縻故東漢之氣節特高粟
里而後風斯下矣放利之徒至有號終南嵩少為
仕途捷徑者高尚之節安在暨邑自謝敷采紫石
英於烏帶山久為處士幽棲之所而宋元以來傳
者僅僅數人豈誠李世慕榮高蹈者少耶抑蟬蛻
塵埃之中放情宇宙之外松山桂渚碧澗清潭沒
焉終老不復留姓氏於人間耶乃隱逸本不求人
知而人之知之者即以隱逸而傳之含真養素托
迹沈冥盛世不可無其人一以崇尚風節一以闡

發幽光逸民高士之傳何可缺也今志所錄若干
人其才皆足用世而能拔俗如是頑廉懦立可以

為名教功矣

沈椿齡識

附里居

名臣

姚憲 台輔坊

王良 店口

呂升 西陽

王鈺 店口

翁溥 店口

駱問禮 楓橋

陳性學 楓橋

駱方璽 楓橋

余縉 高湖

馮勸 祝家塢

謝仲斌 迴隊

湯聘 湯村

忠節

楊欽 十都

何雲 宣何

朱光 十六都

張軫

胡存道 十都

蔣文旭 十三都



姚長子

傅日炯 涓池

傅商霖 涓池

張鵬翼 功德司

吳愷 嶺後

周于德 大林

鄺引昌 後街

宣德仁 長瀾

循吏

黃宗卿 孝義鄉

朱戩

姚宏 台輔坊

王琰 相門坊

趙令詔 南門

鄺元亨 後街

王孟暉

方自新 白門

鄭宏 泰南

馮謙 祝家鵑

徐琦 牌軒下

蔣憲 十三都

陳祥 北隅

陳翰英 楓橋

駱瓏 楓橋

趙有仁 南門

陳鶴鳴 楓橋

陳善學 楓橋

姚一鸞 姚公埠

楊肇泰 楊家樓

郭元佐 江東

蔣爾琇 黃家埠

孫紀 孫家溪

駱啟明 楓橋

章平事 三都

錢洪衷 江藻

壽全 墨城

余毓澄 高湖

樓績 十五都

楊三炯 楊家樓

壽致浦 墨城

傅學灝 直埠

楊侯 楊家樓

翁維寧 翁家埂

武功

姚舜明 台輔坊

孟載 十二都

張定 紫草鵑

揚賢 十都

揚實 全塘

蔣貴 山塘

錢時 江藻

儒林

張堅

黃開 廊下

姚寬 台輔坊

王厚之 相門坊

陸唐老 狀元坊

俞漢 花山

胡一中 十都

楊維禎 全塘

王冕 九里山

陳洙 孝義鄉

陳大倫 流子里

陳潛

黃鄰 南郭

郭斯屋 馬鴨

駱象賢 楓橋

鄭欽 泰南

駱驥 楓橋

鄺琥 後街

蔣一鵬 三環

蔣公允 十三都

鄺洙 後街

朱長庚 邑城

楊學泗 楊家樓

余懋棟 高湖

文苑

黃育 橫山

劉仲懷

申屠性 花亭鄉

錢恒

孟性善 十二都

楊維翰 全塘

申屠震 龍泉鄉

黃源

王季楚 店口

張世昌 諸山鄉

鄭賀

陳嘉謨 店口

陳嘉績 店口

陳韶 店口

張辰 大部鄉

姜漸

駱問孝 楓橋

陳子朝 楓橋

張夜光 平濶

陳克建 店口

楊肇祿 楊家樓

鄺祖仁 後街

邊信 同山

許爾秀 同山

趙式 南門

魏夏 楓橋

駱炎 楓橋

壽致潤 墨城

毛鈺 楓橋

余懋杞 高湖

壽奕磐 墨城

蔣宣奇 黃家埠

周晉 蕪溪

錢曰布 江藻

傅學沆 直埠

黃國鳳 橫山

孝友

賈恩 孝義鄉

張萬和 大部鄉

黃嘉禮

楊文脩 全塘

丁祥一 楓橋

孔明允 孝義鄉

樓昇

石渠 東郭

吳鉅 流子里

黃慎

黃珂

周元助

丁羨

楊宗暉 楊家樓

趙紳

袁徵

郭琥

郭三省

陳泰階 北隅

鄺民法 後街

何時化

何瑞麟 宣何

錢芳肅 江藻

傅儲

樓墨林 凰儀樓

鄺逢新 後街

姚光國

趙璧 浮塘

陳元杰

張瑞虬 東蔡

趙世相 南門

鄺之樞 後街

袁仁 江東

鍾天覺 北門

石璣 浮橋下

許嘉 同山

沈應春 同山

鍾英 北門

趙泰 南門

趙氏壁 水磨頭

義行

黃振 孝義鄉

黃汝楫 孝義鄉

吳作禮

王理 店口

吳和

陳志寧 店口

方鎰 白門

黃新 廊下

吳宗元 流子里

宣元

洪範 大部鄉

郭日孜 馬塢

應行簡

樓守道

樓成楨 楓橋

周國琳 蕪溪

傅雨 涓池

邊應祥 同山

楊芳 山下楊

楊燦 全塘

樓暹 十五都

沈大儒 同山

蔣奇芬 磨石山

樓越凡 鳳儀樓

鄺球 後街

石有光 浮橋下

王全 王旭

蔡廣生 烏巖

楊文燦 楊家樓

趙光仁 南門

郭元宰 江東

陳爾康 店口

應敬 應店街

袁麟徵 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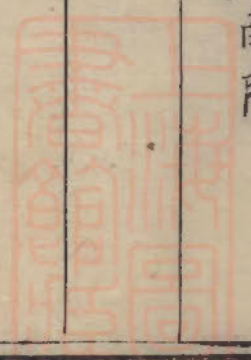
楊如瑤 十九都

卓行

周靖 三踏埠

陳協 店口

楊宏 全塘



虞元善

虞村

翁思學

毛倫

東郭

方案

白門

張英

北門外

趙仁

朱湖

王允升

錢存源

孫述可

孫家溪

駱觀光

楓橋

王堂

店口

黃池

橫山

華岳

陡壑

余元文

高湖

余綸

高湖

史繼鱗

紫草塢

傅均

湄池

余毓湘

高湖

馮應求

祝家塢

蔣楷

七里

隱逸

吳雄

吳銓

流子里

申屠激

花亭

宋汝章

句無山

楊恒

清潭

周瑾

三踏埠

陳洪綬

楓橋

補編

蔣子濟子重良

公舉事實字晚莊萬歷元年家遭

命案季弟被逮母氏愛憐少子慟幾絕子濟遂詣
官獨承之竟死獄中子重良字思源白塔湖界連
歷山湖歷山湖決則白塔湖悉沉水底衆議另築
新塘堦重良買捐田四十二畝

樓宗夏

公舉事實字錫疇捐田百畝公諸祠半為

義學歲延經蒙兩師半為義倉歲歉散給於雍正
七年詳憲立碑其後子若孫於義學續置三十畝



義倉續置七十畝以養以教鄉人賴之

右三人於志既告竣
呈請准入故補錄之

附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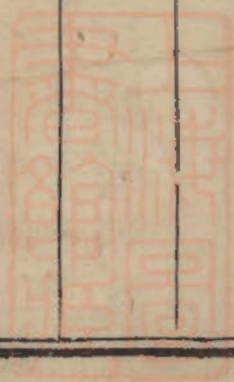
蔣子濬 七里

樓宗夏 楓橋

諸暨縣志 卷三十一

恩倖

魯南豐謂銘誌義近於史而與史異余謂邑之有志義近於銘誌而與銘誌亦異史於善惡無所不書銘誌書善而已邑之有志則亦未始不可兼書善惡不惟置之無有所紀遂以使其愧而懼也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而宋書採其名列為恩倖篇鼠憑社貴狐藉虎威雖欲置之無有所紀又可得乎謹為錄而出之志恩倖



南北朝

阮佃夫 宋書恩倖傳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太宗初出閣選為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

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

言暨鼎六
卷三十一
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外
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
直閣將軍宋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
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
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
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
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
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
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

主並從帝素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
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
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
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
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
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
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
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
夫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

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
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
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
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遠之零
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
兒渡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
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
領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
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

并前千戶以本官兼遊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
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

字崇基平昌安邱人也位冠軍將軍卒

本南史節
七十三字

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
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
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
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
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
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

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
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
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
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
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
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
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
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提軍人虎賁中郎傍馬者
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

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泰豫元

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
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
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
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

敕施行

南史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

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

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
出戶曰惜指朱掌耶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
以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

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遷使持節

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令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

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

諸暨縣志

卷三十二

列女

列女傳叙自劉向凡八篇曹大家注凡十五篇而一邑所志乃不啻過之何多也然向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大家所注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十六事不專以節稱也而近世傳列女壹似非節無稱則例亦稍嚴矣謹據前志所載刪繁益漏分目為三曰貞孝曰名媛曰閨秀庶於

聖朝明章婦順之意不無小補云爾志列女



貞孝 列女一

南北朝

賈恩妻栢氏 見賈恩傳

屠氏女 南齊書孝義傳 諸暨東灣里 按徐志今東安塢屠里

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女移父母遠住

苧蘿晝樵採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

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

不肯嫁為山賊刦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

敬則不以聞 負土成墳下節七
十一二字另載志餘

宋

倪夢應妻孟氏 兩浙名賢錄 夢應早世孟刻苦不

嫁以冰霜自勵而訓子孫以仁厚餘粟出糶必縮

直十二三歲以為常時以比椽斛夫人 隆慶駱志
夢應海門

尉又浦江戴良有跋倪
夫人遺事後

張軫妻趙氏與婉 萬歷紹興府志 宋宗室女軫死

義趙孀居守志教其子敦事詩書 隆慶駱志
子名復

王友仁妻方氏 萬歷紹興府志 友仁父厚之所積

書籍甲於海內友仁卒子澹尚在懷抱氏闢樓居

藏之嘉定中柄臣遣使者持書幣拍求再三竟謝不與

元

楊敏妻齊氏

兩浙名賢錄年十八敏卒子甫周歲

舅姑欲奪其志齊斷髮破面抱其孤向舅姑哭曰我為死者守孤忍令此孤之無歸乎舅姑怒令自食齋居斗室晝夜紡績以資養舅姑卒托老婢經理其家閉門不出開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二十年

年年六十七卒

隆慶駱志
齊名妙觀

章瑜妻傅氏

輟耕錄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為苛

吏脅軍興期會延苑道上訃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襯屍有腐氣猶依屍呵含冀甦既入棺至齒其棺成穴及塋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奪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屬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陵臺及祝英氏以為後無繼者世道降

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歟夫婦
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
於夫者義其君歟噫載續宏簡錄元史

張英妻莊氏淑貞 兩浙名賢錄至正乙巳張士誠

攻城氏被執度不可免厲聲大罵曰爾輩鼠賊耳

敢肆行無禮執略衣冠子女乎我死即死奪我終

不可得也賊怒抉其口而死隆慶駱志英字仁傑有儒行善寫花木蟲

魚子恒洪武中為行人

王琪妻蔡氏 元史本傳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

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山中兵猝至有造紙鑊方

沸遂投其中而死兩浙名賢錄賊驅其從婢婢曰

主母死我可驅乎賊怒殺之舊志烈婦名相字彥卿隱士基先女有兄

三人長樞次權次概烈婦死概為收骸骨葬水滌

蛇山之麓婢名順洪武一統志具載其烈海道范

公按部備查事蹟閱縣詳曰歷觀蔡氏事蹟皆乾

坤正氣所鍾貞媵亦以烈死並當表揚仰給贖銀

本家建祠修墓塑像立祀仍遣官行禮以慰其魂

以勵頽俗隨蒙邑侯劉公光復捐俸建祠立像於

五里亭又令子姓修墓另建專祠建坊立碑於其

鄉族裔蔡汝述蔡文雄等任其事祠成劉侯備申

學憲云烈婦幼嫻女訓長習婦德屬干戈之擾攘

緣崎嶇以遇兵懼辱其身甘沒沸鼎一死輕於鴻

毛正氣凜然千古此真慷慨成仁不減從容就義

廟貌從新祀事宜飭應每遇大寒日遣官致祭以

列女貞孝

表遺烈殉死携媵順女仍令配食西廊庶女全貞
婦全節大有裨於風化而臣死忠子死孝行且振
乎顏網學憲饒公批云烈婦蔡氏既已建祠每遇
大寒日遣學官一員詣祠致祭其牲醴等項准支
學租銀
備用

趙宜震妻郭氏

兩浙名賢錄名靚元季亂夫婦伏

莽蒼中數月始歸而宜震死郭年少苦節遣孤從
師以練布為贄師辭之乃令孤致辭曰非此無以
成弟子禮苟憐死者而及其孤則請勿辭後疾平
呼其孤曰爾既有成我以得死為幸遂瞑

方孝婦

宋濂方孝婦石表辭孝婦姓方氏諱迎越

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
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腑道澁不能
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之
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為親
浣廁踰者史臣尚以為難載之於策考孝婦之事
尤人所難者其他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
得為孝婦矣乎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
子父德載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
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潘節婦

無傳吳萊有題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詩

楊處女

楊維禎古樂府處女名雪字玉霏余從父

女弟也年十三善琴十五攻詞翰二十許陳氏子

未娶陳沒遂守志不嫁達官聘之不允自誓之死

作處女塚兵亂處女閉戶餓而死年四十有二

楊維禎處女塚詩

楊處女白雪霏慈母惜白雪抱玉真珠擊十三善瑶琴不作濼

上音十五弄彤管不作花帽情叮嚀媒與伴必嫁公與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來交處女幣願

作處女郎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帶心寶合歡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鏹黃羊尾如

扇文雞若鳳凰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妣不下堂嗟嗟楊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

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月不開戶

生作獨月娥肯作城中三嫁婦

女貞楊氏

楊維禎古樂府余從父女弟名宜既笄

許陸氏子娶一夕陸卒從達官聘之宜誓不嫁母

偁之閉重戶自盡余表墓曰女貞

楊維禎女貞木楊氏詩

守死重關志不睽九泉不負陸郎妻至今墳上女貞

木不受商陵怨鳥棲

明

周本恭妻趙氏 宋濂周節婦傳名淑始歸而姑卒
既而舅及兄公妯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幼婦相
夫飭喪治葬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夫卒
婦年二十九明年國朝興偽吳拒戰兩兵交焚掠
家資無纖毫存婦抱兒及顯宗出走匿惟持田籍
以行深山窮谷間饑餓顛踣削木膚采藜藿以食
或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婦剪鬢髮益自裁戢人
莫敢近兵定歸富民侵其田幾盡婦持籍與辨卒
賴以完知州高其行乃復其家

樓吳四節

萬歷紹興府志樓師忠妻斯氏名鞠字

妙善元末避亂山谷間師忠出負米罹鋒鏑卒斯
年二十六後一年師忠弟師實亦遇游兵卒妻何
玉年十八師實弟師彰卒妻陳婉年二十一從子
珏又卒妻錢年二十九皆不嫁人稱一門四節又
有吳璟妻鄭貴澄璟弟璠妻貴澄從妹貴深璠弟
瑛妻黃昭從子儉妻斯氏亦一門四節

李氏二節

宏治紹興府志王氏秉適同邑李通與

通弟遠妻阮氏貞並早寡以志操自立備經饑亂

遠遁深山得以自免親族勸使再醮二婦歎曰吾寧餓死肯為是哉洪武初旌表

陳韶詩

山石有時泐井水有時乾嗟哉兩孀婦秉節永弗諼白髮同初志時人多厚顏長憶

泉下人相視起悲嘆枯榮連理木聚散雙飛翰並違借老願共守余床單一醮雖不易保此良獨難彼美共姜誓貞毅不可干苟非栢舟詩末俗何由敦

俞氏三節

宏治紹興府志俞瀟妻童氏年十六歸

瀟未幾而瀟死童剪髮納棺誓不再醮瀟仲弟滋妻趙氏季弟潤妻金氏亦相繼夫歿趙惟一子金惟一女妯娌並守志紡績養舅姑撫子女人以三

節稱之戶側產異竹縣令蔣昇以聞旌其閭

隆慶駱志

竹一本三幹本皆疊生三節

孟貞女

毛奇齡詔祠孟貞女傳名蘊字所溫

張元拊傳

作子溫

其先為鄒縣孟氏入宋有封信安郡王者判

紹興府事家諸暨為諸暨人蘊父鋌

張元拊傳作鋌

為明

初生員嘗夢女官送雲冠繡裳於庭遂生蘊絕慧

讀書過目不暫忘會同里蔣文旭者年十七膺洪

武二十九年鄉貢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時巡撫湖

廣以未娶託媒氏聘蘊而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

二事中有暱戚殺平人一條忤旨賜死

謹按明一統志蘊初

許嫁縣學生蔣文旭未成婚文旭充貢入監為御史病卒蓋諱之也云許嫁在前亦微異蘊聞

訃大慟請於父曰大人昭信踐蹇修之言問吉以通是蘊為蔣氏婦矣文旭之不幸即妾之不幸也願得一履蔣氏庭奉侍舅姑他日可以見文旭地下父母未許蘊私念文旭柩歸必過已門乃密為哀麻而蒙以絲俟柩過從門間躍出裂所蒙服長號扶柩去終其喪年既而文旭父母死無嗣蘊服除後乏食分餓死蘊父始憐之迎蘊歸擇宅後崑

間構栢為樓令蘊處其中曰栢舟之意也聚書百餘卷供晨夕觀玩足不越梯一步歲時兄弟姪姁皆一至樓前問候去嘗見樓後崑石間老梅盛開賦老梅詩一百首見志宣德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玉華翰林院侍讀黃文瑩等疏曰竊惟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蘊未婚守志經三十三年今已五十有二矣臣等思叔世之婦甫諧伉儷遽誓白首乃一旦夫死而改絃易轍者往往而是即或終始不渝亦必激於夫情眷戀子女

家世榮盛原可依倚未有夫曾未面乳然一身家

世零落了無可籍而矢心明節如孟蘊者是即君

子無所為而為之義也夫無所為而為者在女為

未字砥節在臣為未仕矢忠是當與殷夷齊齊王

蠋漢袁閔龔勝晉王衷唐周朴宋順昌山人唐義

士共表異者奉旨旌其門建坊立祠於亞聖孟氏

祠側年九十三卒張元朴孟貞女傳年九十有三

卒皆在重九日婦女咸於是日會拜墓上至今不

絕章志歲給學租銀於大寒日遣官詣祠致祭

栢樓吟

附錄七首餘不盡載

與童姬夜話

樹底蝸蟾聒耳聽前蟋蟀齊鳴話緒無端攪斷明河天際雲橫

謹按張元朴孟貞女傳侄婦童氏進曰賢姊此志可質鬼神無相違也童氏披心相翼情若共生蘊歸時與童泣別童愴恍若失其賢於他婦亦遠矣附傳于此

雪前種栢二首

高塚村前擁栢臺呼童携木我親栽青青願志凌霜節獨立門庭永

不摧又綉衣御史栢為臺烏府庭前夾道栽今日凌霜無可觀為君植此寸心摧

咏梅二首

傲雪經霜已有年凡花未許與爭先乘驄人去無緣折留得清香滿世間又孤

巖生長幾多年萬木凋零我獨先不似尋常輕粉色只留清白在人間

却荔枝

金盤誰薦紫袍新野騎無端擾漢津縱使夷齊心不易難將青眼笑紅塵

張元朴孟貞女傳親黨中有以荔枝餉者蘊曰此揚妃所嗜物也我安用為乃作詩却之

挽夫

金精不畏紅爐鑠石額應鐫身後名絲繫網常九鼎重竹標貞節萬年榮宛歌薤露空悲

挽土瘞英魂把泪盈革裏屍魂酬夙志木乘風起助悲聲原注用八音冠韻

蔡鈺女 浙江通志名六主及笄王虞兩姓爭婚致

訟六主恥之剪髮誓為貞女

酈決妻馮氏 於越新編名寶娘適決未數月決卒

馮年二十三以姪名楹為嗣苦節自守一婢有殊色

人求娶馮命之辭曰願與主母同老終不嫁隆慶駱志

馮年八十卒婢年亦七十餘其後決墓產連理一株王會新編是主是婢甘苦相憐地生連理人稱

雙壁

蔡溫妻吳氏 於越新編年十六歸溫明年溫卒守

節八十五年至一百一歲乃卒

余獅妻曹氏 萬歷紹興府志斷髮齒指嘉靖中旌

隆慶駱志獅故曹年二十一子良充生甫五月姑

憐其少將改嫁之曹斷髮不從姑喪值歲大歉家

益貧隣婦勸曹携孤他適曹齒指自誓年九十餘

卒

徐溥仁妻洪氏 隆慶駱志洪有婦德舅氏道州守

雅重之姑王氏疾洪不解衣帶者數月及卒不食

肉者三年人稱其孝

駱氏雙節

萬歷紹興府志舉人駱黼妻錢氏黼從

孫宗迪妻鄭氏旌隆慶駱志宗迪卒即以黼孫玠

為嗣鄭曰吾以繼錢水搽一致錢九十有六卒鄭

年七十餘卒

壽九章妻鄭氏

萬一樓續集年十九歸九章生一

子和僅三月九章卒鄭年二十一後至五十二終

其舅富甲一邑六丈夫子其五皆雄貲豪舉鄭既

孀獨撫其孤清淡卑棲多歷變故而調停得體自

始至終不為人所疾累當娶婦告其舅曰欲得讀

書種子庶昌吾後乃擇同邑陳生仕華女是生孫

堯臣以進士令霍邱

陳心學妻童氏

萬一樓續集年十六歸陳前妻所

遺二女長六歲次三歲撫之有恩三年生子于京

又四年夫卒時年二十三陳本世家其族姓蕃衍

華腴孀居後家務頗冗雜所倚者惟一叔氏亦已

析居婺主其中公私大小應酬各有條理以待其

子之壯嫁二女娶一婦皆以禮遠近無間言

心學太學

生

陳洪綬題貞妣傳

十五嚴霜烏夜啼此身原已客天西連環偶醉千山雪淚浥蓮

房一東溪

陳孝女

陳性學乞賜表揚疏妹氏家適生員周道

隆以父疾冒雪歸寧躬調湯藥至廢寢食父疾日

劇額天割股和羹以進竟不起窠猶呵氣入口冀

甦踊躄榻前嘔血斃年二十有六章志旌孝

袁仲解妻黃氏

王會新編不二載夫故止遺二月

孤伯氏忌之黃斷髮毀容以示無他後歷艱苦足

不踰閭者數十年萬歷間詔建坊

鄺元翀妻周氏

紹興府志甫婚而卒無子鄺將不

祀周出粧奩佐舅置繼室得子名元正及周卒元

正服喪三年

陳憐妻俞氏

紹興府志早年守節至老有坊旌孫

元暉進士

陳穩妻張氏

紹興府志年九十五卒萬歷間有坊

旌

章志子光祖殿寧丞據旌表志陳穩作陳隱九十二

何暎賢妻黃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歸暎賢比孀居

首正系志

卷三

列女

貞孝

三

值亂兵焚掠遭驅避冒死詈拒被刃而殞時盛暑屍橫野至五日始殮神色不變

鄺煉妻楊氏 章志年十九孀居守節六十年一日

隣火猝至幾逼煉樞楊急號天忽風反火息鄺煉廩生

呂元鎮妻傅氏 章志元鎮病傅為割股以救姑病

傅躬事藥餌扶持以時年二十寡又二十餘年卒

知縣路邁牛光斗俱獎之

傅大詔妻郭氏 章志年十七歸大詔婚五月而寡

有子應麟在妊方三月氏內肅家政外持門戶又

以其餘賑濟貧乏孜孜為善六十四年傅氏自此

始大子應麟庠生

陳欽芝妻丁氏 章志家貧不足供饘粥或勸改圖

氏曰饑可忍志不可奪坐卧一小樓時或竟日不

舉火飲水茹蘖自甘也苦節三十餘年卒孫克建曾孫光

城皆貢生

孟蘭妻傅氏 王會新編婚一載夫客死於外計聞

絕食求殉勸以殯夫乃徒步迎櫬奠畢復欲從夫

地下勸以立孤承祀遂苦節數十年終其身

孟夢蛟妻孫氏

紹興府志十九守節七旬而卒

子緯

生庠

徐行恒妻酈氏

章志姑病刲股秘不敢洩病愈姑

亦終莫之知

蔡邦瑞妻張氏

章志邦瑞家素豐無兄弟舉一子

甫孩遽病故人利其貲欲迫張改適張乃出貲分

衆以銷其謀

周一鼎妻宣氏

章志年十九為未亡人任教養四

十年孫宏易以明經充貢文名藉甚知縣錢世貴

李一元司理陳子龍皆獎之

王之佐妻袁氏

章志年十九而寡遺孤復夭築築

孑立苦志愈堅年八十而卒知縣路邁司理陳子

龍寧紹道沈潤皆獎之

貞節六氏

舊浙江通志景泰初苧蘿閨秀王氏行

肅二年及笄誓不嫁隨弟肅六資其奉養終身為

人不修容儀不妄言笑竟以處子終其身謚妙端

至今享祀不絕他如劉子美妻吳氏徐夢旦妻王

氏胡斗輝妻許氏周之德妻柴氏盛鳴鳳妻孫氏

其家俱苧蘿接壤皆誓死完貞人稱六氏周之德蚤死氏守遺孤雄基奉侍公姑生養死葬以婦代子克盡孝道苦節四十載子登丙午武榜

國朝

王祖念妻陳氏

浙江通志順治乙酉方兵焚劫脅

氏隨去氏縱身投沼內死越三日家人收其屍顏

色如生

傅有益妻應氏

余長三十一妻吳氏

浙江通志

順治丙戌六月亂兵至氏恐為所辱投屋側塘內

死章志有益感其義亦終身不娶又余長三十一妻吳氏被掠投

塘死

徐承明女

浙江通志年及笄未字丙戌遇遊兵縛

之馬上過全湖女躍入水死

傅河源妻蔣氏

公舉事實氏蕭山女暨邑湄池傳

所自出年十四歸中表河源九月夫亡舅姑亦即

世遂大歸於母順治丙戌為遊兵所逼母女同赴

蔣家池死

陳耀妻王氏

公舉事實丙戌六月王為遊兵所掠

投長塘死

姚瑞芝妻黃氏

公舉事實丙戌九月黃為山寇所

逼投羅村池死

斯曰福妻黃氏

章志殉夫難

旌表節烈公舉事實順治丁亥土寇蟻聚東白山上林
斯氏當其衝曰福被害寇欲携黃去黃給之就婚
於家隨至申命亭亭下潭深叵測黃挈子女及婢
銀桂俱投潭而死

郭陳二烈

浙江通志蔣氏郭增妻俞氏陳守義妻
順治四年遇兵於途將汙之蔣堅不從奪刃自殺

俞見其夫被殺亦自刎

增庠生

蔣氏三烈

公舉事實蔣奇瑞妻駱氏奇瑞兄子茂

琳妻楊氏茂琳弟茂栢妻葛氏順治四年山寇竊
發駱與葛避入磨石山為賊所劫同赴磨石潭而
死楊隨茂琳避匿宅東稽山為賊所窺茂琳被殺
楊投金家潭而死康熙四十六年知府高泓獎

陳賓妻王氏

浙江通志年十五歸陳甫五載夫疾

劇適畫工傳夫容氏請併己容入圖圖成語夫曰
此同歸意也逮夫卒殯殮成禮氏登樓端坐投繯

自盡

章志臨絕時題詩衣裾間有乞
葬夫之旁連理黃泉地之句

長清嶺烈婦

浙江通志康熙十三年土寇朱德甫

踞諸暨紫閣山官兵進勦有一卒繫良家婦并其
幼子於馬後隨行婦好謂卒曰吾既被獲從汝固
宜但夫止一子今在此吾夫必來俟其至以子歸
之然後任汝所欲卒許之行可半日至長清嶺其
夫奔而前婦請於卒以其子付夫度其去已遠遂
投巖死

紹興府志通邑士民
在嶺上築亭祀之

朝坑烈婦

公舉事實烈婦夫姓陳氏居潮坑康熙

甲寅寇至艷烈婦色殺其夫逼使從已烈婦給曰
吾夫已死惟汝是從然有子在當得隣姥屬之夫
屍未葬葬畢乃可寇使以其子屬隣姥遂焚其廬
投屍於火語烈婦曰爾夫已火葬矣烈婦即躍入
烈燄中死其地歷今百年不生青草

周士亨妻陳氏

陳瑞芝妻應氏

公舉事實甲寅

山寇邑西為甚陳避難母家與其嫂應俱被掠赴
塘死知縣趙倓獎曰雙烈同清

宣拱妻宋氏

浙江通志拱卒無子拱兄君修狡而

貧氏年甫十七容髮姝麗淮安巨商適諸暨見之
以多金啖君修將縛氏置輿中擁至寓第隣婦知
其計告之氏唯唯無一言更強歡笑遂密縫其上
下衣夜開門至下堰塘投水死時康熙二十二年
十一月十三日也天寒冰結氏死層冰下君修求
之不得疑匿他所頃之狂風怒起池冰裂開數尺
聲若雷吼僵屍蹶起寒峭如生冰結衣服間稜稜
然觀者成市士民聞於縣轉申督撫祔蔡烈婦祠
因名其池曰殉節池池水汙濁氏死後澄碧如秋

旌坊

紹興府志合士民聞于縣者為孝廉楊三炯烈婦初祔祠貢生何宏基復構祠於白塔湖側祀之

孟氏五節

浙江通志戚氏孟大壯妻二十五而寡

六十九歲卒黃氏孟大有妻十九歲而寡八十一
歲卒大有子應瑞娶楊氏二十二而寡六十九歲
卒大有孫二明琦妻楊氏二十三而寡年六十五
明球妻翁氏二十五而寡年五十九皆力貧守志
養老撫孤世著貞節一門繼義

陳氏三節

章志陳仲學妻應氏年二十四而寡子

有謨娶翁氏亦二十四而寡有謨子瀛縉娶孟氏

未幾亦寡三世守貞守道宋琬獎應曰水清玉潔
知府王昇期獎翁曰節孝流芳學道金鏡獎孟曰
承流三節有謨瀛續
皆庠生
鄭復修妻鄺氏 浙江通志年十八復修亡舅病劇
鄺割股療之有女適樓姓者不數月而夫卒矢志
勿二人以為得母氏之教云

呂貞女 王會新編許字俞文昇未嫁文昇卒貞女
鬻髮縞衣奔喪舅家願守終身舅憐而欲奪之女
益矢冰蘖為舅續姑舅年七十生子虹後舅姑俱

故貞女撫訓成立長而遊庠年六十餘卒虹終喪
以其子繼貞女為後

孟立志妻陳氏 紹興府志立志早卒氏守節事姑
稱節孝順治丙戌歲旱氏發賑三百餘石一方以
安立志
庠生

宣明初妻鄺氏 紹興府志早寡藐孤數歲以苦節
終姪德仁鄺以撫孤屬
之德仁亦謹受教言

鄺一俊妻壽氏 章志壽母病割股以療一俊卒無
子壽撫姪為子苦節三十年卒一俊
庠生

鄺吉士妻周氏

紹興府志撫遺腹以節稱章志周

婚甫一月夫亡舅姑以少遣改適周正色對以古

烈女事截髮毀容守貞三十餘年卒子細庠生

陸廷茂妻張氏

章志歸甫一紀而廷茂卒時方兵

亂氏上奉舅姑下携幼子東西竄處人無間然廷茂

子秉鑑皆庠生

錢宥肅妻蔣氏

章志宥肅病氏刲股和藥不起一

子復殤以姑老不敢死姑疾穢甚侍俾多遠避氏

手自撫摩晝夜不輟矢冰霜三十年學憲劉公撫

憲王公題

旌宥肅庠生

朱濂妻沈氏

章志歸濂數年未有子為娶妾樓氏

亦未有子濂以暴疾卒沈氏終養舅姑辦喪葬叔

氏二皆幼氏撫之成立年八十餘卒樓亦同守五

十年

張國光妻俞氏

章志年十三歸張二十無子為娶

妾二又無子國光卒戚屬欲奪其志俞守死不移

撫伯氏遺孤為子苦節五十餘年

周祚明妻許氏

章志年十八適周婚甫八月祚明

遭疾知氏有娠以撫孤屬之遂嗒焉逝氏果生男

苦節冰霜三十年卒能不負所屬

陳烈妻傅氏

章志年二十夫故守貞五十年足不

踰戶言不見齒知縣龍起潛獎

烈庠生

陳克智妻王氏

章志年二十六夫故七十而卒營

葬先靈飲血撫孤知縣龍起潛獎

孫養德庠生

陳紹炳妻王氏

章志年二十四夫故無子繼姪為

子孤幃守貞敬事舅姑苦節三十餘年知縣龍起

潛獎

石學漢妻袁氏

章志年十九守貞家貧舅以之氏

搽女紅以供甘旨教養二子備極辛勤知縣龍起

潛獎

馬孟元妻趙氏

章志年二十五孟元即世氏敬事

姑嫜守節四十五年卒年六十有九知縣龍起潛

獎

許蠻妻壽氏

章志蠻病氏刲股弗愈臨訣時告蠻

曰以死撫孤守節六十餘年年九十卒知縣張國

棟獎

趙杞妻惠氏

章志年十七歸杞二年杞亡子在腹

撫孤守義年八十五而卒知縣陳鑣獎

郭大本妻周氏

章志

旌表貞節

金子俊妻廖氏

公舉事實遇強暴誓死不污囚為

所殺獄成以

聞得旌

事在康熙三十九年

俞學勤妻陳氏

題旌冊年十九而寡子宗望閱七

日始生撫字成立守節四十年卒康熙四十九年
題

旌

雍正中

壽芳樞妻斯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三

十九年二年具題

子日焜
庠生

鄺經妻蔣氏

浙江通志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七

年二年具題

繼子
毓激

陳首安妻周氏

浙江通志年十六歲夫亡斷髮毀

容誓守繼子承祧苦節至五十一歲三年具題

余九霞妻錢氏 浙江通志年十九歲而寡守節三

十二年三年具題

樓縣亮妻鄭氏 浙江通志年十九歲而寡守節六

十八年三年具題

郭琦妻酈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三而寡守節十九

年三年具題

趙友齊妻楊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三而寡守節四

十一年三年具題

邑人壽致潤烏雁行

君不見慈烏將雛宿枯木夜半悲啼聲斷續又不見孤雁

携子度寒塘唧蘆鵲羽意愴惶拮据營巢勤哺乳掠雨披風那堪數養成健翮摩長空蘧蘧似釋從前苦名家媛趙家姆二十結褵嗟靡監玉樓遽召有才人霜毫不試畫眉譜繞膝依依三歲兒牽娘索父正嬌癡寶樹長埋剝遺腹孤鸞莫緘斷腸詩曉起盥洗侍舅姑殷勤色養強歡娛王孫芳草渾如夢潸潸飲藥復茹荼教子九熊更畫荻文就元和詩大歷鵬飛萬里志圖南豈垂兩耳長伏櫪瑤池冰雪作心肝謾謾松筠耐歲寒輜軒使者欽閭範棹楔優崇示不刊今

上膺圖尤於節詔出龍樓旌幽烈浣東祀事永千秋清是長江明是月

何兆隆妻詹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四而寡守節四

十九年三年具題

何兆鼎妻陳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四而寡守節三

十三年三年具題

樓拱璧妻鄺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五

十二年三年具題

袁爾倬妻許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三

十四年三年具題

趙宏猷妻郭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一

十六年三年具題

方爾棟妻樓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六而寡守節四

十五年三年具題

傅愉妻張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三而寡無子愉兄

憬亦惟一子無可繼者氏貧不自給苦節至六十
六歲而終四年具題

陳宏憫妻許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六而寡立繼承

桃守節二十五年六年具題

周遇暉妻戚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一夫亡長子在

襁褓次在腹人勸其他適氏斷髮毀容堅拒之事
翁姑孝鞠二子成立七年具題

湯大姑

浙江通志湯舜臣女許字趙源未婚源卒

大姑年十九父母不以聞姑偵知之堅請奔喪至

則執喪成禮事舅姑盡孝後舅姑沒歸母家茹蔬

服素屏居一室守志終其身七年具題

胡天游詩

君不見首陽之高不極采薇采薇裂白石又不見黃河之水入海流千年萬

年歌相舟北風蕭蕭霜雪苦松枝柏枝心併怒前有咆熊後乳虎脩竹嬋媚啼日暮湯家有女瓊瑤瑛夜半捫天天欲僵丹山獨飛孤鳳凰昔為繞指柔乃是百鍊鋼嗚呼歌音歲歲傳魯梁

何習讓妻王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三而寡守節三

十年繼嗣承祧七年具題

郭民效妻呂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歸郭夫病瘵及

革謂氏曰父母生我一人我死誰供子職氏泣曰

倘不幸子職即婦職也夫卒氏年二十五事舅姑

及庶姑養生送死無遺憾立繼以續烝嘗守節四

十八年九年具題

蔣義妻孫氏

浙江通志年十八歸義二十五而寡

孝事舅姑教子具有法度性好施里人有代客買

布而失之者將鬻其子以償氏出貲以全其父子

鄉黨稱之曰義守節三十二年九年具題

子奕良太學生

音聲系志

卷三十一

列女

貞孝

孟德名妻應氏

浙江通志年十六歸孟二十一而

寡子女幼氏事翁姑孝姑患腹疾氏懷兒侍藥巾

裙廁愉躬自湔滌舅姑卒力營喪塋子夭繼姪為

嗣守節三十五年九年具題

鄺鼎錫妻錢氏

浙江通志年十九適鄺二十而寡

無子子猶子女適袁文潤亦早孀依母以居氏偕

女靜坐一室跣步不離守節三十七年九年具題

繼子惟仁惟學皆太學生為建坊立祠於邑城西門內墓側

壽貞女 浙江通志名鳳姑許字謝世琮未婚世琮

卒氏請於父奔喪守制三年父母迎歸於家有勸

之他適者氏斷一指為誓守貞三十九年九年具

題

葛蕃妻濮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八而寡事姑撫子

夫兄欲奪其志截髮毀容以死自誓十年具題

趙次範妻周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三而寡事姑撫

子十一年具題

周魁先妻徐氏 浙江通志年二十七夫亡遺孤一

氏事舅姑孝舅沒事後姑益謹後姑疾侍湯藥衣

不解帶者歷寒暑不懈姑疾瘳而氏病不起守節三十年十二年具題

郭錦妻孟氏

浙江通志

錦官平陽教諭父年踰古

稀不欲之子任所氏居家奉侍十餘載先意承志舅與夫相繼卒子卜地葬父氏恚曰爾祖未葬奈何先營爾父兆域乃分上下穴窆焉十三年具

題

以上皆奉

旨建坊旌表

諸暨縣志

卷三十三



貞孝

列女一之二

乾隆中

郭本澄妻趙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三十

六年元年具題

周乾圭妻施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二十

七年二年具題

何其倩妻朱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四十

七年二年具題



言聖鼎元
應含章妻孟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三十

二年二年具題

何士鸞妻黃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四十

一年二年具題

趙宏芳妻何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三十

六年三年具題

宏芳
庠生

虞偉妻屠氏

題旌冊年十六歸偉故一子尚孩

氏支持門戶八十六而終三年具題

斯棟妻石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事姑以孝訓

孫成立守節四十七年三年具題

棟太
學生

郭本治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三十

八年三年具題

虞采章妻阮氏

題旌冊年二十而寡判股療姑鬻

釵葬舅繼伯氏子身建為嗣守節三十二年卒三

年具題

俞文茂妻李氏

題旌冊年十七夫故守節四十九

年三年具題

子明會
太學生

陳洪浚妻高氏

題旌冊年二十三而寡守節三十

九年四年具題

蔣暉妻孫氏

題旌冊年十八歸暉閱九年暉故氏

奉養舅姑撫男育孫壽至八十歲而終四年具題

暉庠生

毛凝愷妻馮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三十

六年四年具題

陳賦妻郭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歲而寡守節三十

二年四年具題

宣氏雙節

題旌冊殉難湖廣都司宣德仁孫鉞年

十九廕襲未仕而卒娶婦楊故永寧縣知縣楊戒

女婚二年寡生子濤年十七為娶婦駱婚二年亦

寡未有子婦姑一室筑筑無依其後繼巨源從父

弟湧之子文黼為嗣守志皆四十八年而卒楊四

年具題駱十年具題

文黼邑庠貢生

俞安公妻樓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三十

五年卒五年具題

趙國奇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夫故守節閑家

卒年七十有七氏有女弟適鄺寡而無嗣貧不能

自存氏迎之終老亦以節稱五年具題

國奇庠生子宗義考

授州同

蔡世昌妻沈氏

題旌冊年十七適世昌時舅已歿

寡姑曹氏老而病氏事之甚謹越二年氏年十九

世昌疾歿無子世昌兄世法舉二子一已出繼氏

無可繼者亦越二年世法復舉子曰天禧氏乃抱

裹血兒鞠為己子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守節四

十六年年七十而卒五年具題

子天禧孫明昇明昱皆太學生

蔣美雲妻徐氏

題旌冊年二十而寡守節五十一

年而卒五年具題

趙氏婦黃貞女

題旌冊貞女橫山黃姓父運晟幼

字獨山趙氏子學溥未娶而歿訃至含淚請諸母

欲齊哀赴吊不可遂以所服白練衫付使者令殉

於棺姑黃氏貞女於母黨為諸姑會其歸寧相持

泣甚哀姑亦稔知其意欲與俱歸以少孤母氏相

依為命乃終養十三年卒歸於趙既歸孝事舅姑

告於廟繼兄公子毓晟為後復不幸天娶婦胡有

孤兒名曰際方貞女未歸趙議婚者時至輒引刀

自裁曰吾將見趙氏於地下吾何惜一死及歸子
又死人謂貞女且以死繼之貞女曰天不祐趙氏
之後乎趙氏尚有孤吾將見趙氏於地下吾奈何
乎死其後卒撫槩成立槩母胡亦貞且孝海枯天
悶影隻形單數十年之死靡他如一日後貞女年
五十有九孤子槩以事聞六年具題槩邑庠廩生
徐廷槐貞女贊山高五嶽水深四瀆濟截衆流揚
清激濁此山命名生是使獨幽蘭自芳生於空谷
仰茲貞操
去天一握

袁佑啟妻黃氏

題旌冊

年二十一而守節三十

一年六年具題

洪氏雙節

題旌冊洪法古妻趙氏舉二子長元貞

次元毓法古早世趙守節四十八年而卒法古弟

振龍妻酈氏振龍亦早世無子酈繼元毓為嗣守

節三十一年而卒人稱洪氏雙節趙六年具題酈

九年具題

法古庠生

湯成佐妻王氏

題旌冊年二十九夫故守節五十

年而卒延師課讀孫錡食餼於庠寔大母教之六

年具題

傳瑞有妻俞氏

題旌冊年十六歸傅期年而孀或

有勸他適者氏曰俟翁姑百歲後吾自有去所矣
翁病氏為割股以救姑復病癱七年不起氏日侍
寢側扶持搔抑歷七年不懈初夫彌留時念及二
親持氏泣氏即以代終許之及夫卒後十七年翁
姑相繼皆卒氏辦喪畢送柩入土返即更哀盥沐
衣青衣衆皆怪之氏曰往者業有成言今將報夫
於地下矣氏遂絕食越七日不苑息奄奄不食口
中但曰呵呵亦不食隣嫗憐之乃共以鐵箸強啟

其口飲之水寔米汁也氏復甦乃言曰苑固有所
夫死死為得夫死翁姑在不死為得夫死翁姑死
奈何求死不得自分必死然且必以自經死赴水
服鹵苑即恐毀傷髮膚非孝也自惟惟餓為得苑
所諸姑愛我乃益之苦耳言已并飲絕之竟不食
其族人年長者皆衣冠集於庭越數日猶視十有
四日乃瞑七年具題

阮國麒妻李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而寡守節二十

七年七年具題

邊永裕妻王氏

題旌冊年十七而寡守節二十九

年而卒七年具題

劉氏雙節

題旌冊劉獻妻楊氏年二十五而寡無

子繼叔氏子天章為嗣娶蔡氏年二十二亦寡敬

事兩姑力厝三喪皆如禮楊年九十一而終蔡年

八十四而終俱八年具題

曾孫大受
庚辰舉人

樓大華妻章氏

題旌冊年十九而寡生子甫十月

氏撫以成立孤苦特甚八年具題

後年八十
五以壽終

石帝建妻駱氏

題旌冊十七結褵十九守志三十

六全貞寒暑一樓以鍼黹度日不下梯者十七年

八年具題

阮安公妻裘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而寡撫遺腹訓

以義方守節二十四年九年具題

余曾禮妻朱氏

題旌冊故詹事府少詹提督順天

學政朱阜女孫世席榮膺父母乃贅禮於家禮以

喪父哀毀滅性氏歸余遂不起無子氏為繼兄公

銓子志良為嗣由會稽縣詳報九年具題

志良邑
庠貢生

蔣緒周妻鄺氏

題旌冊年二十六而寡守節五十

言暨鼎志 卷三十三
三年卒十年具題

詹有義妻趙氏

題旌冊年一十三而寡守節五十

九年卒十一年具題

駱肇溢妻樓氏

題旌冊年二十三而寡守節三十

九年十一年具題

趙宏勳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三十

七年十一年具題

鄺京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二十六

年十一年具題

虞靜安妻高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二十

三年十一年具題

張鴻猷妻楊氏

題旌冊年二十六而寡守節二及

長娶婦相繼俱天一室三孀孤苦尤甚守節四十

一年卒十一年具題

鴻猷 庠生

余曾祚妻蔣氏

題旌冊故原武縣知縣蔣爾琇曾

孫女及笄歸祚母病祚祈以身代母愈祚遂亡

氏矢志守貞撫孤成立由會稽縣詳報十一年具

題

子炳已 酉舉人

陳聲九妻蔣氏

題旌冊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八

年十二年具題

聲九一名鳳鳴

趙凱妻壽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寡守節五十二年

而卒十二年具題

凱太學生

駱敦五妻樓氏

題旌冊年二十歲而寡守節四十

二年十三年具題

姚際堯妻樓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三十

九年十三年具題

余文生妻方氏

題旌冊年十八歸余甫四載寡氏

育子娶婦子婦亦早世復撫孫成立年五十九而

卒十三年具題

孫學御太學生

呂國祥妻壽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四十

年十四年具題

俞氏婦孫貞女

題旌冊氏字俞士茂為室年十五

以夫病歸俞夫少氏二年舅姑命以姊弟相呼侍

病三載未及成婚夫故氏矢志守貞終身縞素勤

紡績以佐薪水鬻簪珥以備晨羞夕膳之需先意

承志克盡孝養已乃繼姪汝珍為嗣卒年四十有

一十五年具題

屠燕芳妻朱氏

題旌冊年二十三而寡守節三十

三年十六年具題

酈元進妻金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四十

十八年具題

蔣志周妻鍾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



十

四年十九年具題

傅方城妻楊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五十

六年十九年具題

袁紹唐妻余氏

題旌冊故惠州府知府余毓浩女

孫及長歸袁氏子紹唐生子淇未幾紹唐即世淇

生祇旬有三日耳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方紹

唐病劇時氏正免身然湯藥必親服勞如常日既

寡貞而能惠卒未歲饑氏捐賑二百金以子淇議

叙入貢守節三十一年卒二十年具題

周元士妻杜氏

題旌冊年十八歸元士婚七年元

士即世元士父母及王父母皆在氏於養生送死

皆無憾元士有遺孤及季弟皆幼氏左乳孤右乳

季撫養維勤既而為子娶媳復夭遺二孫氏復撫之有成年六十七而卒二十年具題子天國鵬飛皆庠生

湯有來妻楊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夫故事寡姑胡

垂三十年甘旨無缺每嚴冬徹夜力作至十指血

裂姑察知之氏益銷聲匿跡不使聞遺孤月餘

未幾復夭後乃繼叔氏彰有子懋訓為嗣氏年已

五十有一二十一年具題

郭本沂妻樓氏 題旌冊年二十三而寡守節三十

年二十三年具題

楊邦達妻駱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四十

四年二十三年具題

戚元祥妻韓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三十

一年二十三年具題

宣正冠妻樓氏 題旌冊年一十八而寡守節三十

三年二十四年具題

何家嚮妻湯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三十

八年二十四年具題

蔡方濺妻黃氏 題旌冊年十九歸蔡夫故無子繼

伯氏子鳳梧為嗣守節四十三年二十四年具題

鳳梧國學生

樓元亮妻鄭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而寡守節四十

四年二十四年具題

樓可親妻酈氏 題旌冊年十九而寡無子繼叔氏

可親子以仁為嗣二十五年具題 以仁太學生

胡大震妻徐氏 題旌冊年二十三而寡守節四十

九年二十六年具題

石上進妻湯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四十

八年二十六年具題

趙學禮妻周氏 題旌冊年十九歸學禮未四載學

禮故無子氏為繼兄公學義子明遠為嗣姑陳老

病期年不起氏躬藥餌閱寒暑不稍懈孀居四十

年年六十有三卒二十六年具題

樓墨林未婚妻朱烈女 題旌冊二十六年具題 詳見

樓墨林傳 載孝友

石德惠妻徐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二十

九年二十七年具題

列女 貞孝

侯魯禽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舅姑俱逝

世叔氏幼氏撫養成立氏無子繼叔氏子詩偉為

嗣守節五十年二十七年具題

壽景攷妾劉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永守二十八年

具題

景攷子懋堯俱庠生

俞汝相妻蔣氏

題旌冊年十七歸俞事舅姑以孝

聞俞世遊庠舅氏溥公遣汝相應院試邁疾歸遂

即世氏年十九遺孤龍文生甫匝月氏號慟將以

身殉舅姑諭以撫孤乃止未幾舅卒辦喪如禮姑

病手撫痛處歷晝夜至五十餘日不輟姑卒竭力

營葬皆無憾氏治家有法親黨則之守節三十餘

年二十八年具題

樓嘉謹妻周氏

題旌冊年二十三而寡終養舅姑

植遺腹守節三十年而卒二十八年具題

柴兆華妻諸氏

題旌冊年十九歸柴二十七失偶

守節三十七年年六十有四二十九年具題

王棟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三十年

二十九年具題

郭本潤妻金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四十

五年二十九具題

張素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八而寡守節五十年

二十九年具題

素庠生

傅氏雙節

題旌冊傅廣行妻徐氏年二十一歸傅

五年而寡子正衡方在抱廣行姪華來妻蔣氏年

二十二歸傅三年而寡生子甫旬餘蔣以節自矢

因命之名曰節皆青年守志白首完貞並三十年

具題

正衡太學生節庠生

陳敬心妻邵氏

題旌冊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七十

年而卒三十年具題

蔣攀麟妻馮氏

題旌冊山西道御史勸女孫象山

訓導三立子婦也年十九歸攀麟二十二寡守節

三十五年卒氏寡君舅在年八十有四君姑在年

亦邁氏能曲盡孝養遺腹生子玉度督之甚嚴卒

能有成三十年具題

攀麟太學生子玉度庠生

毛敬與妻湯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三十

三年三十一年具題

何瑞雲妻宣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夫故逮事舅姑

克盡孝敬遺子曰初生甫八月撫之成立守節五

十三年三十二年具題 宣年八十二歲健
在曰初太學生

顧氏三烈 浙江通志顧英奇妻石氏年十五歸英

奇逾年而寡舅姑勸改適不許躬紡績以供甘旨

其娣姚氏顧綱四十八未婚妻也幼育於顧與石

氏寢處一室相歡如同產順治三年土寇竊發石

年甫十八姚年十四度勢不能保約與俱死婢秋

桂亦慷慨願從一日寇猝至三人相抱同赴三江

口磨心潭苑秋桂年十五姓蔡題旌冊三十二年
具題

駱廷相妻樓氏 題旌冊年二十而寡守節三十五

年三十三年具題

孫氏婦丁貞女 題旌冊字月嬭太學生丁汝霖女

幼字孫氏子有親甫笄有親以暴疾夭有富家遣

女僧求婚貞女痛哭仆地截髮以誓父曰若果能

師孟子溫我當築柏樓以成若志遂許歸孫氏養

姑貞女事姑如母偕姒居婺水心同執閱二十年

姑卒如姊三人一貞二節與視含殮僅存猶子相繼云亡貞女乃大慟曰所忍苦不即死者冀有後也今乃無一人奠麥飯者若教之鬼不其餒而竟鬱鬱成疾費志以歿三十三年具題

余紹曾妻壽氏

題旌冊貢生國棟女年十九歸紹

曾四年而寡紹曾無子繼叔氏紹堂子鏞為嗣三十四年具題

壽君寵妻陳氏

題旌冊年二十二而寡守節三十

一年三十四年具題

吳瑞景妻斯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而寡守節三十

五年而卒氏歸吳為冢婦率娣姒事舅姑以孝聞子二長樹增次樹本氏延師以教督課甚嚴三十五年具題

樹增樹本皆太學生

黃居怡妻郭氏

題旌冊年十九歸居怡居怡病瘵

五年氏躬侍藥餌五年遂寡居怡有父母在每晨昏問視氏必隱其戚容不以傷舅姑心居怡無子氏為繼伯氏子三捷為後已入學為諸生未幾又故孫夏書在襁褓中氏與子婦毛復教育以成其

材後亦入學為諸生人謂氏能以婦兼子以母代父三十五年具題

趙御璉妻應氏 題旌冊年二十四而寡守節三十

五年三十五年具題 子惟漢太學生

余桂昉妻朱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四十

三年三十六年具題

余光宗妻魯氏 題旌冊年十九而寡守節三十六

年三十六年具題

斯日魁妻周氏 題旌冊年十八于歸二十二夫故

遺腹生子元禮篝燈課讀訓飭未嘗少縱舅姑年

老氏承歡養志甘脆無缺舅沒事姑益篤撒帷伴

寢未嘗少離守節三十二年三十六年具題 元禮太學生

陳宏先妻何氏 題旌冊年二十歸陳越四載夫故

氏截髮納諸夫柩以自矢姑老子在襁褓以事以

育惟氏是賴三十六年具題

郭聖安妻酈氏 題旌冊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三十

一年三十六年具題

徐正暄妻孫氏 題旌冊年十八而寡守節四十一

年三十六年具題

錢宏章妻吳氏 題旌冊年二十七而寡事姑撫兒

苦節終身三十六年具題

屠氏婦李貞女 題旌冊貞女姓李氏方亂父聖祚

以字同里屠氏子天瑞天瑞家貧衣食於奔走旋

客死西粵母老無所依復以喪子故病痿日夕僵

卧貞女聞之欲絕即矢志守貞乃請於父欲歸屠

事姑父方猶豫則徑奔姑所拜於牀下父躡至勸

之返不從竟為屠氏婦屠氏家故貧其鄉人比戶

皆貧貞女女紅無所易無以養姑乃以帛蒙首入

山川楚伐枚或負鏡坐山佈植手紋龜裂血斑斑

染衣裙間艱苦備嘗如是者三十餘年姑卒扶櫬

合葬先舅墓更於旁作虛壙以自為地曰余故屠

氏婦也其後家始稍稍給繼從子義先為嗣以承

祭祀復二十餘年貞女卒年六十有九三十七年

具題 知縣沈椿齡看語 綵繩初繫未賦桃夭綠髮

將筭旋聞鏡破痛終身之失望誰適為容悲 邁姑之無依於焉苟活 華齡弱質心同管井之波 夜雨秋風泪盡湘川之血為親營葬婦乃兼兒猶

貞孝

子承祧母而且父洵為貞操孝行兩
盡無虧允宜 題獎垂光風行當代

宣孝婦黃氏

題旌冊孝婦黃氏年十九歸宣貴隆

生三子貧甚貴隆出為人傭得值無下農息孝婦
日事女紅夜乘月影紡績衣食多資其手有老姑
夙患積癥既而雙目復瞽孝婦進湯藥侍起居曲
盡孝養人無間言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其
隣人不戒於火灶突炎上時孝婦家無餘粒適稟
命向外稱貸迴望烟起即奔回姑已急不得出火
光燭天孝婦直入烈燄中救姑三子者皆幼牽裾

環泣不顧卒與姑俱死及貴隆聞變來歸火始撲
滅收兩屍孝婦尚以雙手挽姑牢不可解遠近聞

者皆嘆息傳頌之三十七年具題

知縣沈椿齡看
語生長窮簷風

嫻婦道力貧夜績常不東壁之光諳性為羹婉侍
北堂之疾無何徙薪乏客禍及茅廬蹈火援姑命
戕回祿非宋伯姬之待姆竟爾同然類曾孝女之
尋屍此為尤烈洵宜請 獎潛慰幽魂俾得觀摩
羣欽 奇孝

徐汝呈妻黃氏

題旌冊年十九于歸二十六喪偶

卒年七十有八守節五十二年先是姑陳氏年二
十三守節歷六十餘年而卒黃奉姑克孝繼志完

貞人稱雙節子若孫垂訓甚嚴人文於今為盛三十七年具題

以上皆奉

旨建坊旌表

內三十七年者現在具題俟旌

姚大彰妻徐氏

題旌冊

年十九于歸二十而寡婚

僅八月矢志守節家貧姑老多疾氏親紡績供膳及喪葬具禮叔氏年方十二撫之成立長子元升繼之承祧守節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

元升廩生

現在具題俟

旌

蔣六穀妻傅氏

蔣公安婢趙氏

柴克恭妻石氏

張府憲檄傅氏年十八歸蔣六穀三年而寡勤女

紅以養姑繼嗣娶婦垂十二年傅初誓以姑亡殉

夫及姑卒喪葬皆畢竟赴水而死趙氏蔣公安妻

從婢也公安及妻早世趙為行乞以育孤兒至老

不嫁又比近有石氏者柴克恭妻年十八夫故守

節六十三年八十而卒皆舉人蔣五權請錄入志

駱氏婦樓貞女

公舉事實故贛邑知縣樓桂女幼

字同邑駱志尹志尹隨父之廣西桂平登廣西辛

卯鄉薦未婚物故樓請於父歸駱繼伯氏子維蛟
為嗣迎志尹柩歸葬并迎志尹生母陳歸里終養
遂以貞女終其身

何氏婦周貞女

公舉事實貞女幼字何宗濂宗濂

病貞女歸何未婚宗濂物故貞女矢志守貞孝養

舅姑歷四十餘年而卒學憲李 獎

吳氏婦斯貞女

公舉事實貞女父應箕許配英文

謨為室文謨出亡貞女十年不字既而文謨弱弟

復天吳氏無嗣貞女乃請歸於吳贊舅納妾復生

二子貞女佐姑撫之有成及生子貞女遂繼之為

文謨後歷三十七年而卒學憲周 獎

謹按暨多節婦未經具題者尚以百計
格於例不能悉載貞女無多特備錄之

郭方岳妻李氏

據節孝祠神位載入
題旌年月未詳

何友忱妻楊氏

由山陰縣具題於乾隆十
九年移入諸暨領銀建坊

樓培本妻魏氏 年十七夫亡守節三十四年

魏嘉言妻陳氏

婚八月夫亡守節三十一年

翁德博妻陳氏

年二十二夫亡守節三十一年

郭廷魁妻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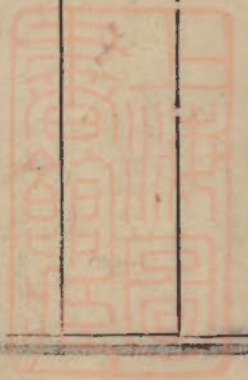
年二十二夫亡守節三十年

以上四氏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呈請具題俟旌

言聖鼎六

卷三三

三



名媛 列女二

周

西子 [蔣一震西子傳] 西子姓施氏名夷光世居諸暨縣之苧蘿山下山離縣五里今在城南門外施有東西兩村光居西故稱西施父鬻薪母浣紗今山邊有方石傳是施浣紗石也 出輿地志 母嘗浴帛於溪石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翠雞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為鶚飛去遂生焉 出翰府名譚 有殊色 嘗病心而曠於里蘭麝芬芳人皆羨之隣女慕焉

皆聖鼎六

卷三三

列女

名媛

人皆憎之其嬌艷如此出莊子列子抱朴子越王句踐即位

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用相國

范蠡謀卑辭尊禮玩好女樂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先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能赦越國之

辜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嚭因說吳王許之申胥

諫不聽卒赦越出國語三年越王歸自吳卧薪嘗膽

謀所以滅吳者求天下奇寶美入異味以進於吳

得陰峯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出拾遺記越王謂種

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

而謀可乎種曰可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

心往獻美人其必受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得苧

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越王飾以羅縠教以

容步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因近大道居築土城

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內建美女宮以教

習之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使范蠡進曰越王句踐

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

獻之大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箒之

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

證也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
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
姒吳王不聽遂受之出吳越春秋處於椒花之房貫

細珠以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

軒並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

驚寃謂之神人吳王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

之漾秋蕩出拾遺記而寵媚西施尤甚擇虞山北麓以

石甃城為遊樂之所出吳地志又築姑蘇之臺三年聚

財五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高見二百里崇

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霄宮為

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鐘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

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行樂歌舞為水嬉出吳越春秋

秋越絕拾遺記又於靈巖山作館娃宮以消夏西施洞響

廡廊香水溪皆在焉出姑蘇志西施嘗浴於香水溪人

呼之為脂粉塘故溪上源至今馨香出稗海又開百

花洲錦帆涇或鼓棹而游或採蓮為樂出雜記妖蠹

既深荒於國政大夫種謂越王曰臣觀吳王政驕

矣請貸粟以卜其事吳王不聽申胥諫曰王不聽

首... 列女... 名媛

吳其墟乎。詔數與胥爭。越議因諛胥。怨王將為亂。賜屬鏤劍以自殺。盛以鴟夷胥令取眼置東門。以觀越兵之入。於是吳任詔政。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友留守。越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師。敗殺吳太子。告急於王。懼天下聞。秘之。已盟黃池。使人厚禮以請成於越。越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後四年。越復伐吳。至於五湖。大破之。留圍三年。吳師敗。復請成。不許。范蠡却王孫雄擊鼓興師。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

出史記國語
吳越春秋

施與旦乃逃吳苑。越

軍既入。見二人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

拾出

遺蠡知之。獨取西施。反至五湖。乘輕舟。浮五湖。而

不返。蠡自號鴟夷子皮。浮海出齊。三徙成名。而西

施不知所終云。

出國語史
記雜記

紫巖外史曰。余嘗考郡邑志。苧蘿山一在諸暨縣之陶朱鄉。南去縣五里。臨浣江。江中有浣紗石。一在蕭山縣之苧蘿鄉。濱錢清小江。有西施廟。而無浣紗石。遂以西子產於蕭山。而說者又以蕭山為

諸暨析置舊名餘暨苧蘿之屬蕭山蓋在析縣之
時為志者失考故疑而兩存之非也兩山相距踰
百餘里暨載地有西施灘西施門西施坊西施湖
則又不特苧蘿之有浣紗石也况浣紗二字右軍
之題識尚在耶然蕭志何居蓋浣江即浦陽江水
之故道繇麻溪經錢清入海越王棲會稽即今越
王崢也逼近錢清西施從麻溪入越今麻溪有浴
美施閘相傳西施將見越王沐浴於此故名焉則
凡所謂苧蘿鄉紅粉石西施廟皆因西施經歷云

得名亦猶越王還自吳越人喜而迎之遂呼其途
畔之山為王還山之類今山陰有若邪溪而錢清
亦屬山陰特地與蕭山接界西施從此入越又從
此入吳當時紀其跡跡因竊其芳名耳則施之世
居諸暨有斷斷無疑者魚元機所謂只今諸暨長
江畔猶有青山號苧蘿也不然蠡非暨人陶非暨
地而范時未更朱何暨有范蠡巖陶朱山陶朱鄉
鷓夷井且祠而尸祝之也蓋越王追崇蠡功命以
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為奉邑則

言見鼎三
卷三三
暨或隸焉故會稽者越之總名陶朱鴟夷則後人
食其德而表之以誌不忘者也又吳越春秋逸篇
云吳亡後越浮西子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楊升菴
曰浮沉也反言耳子胥之譖苑西子有力焉沉之
所以報子胥之忠蓋以鴟夷為子胥之鴟夷而為
是臆說耳胥嘗讐施不應令隨以終如反浮為沉
則國語載范蠡浮五湖亦將反言之耶不知吳有
三江五湖吳越春秋亦云蠡出三江入五湖而不
返則其浮於江與浮於湖記者特為互言之又何

疑於同浮之說杜牧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
夷東坡詞云五湖問道扁舟歸去仍携西子此足
徵矣然蠡曷載之以往鶴林玉露曰懼其以蠡吳
者蠡越忠臣晦迹以成其君此論已足千古而後
世遂斥為亡國之妖甚拈溪紗訂合一段公案其
與王軒魔語何異然余所疑者國家興廢天也女
戎破敵從來有之聖如文王亦以色媚君求遂其
志况智謀之士哉而何吳越之事祇令太息且西
子在吳一寵媚耳其語言行事絕少記載能聲施

到今自村童野老以至學士大夫無不津津口芬者此曷以故豈當世習於陰符不但種蠱計倪諸人雖女子之微亦有得其傳以用圖不朽不以告人人亦莫能知者在耶噫是未可深言矣

季映碧跋此可當夷光一部年譜然考之別史尚有一二未載者一云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又一云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又一云吳王與西施嘗作鬪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與吳王鬪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皆是傳所偶遺也夫越之貢吳必有歲月可稽何得延至三年若云與范蠡潛通先生一子則當入吳宮後豈真內視三日肉肌盈實如飛燕之餌成

帝耶至所云陶朱公長子無乃一歲能言之兒而乘堅驅良之少弟則又西施幼子耶但不知自越適齊居陶此時西施尚無恙乎否也吳長卿云夫婦人踪跡之怪莫過乎西施王嬙然王嬙猶有黃昏青塚明滅于斷煙荒草間至西施者遂如雲中之鶴令人覓其首尾不得鄙哉張麗華楊玉環之流也亦負傾國名哀哉

閨秀 列女三

毛西河云詩未及閨秀此猶文選取班姬玉臺載徐泚也所刻西河全集附載徐都講詩一卷有小序因節錄以為徐昭華傳

徐昭華 西河集徐都講詩小序徐都講者女弟子

徐昭華也昭華字昭華始寧人其尊公仲山君與

子同名試益都相公三薦於

帝座前其大父則大司馬亮生公也若其母太君則為

商太傅女有詩集予郡閨中能詩者首推商氏祁

忠敏夫人與太君為同父兄弟忠敏夫人名景蘭

太君名景徽忠敏夫人與子婦張楚纓奕慶配朱趙

璧奕喜配女湘君四人詩已流播海內但皆片鱗隻

牒僅見他選中不得全炙其後繼起則昭華與商

氏雲衣即太君之姪極稱振作而雲衣又亡惟昭華魯

靈光巋然獨存昭華才實高下筆都利如遙林秀樹使人彌望不能却以方前人第

不知與寶涵妻頤頤如何其他則負此多矣昭華壻諸暨駱生加采善

文陳檢討序云問其桑梓千春西子之鄉詢彼絲

蘿四傑駱丞之壻

吳寶崖題詞畧曰昭華自耽聲律輒慕毛萇頤吟瀨上之詩深惜蘆中之士臙脂花落賦麗句以踰弼潦水潭空學清吟而婉轉已乃播諸人口親是贗成請嚴父以致詞乞名賢而親試齊梁艷體宛若芙蓉庚鮑佳言曾非金粉拈花欵笑風神誇范靖之妻寒幔生寒悽怨壓孝標之妹然後盡銷蘆感共嘆天人而昭華文湧如泉懷虛若谷益復傾心受業稽首稱師都講才人隔幔謁扶風之座內家學士及門效立雪之徒時則屏障畫餘蝶翅飄香而不散緘題寄處鼠鬚落絨以如飛傳出筵前更驚座客

詩話錢塘吳寶產與家驥聯作西湖竹枝詞每人百首自以為窮極工巧及觀徐野君所選竹枝有閨秀一首即徐昭華詩二人一見遽毀已作且謂鐵崖亦未曾有今驥聯百首已刻而復奔為是也

胡淨鬢

池北偶談近日閨秀如胡淨鬢

陳洪綬妾草蟲

花鳥皆入妙品曝書亭集陳洪綬妾胡淨鬢亦能

畫花草

謹按淨鬢一妾耳而王阮亭朱竹垞兩先生皆錄之其名盛一時乃爾

諸暨縣志

卷三十四

仙釋

安期羨門與金仙象教有無未可知太史公謂道

儒必相絀而近世士大夫往往竄入二氏而顧為

之尸勤而無所將安用之雖然恢恠悖怪道通為

一此非二氏之奇而道之奇也自范史始立方術

傳姑取其冥心獨往蟬蛻一切者以為世之齷齪

者藥雞毒何嘗不與青芝同功有產於暨者有不

產於暨而仙於暨釋於暨者備錄而存之志仙釋

三國吳

干吉

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

萬歷

紹興府志干溪吳干吉所居

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

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鑿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毋請救之母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

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搜神記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鳩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干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

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

裴松之三國志注案江表傳搜神記干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南北朝

謝元卿

名勝志齊謝元卿會稽人好呼吸延年之

術年近百歲精力不衰採藥至五洩溪忽遇仙女數人被服纖麗乃相視而笑曰子非謝元卿乎徐

引之登峻嶺至一處豁然平敞玉堂朱閣女云此東華夫人所居也

唐

陳寡言

神仙通鑑字大初越州暨陽人隱居玉霄

峯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為娛每吟咏未嘗加飾有劉介者字處靜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火幾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為也享年六十四後處

靜與葉葳質應夷節為方外交久之將坐化以詩示其徒乃反真別有詩十篇今存天台道元院

元

陳嘉 於越新編字志謨諸暨人文辭超邁每應舉主師必喜其文第以狂語見黜自號龍壇居士後為沃洲山道人尸解去隆慶駱志嘉應舉試成王壽考萬年有云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物尚如此此人胡不老烏有萬年之壽考其佯狂不羈如此

明

酈元真 王會新編諸暨人幼而異人能呼鬼神後則漸驅雷電嘗入廁中忘淨紙呼天將索淨紙將降以椎擊其頭頭遂爛然人家有病者每以爛膿入藥內服之即愈人皆呼為酈爛頭至五十道益精或遇妖魅作祟者酈書一符焚之便雷電交震妖即現形死又稱為酈真人兩浙名賢錄宣德間過大部鄉宿農家其家無烟而火沙石從空中下元真書一符焚之即有大雷震一狐死自是怪遂絕章志值歲大旱三司延至省城禱雨甘霖立沛

頃見屋上皆魚鰕荇藻之物蓋西湖之水云

右仙

唐

寶掌禪師

紹興府志當魏晉時自西域來中土居

常不食惟服鉛汞而已一日示衆曰吾欲住世千
歲今六百七十三年矣因號千歲和尚貞觀中周
遊二浙至諸暨里浦山循山之陰林嶂幽聳中有
石室名里浦巖頌云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
道人遊遂結茆以居宴坐十七年屈指一千七十

二歲語其徒惠雲曰吾將謝世以還丹授汝今諸
暨有寶掌巖

元儼

高僧傳俗姓徐氏事富春僧暉證聖元年隸

懸溜寺從光州岸師諮受具戒後詣上京遇崇福
意律師并融濟律師咸能昇堂睹奧共所印可後
還江左徧行四介因著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
篇金剛義疏七卷越邑精舍時稱法華晉沙門曇
翼曾結菴山巔儼乃建置戒壇招集律行晏坐不
出幾三十載天寶元載十一月坐寐於戒壇院紹

興府志元儼諸暨人開元二十六年恩制度人採
訪使潤州齊澣迎師於丹陽令新度諸僧躬受戒
具自廣陵迄於信安緇黃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
慧忠國師釋氏稽古畧越州諸暨冉氏受六祖心
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肅宗
聞其道行徵赴京居千福寺西禪院帝問師在曹
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
師曰釘釘着懸掛着又曰如何是無淨三昧師曰
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帝

領解至大歷十年十二月逝謚大證禪師

國朝雍正十二年奉

勅加封真實大證禪師致祭一次

神智禪師

舊志少有貞操出家於雲門寺會昌中

除佛法神智冠服從俗僧行無改大中初復為僧

遊至寶壽寺曰營延之魚潛於藪澤宜哉此處吾

之藪澤也恒呪水盃以救百疾飲之多瘥號大悲

和尚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神

智造之相見甚歡相國女迷於鬼神智持呪去之

遂請院額曰大中聖壽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
后繡幢藏經五千卷

鑒真大師

隆慶駱志

天祐時雲居院僧貞明及宋

治平間皆敕賜院額呼為喻彌院圓寂後人龕其
身寺中禱無不應

宋

淨全

寶慶會稽續志

諸暨人姓翁氏甫冠即出家

入徑山投大慧宗杲杲曰汝何能答曰能打坐曰
打坐何為全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杲遂知

其為法器全生長田家樸野不知書一日集眾采
椒全亦與焉同輩戲云汝試作一樹頌如何全即
應云含烟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幽突出眼
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眾皆嘆異紹興府志
俄有旨度僧杲命給侍者十輩各探籌全得之九
人者不平誅語杲令復探全再獲若是者三遂祝
髮尚書尤袤寶文王厚之丞相錢象祖皆與為方
外交隆慶駱志全自號曰無用累興大刹最後住
四明之天童開禧三年示寂

惟月紹興府志諸暨化城寺僧明律學日惟念佛
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
見阿彌陀佛高八尺立空中言訖而化

元

善繼

獻徵錄字絕宗諸暨婁氏子母夢神人授白
芙蓉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長
客山陰靈秘寺窺三藏諸書歎曰欲求出世非釋
氏將疇依投其寺僧思恭祝髮習天台教觀天歷
己巳住良陞大雄教寺講金光明經至正壬午移

住天竺薦福甲子陞主天台能仁一夕集衆曰吾

殆歸矣遂書偈而逝

紹興府志作文
明母姓王氏

允憲

隆慶駱志號同菴正覺寺僧邑人阮姓名家

子機鋒穎悟遊方至天竺一轉語合即留住一日

丞相府祈雪集諸山緣覺推讓其先偈語有曰朔

旦年年十二遭今朝添箇是明朝六花未剪銀河

水星使傳香雜白毫老僧未免將龜毛拂子向神

天顛頂上拂碎銀濤不顧一片兩片東飄西飄直

教三千世界十二樓臺總是瓊瑤噴不妨壓倒梅

花老添得靈山數尺高賜緋還鄉里有語錄

明

榮休居士

隆慶駱志姓魏字宗杲讀書勵行永樂

間充稅戶人材貢試刑部主事謝事歸遇雲水僧

談禪理解悟昏朝跌坐時或兀坐草間如木偶人

嘗自贊其像曰榮顯辭休致甘達生委化禪理叅

三昧究竟無東無西無北無南因號榮休居士一

日謂諸子曰有漏之軀欲作無漏扶我入龕中當

衣我以薪如藁木死灰然毋與土壤螻蟻溷端坐

良久即瞑目踰五日儼如平生

紹興府志嘉泰志述仙釋蓋首范大

夫梅尉姑蘇都太僕穆嘗遇異人謂曰凡學長生者必于功名地馳驅數歲心乃死魏主事宗杲者非耶以此續鴟夷吳門之

跡夫奚恃烏宗杲諸暨人右釋

諸暨縣志

卷三十五

寺觀

有仙釋即有寺觀寺觀者仙釋之窟也巢由不聞
買山而隱而錫飛杯渡要必擇名勝而居之有地
傳以人者有人傳以地者亦所謂合之則兩義者
矣暨為山水之鄉而僧道占其最勝遠者數千年
近者不下數百年由來已久茲故錄而存之以列
諸仙釋之後志寺觀

寺



大雄教寺

嘉泰會稽志

在縣西一里梁普通六年

大智禪師建號法藥寺萬歷紹興府志在城中長

山麓吳赤烏年間建梁普通間改名法藥寺唐會

昌五年廢大中二年改報國後改今額寺中舊有

琉璃井琉璃軒先照樓

章志有銅佛殿

宋汪藻詩

暑雨倦行役依投得禪闕空堂納清風坐見香霏還積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間

傳聞扁舟人宿昔廬茲山建立風千載諸峯尚雲鬢當時大功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國士震遊一

何難憑高望行朝小雨猶班班

邑人姚寬詩

解榻無凝塵雲房愜幽素清寒薄衾枕微涼散庭戶夢破流水聲鉤簾看

山雨時與靜者居為擬湯休句

元州判黃潛先照樓詩

初日團圓出海東凌晨光照最高峯不知今日華嚴

界樓閣先開第幾重

翠峯教寺

萬歷紹興府志在大雄寺左長山麓唐

天祐元年建初名淨觀院宋乾德三年改今額今

廢相傳舊有藏經之殿四字唐皮日休所書殿後

墨竹宋劉叔懷所畫又有范蠡祠鴟夷井俗云范

蠡故宅也

宋范仲淹詩

翠峯高與白雲間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

又贈幾公山主

陶朱山下雲霞深知音寂寞無絃琴如何一遇仙鄉客說盡無生了

心了

上省教寺

隆慶駱志縣南一里長山之麓吳赤烏

三年建今廢

智度講寺

隆慶駱志縣北二里月山唐景福二年

建初名香積院宋改今額

明邑人袁貴誠詩

客至竹牕聽夜雨僧歸松徑掃晴雲

國朝

邑人余縉詩二首

蕭寺遊行四十年坐觀物態勝雲煙閒眠一榻真成覺偶對羣

峯總欲禪老去定僧輕似水近來茅屋小於船買山不藉支公券長肅花間掛笠錢竹影松聲似昔年南谿雨後上炊烟藜床雖破猶堪卧羯鼓頻聞不廢禪水月空時誰面壁江山幽處乍歸船何人解得生公意餉爾齋厨億萬錢

崇法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一里鄴家山宋開寶四

年建初名水陸院後改今額

接待教寺

隆慶駱志浣江東晉咸淳二年建寺左

有江東廟

永壽教寺

浙江通志在縣南金鷄山之北梁大同

二年建名延壽寺唐會昌中廢咸通十五年重建

名長壽後改今額相傳咸和中丹陽人高理浦中獲一金像後有西域五僧至理家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藏河濱夢感謂吾東遊為公所獲理驚出像五僧見之放光勅送像藏於寺

宋王十朋詩乘興忽來長壽寺寺前流水汎悠悠一林春色自啼鳥兩岸夕陽空釣舟

楊柳堤邊聊悵望石巖花畔且遲留功名富貴終須在莫向尊前嘆白頭

法海寺 隆慶駱志縣南三里金雞山唐大中八年

建初名寶壽廨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五峰禪寺 隆慶駱志縣北五里五峰山唐天祐元

年建

淨土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五里五峰山唐天祐元

年建初名五峰塔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額今廢

寶壽教寺 於越新編在寶聚山唐大中間建浙江

通志初名聖壽後改今額相傳舊有來青閣涵碧

亭又藏經之殿四字皆唐柳公權書

明餘姚錢德洪詩微雨山徑深連岡倚危壁登眺出雲岑邈迤懸蘿薛古寺松檜

陰山房梯筵側嘉朋曳履來晤言見良覲結念屬清樽情深動歡趨坎坎鼓聲淵躡躡舞衣窄清嘯

發孤峯芳塵寄瑤席雲散不知還班荆坐月夕寧知後來者相尋繼幽迹

邑人翁溥詩山徑青蘿遠禪房翠壁深洞門春寂寂寂花木曉陰陰看竹頻移局臨泉細

聽琴平生幽興
極况復對珠林

青蓮禪寺

萬歷紹興府志在縣西十五里群山中

晉天福四年建初名碧泉院宋至道二年改今額

後漸蕪明嘉靖中僧道林復建後山名金興岡右

一峯高聳名嶽峰寺前三池名伏龍池山下小溪

名漱雲溪

章志近人題寺十景曰暨掌峯曰伏龍池曰先照峯曰藏春塢曰漱雪溪曰靈

源井曰雲根石曰萬松壑曰碧泉曰禪山

無名氏詩

古刹隣幽塢藏春歲不移無風花自在欲雨鳥先知萬竹陰連徑雙峯影落池

更便城市近暮返不妨遲

國朝

知縣朱宸六月既望遊青蓮寺

萬山環翠木千章一路尋幽叩上方

隔岸人看騎馬客當門僧鑿養魚塘層軒開處全無暑靈雨來時益自涼共煮清泉消永日如棋世

事且相忘

慈光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四十里小溪嶺南唐咸

通五年建初名通化院後改今額

東化城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五十里紫薇山中梁

大同二年建初名紫巖院後改今額山上有方塔

宋元祐壬申造塔下有滴水巖

邑人駱璉詩

殿虛孤磬發松暖四山明塔影峯頭落泉聲谷底清祓餘春暮屐飯後午

時經聽罷蛩然去誰還識此情

隆安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五十里法雲山中晉開

運二年建初名法雲院後改今額隆或作龍

永慶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五十里鍾山中周顯德

元年建初名永光塔院宋時改今額

靈峰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五十五里青山麓周顯

德四年建今廢

正覺教寺

萬歷紹興府志在菩提山中柯公尖之

南晉開運元年建初名菩提院後改今額寺周圍

皆山惟前一徑屈曲通山麓水從峽中出跨峽一

小橋橋旁有一指石一指點之即動以手力推則

屹然峽內又有喝開石相傳舊有菩提樹生子必

一百八顆

宋陳平章詩

六月泉聲戛玉寒周圍環遠盡圖間一橋鎖斷無窮景不放浮雲過別山

明邑人駱象賢詩

招提高倚翠微中古木新蘿日影重葉落半空迷鳥道風傳當

午飯僧鐘石橋過雨雲猶住茅澗穿廬碓自舂笑指山莊歸路近不妨杖履更從容

邑人鄭天鵬點石詩

巋然一丈人獨立殊耿耿把酒與訂交忘言微首肯

薦福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七十里駐日嶺側宋開

寶四年建初名報恩院後改今額

四果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七十里鳳凰山麓晉天

福三年吳越文穆王建初名保安羅漢院宋改今

額

鎮國講寺

隆慶駱志縣東七十里馬鞍山南晉咸

淳中建

青石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九十里青石山麓晉開

運三年建

永福教寺

萬歷紹興府志在光山中初名應國禪

院唐會昌間廢晉天福七年重建內有梁武帝讀

書臺硯水井

普潤禪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二十五里文殊巖下

晉天福間建初名醴泉院後改今額本千歲和尚

所居有小石巖玲瓏類龕有文殊普賢像

崇勝禪寺

萬歷紹興府志在寶掌山是千歲和尚

結茅處唐貞觀十五年建

隆慶駱志即大巖寺
縣東南四十五里

延慶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七十里千歲山唐貞

觀元年建相傳千歲禪師道場也周顯德元年改興福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彰聖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七十里西平山北唐

咸通十四年建初名古靈院

法藏禪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八十里花藏山周顯

德二年建初名官田院

清涼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九十里上林山漢乾

祐二年建初名上林院

離相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九十里福田山晉天

福四年建初名福田院

解空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南九十里解空山宋建

隆二年建初名法訶院

南山教寺 隆慶駱志縣南二十里長山南漢乾祐

二年建

香社教寺 會稽三賦註諸暨有木連院因有連理

木故得名隆慶駱志縣南三十里木連山隋時建

唐會昌廢咸通間重建院有木枝連理賜號木連

院後改今額

雲居教寺

隆慶駱志縣南四十五里句乘山西唐

天祐六年建貞明四年賜名越山禪院宋治平三年改賜今額

鍾山禪寺

隆慶駱志縣南五十里鍾山唐咸通八

年建後改今額

章志康熙三年有僧一聞悟中興此寺一日陞座云何事空山叩午

鐘石頭大小悉開封烟霞去住無拘束大道長安路已通

寶林禪寺

隆慶駱志縣南六十里寶林山晉天福

四年建初名福田後改今額

廣福教寺

隆慶駱志縣南六十里木衣山周顯德

三年建初名鴻福後改今額

淨住教寺

隆慶駱志縣南六十五里金潤山下唐

永貞二年建名龍潭禪院宋時初改安福院祥符元年改今額

上崇教寺

隆慶駱志縣南六十五里珠嶺南唐貞

觀元年建舊名高崇院後改今額

北山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山之北

過嶺即南山寺漢乾祐三年建初名香林亦名松林

國朝

知縣朱辰秋日遊北山寺詩

青山野寺依雲孤竹
徑松門入畫圖點染

秋光絕着色新
紅鴉舅兩三株

梵惠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南四十里梅山麓宋乾

德四年建初名淨福院治平三年改今額

棲巖禪寺

隆慶駱志縣西南五十里高峰山唐景

福元年建初名高峰院

明教講寺

隆慶駱志縣西南六十里森塢山晉天

福七年建宋祥符中改通教天聖初改今額

顯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南七十里忠山塢中晉開

運四年建初名忠山院宋改今額

法善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二十五里普廣山唐文

德元年建初名普廣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額廢

資勝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二十五里萼塘塔唐義

祐三年建初名應乾解院皇祐元年改今額

章志順治

六年邑人楊肇泰
捐資改向易建

藥師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四十里東山唐咸通四

年建

天曹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四十里分水嶺側宋開

寶五年建

大歷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四十五里大歷山唐時

建

北塔講寺

隆慶駱志縣西五十里雲居山唐景福

五年建

洞巖講寺

隆慶駱志縣西五十里洞巖山下唐中

和二年建天順中賜名靈洞翠峰院後改今額

福昌講寺

隆慶駱志縣西五十里開巖山宋乾德

四年建

五洩禪寺

浙江通志在縣西五洩山中唐元和三

年靈默禪師建名三學禪院咸通六年賜名五洩

永安禪寺天祐三年改應乾禪院後仍改今名

宋尉劉述詩

翠屏千疊水潺湲一簇青鷄杳靄間

瀑飛落磴終難盡龍蟄寒雲只暫閒
薄宦勞人無計住可嗟歸去又塵寰

邑人楊傑詩

祖師平昔撥雲開一掬靈秋一石臺
青玉成圍千嶂合黑龍分勢五溪來

禪心不動澄潭月俗耳常驚靜夜雷
却笑興公遊未到祇將佳句賦天台

吳郡陸以道詩

燕尾春流溶漾香爐曉色氛氳
欲覓幽人行跡落花芳草如雲

皆

卷

寺觀

三

慈氏講寺

隆慶駱志縣西北一十八里玉泉山晉

天福七年建初名玉泉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歸義教寺

隆慶駱志縣西北五十里阜角嶺西宋

咸淳二年建

石佛寺

隆慶駱志縣北二十里花山麓後梁天監

四年建初名寶乘後改今額

明邑人翁溥詩

空山落葉經行處屈指重來十五年世事奕棋無足論白雲蘭若自

依然

吉祥寺

隆慶駱志縣北二十里漁櫓山晉天福中

建廢章志明萬歷六年重建

元吳萊詩

一昔逢寒食行吟採物華風生敲檻竹雨濕墮船花曲塢青龍樹長灘白鷺沙

回看江上水直去到吾家

下崇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四十里馬鞍嶺南唐貞

觀元年建

雲岫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四十里馬鞍嶺北晉天

福間建初名雲福院今廢

香巖寺

隆慶駱志縣北五十里白馬山唐咸通八

年建

溪山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六十五里雲峯山後唐

長興二年建初名靈峯

道林講寺

隆慶駱志縣北七十里道林山吳赤烏

年間建吳越王改靈巖院宋改今額

宣妙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七十里七里山唐咸通

二年建初名妙興院

普濟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七十里明齊山宋乾德

五年建初名通濟院天聖元年改明濟院治平三

年改今額

岳儲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七十里岳儲嶺建隆三

年建

石井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一十五里普潤山太

平興國元年建初名普潤

章志殿內一柱鏤空若朽木彈之鏗然相傳魯

班以木屑結成

延祥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四十里延祥山晉天

福七年建初名福清院宋時改今額

安隱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六十里暮青山唐咸

通間建廣明二年賜名國慶院長興二年重建改

溪山院後改今額

西岳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六十里西巖山下梁

時建咸通八年賜咸通西岳院後除咸通二字相傳丁令威鍊丹之地丹井存焉

脩惠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七十里平進山後唐

長興五年建宋太平興國間改精進院後改今額

保福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八十里尚元山西唐咸

通八年建乾符二年名保慶禹泉院又改保錢院後改今額

西化成教寺

隆慶駱志縣東北八十五里後崇巖

側晉天福七年建周顯德二年吳越給靈根寺額宋祥符元年改今額

三德教寺

隆慶駱志縣北五十里杭烏山麓唐貞

元十四年建

靈屏寺

章志又名同圓寺在縣西南六十里五指

山下康熙中僧禹峯建

鶴林寺

章志在新嶺觀山下康熙中僧南林建

院

淨隱院

隆慶駱志縣東南一百里崇化山晉開運

三年建初名崇化院

嘉福院

隆慶駱志縣南六十五里嘉善山宋乾德

五年建初名嘉善改賜今額

崇壽院

隆慶駱志縣西南二十里寶泉山宋乾德

二年建初名寶泉院

歸寂院

隆慶駱志縣西五十里歸興山唐天祐五

年建

中浦接待院

隆慶駱志縣北三十五里中浦山宋

紹興初建

古風院

章志在開化鄉柳家山叢林幽邃邱壑秀

鬱有僧象白從靈隱寺卓錫於此結制安禪道風

高邁

明崇禎中蔡一莪捨建今住僧聞遠洪脩屢增梵宇遊人更疊倡和題分八景一東山積

雪二鳳嶺笙霞三鷺屏歇雨四萬竿排翠五雙澗流琴六鶴巢月桂七烟含柳岸八就泉通沼

道興院

章志距古風院十數里有僧獸任著炮古

錄甫莊吟諸刻亦從靈隱卓錫於此

明嘉靖中呂彩宇佛雲建

菴

延壽菴

隆慶駱志縣東十五里新壁山唐大中五

年建

隆華菴

隆慶駱志縣東二十里趙王山元至正六

年建

上思孝菴

隆慶駱志縣東南五十里官員嶺元至

正二年建

崇先菴

隆慶駱志縣南七十五里菴山宋開運二

年建

馬村菴

隆慶駱志縣西五里落馬山宋延祐元年

建

法華菴

隆慶駱志縣西二十里梁大同二年建

隱靜菴

隆慶駱志縣西二十里青龍山梁大同二

年建

圓通菴

隆慶駱志縣西三十里元天歷二年建

下思孝菴

隆慶駱志縣北五里宋延祐二年建

真如菴

隆慶駱志縣北五里宋延祐元年建

雲濟菴

隆慶駱志縣東八十里階梯山明嘉靖十

八年建

西竺菴

章志在長山之麓里人趙學賢延僧道覺

建

國朝

知縣朱宸詩

花鬚柳眼得春多冷水泉邊踏綠莎氣暖晴郊濃似酒烟深茅屋澹於波

名山事業應難再前輩衣冠自不磨種竹千竿田十畝閉門掃迹我如何

瑞曇菴

章志在江東演武場側康熙中僧克愚建

龍舌菴

章志在陶朱山隴東康熙八年僧文達建

鹿苑菴

章志去三江口里許順治中僧靈機建

瀝口菴

章志在店口陳木生建茶亭康熙中陳兆

祚建

萬壽菴

紹興府志在橋亭側久廢康熙四十六年

僧德禧重建

岫雲菴

公舉事實縣南七十里順治中蔡左川建

觀

乾明觀

一統志在諸暨縣南二十里宋紹興中建

萬歷紹興府志在長山之麓隆慶駱志初名長春

後改乾明今廢

白雲觀

章志在道凝山南去縣四十里道人趙天

乙建

浙江布政司趙良璧記

暨之南有道凝山去邑治四十里許考之方輿一統

志初未採入即會稽三賦與諸邑乘亦不具載蓋地由人靈不得其人則地亦不名也山之巔舊有蓬岡庵僅存其址道人居之入山採藥出山乞食如是者三十年忽值大風雪山中無糧道人不飲不食塊然獨處有黑虎守其門樵者怪而問之則不食七日矣歸而語其鄉之人莫不驚異以為真有道力者而道人人饋則餐人問則答率以為常余膺

簡命屏藩兩浙籌餉之暇採攬風俗廉知道人遺吏召之至則姓趙名天乙暨邑人也形貌樸藪若無能者然觀其日可不食夜可不寢與之言論洞徹元理豈非得長生久視之道者耶予聞金熙宗時有邱處機者居蟠溪穴日一食晝夜不寢者六年遂仙去號長春真人上接五祖之印下開七真之宗

嗚呼如道人者棲托此山不寒不暑兀然若喪朝飢夜露已歷年所能無仙乎第其所居不足以息徒眾予因捐俸以倡邑人為築觀於山中而道人初無意也然自是而道凝山以道人而名始顯矣顏以白雲觀此陳希夷所謂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也落成因為之記并作銘曰巍巍道凝迥出塵境絢結一椽修心鍊性黑虎守戶白雲在山太虛無我功成大還宮

紫陽宮

浙江通志在縣東五十里宋慶元中建

軒楹臺榭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雖王公且或非之至竭物力以創浮屠之宮人皆奔走恐後卒無有異議者豈真福田能利人哉惑亦甚矣然

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而琳宮梵刹獨據
勝場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物又君子所不廢
焉况祝釐演教典制所垂又不僅為二氏之續燈

彼家之窟宅已也

沈椿齡識



諸暨縣志 卷三十六



經籍

載籍極博存者什一亡者什九覆瓿之餘繼以兵燹安得盡傳然而其書亡其目存則志之者存之也吾暨一邑所錄無四部四庫三館秘閣之多要亦存什一於千百云耳謹據各書所已載者詳其由來而列之目錄志經籍

經部

周易圖說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易說緒餘

宏治紹興府志
陳洙文淵撰

周易心鉢

傅初著

義經講義

楊學泗魯嶧撰
見紹興府志

易解參義

楊肇祿著

禹貢注一卷

浙江通志
鄺光祖撰

詩經辨論

宏治紹興府志
陳潛著

麟經總論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春秋妙旨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春秋手鏡

陳大倫彥理著見
宗濂陳府君墓碣

春秋傳三十卷

黃氏書目
俞漢仲雲著

春秋胡傳補正

黃氏書目
楊維禎著

春秋大義

黃氏書目
楊維禎著

左氏君子議

黃氏書目
楊維禎著

春秋定是錄

黃氏書目
楊維禎著

春秋透天闕十二卷

宏治紹興府志
楊維禎庶夫著

禮經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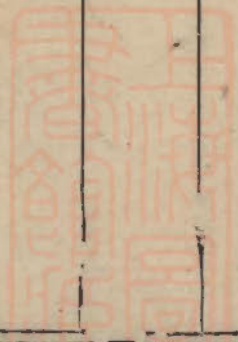
宏治紹興府志
楊維禎庶夫著

禮記心印

陳翰英著

語孟發揮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孟子辨志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二孟枝言

馮夢祖著

四書一貫錄

宏治紹興府志
楊維禎庶夫著

四書集箋

萬歷紹興府志
胡一中允文著

簡切講義

陳于朝著見
苧蘿山稿

四書水舌

浙江通志
鄺光祖著

六經指南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五經鈴鍵

宏治紹興府志
楊維禎庶夫著

右羣經

金石錄三十卷

萬歷紹興府志
王厚之順伯著

考異四卷

萬歷紹興府志
王厚之順伯著

考古印章四卷

萬歷紹興府志
王厚之順伯著

題跋周宣王石鼓文

萬歷紹興府志
王厚之順伯著

考定秦惠王詛楚文

萬歷紹興府志
王厚之順伯著

漢晉印章圖譜一卷

焦氏經籍志
王厚之撰

玉璽書一卷

會稽續志
姚寬著

右金石

史部



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會稽續志 姚寬著

補注戰國策三十一卷 會稽續志 姚寬著

陸狀元通鑑詳節一百卷 浙江通志諸 暨陸唐老著

諸史決疑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三史綱目 宏治紹興府志 楊維禎廉夫著

歷代史鉞二卷 萬歷紹興府志 楊維禎廉夫著

橫溪史抄 鐵厓集 鄭賀著

史評八十卷 萬歷紹興府志 俞漢仲雲著

乾道奉使錄一卷 書錄解題 姚憲令則日記

孝全撫言 兩浙名賢錄 申屠徵著

篤終易覽 兩浙名賢錄 駱象賢著

王氏宗教一篇 黃氏書目 吳宗元 筠西著 宋濂序

教家輯略 浙江通志 柳洙著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 浙江通志 商孫周字 思文輯 宋濂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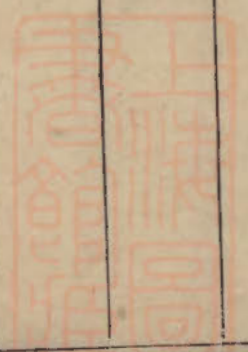
艮山問答 趙璧著

富春人物志 續文獻通考 楊維禎撰

政和縣志 浙江通志 郭思垕著

諸暨志十二卷 浙江通志 至正丁酉邑人黃鄰修

者暨系志 卷三十六 經籍



諸暨縣志

浙江通志景泰癸酉邑人駱象賢修

諸暨縣志

浙江通志正德庚辰邑令彭瑩修

諸暨縣志

浙江通志嘉靖甲申邑令朱廷立修

諸暨縣志八卷

浙江通志嘉靖乙巳邑令徐履祥修

諸暨縣志二十卷

萬歷紹興府志隆慶六年邑人駱問禮撰沈資鄞文相徐有悅朱良

弼參閱時夏念東為知縣志甚詳博其考究尤精覈有據

諸暨縣志十二卷

浙江通志康熙壬子知縣蔡杓延邑人章平事楊浣修

子部

朱子傳疑

宏治紹興府志陳潛著

朱子學的註

楊學泗著

道學宗譜

楊學泗著

性理約言

楊學泗著

省身錄

楊學泗著

定性論

鄞光祖著

範世全編

鄞光祖著

道程道統六說七卷

方與京著見申屠澈方處士墓碣

善生善苑善意錄

紹興府志朱長庚著

五行秘記一卷

寶慶會稽續志姚寬令威著

諸暨縣志

卷三

經籍



西溪叢語二卷

宋史藝文志 姚寬令威撰

定正洪範

萬歷紹興府志 胡一中允文著

湖海摘奇

浙江通志 陳洙著

秉燭正譌

浙江通志 鄭天鵬著

穉濟錄

萬歷紹興府志 楊維翰著

藝苑錄

萬歷紹興府志 楊維翰著

醫衍二十卷

見鐵厓集 楊文修著

金剛義疏七卷

宋高僧傳 唐越州法華山寺僧元儼著 俗姓徐氏 諸暨人

輔篇記十卷

宋高僧傳 唐越州法華山寺僧元儼著

集部

姚舜明詩文十卷

見萬歷紹興府志

奏章三卷

萬歷紹興府志 姚舜明著

補楚辭一卷

萬歷紹興府志 姚舜明撰

西溪居士集五卷

書錄解題 姚寬著

古樂府二卷

萬歷紹興府志 姚寬令威著

浣溪文集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暨陽雜俎

萬歷紹興府志 黃開必先著

雪篷稿

宋姚鏞著 見名賢小集



王員外集二卷〔釋〕史集傳王良止善著虞集序

止止齋稿〔元〕詩選王良著

鐵厓文集五卷〔百川書志〕楊維禎著

東維子集三十卷〔黃氏書目〕楊維禎著

平鳴集〔楊維禎著見〕宋濂墓誌

瓊臺集〔楊維禎著見〕宋濂墓誌

洞庭集〔楊維禎著見〕宋濂墓誌

雲間集〔楊維禎著見〕宋濂墓誌

祈上集〔楊維禎著見〕宋濂墓誌

麗則遺音〔楊維禎著見〕宋濂墓誌

復古詩集六卷〔黃氏書目〕楊維禎著

古樂府十卷〔黃氏書目〕楊維禎著

樂府補六卷〔黃氏書目〕楊維禎著

鐵崖詠史一卷〔百川書志〕楊維禎著

光嶽集〔萬歷〕紹興府志〔楊維禎著〕維翰著

雅齋集〔萬歷〕紹興府志〔孟性善著〕

象川集十卷〔宏治〕紹興府志〔俞漢仲雲著〕

鷄肋集〔萬歷〕紹興府志〔胡渭景岳著〕



童子問序

萬歷紹興府志 胡一中允文著

三益稿

萬歷紹興府志 胡一中允文著

雪林小稿

萬歷紹興府志 胡一貞著

堦麓小稿

萬歷紹興府志 胡一貞著

鵲突稿

萬歷紹興府志 胡澄著

竹齋集

百川書志 王冕著

竹齋詠梅詩一卷

百川書志 王冕著

南雅集

浙江通志 陳大倫著

羊東集

萬歷紹興府志 駱象賢則民著

溪園逸稿

萬歷紹興府志 駱象賢則民著

歸全集

萬歷紹興府志 駱象賢則民著

沼軒集

宏治紹興府志 陳韶伯善著

草廬稿

隆慶駱志 張辰著

書學正韻

楊恒著 見宋濂 鄭氏名濂解

灌園集

浙江通志 錢恒九成著

蛸鳴集

兩浙名賢錄 諸暨楊立大本著

星溪集

浙江通志 郭斯庵伯載著

東里集

趙仁著



賓松亭稿 趙仁著

燕遊稿 趙仁著

歲寒集 趙仁著

思軒集 浙江通志 鄭欽著

閩遊倡和 浙江通志 鄭天鵬著

北行野操 浙江通志 鄭天鵬著

南溟存稿 浙江通志 鄭天鵬著

知白堂稿 兩浙名賢錄 翁溥德宏著

記遺集 隆慶駱志 陳翰英著

和蘇集 鄧琬著 駱問禮序

三和梅詩集 駱驗著 從子問禮序

永思集 樓伯風著 駱問禮序

支離集 翁餘忠著 駱問禮序

酈范叔詩集 酈希范著 駱問禮序

寤語集 駱問孝著 從弟問禮序

萬一樓集六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 駱問禮著

萬一樓外集一卷 明史藝文志 駱問禮著

續羊東集六卷 浙江通志 駱問禮著



南岡遺集

陳元魁著

栢軒遺集

陳元功著

東泉日草

陳元功著

紫英山藏稿

浙江通志
陳性學著

光裕堂集九卷

浙江通志
陳性學著

西臺疏草

浙江通志
陳性學著

舞干遺化錄

陳性學著

苧蘿山稿

陳于朝著

寶倫堂集九卷

浙江通志
陳洪綬著

來園集

錢時著

來清堂稿

錢時著

文萃堂集

紹興府志
蔣一鵬著

永思拾遺四卷

陳泰階著

蘿月菴集十卷

紹興府志
余綸著

點花堂集

張夜光著

北遊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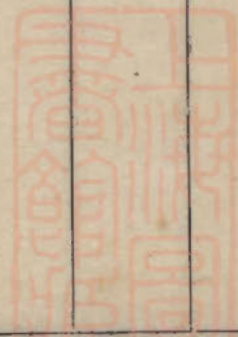
張夜光著

栢樓吟一卷

浙江通志
孟蘊子
溫著
蔣文旭妻

大觀堂集二十卷

余縉著
許汝霖序



受盤集 章平事著

蒼源剩草 馮夢祖著
毛奇齡序

自怡集 駱啟明著見
大觀堂集

心遠堂集 余毓澄著

偶吟集 余毓湘著
許汝霖序

別腸詞選 趙式著

蛩窻文集 趙式著

東武山房詩文合集 余懋杞著

蘿村詩選 余懋棟著

揖山樓集 余懋棟著

知非集 錢曰布著

游衍錄 傅學沆著

莫菴詩近 傅學沆著

補編

周禮鈔解 傅楨著



諸暨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竊以為邑之有志近於紀事志之有藝文近於纂言山川擷其秀人物掇其英蓋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詠歌之鉤其元亦愈以提其要也茲所錄者人不必皆暨產而要期有關於諸暨之地與人與事靈區奧壤經品目而遂傳軼事遺聞藉鋪揚而不沒自唐宋元明以迄



本朝詩出大家文推作者或專言之或連類及之謹嘗
萃之如左炳炳麟麟於戲懿哉志藝文

詩藝文一

早發諸暨

唐駱賓王

征夫懷遠路夙駕上危巒薄煙橫絕巘輕凍澁迴湍野
霧連空暗山風入曙寒帝城臨霸浹禹穴枕江干橘性
行應化蓬心去不安獨有窮途淚長歌行路難

浣紗篇贈陸上人

唐宋之問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山

藪半潛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艷色
奪人目數嘖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
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欽子秉幽
意世人共稱嗟願言托君懷倘類蓬生麻家住雷門曲
高歌凌飛霞淋漓翠羽帳旖旎綵雲車春風艷楚舞秋
月纏胡自昔專嬌愛襲玩惟矜奢達本知空寂棄彼
猶泥沙永割偏執性自長薰修芽携妾不障道来止妾
西家

浣紗女

唐王昌齡

錢塘江畔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得出
今日公然來浣紗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唐李白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
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
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青江
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浣紗石上女

李白

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粧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越溪女

唐于濬

會稽山上雲化作越溪人枉破吳王國徒為西子身江
邊浣紗伴黃金扼雙腕倏忽不相期思傾趙飛燕妾家
基業薄空有如花面嫁盡綠牕人獨自盤金線

越女詞

唐鮑溶

越女芙蓉妝浣紗清淺水忽驚春心晚不敢思君子君
子縱我思寧來浣溪裏

題西施浣紗石

唐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青春

越溪懷古

唐施肩吾

憶昔西施人未求
浣紗曾向此溪頭
一朝得侍君王側
不見玉顏空水流

送姨弟裴均尉諸暨

唐盧綸

相悲得成長同是
外家恩舊業廢三
畝弱年承一門城
開山日早吏散渚
禽喧東閣謬容止
予心君莫言

經范蠡舊居

唐張蠙

一變姓名離百越
越城猶在范家無
他人不見扁舟意
却笑輕生汎五湖

諸暨道中作

宋范仲淹

林下提壺招客醉
溪邊杜宇勸人歸
可憐白酒青山在
不醉不歸多少非

西施咏

宋趙忞

吳宮金玉似泥沙
西子東來舉國誇
一日越兵聲震地
夫差猶感眼中花

過千溪橋

宋陸游

南劍歸來席未溫
南行浩蕩信乾坤
峯回內史曾遊地
竹暗仙人舊隱村
白髮孤翁鋤麥隴
茜裙小婦闖籬門

行行莫動鄉關念身似浮萍豈有根

賀馮宅新第

四十八都

宋 吳蘭 邑人

作室傍林筠林深鎖綠陰四時春不斷三伏暑無侵雨
暗疑龍化風微覺鳳吟谿山誰是友淇澳許相尋

諸暨休日偶書

元 黃潛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
春淺猶生陣陣寒公事痴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
輕風正滿新黃柳誰與相從試凭欄

奉府帖賜高年帛宿孝義山中為吳君長卿賦

黃潛

奉檄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懼乘軒時
春雨新已嘉木陰正繁農人有畊作羽蟲亦飛翻感彼
物情適念此王事敦悠悠迨長路靡靡窮郊原無與遺
老逢幸聆長者言持以獻芹曝無慙賁邱園低徊白日
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行此懷誰與論

遊五洩山四首

元 柳貫

山界杭婺越三州境本隸婺割入越暨馬祖弟
子靈默棲禪之地改為應乾禪院今榜二學院
叢林法社銷落盡矣五湫神龍
所居歲旱迎湫水乞靈多應者

神斧誰初鑿澗磻拓開地險出天慳湫潭隱奧龍非畜
木石陰森鬼所寰劫火塵空遺井臼枯禪骨冷墮榛菅
如何大法臨標季不放摩尼照此山
中巖不與亂峯群翠氣橫飄截瘴氛龍象淒涼如欲泣
馬駒蹴踏竟無聞濃嵐散落崖間雨洩水流來石上雲
人說早年呼蜥蜴投符起蟄有靈文
青天欲墮玉芙蓉日出烟開彩翠重婺女名山今入越
泐潭弟子別為宗於何勝境偏多阻如此衰年始一逢
照影龍泓余種種欲從老衲借枝筇

橫約總通一徑修萬山湧翠似騰虬五湫地壓三州勝
八十僧從七客遊赤日行空垂倒影青天坼罅拔飛流
大烹慚負詩人腹賴有梅花肯障羞

立夫見和五洩四詩復自次韻

柳貫

下巖湫水有龍蟠雲雨虛空尺地慳九市塵埃渾拔俗
五天仙聖本同寰毛群鼯狖棲篁竹土恠夔魑伏草菅
不是深禪能伏猛泉頭爭得虎跑山

象王不與鹿麋羣四合林巒限楚氛天女散花三際滿
龍神執樂半空聞巖霏咫尺生青靄井氣尋常化白雲

言
卷三十一
盧老孫枝皆鈍漢契經說佛固彌文

龍仙招我集芙蓉霧點烟霏隔數重東土祖師曾授記
南條山水亦朝宗自從控鯉波間去直到看羊海上逢
探穴如將尋李白孤生桃竹瘦宜筇

梅花的的證圓修挾以蒼松萬玉虬天姥沃州圖上見
廬山瀑布夢中遊雲開鐵壁浮空出水落銀河伏地流
亦欲清齋來應供恐煩龍伯致盤羞

送暨陽胡生北遊

柳貫

雪行已辨黑貂裘迎路梅花笑點頭待詔門深金作馬
臨河地壯鐵為牛有人遂識新豐客何處能忘太史遊
天上應龍乘變化文章精氣與之侔

暨西清潭金氏翁登年九十身猶康樂因其外孫
戴叔能從予遊學數命來求詩今歲莫告歸乃
為作此使具清酒一壺即是初正歌以上壽翁
生開慶間越嘗有特恩賜高年爵帛

柳貫

潔觴羞耆樂如何莫恨家無金巨羅古禮三千常委曲
遺黎九十尚婆婆尋源且識桃花岸過廟誰為麥秀歌

潭影如雲山似玉未妨留眼閱人多

溪上浮雲日變遷松身鶴骨鍊形堅名登越暨升州籍
耳接錢唐錫慶年有待期頤臻上壽言從耄老得真筌
全家百甕行春酒會極光中福似川

次韻柳博士五洩山紀遊

元 吳 萊

首路東岡幾屈蟠青天東峽望來慳林多鹿豕山為國
瀑有蛟龍海共寰客子杖藜依樹石神仙樓閣幻茅菅
吾知此處宜招隱詎減淮南大小山

日曉行呼野鷁羣山溪五級洗巖氛虹霓射壁從空現
霹靂搜潭到地聞桑苧茶鐺遺凍雪僮僮藥杵落晴雲
飄然早已同仙術老我曾探嶽瀆文

一點剛風削玉蓉仙山肺腑閱重重眼穿上界成官府
舌捲西江得祖宗鷺嶺鷄峯渾未到龍湫雁蕩豈多逢
年來卧病吾環堵負却詩家九節筇

古越名山最阻修遙空縛下紫金虬孫生隱在聞長嘯
屈子騷成賦遠遊魚鳥從容還自得龍蛇混雜不同流
自今便欲鑿崑石俗駕能來尚掩羞

宋景濂鄭仲舒同游龍湫五洩予病不能往為賦

此

吳萊

知爾能携一短筇寺前突岫定何峯九天管籥來飛鶴
三島樓臺守螯龍間欲嘯歌先目往病嫌登陟轉身慵
西源山石東源水豈但渠家有赤松

范蠡宅

吳萊

淡淡寒雲鶴影邊荒山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賜平吳劍
西子還隨去越船白石撐空留罔象青松落井化蜿蜒
徒憐此地無章甫只解區區學計然

憶寄方子清時子清久畱吳中

吳萊

一別嗟何處相思撫舊蹊月明施瀨北雲起蠡巖西跋
涉舟車動過從笈篋携隣光因借燭道味肯炊藜好學
螢分照論交雁擇棲邱園心薜荔海國氣鯨鯢卷帙籤
翻蠹謳吟硯發鱉經筌參老易樂府錄鏡輦治法推周
稼淳風仰漢綈談元知野馬考字守家鷄土域標鞞象
天圖辨輝鏤遺文多廢墜妙契極端倪獨樹盤桓久平
蕪眺望低霜林紅玳瑁霧雨碧玻璃屏跡依狐兔銷愁
對鷺鷥塵書投梵夾羨餉挈童觸榭葉時遮峒藤梢或
胷谿龍居睨雪瀑虎路躡霞梯出入恒聯袂追隨幾杖

藜竹山香嶺嶠花鳥繡湖隈尚義開蠻始延儒振席齊
生徒修束脯祭品授菹鸞錦石看還數蒼松倚却題吾
伊朝屢集渾灝夜同稽自謂菖為獸人疑穀似梯中情
真抑鬱外物總筌蹄歲序空流邁濤波益慘悽故袍寒
擘繭雄劍滑膏鶉綠映牽帆水紅黏曳屣泥娃宮釵鈿
拾甫里筆牀齋鶴市歌喉引鱸鄉繪手挽吳趨誇粉黛
越產購珠犀富業連橙圃菑霖潰稻畦占歸仍浩渺結
客重酸嘶彼此身如寄參商夢欲迷蓬飛甘掃軌桂落
得通閨俠眼收丹電仙襟化素霓貧期金埒騁賤許玉

階躋病矣長憂痼間哉敢恨睽撈除須爾錘磨刮更予
篋本欲晞王貢茲猶慕阮嵇猖狂疏奏牘軟弱謝畊黎
習靜求神悟超羣畏俗擠清琴杳有鯉鉅弩蹠非鼈教
駕傳銜轡觀隅識撩析耒芝鰲受謫抱璞明聞啼性命
緣窮鬼功名屬嬖奚悠悠鸞與鳳浪浪鹿將麀白谷今
安駟青霄古執珪毋寧枉隱逸辛苦等黔黎

方景賢回聞吳中水滂甚戲效方子清儂言

吳萊

客来自吳土示我吳儂言吳儂歲苦水謂是太湖翻太

湖四萬頃三江下流洩疏瀹久無人淤汗與海絕東風
一鼓盪暴雪如頽城屋扉蚌蛤上畦吠魚龍爭嘉種不
得入種亦悉爛死民事何所成食天俱在水富豪僅藏
蓄府官更急糧貧窶徒難餒妻子易徙鄉散行向淮壩
隨處拾稻粟雖然遠鄉土恐可完骨肉東吳本富盛數
歲偶凋殘世非欲繭絲官曷任虎冠國家自充實財賦
有淵藪給復當我及安寧到雞狗何人講平準何人議
河渠荒政固有典水利復何書龍蛇方未斃鴻雁尚在
澤縱令可還定何計免溝壑何時水幸退我得刈稻禾

水退泥盡出草屨更撈蝦我思告朝廷來歲不可待毋
庸水爭地便放江達海客今聽我言我欲解儂憂所爭
但一水民氣庶今瘳自從唐李來吳越無兵械至于宋
南徙淮蜀此都會大田連阡陌居第擬侯王錦衣照車
騎玉食溢酒漿居然甲東南遂以侈濟侈培克自此多
凋瘵亦以起天寧不汝恤有此水潦淫要令沃土瘠民
得生善心豈惟生善心且用戒培克悉詩觀民風願踵
太史職

同方子清觀管子內業

吳萊

之人東隣居為發架上篋于嗟管夷吾遺我以内業古
書本少見古道終不殆遺文久灰燼瑣語特枝葉為儒
每更端務學多涉獵遠馳盍求心近眩將失曉紛綸諸
子間變亂聖王法百家各為主一理寧足攝彼哉所施
教何得不我協士鄉自宜然伯政吾甚擅當其解而囚
豈謂射中脇利源魚鹽開兵武劍戟接私矧聃莊言或
混孔孟牒鬼神通幽奧詩禮借光 操存性情常食飲
精氣決於焉覈天人不獨膝齒頰楊朱說力命列子亦
已雜管氏役權謀聖門詎容躡茫茫大江流可望不可

楫朝來有微雲卻倚青岌葉

吳淵穎非苟許可者其與方子清相贈答已情見乎
辭又淵穎集有餘杭史生哀辭云諸賢方鈞子清每
言餘杭史生之賢蓋雖他人猶因子清以取信而子
清之為人愈可知矣惜舊志無傳今欲訪其苗裔問
之竟不可得其家乘所載祇質敏好學從陳伯大遊
貫澈經書隱居不仕教語已耳古來有實學而歷時
既久其名日就湮沒可勝嘆哉卓
存淵穎諸什猶令人想而見之

諸暨張敬仲家有太一真人蓮葉舟及海上人槎

二畫軸胡允文題予亦效作二首寄之

吳萊

華山青蓮搖上清白玉巨藕浸碧泓太一真人來降精

黃鬚紺葉浮滄瀛手披素書悄無聲坐喝明月逆雲行
蓬萊駕羽颯風輕宛渠乘螺島雪縈芰荷裳衣挾仙瓊
魚鱉樓御神媧迎大游小游按層城君棊臣棊鎮威獰
九官五福莽縱橫祠官修俎靈輿呈閔殿畱鑠光嶽爭
椀槍遁芒天路平蛟龍捧趺溘上征郊金校讐鬱萬嶸
藜杖吹竣奪目睛扶桑暘谷曉曜頽龜臺石室暮飛靈
東公西母擁迴旌望中滅沒習若驚海祇稽首西南傾
曷不從之學長生

瑯琊臺上望海門西厭瀕洞尋河源神濤八月吐復吞

靈槎萬里擁蛟鼉風號雨蝕硬輪困苔葑枝節蟲蟻根
海人愛奇踏飛掀瓊纓玉弁秋繽緡乾構熟脯歲饗殮
黃龍叱作蝘蜒犇天吳拔首懼却蹲前窺倒景放光燉
高攀鐵鎖拓藩垣彼牽者牛孰烏捷彼織有女孰嬋媛
箕斗龜鼈蕩若歎雷公霹靂慘無覓老石支機類瑤琨
客星犯漢極怪惛周伯蓬芮歷劫存剛飈浩氣蕩爾痕
上帝馮怒罪厥閻叱下直瞰扶桑噉蜀莊大笑手欲捫
及早來歸到崑崙

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題

吳萊

天地昔立極聖人本有防辟之制洪水瀦蓄以為常不
然遽汜溢隨處恣披猖終將大節撓寢我彝倫傷南州
彼何人北郭得新孀盛年喪所天臨鏡毀舊粧春秋奉
饋祀暇乃治蠶桑豈惟育稚幼抑且禮尊嫜尊嫜日已
老稚幼儼成行託孤生當盡從一死則臧乘時或棄背
促嫁更衣裳疇悲膏沐容畢命松柏岡世人如輕塵風
至即飄揚我身類完玉火烈愈耀光自來菅蒯姿曾不
異姬姜母寧窈窕化孝敬著一鄉一鄉尚謂狹千載願
不長吾其撫野草可但感嚴霜起操膝間瑟彈作雙鳳

鳳凰凰不再下寒月照屋梁

楊佛子行

元陳敢

楊佛子越之諸暨人生宋淳熙光宗朝幼知事
母母病危佛子割股肉進母母食病立愈母歿
廬墓側恒有馴鳥集墓樹隨佛子往返佛子素
患癭瘻大如盎道逢異人以掌訣移之背郡縣
上孝感狀將表其閭佛子辭遂止年九十歲安
陽韓性既為佛子作傳同里陳敢復作楊佛子
行

諸暨縣北楓橋溪楓橋溪水上接顏烏栖其下一百二
十里合萬和水萬和孝子廬父墓墓上芝生莛楊生佛
子與萬和孝子齊六歲懷母果二十為母嘗百藥藥弗

藝文一

醫叶啖母以肉將身割母病食肉起其神若刀圭母死
返九土嘗作嬰兒啼倚廬宿苦塊棄隔妾與妻嗟哉佛
子孝行絕人人不識感鬼神頰下生瘤大如尊何人戲
手瘤上捫明朝恠事駭妻子頰下削贅無瘤痕背上一
掌印爭來看奇痕墳頭木共白兔馴更遣迎送烏成群
傍人竹弓不敢彈豈比八九雛生秦縣官上申聞旌戶
復其身佛子走告免稱主臣主臣嗟哉佛子誰媿稱今
之人有刃股乳詭孝子以為名規免徭征以希其旌嗟
哉佛子誰媿稱無瘤痕一作無瘤根

詩載吳復鐵崖先生
古樂府陳敢鐵崖師

鐵遂謠為鐵崖仙賦

元 錢 鶴

鐵崖仙人冠鐵冠錦袍不著衣褐寬棄官流蕩山水窟
胸中奇氣蛟龍蟠手持鐵笛竅有九錚錚三尺青琅玕
吹之奇聲絕人世抑揚悲壯凌雲端鐵崖山高高百丈
片片吹落梅花寒太湖老漁狎唱清江歌仙人側卧吹
回波七十二峯翠鸞舞大雷小雷走深渦君山弄最奇
絕一聲草木摧二聲山石裂三聲蜿蜒躍波起四聲卷
海作飛雪五聲山嶽盡動搖六聲百鳥皆噤舌七聲吐

氣成虹霓扶桑枝上金烏啼八聲射光凝斗牛丹桂枝
邊玉腕吼九聲十穀迸銀河鬼神股慄天差我河鼓輟
瓊耜天孫停玉梭九重震疊開蕩蕩帝閭驚定忘撫訶
鈞天大人側耳聽口勅仙吏旁搜羅分甘吹笛樂吾樂
芒屨懶上金鑿坡仙人仙人鐵石腸引喉噴鐵金琅璫
中通外竅直以剛鑢錙善鳴愁鳳凰底須截竹崑崙岡
願將鐵崖壽鐵笛後天不老凋三光

和楊廉夫縣尹游山詩韻

元 朱德潤

青山倚天高崖谷入晦冥虎豹踞九關無絲閉巖扃企

想賢哲士寥落如辰星寒風健鳥翮暑雨吹魚腥竹枝
變韶舞羯鼓如雷霆黃流渾淳源浮塵滓滄溟鳳去幾
千載蒼梧山更青

玉帶生歌

元 張憲

玉帶生端人也事文山丞相為文墨賓與同館
謝先生翺友善宋革丞相殉國死訃聞生與翺
哭于西臺之下復憫宋諸陵暴露私相蓋覆識
以冬青木而去後翺道卒生今歸會稽抱遺老
人與秋聲子輩為寮中七客初宋上皇以丞相

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其舊服生為人端
厚強記默識不安開口丞相素重之呼召不以
名但曰玉帶生故作玉帶生歌

鸞刀夜割黑龍尾碾作端溪蒼玉砥花鑲鐵面一尺方
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圍翡翠青斑繡紫衣
金星鵠眼不敢現案上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榜
撫玩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文山硯銘丹書小篆四十四字云紫
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磷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烏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之文傳兮廬陵文天祥
造血錄至今猶可想謝公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

垂獨持老瓦出門去冬青樹邊書憤詞天翻地覆神鬼
怒九廟成灰陵骨露廬陵忠魄上騎箕流落端生何所
寓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烈霜毫一夜電光
飛不必矮桑重鑄鐵

互見古蹟
七客者志

送鐵崖先生歸錢塘

時新除江
西提舉

張憲

團花染累吳蠶繭五色文綾出金翦海風吹度滕王宮
南浦西山盡簾卷天狗夜吠聲如雷東奎西壁昏煤炷
土洲自可駕黃犢鐵箸何用畫寒灰牛酥燭花春未老

湖上同誰翦芳草真味酒瀉紫蒲萄金錯刀鑿紅瑪瑙
六橋楊柳香霧深吳娃一笑千黃金莫邪不作老龍舞
鐵管自成丹鳳吟軟輿送別湖源道江花照人日杲杲
長風吹送書畫船先生眼空方醉眠

次鐵笛道人韻

張憲

翠黛鎖眉山穠愁無處安玉環雙鳳叶珠髻九龍盤花
落夢初斷鴛鴦春未闌檀槽兒女語昵昵向誰彈

鐵笛道人遺箏篋七絕

張憲

朔客有以箏篋遺道人者道人以送予且將以

詩仍率五溪馮溥錦泉馮文和以成什予深媿
無李龜年之藝而虛得張承吉之名也既次第
來韻復賦此荅義意且邀李桐屋僧守仁同賦
贊皇太尉有新題不減吳江與會稽最憶秋山霜月夜
卷蘆一曲醉如泥

朔客蒼頭一尺髭酒酣氣熱卷蘆吹花娘不展徘徊拜
虛負王孫五字詩

長安城裏紫葡萄關塞遺聲透月高一十八星清竅冷
無人喚起薛陽陶

南徐江上月黃昏誰嚼寒鑪對酒尊滿耳缺風全不競
空煩公主嫁烏孫

漢家鹵簿最多儀來駕雙菰武騎隨不似酒邊呼李袁
靜攜九漏月中吹

一曲邊聲繞月樓滿天兵氣似并州塞鴻不管關山怨
閑却吹螺小比邱

國手傳聞張野狐清歌最善月中蘆風前靜洗筵篋耳
別畫明皇按舞圖

天池石壁為鐵雅賦

元張雨

嘗讀枕中記華山閔中吳神泉發其顛青壁繚其隅春
風四山來羣綠互紛扶羽觴曲折行浮花與之俱採之
牽薜荔洗玉弄芙蓉聲叟頗好名石窪作魚湖鴻乙志
草堂挑烟遂成圖而此滌煩磯閱世如檣蒲發興雲林
子盥手與我摹居然縮地法挈入壺公壺

奔月卮歌答鐵雅所作

張雨

甕社明珠奔入月脫殼政似風蟬潔漁網出之不敢視
滌盡含沙光不滅文昌四星吞在腹一一金晶大如菽
蜃物還來作飲器日夜雄雌繞林一作虹屋一扇桃核

寬有餘半葉蕉心卷未舒飲非其人躍入水怪雨盲風
生坐隅置之天上白玉盤斗柄挹酒長闌干李白跳下
鯨魚背持勸我飲相交歡幽宮馮夷為予泣酌盡海水
百怪出還我平生老蚌胎許君醉卧鮫人室

玉笙謠為鐵門笙伶周竒賦

張雨

我有紫霞想愛聞

一作君

白玉笙懸匏比竹無靈氣昆邱

採此十二莖鳳唵啣明珠鳳翼排素翎金華周郎妙宮
徵子晉仙人初教成月下吹參差群雛亦和鳴緱氏山
頭白雲起七月七日來相迎長謝時人一揮手飄下滿

空鸞鶴聲

午日簡楊廉夫

張雨

客有擁琴至吾寧折簡招足音垂谷口雨氣截山腰酒
倩紅泉瀉花為絳節朝不嫌泥濘極一舸段家橋

答楊廉夫

張雨

黃篋樓中惟飲酒樓下長溝鳧雁多溪頭槁斷浮青草
湖面風來生白波饞奴竟煮脫裯筍老魚戲唼如錢荷
詔書寬大到海角河北飢民

一作氓

爭倒戈

鐵笛道人新居曰書畫船亭作詩以寄

蘇州去訪楊雄宅近水樓居似月波東府官曾知者少
西山爽氣望中多臺招天上仙人鳳池養山陰道士鷺
誰和涼風吹鐵笛莫愁艇子柳枝歌

雲林席間懷鐵笛簡草堂

張雨

花朝無花也可憐桃李矜持不作妍爛聽雨聲眠白晝
夢乘艇子上青天間居尚庶浮雲志老病難趨卜夜筵
絳帳先生惟寂寞後堂自理琵琶絃

寄楊廉夫

元倪瓚

吳松江水春汀洲多綠蘋彈琴吹鐵笛中有古衣巾我
欲載美酒長歌東問津漁舟狎鷗鳥花下訪秦人

寄松江楊維禎儒司

元張昱

畫蛇飲酒合誰先塵土東華四十年海上豈無詩可和
雲間還有事相牽牡丹開後春無力燕子歸來事可憐
欲倩鐵龍吹一曲滿湖風浪又迴船

題高元聚慶圖

張昱

高門喬木三千尺乃是而翁手自栽白玉滿田雲作蓋
青藜倚座背如鮐麒麟已兆元孫夢鸚鵡頻斟獻壽盃

五世衣冠傳百世會看孝義出賢材

筠西閣長歌行

元 陳大倫 邑人

憶昨山陰溪上路子猷種竹溪上住子猷去矣溪山空
後來愛者誰與同延陵之裔有此公乃能千載追其風
好山繞屋如城郭滿山種竹猶不惡翠氣如煙寒漠漠
此公八十餘遂作筠西閣簾櫳細烟霧几席翻香籜擬
仙窟之清真掃塵勞之喧濁憑軒應接日不暇古來信
有揚州鶴我嘗到其間但覺風飄蕭赤曦過柳無炎鼓
七賢六逸在何處便欲折簡頻相招抱琴載酒同遊遨

新裘被紫雲短髮吹輕雪孤南老子自與常星別二十
八宿光彩炯炯連兩闕春風滿天地長洲茂苑青雲熟
申白既徵黃綺並出蒲輪一兩靈壽九節公不行兮夷
猶悄空山而愁絕况乎芝草翻翻蘭芽秀茁紫花實兮
鳳不飢玉筍斑兮鴛就列此公溢喜洞簫數闋音響如
縷重霄上徹我亦醉起舞為公和之歌激烈萬壑秋聲
動山月

林壑清暉

陳大倫

白鳳山中吳徵士仲陽甫於所居之西偏得覽

游勝絕之所凡若干弓遂築室凡若干楹以避
風雨友人彥暉張君請以林壑清暉之名署之
且為之記仍以八景為八題命賓客之能賦詩
者賦詩以落之凡得若干首萃為一卷予不敏
凡賦詩一十二首贅於卷尾前四首以贈徵士
後八首如題之命庶俾來者得以觀覽焉

其一

葱龍得樹林清淺帶溪壑石路盤縈迴松亭綴巖嶸

其二

延陵公子吳仲陽今日坐此幽興長前有尊酒且為樂
山鳥歌舞山花香

其三

茲懷近鹿豕義德比鸞鳳誰云假棲遲乃若盧藏用君
雖好治生富養事耕種依山石作梯傍石雲為洞追尋
實自己宴樂已從衆分題及鄙夫賦什足懽誦賓客相
往還慎勿倦迎送

其四

鹿門有龐公霸陵有梁鴻每觀高士傳誰得追其蹤今

君相彷彿伯仲仍相從綠蘿掛皓月丹壑生清風

蒼蘚壁

蒼蒼石兩壁錦苔皆五色上有女蘿枝白露如珠滴露
珠滴滴還若何紫芝滿地春風多紫芝滿地春風多令
人却憶商山歌

白雲磴

人言白雲靜且閒儂言白雲辛且苦天風吹來石磴寒
又欲從龍作霖雨

慈竹窠

華萼樓前有此君一窠新翠若團雲即今根節渾相似
石上盤陀不可分

茯苓窟

剪剪松樹枝懸虛若青蓋荷鋤者誰子翻雲得靈異盤
根龜與蛇足以濟當世當世何為然東南不可言夔龍
已若死望斷蒼梧烟

洗耳泉

清清一竇泉脉脉連滄海細響實可聽俗囂信如洗山
鷄忽飛來不敢照光彩

釣雪磯

雪滿隴雪滿山中有溪水何潺湲屹然一磯石可坐復
可盤有人為我持釣竿楊花撩亂生曉寒

伏龍潭

神物不自神甘守蝦蟹窟風雨洗天來始知自神物嗟
哉神物有時蟠石潭千尺秋波寒

浴鷺沙

白鷺白如雪戲浴寒灘淺寒灘水自流白鷺青雲遠

林壑清暉

元桂如晦邑人

蒼蘚壁

石勢卓於壁苔痕圓比錢綠含溪上路幽入洞中天歆
覓丹梯少苦遭塵累牽雲根散涼氣毛骨竟蕭然

白雲磴

片片無根物悠悠林下歸清風謾招引白日自相依不
作催詩雨常粘坐客衣須臾態百出縹緲復依稀

慈竹窠

芟夷榴鬢盡慈竹翠婆娑冉冉春陰覆蕭蕭秋意多主
人携簞入客子問盟過愛好消煩促夕陽將奈何

茯苓窟

牽絲朝露重千歲伏神藏蒼蘚碧雲合靈根白雪香為
君許誰相抱朴厭羣芳倘寄楊員外惟煩杜草堂

洗耳泉

寒潭何瑩澈迎露玉壺秋顛倒空青出微茫濕翠浮習
池何足擬潁水合同流怵迫無休者塵蒙愧此游

釣雪磯

嘗尋釣臺勝不識箇磯頭白鳥忘機出黃魚同隊游高
低山亂擁東北水交流獨繭絲綸在吾儕此引鉤

伏龍潭

天用無如爾韜光向此容人情憐自負雲氣失相從領
下珠還在胡僧鉢謾逢時來當用汝霖雨濟年凶

浴鷺沙

白鳳山之下澄溪一鑑開盤渦不相似群鷺故能來雪
色薰葭葦寒衣隱洫涸宛邱思舞翻浩蕩尚忘迴

贈雲泉生

元
柯九思

白雲滿山谷飛泉流其間俯以洗我耳仰以怡心顏濫
觴其滔滔不見江漢還鞭笞土龍死遲彼霓望艱如何

幽人貞依舊霜漚間

五洩原注白野泰不華書壁

元王良邑人

七十二峯冰碧白雲半掩招提清晝焚香燕坐綠雲深
處鳥啼

其二

山骨層層刻畫溪流曲曲縈迴巖際玉龍噴雨天風吹
落瑤臺

歸來

元王冕邑人

歸來人境異故里似他鄉坐閱紅塵遍愁多白髮長闌

山雲渺渺江漢水茫茫世事何多感憑高又夕陽

村居

王冕

避世忘時勢茅廬傍小溪灌畦晴抱甕接樹濕封泥乳
鹿依花卧幽禽過竹啼新詩隨處得不用別求題

漫興

王冕

處處言離亂紛紛覓隱居山林增氣象城郭轉空虛俠
客思騎虎溪翁只釣魚諸生已星散那得論詩書

有感

王冕

絕國春風少荒村夜雨多可憐新草木不識舊山河世

者

卷三

藝文一

詩

三

事紛紛異人情轉轉訛老懷禁不得悵望一長歌

春日次王元章韻

元 廼賢

翠幃金車錦駱駝芙蓉繡縵載雙娥雨晴輦路塵沙少
風起春城柳絮多秉燭且留清夜飲倚闌猶聽隔墻歌
山翁此日心如夢斷江南雨一簑

丁孝子

元 楊維禎 邑人

孝子名祥一諸暨農家子母喪明祥一謁醫不
能療日夜抱母泣而舐之歷百日母瞽豁然開
明有司旌其門為孝子之門

孝子蘭刻木肖母顏木有神痛相關况我孝子有母上

堂問安否音甫母胡為目雙瞽母瞽捫壁行行聽孝子聲

孝子泣母舐母目何時仰天見日星朝舐瞽暮舐瞽一
日二日百里程母瞽豁然而月明隣里來賀母如長夜
再生孝子名上達京

桃花犬

楊維禎

諸暨吳義士銓家畜犬犬病踣兼旬不起犬有
子能銜食哺母不離母左右昔聞桃花有鼎湖
號弓之義今爾犬又仁孝若是銓自王大父宗

元五世孝慈犬之仁孝其瑞應也為賦桃花犬

歌繼古樂府

昔桃花孝義聞天家今桃花生子在吳家
桃花子母病踣不起三子纍纍若悲啼
有一子銜食哺母母食之始出馳
一去復一來眠母左右不一離吳老人壽期願五
葉孫斑斕衣門前荆樹不分枝
柱下並蒂生靈芝吳家孝慈及草木
况爾桃花為有知喔喔梟獍兒
泥塗我宮室蕩裂我四維風俗日壞壞
不支歌桃花作家慶吳家兒當執政
桃花牲牲化梟獍

聯徽堂詩

元柯里

錢宰聯徽堂序至正十年暨陽馮邦彥築室落成郡大夫新侯過焉嘉邦彥兄弟之賢而相友爱名其堂曰聯徽坐客咸為詩以美之

堂前紫荆樹秋風宛如故日暮雙脊令飛來復飛去
回首五枝桂零落燕山陲永言琴瑟和莫作豆箕詩

又

元王謙

子家鳳凰琴可博百車錢上有黃金徽粲若秋星聯曷
以况兄弟視此大小絃大絃不浪響小絃無間然每彈
連枝曲音度足人憐遂致堂上春和風日回還宜將紫

荆樹更種曲欄前

又

元陳韶邑人

軋軋機上織言作長衾布粲粲厨中飯言充同食具曳履上高堂相看髮垂素持彼少年歡守此歲華暮客從遠方來遺我綠綺琴上有十三徽徽徽是黃金不作離鸞調懽成鴻雁音好將曲中意留結後人心

又

元申屠溶邑人

馮生不彈缺迺為田舍翁馮婦不下車早夜力女紅男耕女織罷下爨得古桐援桐授琴師琴成被南風鏗然

合清廟樂只歸黃鍾持將勗妻子少長和融融載絃睦兄弟鴻雁鳴雖雖以之御賓友坐客春風中由家達宗廟在用靡不通大絃莫浪絙一絙小絃絕小絃勿僭響響僭宮徵越大絙小必乖下僭上必戾右調七朱絲絲絲聲宣節左拈十三徽徽徽星點列興至每一彈倚蘭與白雪敢齊堂廟器聊爾室家悅請韜琴上徽與星終不滅

又

元陶狷邑人

金汀水清泚竺里山逶迤於焉結華構南營俯桐椅兩

者登系志

卷三

藝文一

詩

三

露日以蕃奕葉流芳滋冥鴻翔其外威鳳亦來思斲以
朝陽幹熒熒綴金徽徽動符彩照映三春暉悠然發
孤詠絃彼棠棣辭宮商自相宣恩怨無不怡所貴孝友
心雍雍良相持悟茲感化理家邦同一施我興著斯童
流播還澆漓願言保終惠永貽世所儀

補編

奉同袁子英簡呈楊廉夫先生

一作懷鐵
雅先生

元郭翼

楊子十年官不調如此永州文力何

一作湖山不
負謫仙才

洞庭

鐵笛龍吹得天上瓊書鶴寄多

一作后土瓊
花鶴寄來

車子看花

將一兩雪兒行酒豔雙歌

一作雪兒行
酒拗連臺

時時對客鼓

一作

理弦索繡領單衫月色羅

一作月色羅
衫小袂裁

錢唐雨中招申屠彥德

元王艮

春雲拂地雨淅淅戶外屢空生綠苔朝天門外樓依水

好棹小舟乘興來

悼止齋王先生

元王冕

三月燕山聽子規追思令我淚垂垂雖然事業能經世
可惜衣冠在此時霜慘晴窗琴獨冷月明秋水劍雙悲
山河萬里人情別回首春風說向誰元詩選張辰作王冕傳云同里王良甚愛重冕為拜其母良後為江浙檢校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

梅花屋

王冕

荒苔叢篠路縈迴繞澗新栽百樹梅花落不隨流水去

鶴歸常帶白雲來買山自得居山趣處世渾無濟世材

昨夜月明天似洗

一作水

嘯歌行上讀書臺

飯牛翁即煮石道者閑散大夫除也
老邨南園種菜時稱呼元章字冕名王姓今年老異於上年鬢髮皆白脚病行不得不會奔趨不能諂佞不會詭詐不能干祿仕終日忍饑過畫梅作詩讀書寫字遣興而已自喝曰既無知已何庸多言呵呵

題王元章畫梅

元楊維禎

舊時月色有誰歌拔劍王郎鬢已皤惆悵東風舊詞筆

南枝香少北枝多

此詩玉山雅集作鄭元祐

諸暨道中訪方隱君不遇

明王禕

竹屋新成繞澗阿年來避地隱烟蘿門前不是長安路
却笑行人也謾過



諸暨縣志

卷三十八



詩 藝文一之二

送屠彥德七首

明 戴 良

蓼虫知習苦塞雁知避寒人不處睽乖詎知為別難戎
馬滿東北風塵閭河關咫尺尚莫期况乃兩州間送君
危途上如何弗長嘆

長嘆且復止請言交好始君住浣水湄我家浦川溪固
已接聲光終然異彼此末路邁多辛來為遊宦子測測
久念息款款新歡起



一從新歡起幾度造門基解巾日尚早褰袵陽已微寒
光曝頰曜炎德躡來颺豈辭夏晷永但恨冬馭馳皎皎
淪迹心非君當告誰

淪迹未云遂且共陶性靈新詩促座賦美酒當壚傾曉
我達生語敦我擊壤情傾已反維繫心迹猶未并家貧
仰薄祿庶以代躬耕

自君羈薄祿宛轉日月除僂指弭節初三涉歲華莫世
道有遷轍天運無淹度為歡未及終已復遵往路戒塗
越巖風驅車犯寒露

寒露濕我裳巖風吹我衣美人去不返後會寧可知我
居方蹇剝君行已逶遲徒堅皓首約豈遂空谷期倉卒
心已苦別久應更悲

欲忘別後悲獨有惠來篇委曲風波事殷勤巖壑言蹈
海計已乖入蜀願亦愆惟思遵曩訓偃息在故山君其
慎所適晦養終百年

贈虎髯生

并序

明宋濂

虎髯生者白鳳山中也吳姓銓名字仲衡類
有髯類虎髯人爭稱為虎髯生生自幼有大志

讀書不為章句大義通而已作詩出奇語驚人
至壯氣愈高岸忽無所憚不事事與世多不合
常慕古豪傑為人遇邑中大繇役陰以兵法部
勒見高山大澤便指畫為扞禦之規鄉里小兒
衆相揶揄之先達士則曰此固狂生可進有為
者也然以禮自守為順子為悌弟悉無慚志尤
喜近師友道在是不復計其年之崇卑便折節
相尊事以故士類稍歸之時中原兵動東郡李
侯辟為行軍司馬使者凡再返生送使者曰為

予謝李將軍方天下多故幕府得十倍才功猶
半之我素疎加以闇劣即偕使者去無益萬分
毫幸勿復來明當入深山矣無幾有言生於行
丞相府丞相屬以行樞密院架閣之職且召與
語生自度丞相決不能用其言乃不受更製竹
皮冠服大布衣以自隱暇日窸窣然行松風中
遇酒輒飲飲少亦醉醉便擊節自歌人莫識其
所存何如也

虎髯生鐵鑄形金鑄雙目閃爍如怒鷹東飛欲盡三

韓地西飛要絕康居城刺刺論世事滿口吐甲兵于焉
持長圖于烏建交營地連犬牙霜月苦天控虎口黔雲
冥若笑我言狂我醉勿復醒十萬生靈定虀粉夜半鬼
燐燒空青南方大諸侯聞之心膽驚便遣使者持弓旌
招之至麾下洩此氣崢嶸生出謝使者人言慎勿聽逃
入積翠巢峻增身衣鹿皮明首冠竹籜撐窅窅起向松
風行虎髯生狂似李麓似彭何不執取紅氍丈二槍搴
旗斬將聲砢砢

謹按虎髯生據宋文憲續文粹作吳銓據潛溪集
又作吳鉞據胡本道混題高元聚慶圖詩則云阿

銓鐵髯氣最充
其為吳銓無疑

送楊庶夫還吳浙

明 宗 濂

皓仙八十起商山喜動天顏咫尺間一代遼金歸宋史
百年禮樂上春官歸心只憶鱸魚膾野性寧隨鴛鴦班
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

石麓樓

明 郭日孜 邑人

玉京仙人十二樓獨子被謫令人愁何似山間採芝者
一邱一壑猶風流我亦逃名脫塵鞅分甘身世同虛舟
忽驚王母致鶴書乘風却作清都遊麻衣直叩虎豹關

政恐不獲到瀛洲山間書樓別既久夢遶石麓隨雲浮
石麓丈人吾族父笑傲煙霞真自由月夜吹笛夢桓伊
秋風把釣思裴虬所嘆非公無白髮誰能為我迴青眸
鑑湖吟客方雄飛赤松之伴前留侯今日何日重傾蓋
脫畧世故如蜉蝣求仙不必慕攀天相逢林下皆真休
金環玉珮珊瑚鉤詩成煥輝樓上頭石麓之崖可磨否
刻石直欲垂千秋

書鐵笛道人傳後

明楊基

不見雲間楊鐵史寮中七客近如何老來詩句疎狂甚

亂後文章感慨多長笛參差吹海鳳小瓊楊柳舞妖魔
入明且盡嬉游樂莫解梁鴻五噫歌

山陰曉發寄暨陽舊友

明張羽

水漲官河遠西風去棹輕四山猶暝色萬木盡秋聲村
近聞雞犬天寒憶弟兄故園歸未得漂泊若為情

書鐵崖先生傳後

明吳寬

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
元圃長噓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紅裙
風流盡屬吳松水還繞劉伶四尺墳

幽居

明鄭欽 邑人

溪上幽居好雲上列畫屏籬邊陶令醉潭畔屈原醒崖
割黃蜂蜜地浮白鷺翎四時長嘯處月榭共花亭

鄉思

明鄭欽 邑人

春盡江南路鄉書無雁傳白雲千里隔明月幾回圓為
客愁如海思家日似年孤舟清夜夢先到鳳池邊

山南草堂

明鄭欽 邑人

歸老山南覓舊棲草堂只在白雲西綠車響處烟生竈
野碓舂時水滿溪果熟樹頭松鼠過雨來花隴竹雞啼

回思昔日朝天路十丈紅塵起御堤

宦轍馳驅幾歲華歸來白髮照烏紗尋詩着屐青山外
修禊流觴綠水涯月下無猿偷柿栗雨餘有客話桑麻
幽閒得享田園樂不用晨昏兩放衙

作郡湖湘又十年歸來風景尚依然一方親友多新塚
百里溪山只舊田風月亭臺堪咲傲壺觴籬落任盤旋
從今不被浮名絆林下逍遙侶散仙

仕路妨賢歲已深晚從天上脫朝簪氣馨騷客花前醉
心伴詩魔月下吟珮繫十年腰有玉官居五品帶無金

于今了却功名事一任秋霜兩鬢侵

溪山深處獨行吟倦據床坐綠陰春水岸邊人待渡
夕陽村外鳥投林雨餘嫩竹殘新粉風過孤松落敗針
一自掛冠歸故里不知榮辱與升沉

飛雁山南一草堂箇中佳致足徜徉豆收肥瘦籬邊莢
蓮摘盈虛水上房花露滴階行換屐松陰轉地坐移床
四時收拾閒風月都付奚奴貯錦囊

清溪一曲遶村庄載酒閒吟野趣長秋穫田中收稻穗
夜吟牕下爇松舫日高麈鹿眠花徑雨過蝸牛上粉墻

歸老山間真吏隱西風舊業未全荒

自從金闕捧除書薄宦驅人十載餘罷郡不遷新祿秩
還鄉常醉舊田廬吟身老去醫無藥生計年來食有魚
幾度花前呼白鹿東風陌上駕輕車

壯歲承恩拜玉墀歸來山徑足棲遲人生醜事何從問
世態炎涼不可醫作郡我除苛剌政休官誰立去思碑
試看萬里青雲路還有兒孫折桂枝

十年為郡珮金章回首榮華夢一場歲遇春冬忘拜表
月臨朔望罷行香秋風籬落黃花酒曉日亭臺綠野堂

欲棹魚舟隨處樂白鷗波濶釣絲長

浣紗石

明鄭欽 邑人

浣紗石作浣江濱不見當時絕艷人獨有青青堤畔柳
春來猶學翠眉顰

西施浣紗石

明鄭天鵬 邑人

朝浣紗暮浣紗朱顏落水流紅霞一從身委吳宮日春
雨蒼苔繡遺石成功雪恥酬越王國破身憐竟誰得浣
紗女浣紗女一去不復歸歸來此石羞見汝

御史吟送邑令朱西厓被召

明鄭天鵬 邑人

朱夫子何行行天書遠召趨神京慈母之去民欲哭吾
獨喜去為鳳鳴百里封疆何足惜為鳳鳴天下平

書大雄寺壁

鄭天鵬

荒涼山寺裡拂壁漫留題野鳥摩空遠寒雲壓樹低燕
塵愁去馬越谷喜聞雞獨有君親念啣盃坐日西

聞古大雄寺在高山之巔玩此詩信然

遊玉京洞次劉望岑韻

鄭天鵬

僊子吹簫候髯翁跨鶴來洞深藏紫霧篆古隱蒼苔麻
飯留香遠桃花點水開塵寰不渾隔絕長嘯倚蓬萊

讀李成蹊秋元五洩奇觀賦

明駱問禮 邑人

側聞古昔之聞人多得名勝以發魁梧卓犖之精真豈
惟恣賞眺靈傑互以神至有窮採薄千里何況爭奇畜
怪若五洩者與吾生長若比鄰每憶半生甫一至孟浪
渾如衢過駟讀君雅頌恍若遺君誠奇士蓋已先我登
堂食其馘有志不惟三十里何怪英聲籍籍有如龍泉
出匣赤駒脫櫪扶搖健翮萬里空中起山靈不拒俗塵
鄙苦自束亦曾過秦華踰終南旋岷峨巴巫稔風月金
焦蕩煙波次且勒馬縱遊不敢久滯留恐人問我似昔

謂鄭東家邱士俗不可醫幸得君為依已曾秣馬膏吾
車何當携我七十二峯之絕頂誦君綺句一一指點將
我塵凡驅君不見禹之穴同此區漢時太史會飄裾吁
嗟徒爾昌文詞今將比跡宜何如

石新婦二首

有序

駱問禮

石近寒舍在紫薇山厓楊鐵崖近體一首人疑
非其真筆又石婦操一首自注曰即望夫石在
處有之而語尚帶唐人口脛人謂此操亦以詠
此石耳又謂此石亦邑中一奇鐵崖公又邑中

聞人不當無一詞繼其響也因假二首

石新婦夫何在兀立巖厓閱千載閱千載名猶新夫不
回步不改補天曾謝女媧時肯為秦皇輕到海遠人歸
喝聲采 右假楊鐵崖石婦操

其二

石作形骸鐵作心溪邊凝望歲時深烟波洛浦輕塵斷
雲雨巫山幻夢沉草色萋迷聯絕壑鶯聲嘹唳度芳林
行人縱返終無語碧海青天太古琴 右假楊鐵崖石新婦操

丈夫石 有序

駱問禮

紫薇山之陽有石以新婦名突立巖崖當大道
而臨長流品題者甚衆客曰有婦石詎無郎石
耶予訝其說遍檢邑志并詢長老咸無所得意
古詞多有望夫石茲石良似之不曰望夫而曰
新婦者從俗談爾一日與秋元樓用學暨族祖
子化從弟孟傳同遊楊神廟遂登烏帶山巔問
產紫石英處從其陽下涉百步階所謂百步階
者鑿山石為級無慮百步樵人謂此國初胡進
士故居按胡諱澄洪武四年進士初授河陰縣

丞即其故居在此塢恐無宅高山中理人又言
揚神舊廟址在翠微中此其行道庶幾得之日
將暮不及窮其處下山轉一塢見一石挺立當
滴水高巖大山之麓予指之曰此非郎石耶新
婦石雖兀立而頗窈窕茲石則挺然方正畧無
傾側良似丈夫計其方向正與新婦石對第其
地僻巖深人無識之者嗟夫婦無羨惡陰道也
男子無羨惡陽道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
好露而常據要地人多仰之君子深藏雖曰閤

然日章而拙於自售非遇盛世明君賢相暨察
微之君子孰能識之觀之茲石可見矣因名其
石曰丈夫而作詩一章庶使後之賞新婦石者
復知有茲石云

烏帶山陽丈夫石兀立亭亭高百尺彩霞作珮蘚作裳
虹氣為神鐵為色崢嶸欲與五嶽齊正直堪為萬形式
林深塢僻樵牧稀月白風清市朝隔千年不見米生袍
百里難通謝公屐四山花木徒爭妍萬古猿猴憑浪跡
卜鄰當日有胡公河陰自去無消息石丈于今解認人

胡公何處還尋宅埋沒千秋詎足驚遭逢一旦良非適
君不見窈窕臨溪媒銜身翻因得地名稱籍又不見山
頭怪魄圓如拳紫英含水清光碧顧此稜層異鬱林豈
無聲價同垂棘慶雲入苑千夫勞灑瀕當江萬舟惕寧
如澗谷絕猜疑雅似冠裳無媚側清宵時或起龍光平
世分明見鰲極海東不許秦王驅鍊補終宜女媧得

鯉峯為鄭解元賦

駱問禮

愚聞海有鯉一變為神龍雷轟電烈頭角換縱橫雲雨
飛長空胡此乃獨異聳峙成孤峯扶輿蛇蟠雄萬狀鱗

鱗猶似滄溟東豈昔乘化日不欲隨群踪歛將四海滂
沓用挺立乾坤萬象中乾坤萬象終無變鯉峯佳氣時
時見我家正住峯之西降神鍾秀世興彥取多或恐神
見尤萇壁百年還復薦鄭君何好奇仰止固生願反視
若有得徽稱爰欲擅山靈豈擇人我意亦何狷便將同
結廬招遊無煩車朝采峯上芝暮采峯下棟興闡洗屐
因掃石意到鳴琴還著書虎豹避烟霞舒利祿不為惕
威刑不可誅行看懦起頑者隅壁立萬仞真峯如回視
群巘皆侏儒但恐神物不可測滄海桑田移頃刻風霖

萬里接太荒復張牙爪天門側君才元不羈君氣還吞
極上下應與俱九有隨霹靂我已甘心老一區奚足為
君執鞭勒說雖似幻事或然每看雲霧先辟易鯉峯鯉
峯且屬君鯉在峯頭神在雲峯雖有跡雲無定努力對
答誰歎真

樓參軍茅亭

駱問禮

參軍苑中何所有突兀茅亭大如斗四圍花木頗足觀
怪石峻層脩竹茂孟泉可跨故作檇織鱗可數粧成藪
主人倜儻素好奇矢志不把平生負彈冠方入虎豹幃

投簪便返枌榆阜浮雲世態何足常百年期與新亭友
綠陰深處玉石楸明月虛簷菊花甌優游不計秋與冬
契遇何分童若叟箕裘更羨鳳毛長披卷香雲不停手
夜深風露滿亭涼金石歌聲徹清牖此時賓客興愈豪
有子何妨罄壘缶不才叨愛緣壘姻時向芳叢剪菁韭
每從醉後索題詩謂當一掃清塵垢揮毫敢負擲有聲
頌羨遠懷圖不朽平泉金谷竟何如對景只須頻自壽

歸自滇西謁梁石渠公生祠

駱問禮

已分雲泥不再逢敬瞻恍惚夢魂中飛騰萬里經綸略

伏臘孤城袞甫容庭樹新柯陵雨發澗毛清馥帶霜濃
山翁不解歌堯舜只對歸人說召公

瞻太史王葵軒公真容

駱問禮

一代名臣幾似公仲舒文行漢時雄經綸未了胸中蘊
瞻拜欣逢意外容十里雲開梨鴨雪滿江潮湧柳塘風
躊躇莫問麒麟閣顏巷還誰識舊踪

陳還冲按察貴州

駱問禮

舟車雜踏羽旄輝把酒臨岐鼓角催老我漁樵同草木
羨君竹帛滿邊陲飛雲結綺盤螭紐疊水翻空吼地雷

魑魅暗消形勝倍舉頭燕日照深杯

贈還冲方伯赴廣東任

駱問禮

車馬填衢江滿帆旌旗動處酒俱酣臨岐莫唱陽關曲
千古聲歌重二南

舊遊山海望雲霓伯起聲名闕以西若過貪泉休課吏
世情今正薄夷齊

畫錦榮光今古誇况來賓從徧天涯迂疏舊好無由展
更折車前柳一桮

南溟波浪百年收北極風雲萬里稠庾嶺不煩多候吏

姓名久已覆金甌

績溪酈亞府高士軒 朱文公簿同安時軒名也

駱問禮

政暇棲遲處幽懷慕昔賢
官卑心自壯道在世何懸
有地都開徑無人獨草元
霜清琴鼎月日映鶴茶烟
得酒渾忘吏迎僧不問禪
同安山水色飛繞碧簾前

酈范叔次韻為贈疊謝答之

駱問禮

千里終須到三年尚未飛
韶華忙易過心事苦難移
緬憶萊蕪釜 范叔尊君佐邑有清聲
渾忘杜德機莫嫌相見數
詞賦

似君稀

抱膝吟梁甫無情歲序飛
柳塘乘月步花徑避霜移
芝駕窮邊騎投梭老婦機
狂歌非白雪敢謂和人稀

小集次舜傳韻是日雪

駱問禮

詩脾春引動酒興雪添濃
得失泥中獸行藏天外鴻
浮雲曾蔽日勁草詎隨風
試檢賢豪傳酣歌似有功

寓青蓮寺

駱問禮

禪關藏僻塢棲息幸多緣
竹徑蘿纏磴松林蘚斃泉
落霞時滿院啼鳥自依筵
心事山靈在逢人不敢言

抱枕來金界懸車篆石經山根秋水澄樹杪夕陽輕世
路頭死白鄉人眼尚青不須留五尺老衲慣逢迎
野情原似鶴清景况當奢柘岸緣池曲蔬畦傍隴斜小
園新果熟別院短牆遮笑傲論心舊還同看莫邪
冉冉歲華侵誰還識此心峯頭舒遠嘯澤畔撫清琴繼
粟慚朝夕操觚悵古今風雲憶天上梁甫不成吟

詠階梯山十景

駱問禮

梯雲巖

曳履穿雲上千尋石作梯躋攀

日近懸掛晚紅齊皇

序階難躡天門路不迷更登寧自既已覺陋塗泥

瀑布泉

分得廬山勝銀河落九天迢迢穿鷲嶺脈脈吐龍涎
玉清聲越驚虹素質鮮徐毅才思薄洗句喜多緣

經霜石

偃仰卧荆榛離奇琢未成中堅絕纖塊外固勝重局玉
筍傳來遠金滕棄置輕不看箕與斗千古擅佳名

蓮花池

本植污泥中澄波直幹通心空絲不斷葉郁蘂猶濃艷

冶呈朝露清芬浥晚風高僧堪結社杖履每過從

翫月坡

四山皆得月此地更澄清竹徑搖風影松梢滴露聲蚪
踪緣磴曲蛩語隔牆輕經罷瀟然坐渾忘到五更

伏龍潭

神物原無跡深山借一瓢寒炎清徹底盈縮暗通潮元
氣從中盍祥光分外饒霎時雲霧起霑霑出重霄

降魔石

老禪魔已斷誰待石為降落落形難合磷磷性自剛兩

濡心轉色草翳月生光山鬼憑多技真空萬劫忘

息心亭

禪定隨方得優游復此亭八窓朝日瑩一榻午風清面
壁藤纏膝依松石匣經此時真出世何物可將迎

放生臺

已謂無生滅胡為復放生堯仁原自濶湯網欲誰矜習
習風雲護欣欣草木榮登臺興遠思戒殺亦人情

錢王井

鑿井人何在相傳浪有名地偏泉脈正甃古蘚痕清松

覆枝懸縷蘭叢馥入瓶詩脾正消渴旋汲不須烹
萬一樓餘藁成自嘆
駱問禮

不譽何其甚淋漓數百篇我惟歌下里人謂飲狂泉老
子能知白侯生始識元莫將秦璽璞輕擲楚堦前
與楊子完少浣沙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明徐渭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江
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杪林晴沙泛寒露借言
伊人閨應在烟生處

洞巖入鼈口有石杵石槁及石池諸景

徐渭

洞梁高負泥沙惡一軀巧骨裹痴鞞昨聞已是三十年
今夕張燈始捫摸初起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盡期
魚腦別波枯未已蜃脚逢沙澁懶移人言此語得大緊
却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殭蟲齧久蜜脾仄挂蜂歸稀
二洞三洞止一隙解衣卧洞身投鼈

三洞之門曰鼈口

蒼杵爛

斧或有人石槁浸影終無月當時蔣侯身不死一去親
賚五日米遙聞櫓響送江船頭上恐是錢塘水

僧云洞巖寺及

田地俱鄉人蔣二舍其探洞
事如此今鹽橋蔣相公是也
避秦豈直武陵隈何事桃
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
疑是淳于夢大槐

橫山黃伯子持圖索題

徐渭

一生紗帔罩烏巾二女明粧坐繡茵
樹底几厨猶未發草邊排楹已攢鱗
持此佳圖今書此疑是東山謝氏之
猶子揀持二女竝叔安將渡淮淝來
賭墅主人向我捧一尊謂此比較言不
倫此圖乃即是其身身任豎陽之
邑橫山之村少泉先生是其父星文姪
駱先生妻以女身為乃祖千頃陂黃叔
度之孫少而狗齊長而辭乃岳

其耽隱而自逸氣飄飄然凌雲

綠礬彩雞篇贈酈一槐

徐渭

酈煬字和卿別名一槐邑人有持藥毒人者一
槐給之曰速斃禍將及身不若緩之乃易與之
藥約數月始應至期怒解一槐曰向所與者綠
礬也姑緩爾怒耳其人漸悔謝去是年雞抱卵
雛五彩頭距異狀
人以為綠礬之祥

有人持鱣兩束黃云欲換藥爛人腸
山中老翁一槐子聞之不語股票豎人
命豈止千黃金一七入口言者暗
欲買綠礬付其手充為野葛甘其心此
夫持向讐家飯朝殮暮殮腸不爛半年
始覺毒無功一掬不知翁所換

人來問翁翁說與其人低頭淚交雨魑魅陰崖白日光
能令殺人劍韜匣戢其銜翁子邈然豈望報由來福善
天之道籠雛一隻小於拳鬪場翻作翻波叫翻波叫不
足奇雙翰一日五彩衣高冠雉尾聳一丈紫光紅燄青
天輝五洩山頭飛瀑布帶長遙拂長練素一百年來真
鳳凰此雞一躍上天路還付郎君隱豹霧至今人流聲
芳綠磬德彩雞祥

無魚篇贈績溪鄺仲玉

徐渭

績溪縣亦神州亦聞君作簿無魚食誰能嚼肉過屠門
瘦殺鸞棲一枝棘近來二哥白縣來覽君詩帙羨君裁
高情欲并崔松館別體尤工漢柏臺文成一線今將斷
錢翁老死寒灰散十年半夜急傳燈西來衣鉢君應管
莫言小釜烹鮮魚莫言牛刀割隻鷄真儒不揀啼兒抱
主簿同安是阿誰去年別君天真館我猶縛翅君飛遠
只今縛解翅不長無由一奮來溪畔司馬功高舊主人
君真父母匪邦隣墳頭松檟今何似匣裏弓刀暗却塵
由來壯士悲羅雀我亦因之感死魄今來已是上年春
金錢銀錢不一縷我復何辭公不嗔會須上塚拊愁雲

一笑裂卻石麒麟下來與君談苦辛

止楓橋駱汝誠樓值生辰却贈

徐渭

來此游五洩逢君三十辰青袍雲氣動綠袖兩花津地
迴靈無盡溪長物有神君看苧蘿女豈是里中顰

陳通府歸自諸暨二首

時值
冬至

徐渭

士元堪別駕難淹百里才宦長豈自續鳧短竟誰裁倚
蓋看花去飛灰出管來陽春不甚露臘月有桃開
野老出深谷使君歸越裝壺漿必自捧亭柳不愁霜山
入耶溪綠湖流泌水長迢迢知幾曲不及別離腸

賦得城山篇為林諸暨公別號

徐渭

郎官身本是長城况住城山得勝名遙憶諸峯當戶列
應如百雉帶雲平松蘿自記經行處水石終懸宴眺情
寄語移芳草堂使他年身退待功成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徐渭

勝賞猶懸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
雨雪逢君楓樹西東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能提
何由共轡蒼苔上指與諸峯一一題

和樂堂

諸暨楓橋

徐渭

堂敞群山紫翠中一門和氣暖融融每看霄斗縣從北
別有春風來自東萬里雲煙團檻桂百年枝葉老橋楓
簾櫳笑語時時發莫問瑤臺第幾重

題翠華軒卷

徐渭

楓橋先輩有風流玉軸文池鎮綺樓山水大觀凡八咏
人家喬木幾千秋黃絲暗縫偏游蠹白雪兵綬半織虬
俗眼燈前從古忌賢孫隨處好藏收

干溪許

某

是蠹子山行遇二仙女折松花令其送

往香爐峯上見二人某他日又見二女令其送

往秦望山上與二桃一符一詩曰子父母肯令
子來則啖以桃而來否者且燒符後許亦不與
父母桃陰置香厨上父母亦不與來而許輒燒
符後視桃不見今登秦望山山人對余說乃是

前年事

徐渭

求仙尚自隔蓬萊仙子一雙何事來解珮人間托流水
吹簫去路向瑤臺望中海島茫茫斷別後松花歲歲開
世事如斯渾不解青山落日坐莓苔

王元章墓

徐渭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
一笑花家與米家

王元章倒枝梅畫

徐渭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
莫恠梅花着地垂

遊五洩六首

各有序

明陶望齡

青口

從諸暨縣行五十里皆山中然勢散緩行者頗
疲息將至青口前有巖嶄然出雲間客望見皆

喜心踊欲趨比至山忽轉面截去路純若無罅
並厓行半里許溪澎然鳴隔溪乃覺有門竇涉
而入如行委巷中矣兩山離立不數丈壁絕梯
磴翕翕如欲闔行數十武輒一轉溪隨而縈之
十數武輒一涉山是純石峰巒皆傾欹聳特各
各取態或如廩困或窪如堂或如案上果罩也
矧初是一山將有神人斬其脊而中開耶石壁
上躑躅盛開紅紫如繡不可采掇五洩山上有
劉龍子墓龍子人而龍故詩云然

龍子為龍時陽精洞邱谷神行物無礙摧山如剖竹青
口當其塗長巒勢奔蹙若萬羽林分行避黃屋抵今
苔蘚壁即是羣山腹天空墮石罅雷與斲雲足鬼斧一
以剗神鞭驅不續躑躅花其巔聊舒遊者目

第五洩

五洩之名以瀑水勝然山徑固已奇絕矣入青
口十里至五洩寺寺右緣溪剝崿而上復折遂
至瀑布所水懸可千尺石壁如削左右環擁映
水益壯不知視匡廬鴈蕩何如也然聲勢震蕩

口暗目旋神魄失守亦雄偉奇特之觀題名於
壁曰萬歷丁酉三月廿日公安袁宏道欵方丈
僕山陰王贊化會稽陶望齡真齡同遊

白蛻飲晴壑一飲萬人鼓腥風歛涎沫下有神龍府傾
崖與迴薄獷石佐魍怒十里骨立山洗濯無撮土遙源
杳何處落地名第五客來泉亦喜舞作千溪雨赤脚立
雨中衣沾翳厓樹廿年成始至重遊在何許憑君鐵錐
書一破蒼苔古

白龍井

五洩有二龍井黑龍井即第五洩下石潭白龍井在寺南五六里許穿谷中而入大抵如青口道也而兩壁加隘岩巒加巧溪加駛石門石困石果罩皆具而加巨轉摺變換不可名狀稍進云已是寺前案山背似非人世之行客相顧恍然而已時日漸曛幽悄可畏不至龍井而還

招提萬山裏門與蒼崖對嘗聞白龍井窈出清溪外沿洄未覺遠忽抵前山背半壁仙屋深迴峯洞門礙奇巒互傾仄飛溜各形態屋松老將化石筍看來大盤谷戴土耕寒苗接流漑蹊幽生晚畏逕轉添新愛已謂人境窮驀與村翁會息肩支短策洗足坐鳴瀨但見元髮垂安能辨年輩因知雲霧間神仙宛烏在

第一洩

宋景濂記云諸洩惟第四級不可至或以絢園腰繫巨楫俯而瞰其取道蓋從嶺上下耳僧言山下有細路緣厓可上則四洩皆可至也時方雨險滑不可置足褰裳從之從者多諫罷歸寺詰朝步上響鐵嶺從山腰得斜徑攀挽而行臨

其顛望之四瀑皆宛宛可見夫匡廬鴈蕩一級水耳猶得名况五洩耶

山雨無崇朝青苔助巖險四洩安可求山僧只指點興來身命微危磴幾欲犯童僕進苦規同遊亦譏貶慮深膽易懼計阻心竟歎勝事忽若吞清眠夢如魘辰餐動歸策臨瞰勢已儼蘿葛疲攀緣荆榛費誅斬跣石愁足踣泥任衣染下望五白龍遥遥競騰閃

紫閣

洩之水百仞五之意是天上落也從響鐵嶺而

登至絕頂謂便當下乃忽見長林平疇桑竹翳翳溝塍組織水皆安流審之即墮而為洩者地名紫閣民居頗稠或至巨富四望緬然平遠亦更有羣峰環之上山即富陽縣界予與客皆言兩縣地勢高下遽如此復不謂是山頂行十里忽復下走如一二里始至地由此言之安知今所謂大地者非處於孤峯絕頂乎

一瀑懸百仞五瀑方到地每緣嵐霧開略想峯頭翠即此料泉源應從白雲墜攀藤漸躋陟屢息始能詣誰謂

孤峭中忽有桃源事雞犬散村落竹木成位置連疇溪
女桑卓午樵人市向來五瀑布平流若溝隧十里方下
山人家在天際

玉京洞

從五洩至洞巖寺凡三十里洞在寺右始入如
永巷巷窮乃開濶如七間大廳堂遇濶處即名
一洞如是者不測為幾也未入時寺僧携席以
從云穴隘者至不得手行須首引其尻如蛇蚓
狀以為藉耳洞中然十數炬猶暗炬火小如棗

核不見光燄隘處又苦烟塞觸眼鼻皆酸既至
穴口數刺頭試之畏烟竟不果惟寺僧與王生
及僮輩二三人更進數洞出為言所以聞昔有
行脚僧曾擔糠深入者見大溪石橋而返頂上
聞櫓聲當是錢塘江也

靈洞積陰晦火烈不得揚一炬終照身有似秋螢光神
幽意多危羣客悄不狂相牽隊道窮研爾開堂皇石髓
結還滴蝙蝠鳴且翔布席通穴口投身引其吭要當蛇
蟻行恐逼蛟龍藏勇夫三四人老僧起前行還言所歷

殊一一仙人房其下流清泉其上安橋梁蹊嶺突高下
尻背時低昂火燭黯歆盡突奧安可量嘗聞長老說有
衲來何方折松為明燈腰包裏餼糧持呪禁妖恠表塗
留糝糠猛志忽地險深探遍靈鄉頂上搖櫓聲依稀是
錢塘與君凡境居安和仙路長

讀貞妣傳三首

有序

陶望齡

貞妣傳者大方伯楓川陳公為其弟婦童作也
童之先出宋李忠襄顯忠避國讐改童姓望
於會稽貞妣年十一歸方伯公介弟國子君以

孝婉稱庭中逾二歲生子于京而陳君前婦有
二女子貞妣視之如京也庚辰國子君病卒臨
訣以子女屬貞妣以改貞妣哀甚矣猶為強粥
趾無翔目無游容無矧者三十年背有方池嘗
植蓮自喻曰吾悲其腹子以生而成子以瘁其
苦心哉甲辰蓮三莖六苞並蒂人謂之義感予
聞而為賦雙蓮之詩三章

太華峯頭玉女井井中蓮花千尺冷花開花落誰得知
黃鵠孤飛來照影

黃鵠歌殘調轉悲鴛鴦塚畔夢猶疑只應池上雙蓮影
得似當年鏡裏時

雙窺雙語鏡中妝蓮葉蓮花總斷腸幾倩西風洗紅粉
斷香零露老秋房

苧蘿山

明 袁宏道

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黃金城貯此如花女越王跪進衣
夫人親蹋土買苑傾城心教出迷天舞一舞金閭崩再
舞蘇臺折槌山作館娃舞袖猶嫌窄舞到夫差愁破時
越兵潛渡越來溪

五洩

袁宏道

銀河夜長天隄綻空中現出琉璃變電布雲奔一派垂
山都盡吼白龍戰四壁陰陰吹雨足畫巒活舞玲瓏玉
天孫夜夜踏歌來一曲飛珠二萬斛

西施行

明 王思任

西施妾吳宮三月予歸寧旌旗蔽百里輿杠渡西陵句
踐臣道左夫人上櫛巾過言東施姊胡然老未行左手
落鳳釧右手入黃金東施笑不受阿姊且自珍姊貌不
如人守女且得真酌之以溪水懽然道平生妹出謹捷

戶但聞車績聲

五洩行贈李武選

武選舊宰諸暨

明朱曰藩

李君將有千里別席上停杯話五洩諸暨縣北五瀑布
土人呼洩義同泄五洩奇峭天下無恠石闕道難為趨
輓雷夜半折巖角白簾五級垂天都水經五洩三洩著
其餘二洩不可去宋氏志中洩作潭西潭東潭搖夕嵐
三潭相次亦漫紀妙在東西兩潭耳東潭飛瀑妙之妙
潛溪筆力亦奇峭萬斛雪從天上擲白光閃閃山猿噉
何時人柱納涼行過日分他幾盃喫平生烟火氣自消

世間冰炭腸空轢會稽山水羨東南競秀于流景不厭
法曹浦汭行嶧外康樂疆中望嵎尖五洩應當必遊地
雪灑林玉句堪儼千古高吟待吾子君言格子巖亦在
五洩邊有樹不知名其花四時然採之絕無徑隔水見
紅鮮先公作宰近三巴長陽溪側有異花路人欲摘必
先請似有神物司其葩今日聞君話茲樹頓覺逸興生
天涯去去相思何處寄騷人空說折踈麻

苧蘿山

明陳子龍

少奚對苧蘿山越女明珠映翠鬟一日綺羅嬌水上

千秋花草滿人間春風宿麥荒村靜夜月啼烏古殿間
無限江流東向去不勝哀怨到吳關

曉發諸暨大霧不見苧蘿

陳子龍

長江既西迴浣江亦東注凌晨理驂服出閨遵軌路初
暘失清暉寒郊無榮樹瀾瀾塞虛寥漫漫混蒼素平川
蒸亂雲宿莽起灑露我思傾城人綺羅如可遇芳懷耿
不明紅顏向烟霧綠流號無津躡嶝渺難度越客心悠
悠俯仰勞歲暮

諸暨縣志

卷三十九



詩

藝文一之三

國朝

謁范少伯祠

吳偉業

艤棹滄江學釣魚五湖何必計然書山川禹穴思
文種烽火蘇臺弔伍胥浪擲紅顏終是恨拜辭烏
喙待何如却嗟愛子猶難免霸越平吳事總虛

范少伯祠

曹溶

俎豆千年舊名因霸越留黃金曾鑄像烏喙久含



蓋家徒靈旗遠功成廢殿秋至今丹檻外猶繫五
湖舟

苧蘿山

曾 曉

出郭尋芳草湖田近水濱居然浣紗石曾共沼吳
人苔上蛾眉月溪流舞袖春至今山下路猶帶綺
羅塵

苧蘿山

施潤章

扁舟載去是邪非消息人間恨不歸留得舞衣魂
未散苧蘿山下白雲飛

題余氏女子繡浣紗圖

王士正

溪水粼粼見浣紗苧蘿春色玉人家絲絲繡出吳
宮怨碧石清江是若耶

陳洪綬水仙竹二首

為周櫟園
侍郎題

王士正

清冷池畔梁園種奈此生綃素影何更寫東阿蕉
時恨芝田館外見凌波

玲瓏踈影玉纈紛比似江梅迥不群特向蒼梧分
一本淚痕斑處伴湘君

戲做元遺山論詩絕句

王士正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
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贈陳章侯

甲子歲予侍家大人
在暨陽即索交章侯

周亮工

浣紗溪上過頗憶爾能文熟客紛相逐閒鷗冷自
羣伊人依白露妙畫攬紅裙清酒三升後聞予所
未聞

章侯聞予將返湖上預成一詩次韻答之

周亮工

地入蠻鄉去誰留湖上居相期強善飯悔不早焚

書送別潮聲濶懷人雁影疎贈予山怪甚一見亦
啓噓

陳章侯繪磨兜堅見寄感其意賦此答之

周亮工

論交君自邁風塵小幅兢兢寄所親愧不垂簾同
木鶴何妨張口貌金人顧銘頗覺蠅難茹屢悔空
教駟在脣他日青藤山下去囂囂對爾莫相嗔
外舅園林

高士奇

山亭一徑通泉響雜松風壁峭懸疎翠苔深落小



竹杪鳥語曲闌東他日重相訪空餘幾
婦翁下世此已屬之他人
高公湄池傳氏婿

浣紗石

余恂

放艇江城下沿流問浣紗只今無越國何處有施
家蟬響秋山靜漁歌夕照斜寂寥千載事片石對
殘霞

亦是尋芳客徘徊向水濱採薪猶有女解珮更何
人歌舞銷黃土鉛華委白蘋最憐高絕處同泛五
湖春

甲寅春日自蠡城返暨道中口占 余 縉邑人

輕舸出郭門山翠如追襲寒塘畦麥香衣裾染深
碧小徑通墅橋遶籬蔬可摘白雲峰椒生嶺岼隱
怪石杖屨四五輩偶行或佇立似拍舟中人乘茲
何所適到岸不數武溪流忽靜逸籃輿巖壑間萬
象清且密草色有餘閒禽聲互喧寂澗瀨襟松濤
粼粼谷中出小憇蕪亭間蘭葩暗相逼出沒帶深
篁樵風漸已失一谿千百迴每迴澄潭集竹氣
以青谿流潑且急雲根忽怒生齒齒峙山骨坐看

猶不足奈此車驅疾行行鳥道紆峻嶺復堪陟俯
瞰松筠平仰視雲霞即逍遙散步行暫舒爾喘息
亭午下山岬奇峯轉葉岌彌望十里間香雪猶飄
積寒條存素華陽柯落殘質物理良不同悠然懷
所暢縱目逮楓溪羣塵類城邑清流貫其中溶溶
萬山液停車孔道周摩肩碍拱揖稠濁亟去諸遂
窮昇夫力一水夾危嵐其梁名曰櫟激湍如轟雷
行人如辟易南眺白茅岡是為山家脊日暮行轉
遠薄怒濤油壁到舍眼倍青披林湖更覲諸孫逸

道迎懽呼候門入著膝誦塾書把袖出棗栗吾衰
聊示勤夜闌未棲息生平好遊覽勝趣祇自挹每
欲賦登高而忘携不律茲行百里間佳境胥歷歷
往來雖已頻應接每靡及或者山水情慰我幽尋
癖援筆記所思聊以當篇什

贈傅存古高士

余縉

傅存古名圖烟與余侍御封翁交最深壬辰偕
侍御北上舟抵任城幾覆賴存古裸濟得免

傅子圖烟號存古超然流俗誰比數頻年奔走不
期名到處經營異商賈有時患難徇人危事平不

訐前荼苦家無擔石喜交遊麾擲黃金如糞土布
衣韋帶非尋常門庭冠蓋成鄒魯落落生涯方寸
心柔亦不茹剛不吐壬辰之歲予北征京邸逢君
時夏五聽君雄論忘客愁况復浩歌多樂府歸來
買棹共晨昏談笑中宵達亭午中道艱危非一端
恃君兀兀如秦虎任城以南幾覆舟君能裸濟何
孔武他人辟易逡巡時義形君色未嘗沮已秋辭
家作選人君送遠行及江滸一樽慷慨說平生劍
氣橫空壓吳楚別來復念故人貧携襆迢迢顧荒

圃二官輒落至親疎君獨慙懃若歌舞往來規誨
如一朝勉茹冰蘖忘環堵世風儂薄幾堪儔望君
嶙峋誰作伍論貌不能踰中人問心真欲登千古
吾作此歌非譽君欲以君心勵末弩

憶山居

余縉

五畝棲山墅清林興自幽呼僮蒔竹嶼邀客醉松
樓古木朝飛鼠深蘿午喚鳩藜床書滿處月色上
庭榴

錢塘晚泊與蔣博菴大令聯舫

余縉

暮潮迴海氣輕雨沐山巔一鳥孤帆外羣峰落照
邊遙林明渚火暝樹辨溪煙良會知何夕江澄三
月天

未秋思故鄉山水之樂漫成

余縉

霜棲雁急露華明竹舍新炊白粲杭采菊乍逢柑
子熟携竿恰得野螯橫全收芋栗山家樂飽有烟
霞道服輕最愛溪頭紅葉路莫教樵斧更丁丁

乙卯春暮還高湖展墓作

余縉

半年不到家園住今到家園似客居亂後喜眠松

竹徑

時山中土寇初靖通邑兵燹最慘而間中饒
吾廬已蕪幸邀天祐撲息松竹俱存

看鳥虫書

家間藏書數十簾雖遭
盜毀篋而卷帙無恙

墓田春酒鶉聲

急山館寒牕夜月虛心事詎堪常悒悒十年前已

付樵漁

泣梅

此先君子所手植也枝幹扶疎花時香殊清
遠乙巳秋杪忽為風雨所偃對之曷禁泣然

詩以
志之

余縉

碧萼蒼趺水月姿先人手種未華時每依清影携
筇杖漸引寒香入酒卮冰骨偶同松鶴老素心唯
許桂蟾知夜來風雨渾難禁洒淚空吟和雪詩

智度寺壁和三老和尚遊五洩歸作

余縉

遶郭青山半月痕翠微遙接苧蘿村間披潭影觀
空色靜對峰雲徹晚昏飢鶴何時忘石磧眠鷗終
日傍江門苑堂共集龍蛇字幽句還尋知者論
飽看千山鬼斧痕歸來趺坐望江村一牕竹翠寒
雲密數里谿烟暮雨昏瓢笠偶棲成佛境鼓鐘何
地得天門我來方丈_脚禪語麈尾龜毛未可論
和章無黨年兄原韻

余縉

杖履年來拙有餘卧看巖壑夜牕虛敝廬咫尺魚
書遠好友慙慙鶴髮疎往事於斯誰痛哭世情何
敢漫欵歎酒酣空下憂時淚多病奚堪更絕裾

憶故鄉山居

余縉

瑣牕幽雨落花泥疎竹蕭蕭筍欲齊山鳥幾聲驚
繡谷水鷗數點動明溪江天鱸膾春方熟野寺鶯
歌晚漸低自是歸思鬧不住誰將雀舌寄封題

家園即事

余縉

綠陰深處小橋通屋角桃花過雨紅戲拂漁釣隨

釣叟閒携酒甕餉樵公攤書一卧當千石鋤菜三
畦擬萬鍾歲晚漸知幽逸事早完庸賦足良農

浣溪春曉

余縉

丹嶂青谿碧樹明春風不向錦帆生亂流夾岸趨
孤嶼箭筈通天倚石屏蛺蝶偶從籬外過鷓鴣常
向竹間鳴山家餉罷傭耕疾卧聽千峰瀉液聲

春日登古博嶺口占

余縉

峯卷雲深路漸稀悄聞竹露滴松扉野人家在鹿
田外水碓年年響翠微

春日憶浣溪

余縉

白苧青蘿綠水村琅玕摇曳翠霞翻小牕夜靜無
人語犬卧花陰月滿門

永楓菴小集點韻

陳洪綬邑人

秋天風氣肅草木殞寒玉羣賢公讌時杲日留巖
谷江樹淒淒然寒螿語幽獨君子上堂疇有懷乃
躑躅錯觥睥睨間古人隨意蹴我本豕鹿人不慰
世間歆

遺樓

陳洪綬

無力為園圃先人遺一樓山川殊不足雪月頗全
收文字真牙慧圖書非卧遊半間懸古佛要學白
衣修

小構借園

陳洪綬

陳洪綬借園記遺樓之後余兄有地半畝余易
得焉可壘怪石幾笏構危樓數椽風日清曩經
營其間葦竹當戶豫章上天養生學佛書畫種
田胸中忽有南面百城傲人意心自叱曰竹為
叔祖之竹樹為吾兄之樹我
見乎此借也何有于我哉

竹自開三徑蕉能覆葦門因之為小憇不欲用工
繁四壁圖良訓中堂畫世尊隨人所成就叢土即

名園

苟且事修葺深於學道妨野心愛山谷凶歲作茅
堂土木一朝費農夫八口糧償人為苑囿錢穀詎
能量

到五洩

陳洪綬

五洩機緣到今年始一看奇從意外得危以興來
安踴躍登高嶂飛揚渡迅灘夜歸山雨急相對有
餘歡

宿永楓菴贈大先山主

陳洪綬

佛屋為家歸必登
幢幢無焰祖師燈
戒衣著相披居士粥飯行深屬
老僧殿上松花金色斲厨中梨
雪玉壺冰隨君舉示吾能會
掀到禪床便不能

卧病團樂居

陳洪綬

浪游已倦足將禁
耐得風寒兩病侵
書看稗官何費力
詩刪舊句有名心
小軒容膝間情廣
疎竹栖人幽趣深
日望天晴能杖履
二三酒伴踏長林

懷樓五弟初生

陳洪綬

樓郎愛我古人風
覓酒尋詩處處同
遙憶懷吾在

何處寒波老樹暮烟中

諸暨道中

陳洪綬

竹籬茅舍也遭兵
五十衰翁揮淚行
我有竹籬茅舍在
可能免得此傷情

別五洩茂真

陳洪綬

難別真公如送春
真公煮酒日相親
江臯花草當寒食
吹笛三更想殺人

壽邑宰朱君

上元人

陳洪綬

野人學得畫山梅
壽我朱侯當酒杯
不索朱侯酌

壽酒一錢都是上元來

送李生之諸暨為使君客

陳洪綬

使君明敏大慈悲諸暨燒焚殺戮時一隙可行菩
薩道先生力勸使君為

晚宿傳是齋贈駱佳采作

即徐昭華
外人也

毛奇齡

開卷烟雲集當軒花樹明贅為齊地客少擅義烏
名永夜看揮麈掄年及請纓閨中有徐淑莫忘述
昏情

題諸暨傳貞婦圖畫

毛奇齡

誰畫松和竹能分珉與玳烏羊安用匹黃鵠不曾
雙冰鏡窺蘿石清流統沆江清宵思彼髡長自對
銀缸

贈諸暨駱君初度時三月四日

毛奇齡

九成山館浣江邊高卧于今五十年問世久為縣
竹誦傳家尚有帝京篇花開歲勸長康酒水曲春
迴上已船此際君家最堪念丈人挾瑟且調絃
觀徐昭華畫障作

毛奇齡

吾郡閨房秀昭華迴出塵書傳王逸少畫類管夫

人紫水和泥染青山帶露斂蝶衣聯繡褶花片滴
朱脣閣上烟雲曉階前草木春祇愁頻對鏡圖作
洛川神

予遲暮歸里徐二咸清命其女昭華師予飲予傳
是齋酒半請試予喜其畫蝶即以命題昭華拈
筆立成詩曰蛺蝶翻飛去翩韞綵筆中雖然圖
畫裏渾似覓花叢因和其韻

毛奇齡

滕王有遺譜描之深閨中差煞東園蝶翩翩滿綠
叢

續畫蝶詩

毛奇齡

為倣徐熙蝶閨中畫隔牕牕前花蛺蝶子飛撲類雙
雙

謝女本吟絮比來兼畫蝶點黛作翅花塗粉上衣
葉

繡帖拈花譜香螺撲盡欄莊生雖老去如向夢中
看

題老遲畫幃

毛奇齡

圖畫新鮮見老遲瑀弓玉鏃小蛾眉嚴粧不辨宮

中樣那道昭陽射粉兒

客中送陳無名入燕作

毛奇齡

相逢衣褐在淮西走馬關前日欲低此去一尋遼

海雁何時同聽汝南雞

寒風落日醉當壚燕市還尋舊酒徒君到安州若

相憶為予重寫慶卿圖

逢陳老蓮季子飲贈

毛奇齡

江上逢君蘆荻秋樽前落日重淹留狂來滿眼滄

洲興思殺江東顧虎頭

和徐昭華讀瀨中集原韻有感

毛奇齡

秋霜如雪裹冰蠶石闕高時口重含不道義人居

洛水能憐才子在昭潭

欲唱迴波未有詞鹽車無復騁鷄斯若非道蘊真

才女若個能吟中散詩

附原詩 臙脂花落覆紅蠶獸頸初垂火自含坐
對西河才子句渾如秋月照澄潭 少小曾吟白
日詞蘆中人去竟如斯深陽浣
女空相殉悔不先吟瀨上詩

徐昭華乞試命題盡蝶喜賦二首 毛奇齡

四十年来老自驚新妝門下女康成不知書面縑

花好試看階前帶草生
深堂樺燭照唧卮隔幔吟成畫蝶詩不是小鬟頻
乞試那知閨閣有陳思

宣靜菴殉武昌難

湯右曾

霧薄塵飛鉦鼓鳴流離父老悼長城野禽不避將
軍樹疲馬還嘶君子營劍蝕土花人抱恨星搖燐
火鬼知名忠魂豈合隨形散風雨黃昏怒未平

又

余一燿 邑人

自古英雄當不朽每以忠孝為甲冑我公髫齡素
擅奇虎頭燕額公侯偶少年射策奮鷹揚龍韜豹
畧時懸肘三十餘年官獨閒長營烟雨空楊柳鎗
掩梨花綠半消劍橫秋水金全繡倉卒鼙鼓撼三
湘頓教將軍空束手黃塵捲日天地昏畫鼓填雷
軍士走惟有殉身報

國家化為厲鬼誅群醜遙拜

北闕肅衣冠哀吟絕命動山斗比時葉公有成言生則
同寅死則友丹心共作長天虹碧血肯教千載蹂
吁嗟乎常山舌將軍頭聲稱到今在人口何年重

建凌烟閣續寫芳名垂不朽

街亭雨中

朱 宸

鳥占主人山主人曾不爭雲對野老門野老曾不
驚無心自來去機變何由生我行山之椒春雨落
聲聲荷鋤鋤麥者對雨如有情東風遍天壤所喜
田疇盈

秋杪郭聖臣招遊洞巖

朱 宸

萬物宅於虛元氣葆橐籥惟山得靜專渾淪而磅
礴質實性安貞雅不事雕鑿胡為五丁恠鑿空闢

潛壑洞陰虛刁刁雲黯蔽幕幕深山人跡稀野寺

鐘聲邈香貯幽谷蘭石韞荆門璞主人招我遊秋

霖積未涸誅茅滌石胸燈竹開眼膜洞口廠如箕

逶徑迤如橐蚕壁洞中石名如蚕叢一顧一驚魄有穴

鎖頰龕洞二名驚子門曲躬同尺蠖平生不由竇翻令嘲

掏摸入門別有天稜峭群峯削欲上互挽手欲下

旁試脚鍾乳始何年清冷不可嚼氣暖黍律吹波

渟孺纓濯驚奇喚人看傳聲震索索空中蝙蝠飛

似喜火光灼袁翁昔曾到袁翁時同遊者為述梅橋略梅橋

詩文一

徐天池題有石似梅根如槁也
在第五洞內時積水不能到 天池本謫仙憑虛

入遼廓尺水自盈盈填河乏靈鵲莫問東海桑何
處阮郎藥仙人杳不見遙望支硎鶴

遊苧蘿

朱 辰

尚有浣紗蹟人亡邨亦荒我來尋斷碣傍水見漁
郎鳥自歸蕭寺花如笑靚粧不知一片石磨過幾
殘陽

宿郭聖臣應甸莊有嘆

朱 辰

蒼莽沉山野氣寒幾家烟傍暮雲殘飢鳥呼癸秋

將老劫火零丁夢已闌

時有鹽
案之變

泉引黃姑分出水

葉燒青女煉成丹到來不用增惆悵天地何如洞
口寬

武林寄懷聖臣

朱 辰

折角高踪祖介休一庭風月自悠悠傳神筆共推
花史好客家常傍酒樓世態一生還一死離情三
日似三秋知君念我多惆悵夜半聽雞按崩緜
聖臣送予至趙家埠時雨後舟不到口占別之

朱 辰

千山欲散不散雲一路將紅未紅葉歲歲遇秋處
處悲銷魂况是河梁別

秋風秋雨太縱橫添得江潮宕激聲不是鷓夷駢
怒馬如何只向越王城

山中自遣

趙璧邑人

溪深水何潔可濯還可煮會心遂與俱謀面不相
語古史我獨許嘉禾婦親杵千林萬壑間吾其得
所處

寄跡長山下

趙璧

寄跡長山下長山作嘉客我既山是愛山亦不我
釋朝便坐看山看山直到夕有時山有雲雲過山
仍碧更觀雨霽後山光明脉脉叠叠多奇峯都疑
巨靈擘我年七十餘登山不慮躡杖藜躡絕頂搔
首仰天啞歸來囊有句皆是矢口獲

丙戌長至前三日浮山石泉採菖藟時予年七十

有四

趙璧

碧葉蘭差似深根石罅穿寸長節有九愈老節愈
堅陽和亦榮茂凝寒亦麗妍霜隕紅紫凋菖壽松

栢然石泉菖性愛因產石泉邊予亦知菖性採之
從石泉

丁祥一孝子

趙璧

楓溪丁孝子居常念母切甘旨行傭致力疲口不
說堂上母喪明膝下兒飲血刀割徒苦母去眵莫
如舌每舐必盥漱唯恐舌未屑朝舐復暮舐三年
無或輟兒舐抑何勤母瞽豁然晰眷佑乃蒼天格
天在誠竭

隱居

趙璧

地僻逢迎少神閑夢寐安野蔬真可味山服抑何
寬只說逃名好還知入世難曉溪烟漠漠恍似子
陵灘

賓山堂

趙璧

我以山為賓山以我為主六逸隱徂徠青山豈相
拒

雪廬偶題

趙璧

喜學香山詩香山詩不奇平生尚素樸吐句亦如
茲

青山秋霽

趙璧

雲開峯競秀雨霽草生烟
索處誰相伴南牕對聖賢

賓山堂即景

趙璧

雨橫溪澗漲風急嶺雲飛
閒看田間叟携鋤戴笠歸

看山

趙璧

塵緣隔斷故人疎
剛有南山日對予
不是山雲多戀戀
只因我不出山居

一層樓

蔣爾璠

邑人

最上一層樓登高納素秋
雲迷衰草恨風捲落花愁
無水不消艷無山不禿頭
猿啼巖穴夜雁宿荻蘆
洲桂散清香露菊芬黃萼
毬細思造物理何處可忘憂
山水超然外劈天眼界流

行遊

蔣爾璠

行路行穿地遊山遊上天
履深樵徑僻目斷水窮泉
鳥嘯雲根石花翻兩脚煙
猿猴真大膽驚我竹陰眠

築室山居

蔣爾璠

花無出世想幽谷自春芳鳥有絕人意林深構木
藏間雲棲竹徑冷月度溪梁築室山巖下何須官
道傍

春遊

蔣爾璠

檻外晴光翠欲流下階擬倩片雲收花從影裏藏
春色鳥向聲中散客愁載酒遊山多逸興吟詩行
路任村謳故人相見還相約明日重逢古渡頭

中秋楓溪泛月有懷玉缸

余懋棟
邑人

秋空無纖翳萬里同一碧雨洗桂吐香霜催楓欲
赤索居窮巷中誰與娛佳夕阿兄携壺觴羣季盛
游屐招余楓水濱聯筏安几席水月相淪連冰壺
濯皓魄列坐恣笑談持螯浮大白緩棹窮回汀疎
鍾殷疊石泝洄憺忘歸清光沁腑膈倦言素心友
獨作荒山客夙抱凌雲姿栖栖摧勁翮疇昔屢周
旋從不存形迹對月共揮毫酒酣每岸幘今宵阻
勝遊妬殺髯如戟

示六侄文儀

余懋棟

家世本力農奮跡自吾祖二十領賢書棟萼連枝
吐嶽嶽惠文冠直聲滿寰宇餘慶鍾伯氏同接南
宮武家門自此大奕奕多簪組吾父恥浮榮立身
守先矩一經貽子孫督課忘勞苦伯兄挺異姿夙
擅文中虎訓我如嚴師激厲窮三古鬱鬱老公車
未及登華廡諸兒讀遺書金石殷環堵今秋戰棘
圍季也奪幟舞慙予屢敗軍也復隨旗鼓早遇何
足誇先志應須補

國有未報恩家有將顏戶鋒鏑宜少韜修名勉自樹

予本樗散姿祇合老場圃勛力况早衰餘勇那堪
賈勉爾赴公車應勿愁羈旅奮身須及時上有

垂裳主

懷笠山客暨陽二首

余懋棟

山館談經客幽棲日正長空庭延樹色淨几飲溪
光咲語風生塵揮毫墨蘊香河汾高弟子幾個已
升堂

鄉村連月雨湖水正蒼茫遙溯伊人在渺然天一
方菰蒲迷客徑蛙黽上書堂何日携瓢笠披襟話

晚涼

送錢玉缸之粵

余懋棟

忽捲臯比去難辭幕府招公車倦行役記室且逍
遙霜雪炎方少烟波天末饒舟穿灘石險車度嶺
雲飄歲儉勞符檄時清肅政條運籌民志定借箸
海氛消聚首多鄉曲談心破寂寥堆盤餐潁荔繞
砌詠紅蕉壯畧資游及高懷謝折腰君方嗤鷓雀
吾亦托鷓鷯投効拋芹渚歸心侶澗樵臨岐艱一
面羈緒轉無聊

秋日遊楓溪駱氏園亭

余懋棟

慘淡西風細雨天名園晚景獨流連危樓寂歷緣
鼯鼠喬木蕭疎噪暮蟬墨繡古墻苔漠漠碑殘曲
徑草芊芊故家池館今餘幾祇有溪聲似昔年

村中即事

余懋棟

餘寒料峭袂衣輕山舍初聞布穀鳴農事漸忙花
事減桑陰乍薄柳陰成間收松子和烟晒早摘茶
槍帶雨烹欲餞春光殊嬾慢鶯啼燕乳正關情
早春寄玉缸

余懋棟

猶夢全君聽玉珂相思懷抱別如何五湖蝦菜故人遠三輔鶯花舊恨多誰共詩香煨芋栗獨憐春色授絃歌兩鄉雲樹年年隔鏡浦東風又綠波

次韻寄陳角村二首

邑諸生陳思湄別號角村

余懋棟

藜杖休嗟原憲貧東風烟柳一般春獨愁好事多今雨漸覺中年少故人猿鶴日招予稅駕雲雷應待子亨屯錦囊留得詩千首午夜微吟泣鬼神瘦羊那得便醫貧十二回經泮水春姑妄言之聊說鬼不堪行處且饒人烟迷柳眼光難吐雪壓蘭

茅運尚屯回首家山纔百里一瓢何日共怡神

送壽景純孝廉入蜀

傅學沆

邑人

劍閣青天外荆門獨上時猿啼千嶂夕峽轉一帆遲荒草公孫壘寒烟葛相祠知君懷古迹無限杜陵詩

寄余瓠樽孝廉

傅學沆

可嘆張司業休官已六年客同秋葉散家似亂雲遷師冕空悲席西河擬問天空青百金價無路致君前

懷楊百藥次鈺昆季

傅學沆

洩水分流石瀆溪滋禾堂外衆峯低主人真似凌
寒竹座客都慙秃幘雞燕子池塘花覆屋鷓鴣邨
落草平堤至今別後媯媯夢猶聽窓前謝豹啼

寄德清舍弟

傅學沆

十千空信酒腸寬上竹緣知步步難太息水晶宮

外路蛩聲清切雁聲寒

陳無已詩冷官魚上
竹吳興昔稱水晶宮

楓橋晚望

施滄濤

楓橋西望近黃昏靈氣紆迴散彩痕漫訝羣山清

麗絕沼吳人在苧蘿村

暨陽雜咏

施滄濤

苧蘿山麓葬羲之聞道與公碑石移怪是遊人多
不問但尋何處住西施

清江浦飲別余四劬樽寓樓

英 蘆

世眼輕書客天心困酒豪何時希此會相對尚吾
曹晚浦千帆集秋空一雁高不辭連夜醉出處正

蕭騷

韓節婦詩

有序

蔣士銓

何七姑諸暨六十四都山頭庄人何正綱女許
字山陰韓尊倫為妻翁旋死于汴尊倫奉母家
居貧不能娶又病疴劇七姑年二十矣請于寡
母願往事姑得允于歸甫兩月夫死七姑以十
指養姑逾年姑又死歸依母居歲時必返奠乾
隆己丑母卒氏竭數十年紡績餘貲購地葬姑
與夫買祭田一畝附常禧門外尼菴永其祀時
年五十七親族謀請旌苦辭而止

生諸暨字山陰二十始嫁禮可尋孀姑老矣夫病

深兩月而寡力難任明年姑死難獨處麻衣歸寧
不再去可憐韓氏妻復為何家女三十年中萬辛
苦惟母憐兒守機杼兒身子然只一孃孃今逝矣
兒益傷傾破篋出青蚨奠我壻與我姑買田一畝
供墓祭韓氏無兒誰與祀低頭再拜優婆夷年年
寒食求奠之勿令厥鬼悲餒而此志哀哀天地知
朝廷雖有恩身後雖有名妾年五十七此生無所營請
旌弗許聲嗚嗚妾身雖存心久枯韓尊倫妻何七
姑請以告司牧閭史當特書

謹按韓節婦未經題旌又以諸暨之女為山陰之婦宜入山陰不宜入諸暨且其人現在故不得列傳茲以蔣太史詩載在藝文雖二吾稍借勿嫌也

自杭州入諸暨過苧蘿村三首

魯曾煜

岸傍桃李已無存石上青苔沒舊痕難煞紅顏成
大事當初悔不住東村

嘗膽君王味若飴五千甲楯讓蛾眉黃金入越無
顏色不鑄西施鑄范蠡

湖上扁舟謝句踐江頭一砲報鴟夷可憐烏盡弓
藏日未是同歸白首時

過烏帶山

潘輝

秋入千林爽氣迎楓橋南去向山行巒頭乍轉青
雲路嶺脚猶傳烏帶名苦憶奇踪人是謝竟遲幽
夢石非英惟餘一曲江流水長照星垣處士明
壬午夏禱雨龍潭縱觀五洩之勝得詩二章

周起華

侵曉臨潭上濛濛薄霧生巨靈開闢與神物幻幽
明鱗甲空中動風雷水上鳴詰朝霖雨至四野動
歡聲

寺門脩竹裡一徑入雲峯
轟轟青霄合蒼蒼古木
封迴風吹濺沫絕壁折懸淙
未辨登山屐空慙塵
外踪

學博傅君招飲

周起華

學圃延幽賞清池可洗心
菜花忙粉蝶綺席拂煙
禽人坐春風遠境從樂處
尋晚風起樹杪長嘯一
開襟

上巳日郡城返暨

周起華

欣茲風日美况復是良辰
修禊携賓從流觴列水
濱春光桃柳態勝事永和人
千古蘭亭在誰能繼
後塵

秋杪楓鎮道中

周起華

籃輿東郭外秋色望無窮
日淡空山碧汀寒霜葉
紅野鳧眠水際村犬吠烟
中更喜田功畢謳歌樂

歲豐

是日正值賽會

杭烏山

周起華

突兀長瀾路岩堯勢轉賒
招提隱翠嶂樵徑雜山
花雨過沙抽木雲深人採
茶何當凌絕頂御氣一

餐霞

山環道中

周起華

問訊山環路平橋接野田
麥風千頃浪春雨一犁
烟花笑溪邊寺瀑飛
樹杪泉更憐雲缺處
隱約見

蕭然

山名

毓秀書院同人話別

周起華

高齋聯勝履綠酒傍銀燈
逸興清歌發離懷此日
增竹牕流素月楓港響漁
罾秋夜愁偏易一尊力
不勝

諸暨二廟

并序

陳聖洛

暨邑南門外距苧蘿村數百武有范相廟好事者復貌西子以為耦此與小姑娘嫁彭郎何以異按墨子及修文御覽皆云越滅吳即沉施於江以謝伍員其隨蠡去不見所出因杜牧一舸逐鴟夷而附會耳楊用修辨最析又松山之麓有文應王廟則朱翁子夫婦像夫翁子之婦求去室家不幸事也使其至今有知當亦諱言之何不為古人藏拙耶噫西子無夫而有夫翁子無

婦而有婦寧非咄咄怪事哉世無有正之者用
託諸詩以致慨

女謁恢雄圖薪膽供一笑一笑敵千軍
隱忠胡以報伏臘走邗翁故鄉崇廟貌
伊誰偉丈夫儼然仇儼俱維彼范少伯
功成已歸逋將相等敝蹤而寧慕登徒
吳沼波瀾起桃花墓春水不念餌吳功
重貽泛湖恥決此浣江流煩寃終莫洗

范相廟

貧賤汨没人英雄多不幸所貴論世者
表異畧其青翁子亦人傑富貴歸鄉井
昔日下堂妻匿形恐

留影如何千百世琵琶調復併松山
峩峩高浣水泠泠我來弔英風怒烏積
心梗

文應王廟

鷓夷井

朱瑞

在陶朱山淨觀院前相傳院即范蠡故宅
見宋吳處厚碑記及范文正翠峯寺詩

漫漫吳沼波濤溢漣漣鷓夷井泉冽
重欄玉甃盛標題修綆銀瓶薦芬苾
雪恥能成烏喙功餌吳尤藉蛾眉烈
蛾眉烏喙竟如何有如枯井生風波
娥眉婉轉墓清泠安樂患難難同科
君王社稷威名著大夫飄然拂衣去
一帆烟水五湖秋鴻飛冥冥

弋何慕亦有當時號同德
予欲歸歸未得鳥盡
不悟良弓藏蓋世功名
胥井黑轆轤聲散古梧
寒苔蘚痕深斷榦蝕鳴
呼舊井已無禽獨弔寒
泉心惻惻

苧蘿山尋王右軍墓不獲

王榮紘

太平御覽載王羲之墓在苧蘿山山足下墓碑孫興公文王獻之書今已不存

艷地人爭羨清名我獨聞
為尋三尺土塌碎一蹊
雲退筆猶存塚籠鶯尚有
群夕陽無限好何處照
荒墳

詩餘

藝文二

贈吳教授南歸錦障百字令

元脫脫

東越吳君擇中號萬里儒而善醫來游京國新
授雲南行省大里路儒學教授未上乃以親老
急歸覲可尚已予嘗承教誨醫藥之賜於其行
也謹效百字令為詞以贈之詞曰

帝都佳士便拂袖天上歸歟定省儒以兼醫人物舊江
左風流比並狄籠儲材義經探蹟譽望登臺省倚門頭
白夢入故園風景春滿南粵千山悠悠去河水東流

華艇袖有除書正芝泥香靄粉榆鄉井堂上稱觴嬰兒
戲罷看着鞭馳騁重游京國會取勒勛鐘鼎

奉贈邑大夫方壺謝公入覲詞

有序

明駱問禮

循良化洽嚴述職之彝章寅靖義孚悵臨岐之
耿色含情不啻口出紀羨何幸躬逢仰惟即名
某官偉敏性成英精學就靈麟彩鳳兒童亦識
其祥璞玉渾金鑒別莫名其器掄魁賜第洛陽
之英彥既早進於吳公應宿公符枳棘之荒叢

亦卑棲乎鸞鳳赤駿之騰空共詫青萍之出匣
自殊履畝定圖豈特於文無害當初政之糾紛
而恢恢游刃敷猷起俗苟其於事有裨即衆議
之雜踏而鑿鑿持衡頌繼懸魚化符馴雉乃因
朝會爰啟長征石几橫琴瀟灑一簾秋色錦韉
攜鶴飄飄兩袖春風北斗垂而劍氣衝光搖浣
水晨鷄鳴而驪唱發聲應長山雖久任責成九
重方修居官長子孫之故事而攀轅卧轍一時
不無赤子慕父母之私情況於察義之素殷能

索居之是惜渭城朝雨共嗟萬里關山金闕曉
鐘遙想千官劍珮問禮幘幘均荷眷戀尤深言
游得下邑之賢既慚非類老子竊仁人之號更
訝不羣顧忌傷手之譏為續離亭之曲嗚呼醉
中解纜雨後登樓兩地悵然一天無際三秋邈
矣半日為長語固不文情為有恪詞曰

燕都越嶠風塵路萬里雙旌星露玉劍遠空秋錦瑟橫
塘暮拍顧上林深還奏長楊賦 八埏億禩神明祚所
賴藉循良為輔班管推賢彤墀錫燕更幾箇富年名父

春日潞河魚夏雨施村酌

右調帝京春即憶帝京也
前六句後七句各四韻

奉送邑大夫乾所時公入覲詞

有序

駱問禮

金鞵戒道抱最計以朝宗綺席臨岐懸素衷而
傾注義固深於察佐情更切于士民恭惟某公
臺下學精蘊粹識遠才宏一自下車以來百務
隨行而付剝繁澄穢夙習頃釐弊正推雄淳風
蔚起慮潢池之騷動則修保甲且練鄉兵慮水
旱之頻仍則建社倉先捐俸直教民敦古炳然
垂大雅之章課士尊時卓矣振懋脩之範若其

催征之有法與夫聽理之得情不過勵精所溢
緒餘又豈更僕為能枚舉既深撫字九切匡承
左矩右規良恥獨為君子我心爾腹真能不異
周親蓋起家者十年諳練既熟而結綬者三篆
閱歷殊深宜所措之皆純又何遠之不到冠裳
蓑笠正一時安樂之秋玉帛車書適四海會同
之候日邊琴鶴振千古之風流雲裏鳥鳧望九
重之天闕於凡有識孰不攀轅而獨無知能忘
贈策竊今神聖繼而世躋皇極追古明良遇而

道洽太和政在安民吏先課令開明堂而受賀
麟舞鸞翔錫御燕以旌功禮章樂備雖漢世之
良吏不一恐淮陰之國士無雙青鎖禁深行且
留周非偶甘棠蔭遠恐於借寇為難所幸甲令
有常兼念子民多欲得輪蹄之再至即草木亦
同歡在九載固非其時雖一日猶愈于已雅况
同寅蓋丞尉之於長官猶衣服之有領袖職業
既闕一體非提綱者得人則目何以張儀刑永
無二心曾會晤之幾時而別何容易贈處固古

賢所不廢繪頌在迂拙為非長詢盲者途寧能
指掌代大匠斲曷勝汗顏日暮登樓悵行旌之
過隴霜晨載酒思執轡以非時渭雨清塵郢波
激楚詞曰

盛時冠履覲宸旒多少神州赤縣兩袖清風熙瑞日雅
度何方再見變豹年深栽花池稔此際九燿絢苧蘿春
色一時遙映畿甸 佇想績奏功曹筵開光祿溫問承
清宴仍許陽和還海嶠竹馬小兒爭忭雲表仙鳧霜郊
老馬南北無風便里歌村釀莫辭頻唱頻勸右調百
字令

國朝

西子故里

趙式邑人

苧蘿閒步正鶯柔花媚春生遊屐不見浣紗溪上
女但見溪頭片石艷舞迴風嬌歌住月故宇雲山
隔入吳往事何堪今日重憶 莫問興廢存亡荒
碑冷廟千古空遺迹剩水悠悠流不斷依舊青山
落日少伯勳名西施窈窕風雨邱中麥岸旁楊柳
依稀想見眉色右調念奴嬌

題族祖宗寶墓廬

趙式

屋後青山不改堂前風木偏搖一坏黄土老蓬蒿
三載空思色笑 別夢錢飄蝴蝶相思血染蠟蛸
斷腸坡上雨蕭蕭月黑松林虎嘯 右調西江月

題族叔虞尊墓廬

趙式

風木蕭蕭長夜夢幾時方歇痛黃泉雙親繼逝墓
廬重結茅壁畧分荒徑兩柴門獨閉空山月嘆六
年株守兩孤墳情何切 遺筆墨誰披閱遺杯椽
誰陳設只數峯相對寒花落葉百草都從閒外老
一燈長向愁中滅更無端風雨杜鵑聲增於邑 右調

滿江紅

寄族祖吳生業師

趙式

讀書曾記從遊日走百里他鄉負笈青燈聽講每
鷄鳴小閣外雪深三尺 多年誤作天涯客問行
藏依然落魄杏壇春雨隔溫寒腸斷處蕭蕭頭白
右調步蟾宮

宣靜菴先生狗楚難

趙式

荆楚勲高羨肝膽如公誠烈清世界鼠狐忽嘯難
倉卒武昌三月動刀兵漢水一江流碧血守孤城

無計解重圍完臣節

忠義士公與葉

時葉糧道同徇難

頸上索喉間鐵歎臣身雖冷臣腸猶熱彭蠡漁歌
千古恨衡陽雁淚三更月向岳樓南望怒潮橫魄

歸越

石調滿江紅



諸暨縣志

卷四十



賦 藝文三

鐘山賦 有序

明 駱問禮

鐘山舊名唐家山意往時必為唐姓者所有故名今唐姓絕響有之者皆吾族人而敝廬正當其下朝夕玩視恠其形儼然鐘也因更其名而為之賦

嗟此山之賦形兮儼然如鐘何巍巍乎千萬年兮嘉名未崇豈山靈亦有擇乎知己兮為不易逢必神降而傑



興兮聲實始宏羌衆山之蜿蜒而扶輿兮同以崑崙為
宗自中條而南海兮復折而東會稽聳鎮而宛委聚精
兮禹跡乃通勾乘險固而苧蘿生春兮越業以隆鐵崖
振色烏帶孕英兮神靈所鍾顧此巒嶂之紛飛而特峙
兮肅重圓穹豈其以乾坤為爐範兮點土石以成百鍊
之銅爰神鎔而鬼瀉兮岐伯無所措其巧而倕鳧無所
施其工誰謂無聲有不待椿谷傳猿鶴濤捲松風維嘯
有虎維吟有龍以間以合或徵或宮未嘗諧之而益協
兮未始釁之而益洪瞻之者肅然而起敬兮聽之者怡

然而轉冲况無遠而無近兮取材則同絲扣大而扣小
兮有應必衷我欲貨汝於萬家之市兮則萬牛有所不
能曳而亦無可載之艤艫我欲獻汝於九重之尊兮則
公卿徒為之眊目有司或有所不能舉廟堂亦有所不
能容而要亦非汝之職兮何汝之誼大造固置汝于清
曠之野兮既不箕而不虞我亦欲對汝以清曠之懷兮
將何棄而何庸或盤汝麓或登汝峯樵兮有條牧兮有
茸歌兮汝應飲兮汝從醉兮汝礪醒兮汝嵩洪兮濛兮
固不知汝之為鐘兮亦不知汝之非鐘

明鏡里賦

有序

明錢時

余家族缸竈鄉之西長安曰明鏡里其傳舊矣
本邑志乃載孔胡夫言明鏡即三尺童子無不
誦說言孔胡即百年老人無一知解者斯何說
也家有九十二翁間以扣之翁曰若亦知吾居
之缸乎吾聞高魯言宋元為陶者居得玉缸窰
中蜃溢而出泛以梅梁沉之湖中叢爾吳山厥
有奇石能發異光蓋玉石同體皆粹精也世故
傳為明鏡里翁語如此然亦人人能言之乙巳

之冬余涉自淮泗浮楊子渡錢塘而歸乘一扁
舟蓋將抵步時漏下二鼓矣枕夢齁齁舟子忽
訝曰此何物者赤如日白如月圓盤走珠累山
之巔滾滾山脊欲墜也是其為天鏡乎余趨起
視之則光猶奕奕也以此知宗老所述謠俗所
傳原非謬悠何志者之略也豈采風之猶隘邪
慨懷久矣丙辰秋留都公事回涉江舟中適有
餽志者閱之慨然有感援筆賦之厥以章里亦
誌實也

維東揚之牛渚兮越絕紀其上遊繫勾乘之列采兮度
祖龍以槿頭清泚之巖巒兮峴峴而屹屹鬱勃之鴻龐
兮峙杭烏之西安爾其蟪蛄走馬兮乃聳削於白茅越
嶺篠之孤律兮出塢白而群螭四望之硤硤兮初湧蓮
其我瑳厥巖尖其岱孫兮若闔龍之霄摩下則明湖一
片兮羨倩盼而冠簪百川之元以滙江兮漫攣鬢而鬢
鬢鳳騫翥其離離兮眠狗列其津厓龜玳璘而儼洛兮
鬱環迴嶂疊名隴之仙佳繫吳山之嶽崎兮中映發其
天華誰元錫而金膏兮既有燦其菱花昔仲宣識水精

於山樵兮張蓋迷黃衣於白雲咸陽徑丈而照骨兮彘
則十二而科文並孕石而濡精兮乃茲塊之踵聞神炯
炯而星流兮氣爍爍而電繞恍流霞之過茂叢兮爛慶
雲之遊春沼羌此物之何從兮百鬼突焉龍後似霹靂
之痕驚兮赫連擢其心孔嘗試懸爾於天空兮奚不朗
而八方壯士衝悲憤之冠兮幽閨斷淒楚之腸姦雄結
白日之糴兮烈士飛赤地之霜幾爍閃其可遺兮付淑
忒其靡藏左雲霧之興觸兮右風雨之旁皇僉曰異哉
屬月之絳氣兮洵矣連日之碧光載逖覽兮勃發礪礪

兮有暨特碣玉臺亘兮天門洞巖豁兮地窟青龍之挂
角兮鐵崖崒嶸靈璧兮聖姑悼貞婦兮立望夫浣紗之
汨汨兮泣奚光於姑蘇繫石中之瑰奇兮獨茲鏡之烏
熠軼咸陽而西京兮羌霞餐而露吸極茲理之變態兮
並大冶於陰陽惟懷奇而蓄變兮乃鬼怪而神祥賤砧
砧之類玉兮擲似珠之琅玕奕奕者其靡不之兮射牛
斗之芒寒爾其托以立法兮盪圓蓋之鴻暉核以歷絡
兮煥方奠其緋威誰為引以自鑒兮燭奸媮而佩弦帚
胡春之非紙舊兮青掇列而供研胡弩之非飲羽兮礪

累累其印懸直媿美乎宛委之覆盤兮亦金簡玉字而
奎纏闕曰內瑩外闇以止為容兮其動也時為光為龍
兮孕靈雙筍峙帝宮兮文明赫熙德之隆兮紳膏含滋
元冥通兮金猜陸離吐霓虹兮大都一照人在中兮神
鞭山跡問大空兮重曰維德之宅兮洞陽明盪瑕滌穢
兮鏡至清羲皇上人兮揭日月而行遠視於邇兮顧斯
名莪莪湯湯兮莫之與京

元覺樓賦

明陳于朝

有客從西來羽其衣扶筇而至以一鉢向余門募食崎

嶇狀也器而與語若師浮邱生者因及長生道有藥耶
石耶曰無之海有巨石出崑崙之峽神禹之足未之履
焉歷萬滄桑不少變謝如峯如巒無明無夜日幾於登
月幾於瀉為地之霄為天之榭可不為長之生而久與
乾坤並其長者耶然而鴻濛以為母混沌以為父萬年
無疾不知含哺喜則躍浪羽跨濤車而怒則蔽曉天噴
晚蜃而屏吳楚當其時盧不知其形骸扁不知其肺腑
藥石所勿施而莫揣其終古余曰然則無之曰有之海
之中有魚焉出於崑崙之泉翼若垂天尾長於乾盤古

氏不識其年可不為生之長而莫之與肩者耶然而渾
敦氏未起黑山赤水日相居止喔喔歆苑及日月之始
開而後吞陰吞陽吸風雲游凌霄之渚彼其所食者二
氣而後乃復爾余曰叱叱女語何綺曰先生弗覺乎覺
其為無有之亦無海之魚不生矣覺其為有無之亦有
海之石亦不生矣覺其為無而為有海之石海之魚俱
不死矣得無以生天地之生也得有以生人物之生也
得其有無以生陰陽之長生也覺此而後老天地古人
物萬代陰陽矣余曰叱叱女語何知曰先生覺否覺元

否藥石勿覺勿能施也有之說從覺生也藥石既覺恐
能施也無之說從元生也先生請正襟坐百尺樓上思
有思無游神天地之先結想有情無情之際海不啻方
寸之洋而石與魚不啻方寸之靈蠢也言訖與飯一盃
去不知何往因以元覺名吾樓

記藝文四

逍遙齋記

宋 吳處厚

天地萬物參差散殊恢恠譎怪不能相一而莊生能一
之是亦辯之志也前駱志毅
作與其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

言宏綽其理踈曠其旨幽妙其致高邈王公大人不能
器其說造化真宰不能材其用誕則誕矣而僕竊喜之
又以逍遙之名名其齋亦莊生之意也嘗試論之夫性
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而貪
羨之流進躁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以智取
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恨老死而終不悟悲
夫使天下之富必如陶朱猗頓邪則原憲黔婁不復為
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邪則顏氏之子
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

管邪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
毛嬙西施邪則嫫姆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
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
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
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
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激激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
混混與世相濁壓之泰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不以為
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墜之深淵不以為辱震之雷霆
不以為恐劫之白刃不以為懼喻死生為旦暮用盈虛

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蹙譬如一浮
萍之適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重輕於其間
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為民入與道為隣若
是則安往而不逍遙乎此命齋之大略也齋凡三架十
有八楹東西之廊翼然而趨左右之房洞然而虛地可
載屋不求其餘堂可容几不求其舒可以聽訟可以燕
居可以偃仰可以自娛室有淨名經三卷真誥兩帙道
書數十軸其餘琴奕圖畫舞樂之具率皆稱是故卯而
升坐於堂則奉版抱牘雁鶩而並進階前沸於闐闐堂

下闢如囹圄於是與里胥亭長市井閭巷之民辯曲直
質是非于庭午而退休於室則前溪後山軒窓四豁身
兀坐於環堵心恍遊於大庭於是與釋家老聃莊周列
禦寇之徒談性空論名理于書此僕之所以為逍遙也
衆人但見僕汨汨而進碌碌而退塵埃滿巾泥汙滿鞞
而不知一室之內自有此樂金朱煌煌軒冕崇崇爵甚
榮而位甚尊任甚大而責甚重怨謗之所藪憂吝之所
窟又不知與僕室內之樂何如哉乃知古人韜光戢景
陸沉於世柱下之史漆園之吏柳下惠之小官東方朔

之為郎皆有所謂又何必遁逃山林跼伏草野而為方
外之士哉夫位之卑者不競則躁職之賤者不快則悲
今吾於是齋也齊鵬鷄之大小均鳧鶴之短長荒唐汗
漫觀縷重複廣南華之意述逍遙之旨者不惟用以自
釋又將告諸後來者使之息躁競悲快熙乎澹泊者焉

疑碧軒記

元
申屠性

台州路學教授祝里馮君剛中世居紫巖吳湖之東築
室數楹開小軒為燕息之所軒瞰尋竹竹外湖水縈帶
遂以水竹之故而名其軒曰疑碧徵記於予予謂水之

為物止而通竹之為物虛以直惟有德者肖之今君不
資以為樂而退處寂寞之濱如野父田叟種竹千餘環
立左右軒牕之外日見鷗夷子所游千頃之淼茫風帆
沙鳥雲烟變態集為几案之具而君朝游夕息於此水
竹之姿凝於一碧者蓋野父田叟不足以知之而盡在
君之襟懷矣其見於筆墨詩畫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
然凝碧之樂於目者淺也請探其深方其開軒見湖與
天上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其流注之潤綿亘數百
里其及物之澤不可算矣君子體之止而能通者不於

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而未茂貫四時而不改柯
易節昂千仞而不回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
是而得乎君方釋教學事歸老故山其闢是軒左右陳
列皆古今書史日與賢士大夫劇切講肄周旋水竹之
間攄幽發翠是宜行益高道益尊既宏乎內必揚乎外
吾懼其軒居之樂不果於凝碧之地矣若夫流連光景
肆情詩酒豈所望於居者哉

新雨山房記

明 宗 濂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隣國初得藝時伐偽吳張氏相

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時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
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甍巨室焚
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斷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
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
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
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
修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
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修竹數
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於室

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
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
室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
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
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糧芻茭之需叫號徵逮者
填於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
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
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
運于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

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
耶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
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黃氏歸田記

明戴良

諸賢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君
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
嘗盛矣及一旦哀松之孫某遂以愚駭盡廢其先業至
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圖之而族
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

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楊樂侯來署州事行
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某立庭下歷
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
于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
侯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悅服當
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
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筭一人得
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
處者咸羣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

益送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
經紀其家事于是義與鏞及九黃氏之族莫不德侯之
為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于無窮乃以張君辰
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于世吏遠
矣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
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
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構辭累歲而元姦宿猾
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
如此由是而言則為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中變其亦

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
為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爭史書其事至於今傳之侯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
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明初風氣猶古讀此文可以想見若近日講張為幻
強辯巧抵莫可究詰即至理屈詞窮亦且駕詞越控
以挾制其問官因而轉獲重譴現在之案指不勝屈
顧歸咎於聽訟之吏可乎

沈椿齡識

仁壽莊記

明蘇伯衡

仁壽莊者宋衛尉少卿黃公夫人劉以蘇貲置義田賑其鄉之貧乏者明道間旱公在田里睹井邑皇皇曰不能為天下計寧不能為一鄉慮耶遂悉家貲首宗族次閭里鄉人荷其賜感愧不敢告公知之乃於樓頭視烟之有無施給以時歲以為常復慮非經久垂後之圖夫人體公意盡斥蘇橐囊置義田命子孫歲收其入無遠近咸餉焉迨後滄桑多故寢不可問公九世孫新釐復之新之孫文明者制為規約長幼有籍給與有時多寡有則勒之貞石屬予記予謂自宋迄今族屬姻黨沐夫

人之德四百年視世之殖私門營華廡或悉索征求以奉上而窮約困躓饑寒溝壑者漠不動念甚又擠之轉瞬而同歸於盡孰得孰失昔文正公謀置義田久之始遂厥志王公將相猶難焉夫人內成公德而行之不少靳子孫守之無或替後之人當更有聞風而興起者矣莊在暨陽之坂而呼以仁壽者何置自夫人呼之以封邑云

味菜軒記

明方孝孺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

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
酗管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
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
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
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
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
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
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
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

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
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
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菹蔓
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
知此味尤為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
而求之不勞不為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
之也無媿身不勞而心無媿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
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
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

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烏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
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
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于物無所害所
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
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
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
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
况於菜也哉

碧筠書舍記

明 郭斯垕 邑人

聽真子讀書花山適有飛仙令威牕語曰幽棲者願得
友乎山陰溪曲有碧筠生者清修高節不累於俗足下
一見烏則爽氣自倍矣聽真子曰異哉我未之前聞也
敢問其族令威笑曰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余小子願有
喙三尺試與足下陳之此君之先蒼筤子出自震澤佐
羲皇畫卦定律呂復與宗人蒼頡觀鳥跡制字實始文
明天下蒼筤子生篠神禹修方貢上之封孤竹君傳籜
至韓徙居淇澳籜字庭筠在縑祿嶄然露頭角性至孝
非供甘旨不脫編爛衣比長文皇帝特起待詔翰林遷

直御史府出守渭川與端木華戰於千畝有功封高密侯時有孤雛生以心血為有節之君化龍葛陂將乘雲薄太清籙弗能制遂營樓黃人之國以自老屏山劉文靖公雅善諸葛氏建萬竹亭賓之至碧筠生九幾葉矣綽有先君子之風烏聽真子迺以令威為先容虛左往迎于山陰載與俱歸館諸谿麓間不數年孫枝以百千計曼玉春風篩金秋月却炎熱排沍寒青貫四時無日不報平安聽真子于是顏其居曰碧筠書舍方操觚沉思將記其事座有琴士謂之曰吾聞務理學者不事寓

言足下似欲醉我以毛穎子虛糟粕者然聽真子曰道與器同出而異名以道觀之無物非器即日月星辰亦形而下者也以器觀之無物非道則飛走動植皆形而上者也兩者不相離也夫寓內特以薪傳火耳其為聲為色孰非寓耶苟可以觀象於彼而修我德則古人亦未嘗不畱心焉若蓮稱君子菊比隱逸梅為羅浮仙人是已况此君之以節高者乎琴士漠然無以應聽真子遂著為記

諸暨學記

明徐渭

暨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圯師靈罔
安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為顧艱于徵發會有
廢館錢與學畝歲入為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於是悉
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禮樂之器
壞弗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浸湮為閭舍者
復且垣之始萬歷癸未之十月閱三月乃落今夫有司
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有司告落於大吏
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於其學事工也而道
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

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弗詔也今為故之說者二曰學以
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
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尊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
以古膠庠之迂習尊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
於絕韋則法堂草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
之耶今夫忿戾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為勞婉愉
為逸泛記與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為勞專精為逸
人情莫不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
今之為子弟於家為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

精崇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忽戾為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既如彼而倫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醫之於病者也布方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于布方矧曰引劑吾敢謂暨之

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為多

右記從徐文長逸稿錄得其碑現在明倫堂碑末題名云丞周天道簿李譽史甘伯龍諭許希旦訓譚任謝國泰耆趙堯全周天祐萬歷甲申仲春吉番禹謝與思書謝為知縣徐渭不列名蓋代作也而前志不載其記并不載其事則志失之也然以余考有明萬歷中修學者自隆慶丁卯至萬歷癸未一修終十六年自萬歷癸未至萬歷甲午又一修終十一年自甲午至萬歷四十四年丙辰終二十二年樓成檟復重建之即其時工程可知矣余故不以補入學校而載之藝文者以此

遊五洩記

明徐渭

萬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洩

初宿謝家橋明日兩山行驢不可負暮至楓橋駱君意
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
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
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洩寺是為至日遂登已而
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洩下
題名鑿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峯
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洩之對岫
觀四洩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鐵紫閭長清三嶺日
昃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

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近為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
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
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昃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
洩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
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洩借物以形
容之終不足蘇長公遊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
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約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
之矣是行也去來九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
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

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由諸暨至五洩寺記

明
袁宏道

越人盛稱五洩然多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其勝其
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五洩去諸暨七十餘里一路多
頑山勢甚散緩無卷石可入目者余始念看山數百里
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
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洩過當余中郎笑語何
靜虛以為不然頃之至青口遊人趨狹巷中線路百折

窮而忽開潭水泠泠縈壁行山皆純石峯稜怒立一壁
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猴所不
到映山紅有高丈許者紅白青綠燦爛如錦相顧大叫
曰奇哉得此足償苦辛不畏中郎彈射也靜虛曰未也
爾輩過小小邱壑便爾張皇若是明日見五洩當不狂
死耶余與周望聞之喜甚跳躍沙石上馳而至五洩寺
日昃矣茶竟偕至前澗濯足兩山相迫疑將頽壓石骨
如水浣鍾縣屏削笋茁戈森狀態甚詭周望顧余曰何
如西湖余曰何仙妹奈何與治淫論色澤也溪傍天竹

成林將至白龍井遇一皓鬚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
心動尋舊路而還

觀第五洩記

明 袁宏道

從山門右折得石徑數步聞疾雷聲心悸山僧曰此瀑
聲也疾趨度石罅瀑見石青削不容寸膚三面皆郭立
瀑行青壁間撼山掉谷噴雪直下怒石橫激如虹忽卷
掣折而後注水態愈偉山行之極觀也遊人坐欹巖下
望以面受沫乍若披絲虛空皆締至飛雨瀉崖而猶不
忍去暮歸各賦詩所目既奇思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

不知作何等語時夜已半魑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几間
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踰響鐵嶺至洞巖記

明 袁宏道

從響鐵嶺下觀路甚巖新雨石滑拽藤杞而行跬移寸
折踰刻始達兩岫卷石而澗蘿木翳蔽下溇黛碧四瀑
洶湧行了了見雷奔電布不復如昨矣嶺與紫閣接一
帶皆平疇林泉蓊鬱稻畦被野初意峭壁之上當為銳
為釜不意乃得花源村也錯疇而行約十餘里漸下良
久至洞巖山僧設炬以導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

徑微仄凡三四折至驚口極小遊人皆貼地行炬烟大作泪出如雨偶思先輩有言入洞為烟所困者心懼乃各退出惟靜虛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為澗所隔始返徐文長曰洞巖奇于陰五洩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數語得之矣

越中雜記

明 袁宏道

五洩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瀆薄之勢為缺典耳

石壁青峭似綠芙蓉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室如水流淨挿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掛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洩爭奇于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何如哉

遊五洩記

明 王思任

水經注是也中二洩不可至宋景濂獨難四級蓋從下數上又於二洩之中身試之矣謝元卿刁景純輩所遊遇不可知若近日徐文長袁中郎陶周望俱未至三洩

與四洩今次第言之從寺右走里許先見者乃第五洩也約三十丈圍鹽萬斛下夾溪造雲壁立酈道元已貌得七八也過潭壁斗凸三丈許履不可革粘齧如蛇進生退死雷霆不聞初苦上旋苦下屏息如盜響鈴突見碎雪再來此四洩也同行孝廉范敬升先眠采玉河上予與文學陳奕倩僧魯逸曹源續至各踞一壑此時人在勃律天西望見蔡漢逸兩試兩落以為鮑肉絕想矣良久勉上半前半却正盜響鈴處也幸而至亦坐坐奠搔首半刺乃笑而三洩均隱在對山隈上蠻強取之石

芒棘杪着處寄命阿奴欵忠一臂忽口噤不悉說何事昆陽圍中爾我不相顧也三洩態備出傾者滾者飛者跳者煮者突者衝而過者喧虺繡蹴其沫猶可滌肝樓賢三峽非不妙那得騎而押之朱約之浮以大白此酒不宜勸人矣仄壑右上得印脚掌數丈望見二洩老蓑衣掛下短白鬚也石腹膩瀉不可陟力人先之汲我以裹足布再墜而引若淫濕斷不能也第一洩飛下聲怒勢怒色怒然無暇料理之絕壁垂尺餘在外失一跬千古不問矣飛瀑雄吼貫頂劈來上有龍井洶洶萬仞以

青竹及柴杖投之有入無出此酥魂栗魄府也駭而上之為劉龍子拜母處頭顱印存又上之其家也又上之則地名紫閭屬富陽治殷殷雞犬聲出也忽而平田廣陌眉鎖頓開又從十地援出三天門無復歸理特予人一條生路奇絕乃從響鐵嶺大步而下是遊也喜樂不償畏懼生人止堪一寄耳吾意鑿通懸度亦不必五牛屎金千梁無柱然而不樂為之者僧欲險之而山川亦欲閱之也雖然險閱正爾佳必欲几平褥善即無過邯鄲道也

重修堂署記

明 陳子龍

余以庚辰冬奉檄署諸暨令事察其山川形勢自縣以南多高山平原類苦旱而其北則受東陽江之下流為湖瀦以百計恒患水既已連歲災穀不登窮民相聚劫巨室日數見告予日夜厲賊曹衣求盜衣搜山澤飭干陬衛城郭又大發粟賑貧乏養癘篤告糴於鄰民用小靖而縣治則頽圯甚廳內以二十餘木支之令治事輒惴惴棟折且將壓焉廊廡無墻垣吏抱牘立兩雪中門無閉闌樓無鐘鼓館賓於東隅如入車廐令之私舍僅

蔽風雨盖建自正德中於今百二十年矣宜其墮壞不治將益深而予是時方筮梗扶傷之不暇且歲月之假易安敢以告司里明年真令錢君來則討捕賑貸之政益修朞月之間令行禁止四境大和又明年歲大穰遂上計中丞御史臺以建造請報可於是量徵徭役用寬民力不足則乞嘉肺之美繕又不足則又損常祿繼之木石埏埴靡不躬親義取壯緻不用丹雘凡歷二時而成為堂者三堂之前為軒後為重堂皆如之右為庫者一左為幕廳尉實居之庭之左右為廊六曹掾所供

事也前為儀門者三又前為麗譙者五挈壺氏司之左偏為賓館以歲時見大夫堂之後為令燕室不詳記既落成而予以冬日行縣見之作而嘆曰我今而知為政矣古之論治者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故入其疆寄寓施舍之不具樞梁宮室之不修於是乎有逸罰豈能無勞民盖罷於逸樂安於苟且足以傷政而偷俗也是故易取大壯書有營維詩記司空司徒春秋書築宮禮載百工咸理此先王所以重明作考功效而計久遠也故立政體國利更數世今也不然吏既郵傳其官而世之

課吏者程功之心不若糾過之心聞茸者謂之安靜姑
息者謂之愛民於是巧售其術者即不至陰收脂膏以
自潤亦未過楚孫叔齊晏嬰也而外則陽為儉嗇顏垣
不塗敗戶不鍵歲玩日愒以累後人而責誚不及則相
率為懈慢矣夫四境者政之所訖也邑治者政之所出
也田疇溝洫在遠者也戶牖庭除在近者也夫令也朝
於斯夕於斯出令布惠之地而蕪穢不飭豈能震動恪
恭以經野保民遠猶辰告以廣世德於茲土乎夫門內
不治而能治其四境者我未之前聞也由此推之錢君

可謂知本矣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定之方中
曰秉心塞淵惟錢君有塞淵之心夙夜之勤以鎮撫百
姓凡厥正事罔敢勿克建其獨宮室乎余受事之日淺
又厄於歲不獲經始而重服錢君之斷而有成也錢君
宏遠矣

浣紗石記

明王章

嘗讀史至越世家載少伯入陶浮海諸軼事彼直去將
相如敝屣而何有於一尤物乃當向踐薪膽之日而少
伯顧以陰符權奇屬之賣薪女女固施氏居苧蘿山其

下有浣紗石相傳是女浣紗溪上而少伯巡行媾之以
秦吳而因沼吳者也嗟乎姜里之釋夫非女謁乎哉而
胡浣紗片石獨以施著則石不能重施而施特貽石以
重也向使施第以朝歌暮絃雲鬟月貌流艷當年而不
足雪行成之恥於萬一則紅拂綠綺已隨烟草腐而區
區卷石安得與黃絹幼婦之碑並垂不朽乎夫曹以純
孝守經而抱石伸節施以隱忠用權而浣石洗仇生死
不同其於君父不可磨滅一也余居恒盱衡山水竊有
意乎其人而憑吊之不謂一行作吏輒授茲暨暨實迭

目之所不競者而予則輾然喜曰是固少伯所生聚教
訓之區而予庶得以觀風儀法也意苧蘿之阿必且佳
木繁陰亭榭層折負者歌塗行者休樹而騷人游宦相
與題咏不絕庶千巖萬壑擅勝千古乎迺從巡陌經行
之餘覲蹇周覽則索所謂佳木亭榭與三家村舍大率
皆寒烟荒阜耳而浣江環曲如帶潺潺汨汨橫浸一石
石可數尺許岸芷汀蘭覆護其間而浣紗兩字千載如
新嘻滄桑疊變爾不見蘭亭之鞠為茂草鑑曲之障為
石田而是石也猶悠然無恙將無生聚教訓之靈賴以

收功而顧留如綫於蘄蘄者耶然則思少伯之風流而不見見斯石也其猶想見少伯之遺跡歟予吳人也側嘗艷娥江有烈女矣而西子尤委曲佐其君以霸者安得以五日京兆而不傳其馨哉是為記

國朝

新建街亭市義渡記

沈椿齡

邑東二十里金興鄉之都曰街亭里其水為街亭港南接東陽之派由烏巖璜山五藻等溪合樓店埠而下東接嵎縣之水由殿口琴絃桂蕪等溪合

利浦溪而下總匯於是港以達浣江春夏迅流驚激勢甚平洶至寒沍則又淤淺不可以杭地產竹木民業牛僮遠近就鬻者輳集蕪無槁渡殊病行者乾隆甲申之歲里人陳紹澄等創議建渡一時好義之士樂輸恐後剡木為舟不必其大也春夏以之疊板為槁不必其石也秋冬以之復置小屋三楹于西岸募人守之節經費之美價買并捐助者共得田若干畝歲收息以備傭僱修葺之值程法井井人樂其利者七年於茲矣恐久而忘所自

也呈請一言以記余考橋之制曰杠曰梁曰權曰
杓皆斬木成之後乃易之以石古者五溝五涂莫
不有梁故爾雅曰隈謂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易繫詞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
渙舟之小者為舠為舸為舨為舩為航其大
者為舫舫為舩為航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舫為
舫舫平流大河匯交五達之衢通往來致重遠非
石橋巨楫不可若山隩之水其發也驟其退也速
則略約宜招舟問渡期免厲揭則舫舩宜其費似

約其成似易而其利澤及人則已普矣今之私財
自封者多守楊氏為我之學間有輕財好施之人
又不知所務率皆感於福田之說創浮屠之宮範
法王之象虛糜金錢曾不之恤而義利不言衆寔
攸賴者轉吝不肯為孟子以子產惠而不知為政
推本於徒杠輿梁之成是役也余嘉其知務而通
乎政故不辭而為之記所有輸捐姓氏及各田號
畝分備列碑陰董其事者樓恒昌袁楚材趙及璧
等

諸暨縣志

卷四十一



序 藝文五

春秋定是錄序

元 楊維禎 邑人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予恠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



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由諸子
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海矣世之君子既晦
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
蔽目而又自投以翳者也維禎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
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為定是
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
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
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烏耳後
之君子倘以錄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元張雨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代善用
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
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
故其所作古樂府詞隱然有曠世金石聳人之望而畏
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
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
知者必以寄予以予為知言者抑予聞咏歌音聲之為
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風行之比哉廉

夫遭盛時揚言於大廷者也將與時之君子以頌隆平樂府遺音豈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氣斯為至也余不敢不以此望於庶夫餘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又十月方外張天雨謹題

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元 吳 復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為律體七言為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閣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閣清廟猗那配宋頌亦以其所答者情性耳然則求

詩於刪後既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梁李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鐵崖先生為古雜詩凡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閔時病俗陳善閉邪得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遇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音而吾元之有詩也復學詩於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罔為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會稽時日課詩

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晚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
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
在錢塘太湖洞庭間之所得者云至正六年丙戌春三
月初吉門生富春吳復謹拜手書

復字子中後改字見
心見庶夫所作墓銘

歲寒集序

元貢師泰

夫詩人之詠梅梅之為詩人詠必也一不為少百不為
多斯可與言詩矣昔人之詠梅若林君復蘇子瞻各不
過一二語而已所謂一不為少也今越上仁原趙子之
詠梅至百餘篇所謂百不為多也梅之為花培孤根於

天地閉塞之時含獨秀於冰霜凝沍之日其高出羣品
其清壓衆芳故往往高人勝士愛而詠之迺或收斂此
花之神氣於一二語之中非筆下有奪造化之妙者不
能也或發敷此花之英華於百篇之內非胸中有體物
之工者不能也至于歲寒一枝與雪月爭光當此之際
酌酒賦詩以觀此花之神氣以玩此花之英華至此斯
有以契造化之妙明體物之工又奚多少之足論哉况
仁原以歲寒之心有得於梅其人品之高有非他人所
能及至正乙酉宣城貢師泰叙

贈吳教授南歸序

元揭傒斯

大哉京國之尊當海宇長謐兵革不試皇建其極於祭
大猷遠方之人羸糧束書奔走萬里汲汲願覲清光者
接踵至然人生聖代霑濡庀沛既學博而謂苟不際明
時出覲軒冕之盛宮室之富旌旂之美文章道德之所
以崇威儀等級之所以章斯亦齷齪草莽烏而已耳吳
擇中氏儒君子也且善醫往年來客翰林承旨脫脫公
公有疾而病擇中氏投刀匕藥即愈公喜甚欲屬擇中
授經其子固辭廼薦為雲南行省大理路儒學教授未

上輒愴然自止曰親老矣是誠愛日不自暇詎以升斗
祿子身萬里遠貽問門倚望之憂因改轍而將南也承
旨公嘉其志自為古詞一通書製錦以貺之仍屬予鋪
張贈言予方悲世齷齪士果於自往而少於度慮乃牢
為一辭曰我隱者也我隱者也殆未知巢許之介何如
哉綺園之時何如哉擇中氏于于而來觀國之光一命
官八品筮仕其初矣乃以親老急歸使予強擇中氏留
則曷以勸人為孝使擇中氏當大任當邊圉而遽行已
志則誰其為國之忠乎魏人之詩曰父曰嗟予子行役

又曰猶來無止擇中氏勿遲遲其行也宵雅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又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則予敬愛之私而承旨公所深望者也

雲泉生序

元胡一中邑人

夫諸之東有山曰東白延亘磅礴而莫知其里環詭宛委而莫名其狀友人吳擇中居其陽築室於山水間若將老焉且言曰吾奉親讀書之暇徜徉倚仰而視則雲溶溶棲其上俯而聽則泉漑漑鳴其下雲之態變也不測泉之派流也不息山中之人玩於耳目罕識其趣

吾獨得而怡焉取無禁用不竭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因以雲泉號子其為我叙其說余詰之曰雲何所起乎曰山泉何所出乎曰山子知雲之所起乎惡乎知雲之所起知泉之所出乎惡乎知泉之所以出雲起于膚寸也散則彌六合歛則藏於密泉出於涓涓也乘流則行得坎則止散也雨施歛也天晶行也物潤止也淵澄其散其歛其行其止吾得而知之也夫孰散而歛是夫孰行而止是吾惡得而知之耶矧其所以起乎矧其所以出乎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入淵泉如淵

惟其克積也厚而深故其發見無窮也有本者如是夫
吾試與子返觀回照則吾心之全體猶天之晶也淵之
澄也吾心之妙用猶雲之蒸也泉之興也雲之未起泉
之未出非吾心之靜乎油然而起涌然而出非吾心之
動乎嘻全體呈露妙用顯行庸詎得而知乎哉庸詎不
得而知乎哉遂撫琴而歌曰英英兮白雲泠泠兮清泉
蒼蔚兮聯綿甯沸兮潺湲羗沕穆兮變嬾湛乎兮儵而
天澹乎兮忽而淵竚中區兮觀元有開兮必先於樂兮
魚爲雲泉生倚歌而和之曰白雲兮續續清泉兮鄰鄰

滷鬱兮輪困渾涵兮漪淪邈盈虛兮無垠吐納兮元英
之菌嚙嗽兮元和之津養吾浩兮全真一氣兮孔伸壽
有永兮秋春

贈句無山樵宋生序

明戴良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襲
故為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
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
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
宜可翻然而起矣乃智謀雄偉如宋生汝章顧猶隱居

句無山中方以樵來自樂而不輕于一出何哉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胆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默計勝負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才而怪士之為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尚每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為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與苟一有其人烏幸

而及出於有為之時可不為之責重之與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材卒至放棄山林為句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而為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官時人謂之衣錦晝行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有志慷慨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為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即歸句無將從句無求夫槩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于中矣

教民彙訓序

明駱問禮

時公之蒞我暨也不數月而百務具興公私樂業因緝男女之要行各數百言為訓嗚呼此三代以上良宰執為不可一日無而後世視為文具者也而何幸見之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者謂愷以強教悌以悅安二者缺一不可公自蒞政以來凡所作為皆崇本務實真所謂視邑如家視民如子以故觸處響應訟清盜緝積逋宿慝莫不就理民且蒸蒸向方矣而復有是訓將驅悅安之衆而強之為善公先會諸士子課文未嘗

不道以德行繼頌保甲令一以講明聖諭為首務而更益以此蓋尤其喫緊者愷悌兼至何以加此夫世風民俗上作之斯興而文告話言三代所不廢斯訓也據實屬辭撫之易曉而玩之愈深義例之正上可以爭衡於謨誥風雅以不肖讀之尚若發矇况夫有識誠使為父兄者以教其子弟為子弟者以事其父兄而內內外外各以相正有不三代其風俗而為社稷盈成之助者吾不信也夫吾越文憲甲中原而暨獨寥寥不才生長其中即寡昧無當感事觸時未嘗不欲偕父老子弟一洗

凡鄙而德薄力微衆莫之與固嘗叨寄民社而優游玩
愒亦無成效不圖獲覩此舉也能不怡然適奮然作忘
其魯鈍攘臂挽幟與林林者朝惟夕礪以終令圖顧所
以共成此舉在各有志者之自盡耳夫秉彛好德人所
同有所患志之不立即或有志而困苦累其心風會拂
其向不自知其湮沒識者且為扼腕今吾與父老子弟
安養於愷悌之化而不能更相勸勉佩服雅訓以終令
圖寧不自負其遇哉大都上德惟風下德惟草草上之
風未有不偃而率先草莽當自衣冠之類始不才殊猥
瑣固已濫附於衣冠之列矣僭陳其說於公而序之且
因以自策云

刺南溟存藁序

駱問禮

諺有之生前富貴身後文章信哉言乎方人之履豐據
要咳唾生風貧賤者奚足與比肩而一旦淹忽無可稱
數清脩之士落魄不偶與木石無異而數世之後有得
其片紙隻字如獲圭璧者逮至叔世風流日異即所著
述未必足傳而勢可炙手則門生故吏爭相板刷不日
流播海內而貧賤之夫信有著龜之談金石之響以之

覆甌人且嫌之逮遇有識者鑑別而桐隹爨下多不及
出則雖文章又不能不藉於富貴良可嘆矣南溟鄭公
平生刻勵尚行作字偏晉詩文思追唐漢當為諸生已
名動遠近而逮後官止一令蓋棺且慮居誰有為其文
字謀者叔器逢陽緝所存稿若干卷間以示諸好事而
宅相樓子之望昆玉捐貲壽諸梓余自束髮即辱公知
愛喜公盛美之有傳而樓子昆玉能留心於世情之所
不急殆亦非淺淺者因為之序而且有感焉公詩文固
登作者之堂字法尤為入室而遺傳即今已不為多良
有好事者及此時鐫摩其一二庶與是集共垂久遠而
得隴因可望蜀是集既成安知無繼此而成其美者小
子不佞謹拭目云

永思集序

駱問禮

事親之道生則敬而養死則哀而思哀思之動也形諸
聲則為哭泣之慘言詞之慼甚至有三年不言者見諸
身則為擗踊哀麻苦塊之節歛葬饗祀繼述之儀甚而
跬步之不敢忘終身之不敢易非更僕能悉伯風樓先
生以風木之恨觸景遇物必見諸詩不踰年累至成帙

命曰永思集余偶讀之酸鼻側目不欲終卷嗚呼先生
可謂深於哀思者矣昔黃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而梅
聖俞寧陵之句或者譏其太早晉孫綽不云乎敢冒諒
闇之譏用申罔極之痛是或一道也察於此可以識先
生之心矣先生之詩略不求工惟直寫其天性真所謂
焦以殺者然此特形諸聲者耳其見於身而措諸事又
必有進於此者嗚呼此人子之所不厭為而亦人子之
所不忍言也

支離集序

駱問禮

翁都參好吟日積成集以支離自命一旦余得而讀之
顧曰君顧支離乎都參笑曰我不支離誰支離耶幼守
先公訓粗習章句自謂可以不負諸博士弟子意圖尺
寸而卒以廕入官更顧先公遺訓粗集政事自謂可以
不負諸同列意圖尺寸而十餘年中兩遭罪逐顧歸山
以來囊空甑網骨肉無情茲其寄之吟咏視夫溫柔敦
厚之旨恐徑庭矣即欲自白於人曰我非支離人信之
耶予於是俯仰張目沉思少頃若怒若笑拍案而起曰
君果支離乎若亦謂君支離矣尊先公門生故舊徧朝

野君不能援附以穩步於青雲之衢而獨負其耿耿以
取顛躓內籍世業宦遊中外者有年豈不足以謀生而
落魄不能慮衣食顧圖史筆硯則日習不廢每得句不
惟識者驚賞而抱膝自快即三公萬鎰不以易也揆以
世情寧免支離顧古人謂詩能窮人亦有謂窮而後工
者則君所以有是集蓋得於支離者為多宜君之以是
自命也言未訖都參躍起撫集而嘆曰支離支離然則
窮我者爾成我者亦爾耶余大笑都參亦笑因呼童子
酌酒感慨悲歌者久之夫予結髮沐榮靖公教愛讀公

知白堂稿知所興起因得與都參君交今幾三十年矣
不偶於世頗與君似中間唱和不一而足予語俚無足
言者君句皆在集中每讀一篇必為憮然嗚呼君性骨
鯁面詰人過不顧公卿而淪落如不才者獨始終不蒙
忤色且過許不以為庸人吾何得此於君哉世有知言
者將刻是集附知白稿後則明其所以支離者宜莫如
予也因筆之卷端都參君名餘忠字孝成別號東白榮
靖公冢子初官太僕既調復移光祿歷南京左軍都督
府都事致政云

三和梅詩序

駱問禮

前野公既次溪園公遺藁梅花百詠為集矣復次馮學士絕句韻百餘首又次其韻集古今詩為集句亦百餘首夫馮學士倡和梅花百絕天目僧隨以一韻為百律酬之一時之奇也自後步其響者無慮數十家然押韻未必分題而分題者未必次韻獨我溪園公以僧韻押學士題而復增其所未備然未聞有次學士韻者也前野公始次其韻而又次以集句且各補其未備并前詠為三體奇之又奇矣或曰公于梅詩可謂癖矣從子問

禮曰公之癖豈一梅詩而已耶公多兄弟少出繼姑氏頗富及壯自歸曰以財而棄吾親耶起家為邑令不滿考解綬曰以官而棄吾志耶此其癖之大者若其小者酒量不甚淵而對客引滿則終日不知倦基力不甚精而索耦較局則雅俗不為擇為文不經思感扣順應未嘗留滯而惟於此集則苦心竭思手自易藁者再四嗟乎人多癖於富公獨癖於貧人多癖于貴公獨癖於賤人或癖于玩物公獨癖於適癖于文詞而尤癖於是集豈其貧賤之癖與梅之精神風致固有相感而不能已

者耶夫梅之用登於鼎鼎非枯寂者也而其歲寒冰雪
之致則於山林脩遁之士尤為相入公解綬時人多愕
之公曰余伯仲五人下者矢志成家上者銳情用世率
皆乘化惟吾與叔氏在而余尤羸孑適志而已他復何
求自是十餘年始詠是集今且逾稀矣明視聰聽齒髮
若壯每清旦良宵子姓森立風月襲人霜雪香霽持是
集對景朗吟飄飄然真羅浮之仙而禮時擊缶階側亦
思步拜下風不復奔走塵俗而未能然則公之有是癖
也其得失為何如哉夫君子之用情未有癖而不為累

者惟山林脩遁之士則不惟不為累而適足以彰其曠
達之致陶靖節癖於菊林和靖癖於梅東籬南山清淺
橫斜之句萬口膾炙而至今視二物為兩家私種蘇子
瞻謂劉阮之徒所以全其真而名後世乃當事者荒惑
敗亂之具然則公惟癖於大故能不累於小而百世之
下膾炙遺藁與是集者安知不以梅為予家私物耶公
伯壻義門鄭子廷棟明府元麓公子也耽奇尚適世濟
其休將梓是集而禮為之序嗟夫是序也其品格之高
下傳播之遠邇豈家庭所當自詫顧公所以玩適是集

其曠達之致有非偶然恐覽者未必盡得也聊識其概云

舞干遺化錄序

明 王有為

楚之茹毒於苗亟矣參知還冲陳公分藩湖北身不下堂兵不出壘俾之傾心攜老若幼扣關內附是數十百年號負固者一旦折衝於樽俎間也其顛末公紀之詳已茲苗也即虞庭舞干來格之苗也因命之曰舞干遺化錄余受而卒業未嘗不廢書三嘆益感公之德於我楚者厚哉夫鎮筸十有三哨楚西之襟喉地也三苗外

牽內訌蜂屯狼望好則人盪則獸當事者為芟夷計勢不得不亟煩兵請餉草薙而禽獮之即煩兵即請餉苟得志焉功且匪細乃公笑談決策扼其吭而制其命傳咫尺之書犬羊革面環辰盧麻沅千里疆圉之地安於覆孟由前則為朝廷免賦車籍馬之擾由後則為窮黎開含哺鼓腹之天斯不亦豐績茂烈可以垂竹帛而銘彝鼎者哉故與其劫之以威孰若綏之以德與其障之於滔天孰若遏之于漏卮邇年來九絲之役羅旁之役緬甸之役馳露布上首功何如公之不動聲色弄三苗

於股掌中耶不功之功即昆明銅柱奚讓焉竊謂如公者宜移之絕塞用武之區以竟厥施不宜但置之荆楚間也抑又聞之活千人者後必有興公以德化苗苗款塞而不被兵邊民免鋒鏑之禍所活豈第千人陳氏其興矣余邑比隣苗域幸遊公宇下得有其家以不罹搶攘伊誰之賜也輒敢以其戴履公者漫識一言于簡端

經野規略序

明 陳性學

太史公嘗言江淮以南嵒窟偷生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暨且依山盤谷水易暴漲復易瀉洄高者好雨

卑者好暘非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全暨必無各足之歲是暨固山邑而反苦澇暨固澤國而更苦旱旱則雖無珠璣璠瑯齒革之利而猶有漆絲帛絮束粟之饒澇則大澤中一望魚鱉匹夫編戶之民智不謀長袖手待斃非有發徵期會以共捍大患惡能逞北山之誠一以自濟也哉神禹不生天下豈遂為沼池陽劉大夫國器無雙治暨不三年而庭可張羅卧犬生菴嘗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空言也暨疆畝百萬而大半當水之衝顧自披草萊以來未有蒿目而力捍之者

豈以為迂緩而簿書是兢兢耶乃以單騎循浣江而下
度其兩隄以圖培之令田間自趨力而民亦間復惰窳
不前者夫計畝而培之畝不寸許耳即曰貧者所培如
其畝吾自是以易百年之膏腴何弗利也故曰可與樂
成而不可與慮始董率勞來大夫恒身冒風雨暴露於
外不辭困頓而收比年之穰又周視水勢凡紆迴處舟
行數十里而陸行徑捷可數十武者皆鑿直流以殺奔
瀆之勢新流徑則故道必壅新流鑿則分土者必怨大
夫非特各善其宜而隣邑境上曲流為吾患者審顧定

亟召其民盟而鑿之曰毋令秦越之築道旁也快哉此
舉蓋曩者明詔復浣江入海故道其後議者紛紛不決
以迄於今大夫固善為權變以力捍大患如此即其所
立永利倉者亦以漢之常平倉後世往往失其意至類
青苗法大夫為捐其息歲久取其息置義田以備旱澇
之無可致力者嗟乎立法之良至此極矣夫捍患則勞
勞乃永逸法久必窮窮則必通禹治洪水萬邦作乂大
夫之粒我烝民則暨之禹也余聞之父老間者以農隙
治水數月不雨倉舍鼠為徙去大夫之積精委神以為

暨也顛穹諒之矣今取其書讀之阨陋沈斥無所不至
錙銖尺寸無所不悉突與熒燭無所不焰天下奇才也
暨即惰窳當無飽衣食而具鬚眉者矣余願後之代大
夫者守若畫一可也

萬一樓居士集序

明朱賡

先皇帝御宇之三年暨陽纘亭駱公以留京給諫上封
事進喉論三篇其大指以政權宜在朝廷在內閣則治
亂半入宮闈則未有不亂者故首親聽政次汰中官次
令閣臣還備顧問以為是三者皆出納之要也咽喉之

司咽喉不清則良食美劑皆不得入上以靡拂乘輿下
投鼠重器之側逢怒觸忌無所顧藉格格焉欲強當世
以所甚難改列聖相循之已轍余新為史官讀其章為
之股并蓋心服其勇而未始不竊疑其言之稍迂也今
皇帝三十年纘亭公既久謝事家居余始解懸車承乏
政本蓋末論之所指陳適當其處以祖宗備顧問之常
員謬司樞軸怦怦然懼無以解釋負擔會上臨御久一
意靜攝朝講之儀且曠不復舉咫尺禁近之地縈歲而
不獲一覲清光吐納之所繇端伏疏揭沉浮寢閣之故

不可詰問往往十不一報焉蓋閣臣外擁總率之名而
內亡顧問之實責望彌奢而稱塞罔效求如祖宗朝循
資外遷之例以一職自奮不可得蓋方今政柄其不在
閣臣也明矣柄不在閣臣或從而陰持之意纘亭公所
稱入宮闈者此有其漸言之數十年之前而若合符節
與夫咽喉之間百脈之所總萃一息不通輒有性命之
患况乎其噓不能吸吸不復噓湮鬱閉塞積歲月而莫
之或救其曰未有不亂殆非激言惜其論不見用於當
世侵尋遂至今日也昔賈太傅痛哭漢文之廷策竟行

於景武今天子神聖遵養有日矣一旦電飛日耀赫然
躬聽攬以收政權還六曹之職掌罷中涓之冗長使二
三館閣之老優游於文學侍從之班以頌義功德豈不
甚休纘亭公雖退即臯壤亦庶幾身親見之余且幸藉
手以報聖天子萬分之一蓋所願焉雖然予老且無用
將請而歸休其不克身行纘亭公之論亦可見於今矣
而猶惓惓焉三致意于是書以為其言即未見諸深切
之效而其議終不可以一日而不存諸表著之間使吾
身誠退道誠不可行或因吾言而使纘亭公之文章長

不泯於天地後之君子或攬觀而有槩乎其中慨然進
諸天子設誠而致行之即續亭公不朽余雖奄先犬馬
填溝壑其亦可以一瞑而千古矣蓋續亭公于學守紫
陽之垣塹仰攻金谿力而且堅終其身弗惑於禮擇近
古者行於鄉於書無所不窺於文必自己出無剽賊骯
骯之陋可謂盛世大雅卓爾不羣之君子誦其詩讀其
書聞其風論其世可以有立然而吾不具論論喉論三
篇著於端蓋余雖老且退而其一念憂國愛君之私誠
不勝幅臆所謂藉手報萬分一在是故不覺其言之悽

悽不自置有若斯焉

芋蘿山藁序

明 王思任

曩孝立名噪越中予不得其面門人沈逸少數為予言
是文長之後一人庶幾晤言在泄雲飛水之際也不意
孝立被白玉樓奪去今年其長公亢侯出遺藁見示叙
之以仲醇復申之以道之而孝立之鬚眉具有生色天
寒雪甚煨芋酌魯竟讀其所為藁者則何其縱橫佚宕
奧衍冲邃之多也世無仙才不得不逃之於鬼世多庸
才不得不託之於聖孝立骨有九還之采腹如五色之

絲詠古題今攷文徵事悉根於氣識之元正蓋飄飄乎其欲仙而洞洞乎其將聖也試以向儻父劣生果能凌駕一篇而縮歸一語否使孝立再得俛首十年老其雄魄於純鷄伏雉之後則臣弇奴歷勝嫁眉山俱未可知而惜乎天欲秘之徒使黃泉繡碧已矣是稿也以苧蘿山得名苧蘿山豈獨出佳人哉

苧蘿志序

明李清

予以崇禎之七年奉齋臺勾稽之役寓東陽署內者幾及旬餘因循覽沆紗舊溪浴香故塘輒悵乎有感夫以

嫣然一姬揚蛾入吳而寵深不眩於雲雨功成終泛乎風月其佳話韻事何史傳不少概見也越簡吳編半灰秦燼矣予程書之暇因以已意略為點綴得論二記二書五文三劄既成呈之席上諸君曰此亦操筆者之效顰技也因話及無鹽輩女相彷彿者用資笑柄時東陽郡伯則苧州之杜樞翁也獨曰不然予齊人也頗知齊事近有掘一故塚銘曰無鹽墓衣裳未朽面色如生殆天人也扶而起之則有珠在懷鏗然墜地而其尸忽隨風俱化立為灰燼惜妙筆難於急倩不及繪以示人

耳予聞而笑曰無鹽為艷婦則西子為醜女矣彼夫長
肚大耳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者既為無鹽之
贗圖則夫明眸善睐形嬌骨佳者恐非西子之真容也
其然豈其然乎雖然無鹽之醜白矣嫫母將鬪艷於明
妃瘤女亦競羨于文君萬一許允醜妻孔明陋婦并肥
醜而墨之孟光輩俱比例陳辨力求湧雪則又奈何恐
千鬼之毫雖殫終不能盡古今醜婦俱繪以佳貌而諸
女之喧譁未已者且人思剃刃毛延壽之腹也語畢相
與撫掌一笑因錄以弁其首

國朝

大觀堂文集序

許汝霖

余幼習舉子業即知暨陽有余浣公先生讀其文
思其人而未得見也未幾先生出宰封邱治行為
天下最

章皇帝擢置南臺正色立朝嘉猷讜論傳誦中外余益想

望丰采而思一見吾先生乙卯秋幸與令嗣靖瀾

同舉於鄉時總裁為徐王兩夫子而易經兩房出

酉山許先生門者陳介眉等九人出陳幼木先生

門者方若翰等八人而予以謏陋倖荷先驅兩門
得士極一時之盛先生喜甚招飲寓舍分韻狂吟
武林傳為盛事既而同榜吳匪庵謁先生一見恨
晚語靖瀾曰是科人文俱堪領袖而究其成就則
吳與仇庶足與許子並輝廊廟為當代典型汝敬
事之母忽謬荷推獎如此乃再上公車至壬戌同
成進士因

上幸陪京九月回鑾殿試屆期靖瀾忽辭歸省覲強留
之不得至家而先生果病聞旗鼓迎門喜出意外

不數日霍然從此承懽膝下旦夕不忍離左右至
戊辰先生促之廷對對畢倉猝復回而先生竟於
己巳冬告逝養生送死終其身無稍遺憾噫仁孝
之所感異矣讀禮既竣經營窀穸辛未春予視學
兩江持札招之介然不來余心折不置越乙亥靖
瀾以就選抵都余大喜下一榻風雨明晦同卧起
者幾一年除掣龍陽尹遣人至鄉携家屬抵任清
操偉績誓不名一錢期年再得一子曰我願畢矣
即欲辭印綬督撫交章薦剡不得已復強從事卓

魯之績聲傾朝野余與匪庵聞之喜欲狂謂旦夕
此君來吾道不孤矣乃鋒車已召忽以病告叩其
故曰吾從事臺省朝夕營營先君子生平文集誰
與為裒輯者遂飄然賦歸同弟瀟友蒐輯授梓辛
卯秋余歸田靖瀾以先生集惠示余考其政績閱
其奏疏雖龔黃韓范無以過即其他所著議論如
賈董叙事如班范詩歌出入唐宋大家元明以來
如先生有幾人哉考亭曰人之傑也鍾靈於地已
亥春予與靖瀾同登八袞因渡江一祝獲拜先生

墓謁先生祠登先生堂瞻其車服禮器恍然如覩
宗黨萬餘人巷滿烏衣而親子若曾元甫四代已
一百五十有四猗歟盛已自靖瀾懸車任菴移守
憲郡餘皆宦成歸里孫曾輩英英玉立賦鹿鳴入
鄉序而貢太學不啻七八十讀書談道皆藏器待
時餘雖幼蘄然已見頭角越州為江左名區王謝
以來千餘年地之靈不鍾于先生也耶更足異者
余過楓橋與靖瀾一數晨夕即抵高湖宿繼明五
年兄齋不先不後榻以外忽產靈芝三莖遠近驚

視者日無美隨構一軒顏之曰芝瑞奇楨異彩流
傳奕葉孰非先生至德格天俾八旬兩老人附垂
於不朽也因濡毫而記之願世之覩是集者頌其
詩讀其書論其世以想見其人大哉觀乎勿徒作
文字觀則觀止矣洛溪哀朽命孫焯代書

蒼源文集序

毛奇齡

吾越自陸佃陸游而後無文人焉若徐渭則邱邑
之長豈可與中原伯叔較先後哉然而概視之天
下與吾越同間嘗北極燕齊南抵甌越東西歷江

漢河濟求若雲間白下相見如素渺不可得即或
聞名而思通文詞以致慕效亦百不得一二然後
知吾越雖乏才仍未嘗少遜于天下人亦有言一
隅者四表之則也九有者一方之積也當予出遊
時有稱諸暨馮蒼源氏為吾越著作之雄予嘗思
其人而未之見也暨予歸里竊觀蒼源氏所著有
叢筍一卷其目列叢說叢記叢問叢對諸條彷彿
古諸子家言而不假連類不藉影響直抒諸所見
而精警刻核語無旁貸鏗鏘乎論難之能也越數

年而介予及門示以生平所著書兼屬予序人有學文不成者去而學藝而藝成曰文與藝等也學文之家不必減於學藝之衆也然而十人學藝而十藝名十人學文而文不得一名豈真藝人贏於才而好文之家率鍼心鉢智曠百世而不一覲哉夫操斤滿前不可謂工倕也把筆者滿家不可謂屈宋與賈晁也藝事易習而難精文易為而難以名然則其所謂無文人者非無文人也謂無文人而如農師如務觀者也蒼源之詩別于文長而文

則直與農師相頡頏吾越之人斯居其一矣特予與蒼源相隔祇百里耳其年齒相去亦不過七八歲以下而示我所著則予年七十蒼源幾八十然尚未相見而寄題其篇則猶是四海之大九州之廣所謂聞名而思見所著而起慕效者而又何一方之足云

徐昭華詩集序

毛奇齡

閨中傳詩自三百始顧三百多采藍伐肆執爨戈鷹之婦而其後班蔡鮑謝下及管李非名門巨閥

傳詩頗鮮蓋閭閻夫婦操作不暇何暇與之言文章之事哉獨是金閨窈窕易于作偽故世傳李都御史妻陳懿遺詩半屬贗成而近年女士黃皆令游于諸家知閨中所作類有藉於補饅者則夫閨詩之未易工也始寧徐昭華以詩傳人間者有年其人慧生而產于世家父仲山君席大司馬公遺業著書等身而其母商太君則為冢宰公愛女稱工詩者然則昭華之能詩豈待詢哉第昭華嬌穉不屑就女傳即隨兄美文史亦未嘗斤斤為學乃

驟然搦筆相傳元夕隨諸婍觀燈曲廊向月獨吟遂有詩今集中絕句所謂看燈者是也乃昭華特好予詩凡繡杵鍼管脂盃黛鬢偶有著筆即漫寫予詩以當散翫故其後謬呼予師而予得藉是數數課題面試以驗其誠偽嘗窺其落筆時頃刻簇簌如弱羽之翻窠而新花之生樹雖使鄒陽子建強顏伸腕猶不得與之爭新鬪捷矧詠蒲吟絮何足相上予故曰如昭華者可令班昭為後先古稱妯娌為先蘇蘭為姊妹似非諛語也特工詩實難雖曰閨

房之文易於見傳顧亦視其工何如耳考風詩有
名字者惟綠衣燕燕白華河廣諸篇其他有其詩
而亡其名至若漢唐以後凡史乘所載宮闈書目
自班姬左嬪道韞令嫺以下合若干人皆各有集
名存于目中多者十卷少亦不下三四卷乃數傳
以降殘韋斷竹或存或沒甚至通集遺帙有其名
而亡其詩即或統為迭輯若顏竣殷淳諸君所為
婦人集若干卷者今藏書之家亦並罕有而團扇
一詩千古不蔑則非閨詩之易傳而閨詩而工者

之能傳也昭華亦勉為其能傳石而已矣

徐昭華詩集序

陳其年

山陰閨秀集昭華字伊璧贈三嫂詩云粧樓春
色曉捲幔綠楊間又贈雲衣詩羨汝雙蛾似初
月不須留待畫眉人又為雲衣作催粧詩序中
因及之

瀨中夫子偕遊細柳之倉毛穎先生並轡長楸之
館銅溝清泚嘯咏方道綺陌輕陰談諧甫暇相與
數朋遊于故國抑且論人物於當年顧謂毛君卿

家於越學揚雄之奇字定有侯芭傳正則之離騷
寧無唐勒君笑而言居吾語汝頻年獲落比歲幽
憂人屑瑟而在蘆壇蕭條而無杏籃興寂寞半諱
言陶令之門生絳帳飄零疇自引馬融之弟子爰
有一人猗與獨立詎圖徐淑知有毛公隔紗屏而
請受經文濡綵筆而願為都講擬之賢媛不愧竇
妻鮑妹之間其在詞流何慚宋豔班香之輩余也
側聆高論竊慕驚才神惝怳以靡寧心狃疑而未
果倘有善謔姑好大言如謂非誣求觀麗製若乃

椒花新句揆自枕中香茗清文出之袖裏散葡萄
之帙約有千篇解玳瑁之裝都為一卷於是微吟
永晝密詠逾時晨爐燼麝渾忘綺旭之將斜宵箭
沉虬頓覺素靈之欲上藉之索祭何煩再投玉女
之驍假以蠲愁詎須更射大夫之雉解頤不少撫
掌絕多時則僕也玩荳蔻牕前之集諸什咸工覽
茱萸帳底之篇古詩尤妙蓋自殷淳作集編輯裙
笄常璩成編間傳閨闈戴媯莊姜而後世擅風詩
諸姑伯姊之儔代沿製作循環織手豈盡習夫琵琶

琶掩抑丹脣寧第耽夫笙管珊瑚架北曾繙五色
之花箋翡翠牕南競織千行之錦字莫不文縹黃
絹曲譜烏絲倣陳后不平之句破粉成痕倣班姬
善恨之詞結眉表色然或新粧甫竟粗曉之無巧
笑餘間略諧競病答曹洪之箋啟未免倩人嫁韓
偓之香奩將無贗作歌喉乍囀便號綿駒舞袖纔
迴遽誇飛燕紅初暈頰得豔雪以逾融翠欲成螺
擬春山而無別正須點綴還藉遊揚亦有夙敏才
情素耽文史羸館吹簫之暇即弄新聲楊家挾瑟

之餘偏摹舊曲然而祇工近體但辨唐音託興則
贈別懷人而外曾未經心擬古則龍標供奉而還
都無涉筆不知前者乃有陰鏗猥類時賢妄嗤庾
信仲卿孔雀從未入其藩籬都尉鴛鴦何自窺其
堂與絮因風而正弱花裛露以偏慵緣斯兩者之
談暨彼諸家之失此則綺歲揮毫非闕姆教髻齡
握槩綽有門風小鬟桂子揄薄袂以求題短幅桃
花障輕綃而乞試母原道韞發函而私訝其情父
則徐陵伸紙而彌嗟其妙固已才高擊鉢何難譽

起連城况復別裁律絕極擅清新上溯齊梁尤多
風骨綠楊慢捲魂消贈嫂之篇新月蛾長色艷催
粧之句坐久則梅開鬢上眠遲而衣寄邊頭索來
盡燭體學丁娘倚罷朱欄情同劉媛溫邢掩嫖定
空北部之胭脂鮑謝慚工直壓南朝之金粉吳都
士女從前枉說綺羅越國山川自此不生花草傳
向粧梳記內共許無雙選歸才調集中還推第一
傑也天涯薄宦惜潘鬢之徒凋故國難歸悵江花
之早謝酒無玉藥聊憑彤管以消愁花少青裳謾

托紉紱而釋忿願為逸少長學書于茂漪詎意毛
萇反授經于伏氏羨誠有是妬亦宜然爰綴俚言
用題新咏問其桑梓千春西子之鄉詢彼絲羅四
傑駱丞之壻

過濟寧別楊千水序

方苞

余於海內士大夫往還近五十年自成童侍先君
子百年中耆舊猶問及焉其間博記誦富文藻天
性醇良操行孤潔者皆有之修身慎獨而以聖賢
為必可幾與才識確然足以立事者則未見其人

人也中歲得清澗白玫玉其疏節類古豪俊其後
得長沙陳公滄洲又其後得吾千木初定交時以
是語之瞿然曰吾非其人也吾觀漢唐中智之士
任將相者其於設施數變之後皆究知其利害往
者武進趙司農劾商人冒濫請以採銅責督撫吾
心快之不知令朝下而吏夕困吏困而民又甚焉
以是而承國家則債事而枉民也必甚矣然余以
是益喜千木用心於物理之實者蓋非一日而果
足以有立也間語滄洲滄洲亦以余為知言千木

久困公車求試於南河久之分司高堰高堰自梁
以來千餘年為淮陽二郡利害甚劇千木甫受事
而洪澤湖漲下河居民當其衝者日夜裝載離居
窮民倚檐以俟千木晝夜立水中帥吏卒修救水
深沒踝凡四旬有七日堰得不潰時滄洲奉使巡
河歎曰方子果知人因與定交慷慨相勗時康熙
五十八年也贈詩云正直消魑魅精誠格昊蒼
今皇帝嗣位滄洲寔授河督以高堰地重非千木莫屬
三舉監司而不與或詫之千木曰若是者乃深知

我也及陳公卒身後之事惟千木為之盡雍正二年夏余請假歸葬道清江淮以南之諸司民譽莫並焉踰歲北上而千木移官濟寧過其治所河以北之諸司民譽莫並焉大府監司之賢者獄有疑必付之政有疑必諮之余既喜所期于千木之不謬而又以歎天之生才之難與生而用之用而竟之尤難也以玫玉之氣節而老死于窮巷滄洲則屢進而屢躓晚達而遽亡曾不得展措于期月之間惟千木今始見其端倪耳夫命於天者不可知

君子所自定存於己者而已千木之致功於險艱動協乎眾志皆其疇昔不敢自信之心所淬礪而出之者也然其心也疑謗交加則易動而聲寔既著則易弛時省而力充焉庶其終有立乎千木乞言於予屢矣行有日申以勗之

贈楊生序

方蔡如

越州太守周公延余主蕺山明年老友徐墨汀書來稱暨陽高弟楊生西望文品雙峻其夏次君印若介楊生及樓生西濱楊生裴午張生洪九師事

余余惟西濱裴午洪九年少美才均有足多楊生
氣格蒼勁情性慤摯文之簡淨古茂適如其人時
從墨汀過余商榷古今三刻數首畧以窺全豹之
班云余既心儀楊生凡所為建槁完衿開塾善施
孝友懿行無不耳而目之去年秋兒子粹然應賓
興典會楊生於武林情好甚殷齒牙間極不忘余
衰朽陳人今七月越中寓書於余邀為五洩之遊
撮署其名若周青厓韓南有諸人首其事者墨汀
老友父若子也余展書不禁壯心起舞笑謂兒輩

曰師弟友朋生人之至樂存焉余自禮部獲雋寄
食大江南北所遇賢豪文學不乏矜氣節重然諾
之士今楊生神交異地悃欵真誠情同骨肉殊恨
相見之晚矣且夫會合亦天幸耳向於太史王翁
林坐上見墨汀文拍案稱快遂訂白頭之交今復
遇其弟揚生于戢山以稔其文未見而思思而得
見見而復思數年之間如對晨夕此則墨汀惠余
屋烏之私也嗟乎桐江越岸相隔數百里以余頽
落徒枉惠顧適令五洩山靈笑還淳老人宦情既

倦不一探陰陽之奇幾同李渤之陋矣寄語楊生
告墨汀曰五洩之樂孰與蘭亭墮驢之苦孰與泛
舟是役也足了先生邱壑之願倘從天池歇菴遂
東諸前輩後補紀其勝幸以示余余亦如躋七十
二峯之巔也請即以是酬楊生約可乎

書 藝文六

復吳長卿

元黃潛

潛再拜稟復長卿聘除提舉足下比承迂顧仰佩不鄙
之盛心別後未久具尺牘道謝首辱貽書示及孝義宗

譜尤感用情黃氏自金華分為孝義豐城監利弋陽分
寧五派而此譜正是詳及分寧而遺豐城譜又與豐城
譜多不同尚容作一題跋奉去以備參考也衰朽餘生
苟存視息所有委令却當措思納上也金芽之惠謹用
拜嘉紈扇一握不敵腴施率此占復不及別奉令甥宅
之起處之間總冀恕亮不宣金華黃潛頓首再拜

與吳老丈

元樂鳳

五月廿一日樂鳳書致於長卿老丈丈前人生好義至
可敬也人生八十至可慶也老丈好義高年俱備州守

親往見之禮也但軍務日殷不得如志區區不才不德
以致嗾人侵境致吾老人流移他縣責又甚矣邇聞還
集勞采安撫正予事也寧復騷動乎望率諸子婦勤耕
織務本分以終餘年以奉祖禰俾父母之邦倍有輝焉
不多贅鳳頓首

與吳用中

明
宋 濂

濂頓首再拜用中學士尊兄長辟難遠依情同骨肉懷
感之義重若邱山報謝之私銖分未及每矯首逆風慙
切胸臆日來聞患難之餘老老幼幼咸獲慶適天之報
施善人不誣也區區得歸省一番新歲必須再往但浮
寓江湖莫知所屆耳公知己者敢語中情令尊老先生
尊前不克專奉尺書亦不及親往一見迹若慢而心實
不然也惟亮及濂頓首再拜

簡陳毅軒大尹

駱問禮

竊惟名宦鄉賢二祠係國家風化重典不當祀而祀與
當祀而不祀皆非至當本縣鄉賢祠有越大夫范蠡夫
范雖仕越非越人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先居楚也生於
宛橐高誘呂氏春秋註曰楚宛三戶人素王妙論曰南

陽人列仙傳曰徐人註吳越春秋與史記者大率據之其非暨產明矣緣本縣山有名陶朱者井有名鷓夷者巖有名范蠡而湖亦有名五湖者好事君子遂以為真而祀之不知范之出處甚顯去越始自號鷓夷子皮居陶始自稱朱公暨安得以名其山川名之必有別說非真其故里也夫非其鄉之賢而祀於其鄉則不惟祀者為虛而享其祀者必有不屑雖曰重之適以褻之耳若名宦則鑿鑿不可磨而又非暨所得專美此鄉賢祠所當議出者也本縣名宦其原已入祠與見履崇要者非

所當議外嘗念嘉靖年間知縣徐諱履祥者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士在任精明廉正卓冠一時其尤著者則是時民俗尚利好爭不知好學因為加意凡民間子弟質有可進者皆勸之學與在庠諸生一體作養飭館延師授餼備用仍復其家雜役真若父兄之于子弟漢蜀之文翁不是過也以故一時興起風俗為之少變垂至於今雖所成就者落落有數而向微本宦則雖後之作興者未嘗乏人而風漓俗俚又將有不止如今日者近見本縣小民感德之私雖勝而仰德之見未真生

祠禱典趨新附熟而於本官反寥寥焉即蒼顏黃髮者
口不絕頌而青衿突弁之輩漸不能道其衣冠動履之
常矣失今不為表揚後復何知此名宦祠所當議入者
也顧謏陋之衷存之俱非一日而不敢遽露恭遇臺下
政教鼎新大小廢舉動協人心正典禮以隆教化百歲
一時也冒昧陳瀆惟照原之

答樓子清二首

駱問禮

拙作一時塞責殊非得意安得揄揚盛德然若尊意所
改又覺未穩伯夷賢聖謂門下不如誠所不敢謂千百

世無人而門下獨與之同亦所未敢改幽人為先生無
妨然謂先生勝幽人則不可生草中原是先生覺幽人
二字於詩意為近故敢改入即門下意謂幽人乃抱道
而不偶者也據門下所處謂之偶乎謂之不偶乎據今
日而言幽人也他日得志自為達人顯人且門下以伯
夷自居若生之意則雖不敢許門下為伯夷而所望尤
有不止於伯夷者語意頗活獨雄獨字誠過亦字太無
力當作頗陳仲子亦人所難能孟子所以不取蓋欲示
天下以中道是正隘伯夷之意或者問管仲之知禮則

孔子小其器既而疑管仲之不仁則許其功萬章之徒
視仲子太過故孟子以中道抑之若有議其不然則孟
子又當有說矣豈以乞墻投璧之世有挺挺若此者而
忍少之哉故愚取之然獨雄其志耳非謂千古之所獨
也凡人自取不欲太高許人不欲太過寧學賢人而未
至不可以一節而自足褒之不在譽貶之不在毀此作
文大槩王荆公不欲改錢公輔母墓誌而歐陽公自謂
銘尹師魯不薄與范文正欣然改德為風者同意然據
生一時鄙見如此耳非敢執為確論也故復錄呈而附
亮之不備

其二

反覆來教具悉至意作詩無害序中正發此義不知兄
何以興安知有言不為無言之論兄之所至何敢妄擬
但詩為尊號而作則當以伯夷擬兄然直許兄為伯夷
又所不敢若言獨尤不敢也豈四海之廣千百世之遠
更無似兄者耶凡人以古人自名有至而名之者有慕

而名之者意兄亦慕伯夷者謂之有伯夷之志則可若
雅操直同於伯夷則百年之後當必有議之者所未敢
也取舍之極誠所難定然聖賢之許品則又有不可執
一論者昨曾及之一管仲也或小其器或許其仁仁者
非器小也即以伯夷言之既許其聖又病其隘隘者得
為聖耶野子路矣又曰升堂不仁宰我矣曾在管仲之
後然則孔孟亦漫無可否者矣况昨鄙本為尊號而發
非以定人物之權衡也若兄質弟曰予何如人則弟敢
以是對耶若兄則既謂不敢以伯夷自居矣何以自號

耶既謂伯夷為千古時中之聖矣何不以孔子自號而
獨取彼耶凡人自許不欲太過立志則不可不高若曰
志則雖以聖人自許何不可者雖行或不掩亦孔子所
取狂者也若曰操與聖同則誰敢耶伯夷畢竟屬隱逸
一邊兄不偶時則當以伯夷為師所重者庶也他日得
志又當有不止為伯夷者此弟所以有取於幽人也不
意不當兄意正為泥幽人在終於淪落一邊耳不知幽
顯以遇言遇則隨時非有道者所諱也而兄以為諱何
耶幽顯在道論雖正而不可施之稱謂聞有稱回憲為

顯人卓操謂檜為幽人者乎古有吏而隱者在泮宮即不可謂幽然則顯人乎許人過不失為近厚然不若當之為尤懿也今許兄有伯夷之志與許兄獨有伯夷之操者孰為當乎凡此皆弟所不能自解者若贊伯夷二作則詞意皆工而遜國一聯尤警蓋古之賢聖義之何嫌其過但謂其為中道則孟子何區別之若是耶兄之見必有過於孟子者然非愚之所及也夫不有所同何足為聖孟子亦嘗言之矣曰是則同曰其趨一也然畢竟有不同者在而兄或未之察也夫與其以聖人自名

而復曰不敢不若以慕聖自許之為愈也與其諱聖人之偏而推之於中道不若學人而不泥其偏之為愈也鄙見如斯唯高明裁之

國朝

報周櫟園先生書

毛奇齡

日者先生為陳老蓮作別傳以未備諸隱軼事飲間詢姓姓與老蓮損三十許歲及見老蓮時已晚矣故雖屬同郡其交老蓮乃反踈于先生後在秣陵館次書數事付管記都不甚哲思先生表微闡

軼汲汲然不遺餘力且必探摭其形實而後已恐
其中未暫負先生意願有以正之退揀牲夙迭越
詩亦有女氏乞畫蓮一絕句其云庚申三月岳墳
前者正老蓮二十三歲時也老蓮總角為畫便馳
驟天下特以好酒尤好為女子作畫故女妓每載
酒邀作畫是詩實錄也本詩桃花馬上董飛仙自
剪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
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又一詩期以某時過敝里而以年暮
故畏死先期來其中云老遲五十二年人本詩蕭
山想絕
舊時親兼想湘湖雉尾尊明歲
有期今歲往老遲五十二年人老遲者以甲申後

更其名悔遲故稱老遲非老蓮之誤也其五十二
年者觀其注庚寅歲也越二年遂死然則老蓮以
五十四死壬辰歲矣至其先人名與字向因不詳
故不敢妄答逮至汝南署金長真使君老蓮友也
間詢之然亦不知其先人名字且并不知其曾為
方伯也適月餘老蓮季子赴京師道汝南特諮之
飲間季子名無名作而曰先君子號還冲諱性學
為萬歷丁丑進士分藩嶺南時同座者若干人皆
相顧嘆息既罷有客語姓曰嗟乎老蓮書生耳畫

亦藝事然而出於扶桑入于柳穀疇不知之矣其
先人身為方伯名不見知於郡邑聲不聞于通家
子弟然則人貴有樹耳嚮使無可為稱道者雖富
貴猶埃埽也又况乎賤貧而汎汎以游溘然而死
於無何之鄉藐焉真不足比數于人世父母不必
以為子朋友不必以為友前不足與推後不足與
挽貿貿然無所孤持而欲其重有聞于斯世此向
者宣尼嘆執御子車嗟萋稗也所謂樹椅桐不長
不如樹檉畜鸞凰不生不如畜鷺也姓時聞此言

泣然而悲也
為待詔則在南都後

得為令
以向時所不抵牾故復及此姓頓

首

補編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明 王守仁

昔韓退之為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為瘴毒崎險之鄉而南海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月五十千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為首舉甚至以為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



骨天子大怒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為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為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為有自也余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為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

而重斂繁役之刻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為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寔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頽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為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佐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於時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

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
府政清自府帥下逮幕屬軍吏敬禮畏戴不謀而同其
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
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
之美又果足為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庶將終保
於無窮而一郡人民為有福矣夫為天子延一郡之福
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
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
足為贈者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諸暨縣志

卷四十二



碑藝文七

陶朱公廟碑

宋 吳處厚

窮之與達繫乎命用之與舍繫乎時得之與喪在乎天
去之與就在乎我四者古君子出處之大節而公皆兼
而得之不亦智矣乎公之事業最詳於國語史記與吳
越春秋當是之時越與吳相持幾三十年吳常勝越常
敗吳辟則虎越辟則鼠吳辟則狼越辟則羊句踐之命
在於夫差掌握中數矣公力與臯如計倪諸稽郢大夫



種諸臣間關險阻未嘗少變其節乃說句踐卑詞重幣
頓顙屈膝籍其筦庫質其妻子為吳奴及囚石室又說
飲溲嘗惡以媚夫差而夫差不悟乃伐齊而赦越復貪
與諸侯會於黃池及越焚姑蘇入其郛猶與晉公午爭
長不以為恤既而民疲歲饑禍稔數極公卒與越之君
臣因其困乘其弊一舉而滅之故曰持盈者與天定傾
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此之謂乎君王之恥已雪霸國之
業已成在他人則邑萬戶祿萬鍾為師尚父寵之終身
固其宜也公獨不然以為功名不可以多得富貴不可

以長保瞥然輕舟飄然五湖投紳笏如柴柵棄妻孥如
敝屣冥冥而飛泊泊而遊網不能絪繳不能弋鳥喙雖
長而不能啄屬鏤雖利而不能割存耶亡耶死風波耶
奠魚鱉耶泛溟渤登蓬萊羽化而仙耶俱不可得而知
也徒使越之人愛之不忘念之不足鑄金而禮其像環
地而封其域與夫貪權冒寵市禍賈患而遂脂鼎鑊血
刀鋸為魚為肉為菹為醢者豈同年而語哉余嘗按之
圖經得公之廟于諸暨陶朱山下俗說公本諸暨人今
淨觀院即其故宅也鄉曰陶朱之鄉巖曰范蠡之巖井

曰鵠夷之井皆以公而得名也年禩曼濶不可得詳廟
卑窄蕪壞不治屬歲荐饑民又乏饗余嘗至其下徘徊
觀覽惻然於懷者數四盖碑者悲也君子所以述往事
悲來者也因書以為吊焉詞曰

越山疊疊兮越水環環公有廟貌兮山水之間屋其三
架兮門鐫戶闕庭萼不治兮鞠草裒菅豚蹄乏饗兮歲
歉民慳香火闕冷兮飢鴉冥還巧磨日月兮名揭邱山
遺像可挹兮高風莫攀我來愴古兮憤淚一潸秋色著
樹兮霜葉初殷青史傳信兮灼不可刪千古萬古兮雲

鵠石頌

朱太守廟碑

朱趙希鵠邑人

諸暨為邑左山右澤地勢高下殊絕故旱澇輒暴至嘉
熙庚子秋七月積陰不開霖雨大注霹靂震霆巨電交
作民大駭邑令尹祈於四埔弗應鄉耆老祈於社里弗
應於是川流驟漲四野瀰漫如澤谷壞室廬損苗稼稚
老感額曰噫年饑矣適提點刑獄使者項公容孫行部
至縣召父老曰古者能禦大灾能捍大患必有山川英
靈之氣鍾為明神而邑之神寧無是乎僉曰吾邑松山

朱太守之神生而父母吾邦歿而血食鄉井盍禱焉翌日吏率其僚佐民會其保伍走祠下辦香致敬拜伏未興濃雲忽收霽色如鏡洪波既息未則盡起吏民大喜相與議曰何以報神賜遂以事上府府大帥蔡公範聞於朝天子下太常寺議廟號嘉熙四年九月三日勅賜文應廟秩於祀典命下之日閭里驩呼因鳩財以葺祠宇闢重門揭廟額仍刻石登載始末按班固漢史侯姓朱諱買臣會稽郡人或以為諸暨即其所居邑由布衣以策干漢武帝帝伐南越侯以丞相長史出為會稽守

守故鄉故於是邑宜有祠祠居山之巔今徙於麓紹興間左朝散大夫郭公亢新其棟宇驗梁亦舊題乃東漢陽嘉三年所建者舊傳唐末黃巢之變賊入縣境有見未旗書松山神號者因遁去宋宣和甲辰妖人方臘嘯聚欲入境神見一媪織巨屨賊怪問之媪曰將以供官軍賊遽退慶元戊午延寇跳梁尉楊思中禱之得吉卜整衆擒賊賊望見神旗如曩時驚駭乃潰凡邑之旱蝗水災癘疫無禱不應于文學科舉之士占得失尤驗今禮官以文應定廟額蓋取史臣語內外以文相應之義

也廟成爰作迎享送神之歌歌曰陶峯聳兮髻而藍縈
二水兮秋月環雲棟起兮鬱松闕侯兮歸來樂且間肆
維牲兮醜為禮達馨香兮荐嘉旨侯不我吐兮心則喜
歲歲春秋兮受多祉雲旗鶯兮蹌蹌玉虬駕兮颺之揚
侯雖往兮終返故鄉欲雨則雨兮暘則暘溥祐甲辰二
月初吉記

李先生祠堂碑

明馮珏 邑人

古者鄉先生歿則祭於社師乎何祀曰古者事師左右
無方其死也哭於寢心喪三年故祀之之禮典秩無文

大都視人情之厚薄而致其隆殺焉耳孔子歿門人廬
墓三年復想其儀容欲以所似事之宋玉痛其師至假
巫陽以招其魂於上下四方由是觀之則古人之所以
尊禮愛慕于其師者無所不至於其食息寢處之所焘
蒿悽愴以與神明交非過也宜也先師吉水恒齋諱永
系出唐西平王後蚤以醇篤之姿碩大之學教授於太
平之蕪湖弟子留之遂家焉天順末膺貢授諸暨訓導
慨然以造就後進為己任日坐鱣堂課諸生程業雖祁
寒暑雨不少懈由是大小賢愚皆得有所成就暇日捉

筆為文大篇畚容小篇典則膾炙人口字體道勁片楮尺素人爭藏去為玩好遠近持纁素求詞翰者旁午先生酒酣遂伸紙濡墨落筆數千言口談字答若不經意而溫文爾雅有似歲鍛月鍊者又性不喜言人過遇有一善輒稱道之不置同列有以不善相加者先生默受之不與校久之服先生為長者詎以成化己丑寢疾三月捐館涖任五年有奇諸生哀奠如禮而閭邑大夫者士皆惻然悲慟非平昔以道義相固結能如是哉諸子貴等輿櫬歸窆其鄉一時從遊於門有登進士者二鄉

貢者三歲貢者二十餘人率為時用嗚呼先生已矣儀型不可復覩矣昔先正解學士為劉先生作記謂法施於俊良俗成於長厚仁義漸摩多士有作雖與古人釋奠可也豈特祭于社而已哉珏等竊取斯義因請于邑大夫婺源潘侯珍掌教吉水蕭君承恭上元湯君景賢崇仁曹君英爰于官居之地為堂設主每於春秋之時設饌致奠因書其槩于石後之為師弟子者倘因而感發興起則于名教不無少補矣先生三子貴有文名不仕贊貢同舉甲辰進士贊由戶兵二部曾郎陞陝西布

政司參政貢由戶刑二部轉山東按察司副使皆著有
功績競爽一時先生亦膺褒榮者至再矣人謂先生之
德有以致之云

邑侯時公生祠碑

明駱問禮

蓋公之以文武威惠見知當道也突遷定海時方嚴海
防以定海當要津借之為鎖鑰云遷不半歲而邑之父
老子弟無不如赤子之慕父母也競為祠而祀之索碑
於不佞始宣何諸父老介諸生至予惟暨之東有我楓
檣猶南之有宣何也爾思我公我獨不然而暇為爾謀

耶謝之既而通邑父老亦介諸生至予曰既曾謝宣何
父老矣若通邑則舉為公事尤重昭盛大以垂不朽此
係籍聖賢者之事山林枯槁其將奚為固謝之既而楓
檣父老聚而詰曰公之惠在此鄉尤深汝不發一鄉之
情使公英標如在汝獨不受公之惠耶而以不文辭耶
予曰諾則嘗有所懲矣曩不見父老有所購而頌乎朝
琬琰而暮草莽予不惜草莽惜非人情爾父老曰非也
如爾所言殆上下之以偽相與者爾公離暨久寵辱榮
利無所施於我而吾民思之不能已此皆至情汝獨不

見漢劉一錢之廟至今不泯耶予首肯之既而會于邑城各申前議予曰一無知能塞多方責耶有何生者躍然曰我宣何先祠又早成爾固有言矣遂為碑而繫之以詞使祀公者歌為公諱偕行蘇之嘉定人以進士起家歷確山長興二縣始至我諸暨其廉敏公慎如絕包苴平獄訟慎徵發造士重農以及編保甲頒教諭置義倉練鄉兵固城垣之類莫不井井熙熙者皆其粗跡要其氣度風神能使遠近風行而雷動非有大過人者何以至此即言宣何三百年来無館穀地來往馳傳者止

民家祠宇公私不為便公初建之不動聲色而統體一新民之思公固不止此而此其可舉祠當公館義倉之間共若干楹詞曰

猗與公兮今何方兮黼衣繡裳整容端範兮維海之邦猗與公兮昔何方兮神清氣揚體國庇民兮茲山之陽奪此予彼重疆場兮敢以為愴日吉時良羅牲漿兮歲以為常憶公沛澤兮何啻江海之汪洋豈此一飲一食而足報且償抑公勵操兮何啻凜烈之冰霜即此一飲一食而肯啐且嘗况公方翱翔兮法禁巖廊遠表邇匡

享天祿而陳羶薌兮能顧此一方顧公之衣我食我撫
而安我如父母之于赤子左提右將日無央兮有此一
飲一食而能父母之少忘燈煌煌兮鐘鼓其鏜鼎氤氳
兮玉帛在筐風穆穆兮恍若公之有楚且赫振履而鳴
璫公其來享與否兮胡川谷亦為之響應而垣宇鬱然
其有光風和景長雲霞爛兮若為之獻瑞而呈祥扶老
携幼拜起滿庭兮所願嗣公躅者皆公之臧兮錫福無
疆

邑令謝公德政碑

明陳性學

今之令遷而去則必羣士民而謁藏其冠履則又剏之
豐碑以志德也則又像而祠之殷乎其不能已也居無
何有斲其名蝕其址矣夫所私者之思固非千萬人之
思且重耦間或以後先輕重相牙而今所斲之蝕之者
又未必非鄉之謁而碑而像之者上之人固曰吾業已
遷則必覬以為名而可藉手於當道下之人固曰是業
已遷矣何愛于一日之逢而且得乘其撫以有利也以
故今之為去後思者非諛則偽而余卒不能釋然于謝
侯侯番禹人諱與思字見齊別號方壺以萬歷庚辰魁

南宮比授職得諸暨令時侯方弱冠典銓者相傳以暨
巖邑將更之侯曰擇官避難非臣節也其廼公諱元光
者繇治縣循良晉州長為開諭方略則恐謝曰兒自能
辦無所恩公為於是下車當括田之役狡黠者每受賕
上下其手侯能于掌中歸除一卓指輒罪其訛者雖硯
陘沈斥必親歷故竟役無尺寸爽而所過供億又無受
纖毫其始視事時故益韜晦吏抱牘環席頭遞進侯輒
不問署之居有頃復署如初署畢諸吏將退忽叱某某
立楹下數之曰若所舞文法計得錢幾所云云因命卒

持下榜百其所歷數無不悉中吏詫以為神邑故剽疾
負盛氣少齟齬輒投鋸笮中人產為破析然父老趨擘
畫解之尋亦罷去故侯受訟非再造趣獄吏者一聽之
邑尤好妄訟殺人侯下令九里中殺人必與三老偕來
訟乃為理由是無復以是詭侯其窮竟亦未嘗持成心
惟不欲令吏胥肆神姦嘗標數十牌於門有願置對解
息者各持入門梟而不振即版名次者欲以疾徐取貸
無得也故事民屬郡請室者郡發健兒逮捕于鄉其憑
社尤橫恒徙家避之鳥散鼠竄擗掩無量侯白守相必

傳檄抵邑令致之母為民擾故有到縣廳米一升之諺
乃月一征摧多寡惟其便至期始責獻程焉且懸金鼓
于庾門隸役小有所需索令擊以聞民益稱便會文學
使者按部得弟子員若干人當謁廟慮博士之不飾者
箕歛羔雉不貲遂躬率投澤宮而恐其終獲臯博士尋
葺紫陽書院舍之月給糲梁因偕諸弟子員操鉛槧手
授菽為其澤宮右有長山據上游縣又居澤宮左堪輿
家謂不利于長吏更縣門麗譙為左顧以厭之其後邑
中多故滄官者亦不利時有太學生某為道始末侯亟

復其故曰苟利於民何惜長吏第奉職無狀為祟耳無
徒咎茲樓也侯于髦時舉秀才曾一詣縣門隸拽之遂
拂衣去曰吾知所以治矣故服官一意以摧奸保民為
務諸縣役亡不人人自効求去其留者則亡不人人買
質衣裝者居恒非燕客不殺生冬月猶葛袴臀膝處俱
刊其釋褐所綴袍靴襟露踵決不易也遇早齋居步禱
不入卧內為民有所興除則操牘達旦至往返數四必
得報可後已其不善卑節以構聲譽可知侯之積精委
神知有民而已固不知衣服被于體膳啗噍於口絕幃

帶之私脫誹譽斥沈之慮以質之於舞象之初而堅之
于敷歷之後故侯之不以遷也以謫謫且死死且十餘
年而謳思悲慕不衰夫侯故未嘗碑且像也惟去暨後
三年士民僅立片石而須駱大夫記焉乃深山窮谷無
一非碑且像也無一不蒸嘗謝侯也侯不強而效之民
民亦不強而效之侯斯誠一之極也今劉侯諭聞民之
思而謀以記之則記侯者非余不可余曩以疏論政府
待罪嶺南於侯父子最習茲又數官閩習侯之治大田
者其治大田復論謫以不忍于鄉薦紳卒中之故章藩

木槎以歸前束圖書後負幘被居家拍浮斗酒讀離騷
竟沉於南海之濱夫再謫以死死且十餘年而暨之謳
思悲慕合於田之謳思悲慕無兩豈偶然者余不能枚
舉義政大歸數事而結為大年者固有本也悲夫悲夫
文能泣鬼神而或見詆於寐昧精能變天地而時為隣
里小兒所陷實能飭廢起頽興化善俗而適得柱後惠
文之彈治自古英雄往往而是雖然浙有暨閩有大田
侯與之而俱赦也復何憾劉侯與侯邀不相及而汲汲
乎張民之思劉侯之誠一於民其徵也夫劉侯諱某字

某別號某萬歷戊戌進士青陽人

前諸暨令劉公生祠碑

明陶望齡

會稽負海受上游諸郡水醜為東西兩江西江烏傷浦
湯水所出也道於諸全維浣浮于麻溪入於餘暨達於
三江同於海其受巨其趨海遠寄徑過什倍于東方常
為山蕭菑患勝國末築壩臨浦閉麻溪以遏浣水更疏
磧碱納諸錢塘江然磧碱束兩涯流不得駛又潮汐持
水去來大江漲怒時不可卒泄間逆浣以入而故所捐
寬閑地瀦水曰泌湖者民積盜田其中官遂鬻之殆盡

水盛時靡所休憩則橫決敗圩於是西江之患獨中於
諸暨矣暨之原田率高仰而並江沮洳曰湖田各治圩
捍水大小七十有二所食民中分其邑歲潦每每害稼
是暨人恒半餒也夫水害如剽賊然莫禦其來而利其
速去故嚴壁繕完以待之無保奸無賫敵以驅之令寇
來失便毋為巨創而已暨土斥遠其人媮富家率甌脫
湖田治弗肯亟貧者力少弱廣植菟籽藝不謀歛幾幸
旱曠則擊鼓剗豕而賀逢年隄防敝惡日陟月削而江
壩行水地顧聽民私防闕為小湖或樹桑柳築廬舍埽

塞要害與水爭尺寸麓梁罾步截江如櫛往往而是辟
之瑕壁壘以延敵來迨其去也又百方撓之此所謂保
奸賫賊者也前諸暨令青陽劉公明恕而忠信沉謀而
善斷攘菑招利正俗格奸七年之中靡事不舉暨富人
役族姓夷於傭奴買婢至老死不婿父母喪停塋不葬
或至敗榷產女多不舉積習相恬莫可剗改公慨然懸
榜訓誡若曰四弊弗更令即失職不得復對士民矣暨
人感其誠俗為大變為政識體要計畫久遠事既晰即
堅守而力行之謂暨疾苦無甚於水治水之法三曰屏

曰懷曰捍捍如守陴懷如受降屏如逐賊湖田畝之多
者無甚大侶白塔于是大鳩其人以隄之度其廣皆可
旋車也圩成建長以董之畫地以守之術材以備不虞
信罰以繩不率是以捍矣所盜田之據江濱者廬舍蔬
圃蔣葭竹樹之直水道者漁之截流罾箔必伐必撤若
喉刺抉若腹痕拔水之至者漾演淫裔而得所趨於是
足以懷矣去邑七十里曰黃沙滙三十里曰蔣村滙江
又折行迂五里許其徑三十丈公按視喜曰水直走視
折旋倍速又以八十丈易十五里遙不啻千百矣蔣村

隣壤也遂以便宜夜發丁夫三千疏土三日徑穿河成而隣未及聞水益奔注若歸師之得縱蓋湖之工於是乎訖焉方是時湖田連稔數歲稠載溢塗廩廡充滿民歌舞之公既擢去乃醵金即蔣村之湄奠棟礎為公生祠有石麗牲諸生翁孫謀等以父老意屬予紀其績予聞名法家之言民心嬰兒也修禿治瘍先號而後笑夫孫叔史起西門豹召信臣名為能吏咸用河渠陂堰之利垂稱後世然計其慮始省成驅僇民嬰橫議殆廩乎其甚難已國以渠毀秦終亦利之毀近而利遠宜亦有

噤口舌以逞者是役也民不告勞田獲滋富朝築社而暮端冕無秋毫之毀而有旦日之功驗較白便若瞭然而隙公者亦稍有後言予甚惑焉以諗暨之父老曰君不聞北鄙之障敵者牆塹設矣而敵時闌入然不以一入敵故廢障不事其所保者大也故謹烽堠警屯戍因勢為守不聞樹空壁而委之行塹者亦然嚴室微細伺望以時暇則埤之急則趨之而後隄防可長固也暨人之言曰一尺堤一夜雨以言防之難恃夫救旱非一溉之力止潦非尺寸之功然當其要會固有一溉而興

苗尺寸而湮水者况巋然墉崇岡峙之基哉恒情多暗
大較重織末筍梁之利林壤之殖伐之則慳心撤之則
動色若彈癰瘞而啼號者耳公善政不勝載斯特其大
者抑吾儕小人庶幾甘棠憇芟之思乎予聞而避之為
稍錄水功梗槩鐫曉後世俾繼來者無忘嗣公之烈併
著父老之說於後以明予與翁生輩非以言私公者也
公諱光復

墓碣

藝文八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明宗灑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磐
磐生斌斌生甸甸生宗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
萬松嶺旦生慤字公實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
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
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慤
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
監主簿瑞瑞生嚶嚶生清清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洙嗜
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
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

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敷繹
義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
屋不能中繩尺恚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
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
淵穎先生吳公萊以與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
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
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艷之交
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
鬪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戒言辭悃悃無華聞

者皆心醉俗為丕變馮士願將合族為義食不問毫倪
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
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歛怨於鄉羅山人
集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
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耶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
細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
之懼解縛與其徒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
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於饒饒之判官
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

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刃欲自
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
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語曰生死
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
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
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
御史督烈圖王偲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
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隣縣
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樂鳳來為州與李參軍

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鳳與希
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
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為
樂酒酣府君捉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
為絕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
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問
其故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惟攻文成癖孳孳矻矻
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
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

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於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於其鄉呂塘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協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蕘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氏之書莫不覽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競取為清玩所著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

於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歛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輒斥而不取遂俾甘心邱壑老死而不悔甚可為當世有司弔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說哉協持狀來徵銘濂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謹備識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夢夢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侶侶夫君纓韃之門風措孤騫所疑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翳昏鬱而弗施結為氤氳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奮襁一呼兇徒褫魂有友阼危

逮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復諄平
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為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
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鶚書雖上荷衣莫焚笑咏烟
霞傲晚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
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故筠西吳府君墓碣

宋 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
聞壽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
亡矣吾屬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

正月六日葬於孝義里戈溪之原其孫鏗以濂知府君
最深請張君辰仲右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
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吳出秦伯苗裔初遷會稽之
山陰唐大中間有諱翦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文簡先
生先生遠孫少邽咸通初復遷諸暨開化鄉之峽上少
邽九世孫泗宋崇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里世有顯人
其詳具見譜圖記曾祖蘭祖元祐父護母斯氏府君馮
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蚤喪父事母夫
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饌羞必待竟食乃退

母常戒之曰我有媵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首謝及母有疾府君皇皇不自寧夜參半泣禱上下神祇籲以身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今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都魯忽公宣慰浙東聞君之孝辟為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為養不翅足矣何以仕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為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至隕絕服闋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惟

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啣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為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名子孫示之曰天之畀于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顛連而弗之卹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為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健步如強年人及見元

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康髮盡白帥
諸孫曾雁鷺行以進次第舉觴為壽府君抱元孫置膝
上銜杯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為神仙中人繪史遂
為高元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遘奇疾陽道閉澁不
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噀而通
之其孫曰鉅者遽如醫言僅得汚血一勺終不治府君
度疾不可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耿猶
前志云府君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
子男子二長庸先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

男四鏹銓鉞鉅孫女一花亭黃鏞其壻也曾孫男十源
滉濤海汝澗治瀚渡淇曾孫女二在室元孫男櫛梓楠
植府君性恬冲與物無忤貌熙熙常如春未嘗少見憂
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
輒箕踞而吟之聲振林木而胸中之自信者一假是以
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命之
祿以展所蘊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
則暮功總麻千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尚
奚憾哉濂也不敏頗嘗獲拜牀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

難乃蒙授館致餼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覩矣俯仰今古惡得無情乎於是掇其大者而製銘曰
有夫之羸如發行之真如家聞之羸如條教惟程孰得而京如影端於形孰得而傾如蟄如繩如彙如烝如將歷世而宏如

方處士墓碣

明 申屠澂

鄉之世族有學有守有文宜出而處之士得一人焉曰方與京年五十有五永樂二年歲行甲申正月十七日辰時疾遽不起士論惜之嗚呼悲夫是年十二月十有

五日葬於其鄉新亭山之原去家東四里而近明年春從弟坻紹介其子磷手奉其契家樓儒所撰事狀即花亭山中徵予文其墓上之石坻之言曰吾兄寒門之杞梓也世父知府公為群從親實父兄允所以扶植門戶輯睦宗枝兄之功居多先生所知也高壽未躋而奄至大耄何傷痛如之今豈復有斯人哉哀矜而賜之言是不死吾兄也其子幼冲敢代為請予既哭吊如儀乃接狀而書焉與京諱圻與京其字也世居越諸暨花山鄉白門里十九世祖唐元英先生干隱睦之白雲源次孫

教遷今所元大德間義士鎰財雄於鄉首建祠以祀先生創義庄贍族人吉凶歲有常給有成式事著嘉禾顧琛碑文開義學泐後進聘名儒勾章黃先生彥實天台項先生可立浦江吳先生立夫迭典賓席若僉憲鄭公深深弟博士濤承旨宗公濂起居注戴公良咸來受業其他才俊不可縷數義聲藉甚人以義士呼而不字則與京四世祖也詩書仁厚之澤至於今不墜稱禮法者莫先焉逮與京父子起而續承之其可謂善繼善述者矣與京天資純實顏貌襟魯而心淵澄靜幼從楊公恒

遊學教以格致之理操省之要用工既久渙然無疑所謹所學必求古聖賢心法而從事焉老釋之說靡不究其得失而旁通之蕭然樓全善有父道者也納交與京而忘其年每見質疑析難窮晝夜廢寢食弗明弗措也與京甫成童而遭外艱二季復早世兵後科徭日繁竭蹶支吾志不少折知府公時尚未仕實資助之於是合謀糴汙菜得田數頃以給公上為生產志靡他也或諷之仕俛而不荅澹泊儉潔嗜而甘之自奉甚約而虔于祭祀宗親之窮匱者濟之不義者或以勢相凌未嘗角

錙銖是非而形於色鄉鄰忿爭從容片言人或悅服其
誨人也諄諄不倦其不掩人善也雖童監介寸之長亦
必諮之所著書有道德道統六說七卷屬續特命遷正
寢誠磷曰我之二書時有未知者汝可于崖石間作室
藏之以俟後人語不及他曾祖澤妣張氏祖懷妣俞氏
考焯妣梁氏皆有潛德配傅氏生子二長磷次礪女一
在室噫才難之嘆古今共之予於與京雖忝世契而中
壽昏蹇契濶者十數載每誦其文輒加贊賞方圖促膝
論心與京遽棄我而仙矣其書秘不示人終莫能窺其

涯涘以考其德之所成學之所就徒興望洋之嘆而已
然亦可謂砥行礪操自信之深而不惑者歟儒全善父
子也其言得於過庭當可傳信後世復有楊子雲則與
京之書其盛傳矣予尚何言哉備著狀語而為之辭以
泄坻等之哀而慰其思云爾辭曰

學以立己兮行以立人言以之昌兮德以之純教行於
家兮施及宗姍懷寶不信兮素隱安論前今千載兮前
交者神後今千載兮後垂者文其人雖已兮言斯永存
來者知言兮尚考貞珉

墓誌銘 藝文九

文安縣開國男墓誌銘

宋姚舜明

公諱彥字子實其先浦陽人五季亂由豫章遷越之剡自剡而諸暨孝義大父衛尉少卿諱振父正議大夫諱舜卿公自幼蘄然具頭角既長力學尚友度越流輩時左轄陸公佃以全經名家講道汶上公不遠千里師之熙寧丙辰舉進士調宣州宣城尉廉平愛民無纖芥碩望移常州宜興丞秋淹害稼州檄從事同公按視從事懼損漕計不敢告以寔公力蠲放者十八九而邑之彫

瘵獲甦再調興化錄事參軍常與文衡同官以郡守子請公正色闢之俄丁內艱服除授監開封府尉氏縣稅改知處州麗水縣寬嚴相濟俱以循良稱入為都水監丞行大官令出判陝西路德安軍時陶公節夫經知五路雅知公材剡章於朝充經制五路邊事陶移秦鳳遂授主管秦鳳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凡籌畫大利病必咨議後行漕司督內地輸粟入邊轉致一斛率八十緡民不堪命公力丐奏罷陶初有難色公毅然不可奪已而命下如所請未幾被召審察除開封府司

刑漕事一歲三遷秩累官至大中大夫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年六十掛冠歸公持身樂易重然諾居考妣憂廬墓者六年喜賙人之急拓祖父母仁壽莊田區處均給賴之者衆自退休雍容里閭凡二十餘載賓客過從賦詩見志一時恬退之適莫不尚之以建炎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卒神識不亂享年八十有一平時著述雅有典則有文集十卷行世元配張氏封令人繼配申屠氏封碩人子男五長克恭國學進士池州守次克寬通判衢州次師僖潁州簽判次克敏閤門舍人次克

義宣義郎女二長適承事郎宗子博士減言次適奉直大夫通判廬州軍事慕容彥博孫男十二宗尹宗說宗旦宗望宗孟宗鏗宗諒宗荀宗臣宗丙宗向宗誼諸孤以十二月廿三日癸酉奉公喪於槩浦鄉南安嶺之原合葬夫人之封門人曾峴狀公行述來請銘於予予與公姻家也義不可辭銘曰

為士也莊為吏也良抗章遄歸眉壽而康蘭玉盈砌青紫侍傍人得其偏公得其全知止好隨其根則然勒銘幽室億萬斯年

方府君墓誌銘

明宋 濂

櫛槩有義士曰方府君鑑字子兼裔出元英處士干干
自新定隱鑑湖其諸孫教遂徙櫛槩華山至府君十三
世曾祖賀祖天與父堯卿宗季游太學以文鳴府君氣
軒邁讀書志欲篤行不屑泥章句見列載籍以綴文題
者唾去與兄鐵甚相友人或鼓簧言撼之久不能無動
府君悟曰兄弟天屬也我何敢爾我何敢爾即造兄前
且拜且泣金繒悉聽其所為弗問簞食豆羹非對案弗
御間以論辯貽兄怒輒屏氣長跪伺怒霽方起歲大侵

人盜無斗儲大厲又頻行咸自度必死競操挺起為盜
府君憂見顏面盡斥故藏易粟東陽郡椎牛醢酒享壯
者使巡耄弱之廬口賦以食病者親注善藥環數十里
無譁賊捕掾恒倚為聲援府君營腴田十二頃貯其歲
入為義莊凡宗屬孤惻貧窶者月有給嫁昏有助死喪
有棺槨及瘞癰之阡復設義塾一區中祀先聖先師旁
挾六齋後敞正義堂招講師以六藝摩切諸生義聞烜
赫士有不遠千里至者業成多至大官侍御史馮翼欲
上其事府君謝曰此無甚高事假是以徼寵名非人行

也府君祭先甚謹牲牢必潔碩帥家人鴈鷺行進就位
立不失尺寸升筵奠醴齊執事者薦籩豆脯醢興俯拜
跪穆然無聲治家內外斬斬與人交不設城府客至執
觴興曰請以是為君壽連日夜不厭客辭去亦不復強
也天歷戊辰三月丙寅以疾終得壽若干娶富春張氏
子四澤哭府君過哀疽發卒泣饒州路樂平州儒學教
授澧泗泗有德有文者也孫四棖樛櫛曾孫二焯協
其年夏四月庚申塋府君白門里鳳凰山下執紼者數
千人皆出涕宗族耆長及五尺之童至今言及府君輒

呱呱泣天台項炯先生狀府君之行甚備泗持來謁余
銘范希文有意振族貧不逮者二十年及為西帥登政
府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府君以布衣行之且建學
為豈非所謂豪特士哉庶幾可不朽者銘曰

士之有施欲奮而飛卒韜其英養之冲冲振之隆隆唯
積乃成有廩之充有學之豐益昭厥聲我邇我宗寧賈
我躬澤及孤惇臯比儼如衿佩鏘如左尺右繩百鳥紛
紘西東成群孤鳳之鳴儋爵析圭族有瘠羸亦聞之腥
矧克教之以樹其彞以牖其誠不震其滄誰廓其潛後

嗣曷程白門之陽有崔者岡尚勒斯銘

黄石田墓誌銘

明 錢德洪

嘉靖丙午予主教於紫山書院時門人黃璽鄴琬應思敬以學試孔文谷天允徐令履祥命來聘于姚璽與其弟璧璋相隨問學靡懈將若有所聞者予嘉之問其所自對曰璽等獲事師門承父命也曰爾父誰氏鄴琬曰石田先生氏予問如何對曰先生秉質天成不事學慮而行自程不事彫琢而器自形少年讀書聞一格言讜論必求諸心而程諸事雖綜核百事不以夸文義也事

於父兄而父兄悅處於鄉人而鄉人悅人人各得其情非所以崇鄉譽也剛毅嚴恪與人無假雖君子見之畏其嚴而不敢怠辭遜謙抑與人同過雖小人見之化於德而不敢欺賢愚皆得非所以媚世好也予聞之訝曰有是哉此古之聞人也請徵其實思敬曰先生有弟弱而愚父母恒憂之先生出私貲以腴其田業無後則以次子嗣之既早世妻嫁則公其田產而不之私其怡親志也每如此鄉人有以事敗者先生面折之其人愧悔思改則憐其志而輔翼之又從而褒揚之其取人之善

類如此府司李陳侯讓邑侯張行吾學師尹一仁首建
紫山書院講明王氏致知之學當時方諱言學聞者莫
不駭且詈先生獨不疑曰講學以指吾良知明吾所有
也夫何疑乃身率子弟崇信師教今日通邑之雲集師
門者皆先生倡於前也嘗云教子舉業以求其進豈專
以科第為榮哉求其進思量其所入得其志使善其所
由若徒以義文辭博記誦綴盡得其所之將何以繼其
終乎於是璽也博學而不求聞於時其尚志有如此先
生首讀論語即曰學習將以求心之悅樂毋藏愠焉已

矣若不見悅樂徒快快以尤人學何事哉予嘆曰古稱
巖穴多奇士先生其人哉予徧遊天下見都會之士多
浮山居之士多慙為耳目無所牽得完其真也使先生
而並列於師門如出壙之金火力一至即成足色矣今
年八月璽趨天真見予而泣曰吾父違世十五年矣昔
嘗獲知於門墻非得先生之文不幾以掩其幽予聞而
惻然曰鄉之老成人何以範俗先生之行可以表世子
為爾銘按先生諱池字畜之號石田其世祖有諱汝楫
者善教子五子登甲第高宗有御詩贊曰昔日燕山

竇今朝浣水黃先生即其裔也晚年鍾世業欲推明文
公家禮延賓冠其少子璋立祭田開義塾鄉之子弟盡
習三王之道以成其俗惜丁亥遭回祿不得盡酬其經
畫而歿娶翁氏子五人長即璽入胄監授王府經歷孫
文充文言仲子瑩孫文煥文燿文煒文燿文燿季子璧
庠生孫文尚文光四子玠五子璋孫文瀾文德文清一
女適靈泉朱格任增城縣幕孫女五長適東隅袁次適
東隅陳餘尚幼先生生於宏治癸丑正月廿四日卯時
卒於嘉靖壬子四月初三日丑時以丙寅九月十九日

塋開化鄉大門靈芝山之原銘曰

質以天成學以質明如金在壙纖滓莫撓有子繼志邑
人思興賚志未就動垂法程靈芝掩土其輝自呈子孫
千億林立雲初達人奕世慰此幽冥

申屠先生墓誌銘

明戴良

嗚呼是惟申屠先生之墓先生家於暨之陽距余居不
二舍近而辱與為忘年交者餘二十載後余從祿四方
歸而復求先生於暨上而先生死矣嗚呼悲夫先生諱
某字某申屠其氏也大父某父某皆隱居而終先生夙

有異姿自成童時嶷嶷不與凡子齒然家政貧稍習吏事以自給未幾金華黃文獻公為其州之判官一見即大奇之謂曰子何以吏為哉遂教之治經為舉子業習之數年自謂功名可覆手取不煩久苦一室中乃治裝出遊踰濤江而西宿留吳門客丹邱柯公九思所世之名人魁士鮮不與善而京兆杜公本武威余公闕臨川危公素永嘉李公孝光尤號為知己至是諸公交相引重一時聲譽藹然騰在人上及就試鄉闈其輩歛衽畏服皆曰莫先申屠生然屢舉不利僅中辛巳甲申副榜

以新例授徽州路歙縣儒學教諭改信之貴溪序遷婺州路月泉書院山長所至扶善遏過得師道甚先生學負經濟慨然有志於當時碩厄於下位噤不得一施遂韜光歛耀與世相浮沉然人咸知其可用至正間師旅饑饉並臻遠近騷動方面大臣以不稱職罷去相望浙東肅政廉訪副使百家納公方獨署一道事思得高才之士為已助或荐先生之才不在諸葛亮下即走幣以聘欲以參謀留幕府先生辭不就乃以五經師起之舍諸郡庠事無大小公悉諮之而後行乃增築城郭遏止

姦盜黜賊吏賑貧民浙東之政為天下第一者先生之
助居多先生年且老行將堅卧空山為終老計而東南
兵起鄉邑失寧蹙蹙靡所止居有間闕歸國之心焉已
而疆土內附薦徙遠地先生益危言危行不少貶損而
卒以徙死嗚呼悲夫先生學通春秋而深于左氏傳鄉
之諸生執經考業者繼於門而所著春秋大義熟在人
口然最喜為詩句章棘句洒然有杜甫之餘音至于作
字則清研宛密雖褚遂良薛稷復生殆不是過平居議
論風生品藻古今人物疊疊不能休座客聞之卒為之

奪氣而諧謔調笑卓詭不羈又一處以和且善飲酒賓
客朋友游必劇醉雅歌投壺窮日夜不厭行橐雖屢空
無所問也治家嚴而有禮仇儼相敬如賓課諸子以學
家庭之間自為師友其遇童僕有恩意故臨禍患無一
離畔者娶東平呂氏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唐臣之孫女
曲阜縣尹貞之女有賢行以憂致疾亡子男二人長濬
次澂皆能世其業女二人長適黃文獻公之孫某次適
某生于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六十卒之日惟
濬在左右即收焚之將函骨以歸然竟坐貶不克後三

載以例放還始負其骨葬于其鄉先塋之次原曰某原
某年月日也于是濟等踵門泣拜曰先人所為游而有
文者誰乎章哀而賜之銘使死者知將不抑鬱於土中
矣先生被遣時嘗托余經紀其家事已而家屬在遣中
未能少承其所托豈意今日者遂銘其墓耶嗚呼悲夫
銘曰
才可大施而位不羸何志之忠卒與禍并唯其久閱以
故歔聲吁嗟先生

方大年墓誌銘

戴良

某年月日暨陽方君大年卒於金華之寓館既卒館人
輿而致諸家閱五日始克大小斂成喪明年十二月乙
卯葬於其鄉之高湖前事之月其子文燧舍杖哭拜使
者以書來告曰先人不幸以死累夫子今將以日月告
葬敢以墓銘之辭重為夫子累不肖嗣方居次不得跣
以請余受書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耶又數日大
年之弟楨來速銘且曰不得銘無以葬廼叙其族世名
字及事始終而銘之大年諱禧字大年其先睦人也後
遷越之暨陽大父鐵贈奉訓大夫同知紹興路事父洵

沅州路蒙古學正大年之宗素盛且好禮自其曾從祖
嘗大開義塾聘明師儒以泐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學
徒于是吾邑淵穎先生吳公寔為義塾師大年時未弱
冠已能執經考義嶄然出諸生右諸生方業應舉書規
利祿大年獨鄙而不習曰大丈夫不能為相於朝堂佐
天子致太平則當將三軍之士立功業于邊陲苟皆不
得寧退而隱處抱吾才以沒世誰能抑首促促習此俳
優語以僥倖於萬一耶故其為人慷慨有大志善謀議
負膽略儼然戰國諸君子之遺風時東南稱兵連數歲

不解大年每偃卧一室計其勝負成敗百不失一二然
所守以正不欲為苟出聘幣繼於門不顧也大年遇姻
黨以恩接賓客以禮九族之親或愚待之不以愚而慢
士大夫之賢雖失勢待之不以失勢踈一時人士聞大
年之風者無不與之游大年輒剖羊貫酒詼調醉呼以
為樂雖經時歷歲未嘗有所厚薄勤怠也於是近遠諸
郡邑日入于亂大年心懷憂鬱得唾血病者久之一旦
出游金華舍余之近館余方與之登八咏樓誦沈約之
詩俯仰溪山追逐風月以舒其志解其憂然未及病作

吐血數升翼日又大作唾出數斗許遂卒大年兄弟四人長大年季曰楨曰楨曰棊皆以和協稱其妹適福建行中書平章關僧配曰石氏生子男二長文炳早死次即請銘者有父風孫男一曰墜孫女一俱幼生於延祐四年丁巳歲七月十七日詎卒時得年四十六嗚呼余與大年俱淵穎門人有同門之好辱交既密且久有同志之樂術業同而出處同至于生之年又同則交友如大年者指不再屈矣禍患餘生方資大年以為助而大年乃托我以死銘以誄之固有所不忍者烏銘曰

筐不可以持屋驂駟不可以服車橈不可以履川守正之士不可使從邪此大年之墓後百十載人將過之而咨嗟

故弋陽知縣鄭公墓誌銘

明駱問禮

余齠時出遇肅衣冠端舉止善談論峩然於儔人之中者驚問曰誰耶或謂曰鄭南溟公也曰彼仙者耶或者哂且叱之余亦俯而笑既稍識字每至親族禮義之家顧壁宇几席多公翰墨又驚曰是峩然於衆人之中者耶或曰然曰若翁者吾鄉里幾多默不語有長老漫謂

曰公翰墨珍重海內獨吾鄉與余未之信自後稍知學問與其仲子友始識公之真而公亦謬器不以後生見薄每于衆中語余亦忘其尊且長也曰此與吾兒並驅中原者既而公子不祿余沉滯十餘年始獲寸進公喜見於色且愀然曰豚兒在不使吾子獨步余亦悵然至京師每遇先達長者必問曰某公無恙即繼曰文翰猶昔否其曾過吾邑者不待余對輒曰此老強健若壯惜其以哭子喪聰矣或曰何曰其仲子足繼公而早世咸相與惜之然後始信公名之在世也公捐館余與屬纊

顧其家圖籍滿架曰是無傳望在季子以累吾子可乎暨今無慮十年言猶在耳愧無以答而令子克念公命交義若舊一日以館敝舍偕其伯氏謂余曰先人塋幾年矣墓未有銘且先人知故凋落已盡非子孰能圖之余不能辭也按公姓鄭諱天鵬字子冲南溟其別號世居紹興府諸暨縣之秦南鄉自公考知州公始遷居吾里為楓橋鎮正德癸酉領鄉解七舉進士就弋陽令不滿考歸家甚貧常不能給衣食公不以介意日唯詩文自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四方索公文翰者卷軸盈室

不欲強酬俟興到呼其子侄可意者申紙執硯一揮百幅故鄭氏子弟聰俊者翰墨多出人其得於公者深矣令弋陽時手書告示好事者往往竊去公不為怪即復書之人兼服其量年八十餘尚能於燈下手書蠅頭細字嘗自言曰吾暨詩派楊鐵崖公得其華王竹齋公得其實華實並茂後必有人蓋以自負云公平生少許可且強直不能下人視翁榮靖公暨余從父櫛山公皆後輩同舉進士輒得第去曰吾不能屢為鄉里後生作長解遂不欲仕人固勸之始就為令卒以強直急歸家雖

貧好客夫人每為典貸治具一日欲出素衣冠夫人曰已供客公不為意嗚呼世稱文人多窮君子謂非文能窮人蓋窮而後工也公非其人與世俗丈夫得為吏胥皆能致有贏餘公世有祿位儵然成寒士然竊恠世有膾仕厚享而寂無稱于世者公一令耳先生長者多知慕其風采其所得于窮者多矣以貽後人古人有言雖所貽不同未為無所貽也公生成化甲午卒嘉靖丙辰年八十有二塋祔某祖在某山之岡高祖諱徵曾祖宏歷官懷慶府同知祖瑄父欽澧州知州母駱氏伯仲五

公居四故嘗自稱鄭季子娶駱氏繼金氏子男三秋陽娶駱氏元陽未娶卒少陽娶傅氏女二俱適名族孫男三自顯自靖自新所著有南溟存稿蓬萊亭草閩游倡和北行野操缶附鍾鳴炳燭正訛集刻皆公手書銘曰嗚呼文而介介故文且名而智者以為榮聞者可以興我識之塋以待後之英

故潁州別駕嘗軒鄭公墓誌銘

駱問禮

庠生鄭子選暨其弟遷冠帶省祭將以隆慶六年之十二月某日塋其祖故潁州別駕公于擇樹山之陽以家

從父前野先生之狀索余銘蓋從父別駕公甥以親至不欲自銘而余雖亦鄭甥少遠且辱二昆素愛故來屬余不得辭也按狀公諱天駿字德良號嘗軒其先隨宋南渡世家暨之秦南鄉曾祖同知諱宏字仲徵初判饒州府後陞同知懷慶俱有惠政祖諱琮字叔瑞號博古授八品散官始徙居今大部鄉為楓橋鎮為有後遷者故人稱舊鄭云考諱和字節之號半間雄偉傑出崇禮好施授義官母駱氏公生時有神駒之兆故諱有取爾帥事山陰別駕陶公天佑及同邑鄉進士陳公洙年十

六補邑附學生隨補廩膳生循例入為太學生嘉靖壬午選授直隸鳳陽府潁州判官治行無缺以不能諂事長官落職公狀貌魁梧識量宏遠平生不妄言笑不輕交與不輕入城市不輕謁有司整容端度雖紛拏中無少急遽方半閒公捐館時庶弟天球尚在懷抱公奉母撫弟矢志成立始博古公之來徙也於市西半閒公徙市中公曰是囂且隘非以善吾後也復徙今宅當烏帶山之陰寬廣閒靜人謂是舉也有孟母之意焉後天球卒無嗣爵累者及公幾至不免幸而獲白先業刪削人

為公惜而公處之怡如不數年業亦復舊嘗對人曰吾動心忍性得此為多云卒嘉靖辛亥正月十四日遯其生成化卒郊二月二十日年八十有一娶宅步陳氏端靜貞一姑安其孝公安其順次錢塘縣姚氏相助惟謹皆先公卒葬時已為公壙今將合塋公參用堪輿說另為壙視舊少右且前丈許即吉也子男一元娶駱氏繼趙氏一貫娶毛氏俞氏陳氏一本娶吳氏褚氏皆姚出女適故太學生陳袞陳夫人出也孫男達早卒迭娶樓氏逢娶趙氏一貫子遷娶王氏迪早卒一本子一元無

嗣以迭繼曾孫男之輔之華之士之遺之玉之閏之圭
銘曰
發之深而得以厚練之熟而施未究祿則不豐而享其
壽睠此崇岡惟鬱惟茂

兩江壽公墓誌銘

駱問禮

明故直隸太平府通判壽公諱成學字子行別號兩江
父春峯公諱集母王氏繼母陳氏裔出宗駙馬大尉困
者隨駕南渡居今紹興府諸暨縣之同山自南嶽提典
諱士澤者始遷今木陳迨十世而有春峯公讀書好禮

樞機周密教子表俗一邑咸稱為長者而公克繼其志
補儒學弟子員入國子監發應天府壬子科解舉進士
連不得志就選得前職不二年以忤當道改山西布政
司理問三年陞大寧都司經歷奮然曰是足行吾志耶
謝之歸後十六年而卒為萬歷丁亥十二月二日踰其
生正德乙亥十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夫人朱氏後
公三月卒為戊子三月十九日而生則與公同歲蓋某
月某日年七十有四云諸子以甲午之十二月十八日
始合葬於蔣家山公所自擇也方公之捐館也不佞走

哭且弔諸子即以誌請後屢申前請久未克應及將葬仲子秉彝復以狀來促嗚呼公之誌非予而誰哉壽氏英俊日起步青雲雄執苑者濟濟繩繩而破荒濬源實由於公平生直易忠實積學瞻才而卒不獲竟其志夫人出儒家懿行斤斤曾憶與公過彭城登歌風之臺徜徉畱城而返吊范增之墓也忽沉鬱感慨曰丈夫不能佐帝王成大業如張孺子寧至悻悻作枉死鬼耶舉酒酌曰奉爾巨觥使北面四皓予愕然曰若薄前傑耶曰我非薄其人薄其不能擇主耳及挽舟入閭河淹於師

莊仲淺而登醉白之樓也復舉手曰丈夫遊於鄒魯蘓邦不能上探前修而徒以揮灑自雄卒至淪落樓何為者予復愕然曰若薄仙才耶曰非薄其才薄其不檢耳予於是恍然自失公平生言不出口對之平平而論議忽如此豈偶然而已者及他日放舟南下過呂梁之洪登莊生之古廟時日將落風塵蒼漭緬懷丈人蹈水之說若有若無予固慨然而公亦俛首若有所思者予曰將有所刺乎公怡然曰此幻世也彼幻談吾幻遊之何所羨亦何所刺耶此自壯年語以今視之果能酬其言

而遂其志否也方公之就選也予亦釋褐公勉之曰丈夫得志何不可為我漫就耳行且從赤松子遊寧能碌碌使人視為末品耶予不然之後予過寧國而公適布政於其地杯酒相勞予曰寧記曩時醉中語耶公曰弗復言為張孺子不成為李謫仙不成幻世幻遊渾在夢中徒使得意者鄙我公弗哂行看浣江泌浦有幻客公能朝夕訪我耶燦然而別後竟踐其言而予亦踴躍謝事相與卑卑無足稱數然每握手未嘗不勤勤懇懇道故說今慨愴終日而今不能矣嗟乎嗟乎公官不稱其

才用不盡其志即舉其治行之一二誰與之顧其胷中之磊磊而未洩者予雖言之恐親知者未必以為然也然則舍予誰能誌公而予亦安能拾夫塵瑣之末節以道公盛哉因發其隱而大者如此而係之銘時葬公之月朔也公子六長秉仁婦陳氏趙氏次即秉彝國子生楊氏次秉德早世袁氏秉正王氏秉公李氏秉秀儒學生王氏孫十有七人曾孫十有一人銘曰

士之遊世詎不在遇哉當其遇也以不龜手之藥而可以封侯當其不遇則抱荆璞而不免於見尤公荆璞耶

不龜手藥耶而終於汧澗統抱玉而藏人且不諳其言之光而孰知其志之臧嗚呼後人毋以予言為狂

行狀 藝文十

明故進士東里先生趙公行狀

明 胡 澄

洪武壬戌冬十月諸全趙良能與弟良顯遣伴撰幣稽顙致辭於澄曰孤家自渡江而籍於暨已十世矣前元繼統未敢有仕者也先君諱仁字仁原生於大德壬寅八月三日藏晦七十年而筮仕於皇朝陳情乞老又十年於茲矣不幸於是月十一日見背屬纊時命孤曰噫

胡清伯與我同經兩同校藝且同水陸之勞交與既深必能知我也我死當以狀請孤不敢違敬以狀請嗚呼公其先我歿耶天其不使國家之有耆舊耶公少澄二歲我將屬銘于公乃屬狀於我耶顧我匪名人義不當以朽拙辭公之先涿郡人宋藝祖之十五世孫也建炎中有諱伯和者率其子師粗扈駕至越而遷於暨傳二世與璿遷今之福泉山璿之子諱孟臨即公之高祖父也曾祖父諱由暨祖父諱學尊父諱順溢皆以仁厚起家五世同居長幼九若干人庭無間言順溢配山陰吳

孺人生德與公也公幼聰慧年十三通經書大旨暨長
讀濂洛諸書手不釋卷每有契悟則默坐點頭作文以
理為主不求甚工常歎六朝文體險怪益事平順常語
門生陳式曰聖人之心寄在六經然亦不可泥文字而
求聖人之心珠藏於匱匱固非珠也又曰詩賦可以策
才而不可以觀德文章可以正藝而不可以盡道君子
為己之學在求諸實行而已公之學術其務內有如此
者天性孝友父母飲食必躬進巾帚廁諭必親澣以事
出而晚歸雖已寢必立俟覺而後定之在庭闈間未嘗

疾言遽色至正癸巳父母相繼以壽考終倣古道行事
寢苦將五年不越閩人或餽以葷則拜賜而不食賻以
幣則拜賜而不受州伯覃懷王公政學政江陰包公英
聞而賢之時加慰問己亥張寇作亂縱火焚掠舉家避
難於蕭山兄與從兄鼎俱被擄公之室駱孺人最賢慧
憊憊不能食公謂孺人曰賊性貪暴欲人何為不過質
此以脇錢耳孺人曰貧無以為計盍以妾之簪珥往贖
之公遣人密遺於兄且諭以感動之語兄乃泣謂賊曰
鼎有老母倚門待哺願以我金贖鼎死賊果義而兩釋

之兄嫂竟死於被難之地公扶櫬歸葬如喪考妣撫遺孤愛而能勞然公之生也頃丁叔世兵燹相尋故蓄積不裕歲時月旦惟以魚菜與客對飯而不嫌於畱舍南有老梅一樹枝榦樛盤隆冬放花雪月交映清香襲人下結小齋左帶浣江寒水漣漪清氣可挹因扁曰水西梅屋坐卧其中而吟咏之積梅之詩至百律號歲寒集觀其一氣以通天地塞孤名不讓古今清未許俗人知受用調鬻直待子青時則其涵養之深抱負之大概可見矣與里人屠性友善性舉進士因勸公出不應蓋公

迺神宗之後不肯仕元故也洎我皇上御極求賢輔治悉心推訪經明行修名實相副之士洪武四年辛亥七月浙江行中書省劄付府縣正官以禮敦請應試擢用維時知縣田公賦知府唐公亞中素聞公賢薦名於省公始出而校於有司中式予與有名焉又偕計上京會試復中式行將廷對即上疏以衰老辭予釋褐後亦以督贖告休公歸而隱于朱湖之東自稱東里子嘗致書於一二同志曰莫景侵尋更復何事將寄興於湖山瀟峙中批風抹月以歿吾齒女能從吾遊乎作賓松亭於

龜山之顛追尋仙跡命為十題日與賡和脩然不知老
之將至也享年八十有一嗚呼公之德予不得而盡知
也知者不敢隱不知者不敢謾如有遺穀焉太史之筆
尚能傳而名之所著有東里文集十卷詩集七卷賓松
亭存稿二卷十景賡音三卷燕遊稿一卷并歲寒集共
二十五卷云

諸暨縣志

卷四十三



傳 藝文十一

鐵笛道人自傳

元 楊維禎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闕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雪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



十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
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
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鐵葉筒之長二
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
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款乃道人為作
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
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
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
聞笛道人為一弄畢便卧遣客去即客不去卧吹笛

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卷蛟龍可呼非
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佚白于上用元
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
與人交無矧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扎翰或理音
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
山川必登高遐眺望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
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易顧瑛為
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
友及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

十策歷代史鈔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樵吟五十卷
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卷卷服兔褐之蹻蹻雷浦之
濱兮鐵崖之顛翕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
賴于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白鹿生小傳

明 宋 濂

白鹿生者諸暨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群其外族曰
方氏建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元
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

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之地聲光流婺越間煜煜能動人
競要遮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三
十室同案而饁戒子姓執贊致辭生躍然曰是或可為
也即日上道臯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
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
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樓冠被羊皮裘帶
經耕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
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為州牧獨造門
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州學子師

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遺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偽與人語出肺腑相示恥為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蠢愚謀諸鄉鄙活之氓輟烏捷為謝生拒之頓顙於地潜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致餼

繼以金帛生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况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泯泯因為造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樂子傳

明
徐履祥

公姓郭氏諱日孜字敏夫自號瓢樂子與楊鐵崖同事
泉溪陳先生幼時著瑚璉木鐸二器論泉溪先生大奇
之平生詩文千餘篇王均福為序及見天下將亂慨然
發憤思效用於世挾策北游燕京道遇王元章傾蓋良
久悵然掉頭南望並車而歸賦行路難以寄意其詞曰
太行高高挿霄漢龍虎蟠蟠壯遊觀老夫一睹白日晏
驅車東歸窘幽閭但望羲和杖策催夜旦祥光一點扶
桑爛老死磻溪復何嘆未幾天下大亂元章貽之以墨
梅題句曰烈烈北風吹倒人江南無地不沙塵清高獨

有老梅樹照水開花個個新瓢樂子次其韻曰花飛萬
點撲遊人莫道江梅不染塵除是隔離松竹色受風多
處亦清新明兵取諸暨州之次年庚子張士誠以邑人
錢舜文策填三江大其水以抗王師壬寅守將謝再興
以城叛將歸張氏遂以兵脅知州樂鳳使草降書不從
殺之瓢樂子以詩哭之并寓書以說參政胡大海曰叢
爾下邑湖山參半苟天不弔靈雨及之則七十二湖泛
然同白以故長民者恒以斯患未弭是懼今兩國耦雄
皆欲啟封於下邑邑人錢舜文將徼大利乃自絕於首

邛建茲壑鄰之策鑿山取石填截三江窒塞我尾閭浪
濤我郊野魚鱉我黔黎而使苦水之鄉復加水厄其助
天為虐亦已甚矣若終填之不特民命不堪即執事亦
未紓於難也為執事計莫若大決水道以洩壅塞則物
阜土宜居民得所先成吾仁而後聽予奪于天攷雖老
敢不備畚鍤以從執事苟不獲命民亦從此逝矣執事
其圖之參政大悅遂以兵間道決之丙午夏六月卧龍
山崩飄樂子賦詩以記之曰山崩泣百靈造物若無情
地老從維缺天荒信柱傾烟霞神禹穴江海越王城未

識誰為主沉吟自不平洪武初以父老薦舉起為諸暨
儒學訓導與同事劉以韶陳宗亮方克明聯句史公堤
一時膾炙人口壬子丁母艱禮部下符府縣舉以孝廉
徵至京公以表辭詔許終制服闕判府臨縣起之任題
墨竹詩以贈宗弟如櫟曰三徑清幽興未闌檄書催我
上長安好將墨竹畱吾弟他日歸來共歲寒浴裝畢告
行於東郭舊館人餞之飄樂子持觴笑曰久矣夫余之
不與麴生交也遂痛飲大醉而卒嘉靖乙巳知諸暨縣
姑蘇徐古石錄其行述疏請崇祀鄉賢詔許可

謹按謝再興叛在癸卯非壬寅參政為胡德濟非大海其事詳載武備辨見義行中本傳第玩郭公說胡參政書詞痛陳七十二湖受害不及縣城則已亥灌城庚子填江似屬兩事不妨存以相參通鑑於卧龍山裂下書大明兵取湖杭紹嘉等路詩意蓋致望於明祖也

國朝

楊維禎傳

朱彞尊

楊維禎字廉夫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禎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兩縱游西湖至正

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禎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遼與金統宜接宋不宜接遼歐陽元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閣下乘亂起兵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為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為也雖然為閣下將帥者有

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宗族媮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為忠托詐以為直飾貪虐以為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覈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為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禎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為錢鏐

大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禎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復斷劍鍊為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號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為詩鼻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於音樂行輒以歌妓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吳下袁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

李孝光錢塘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吳恭倪瓚
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
謙郭翼而吳興又得郊韶也洪武三年編纂禮樂
書別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
奉幣詣其門召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
詣闕廷畱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
乞骸骨帝許之仍給安車還抵家而卒維禎從松
江與錢塘錢惟善里人陸居仁相倡和惟善字思
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

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塘江為曲江由是得名號曲
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宅
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褐兩
人既歿知府事林公慶昇其棺與維禎同葬于山
之東麓人目為三高士墓

王冕傳

朱彛尊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
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
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

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
為文讀古兵法恒著高簷帽衣綠蓑衣躡長齒屐
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
愛重之為拜其母良為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
完之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
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
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
所居倚土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為常高
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良良曰

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君欲與語非就
見不可駟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
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
書謝駟東游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華薦
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
以祿為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
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
住鐘樓街者邪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為
誰笑曰此必危太僕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觀

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
印尤長畫梅以臘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
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
冕覺乃亟歸謂友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携
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
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
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
為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
秉義不可以犯若為義誰敢不服若為非義誰則

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

朱彞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
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
讀徐顯裨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別
為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
子勒本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
初法傅染時錢塘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傅染已

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宴儒畫宴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携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旋逢

聖朝鼎新

清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

之請彙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鵬貧為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與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嘽嘽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為

文者非持論即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
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
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啣毫吮墨一若有作者
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
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泐
風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
也驅遣於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博裂頓
斫作氣滿前八家也故畫有入神家名家有當
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字

負此點

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
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
皇聖賢孔門弟子法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
麟七佛法衛協烏瑟摩法范瓊諸天羅漢菩薩神
馗鬼覩法張驃騎道經變相法公麟衣冠士法閻
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嬰法勾龍爽倭墮結法長
史髻鬢長史衣帶盤薄法吳生金壁宮臺林泉湍
峙長陂豐卉法大小李將軍雲山法浩水法董羽
溜水法河陽郭熙几幃尊鹵餅罌什器戎衣穹廬

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馬承旨小馬法承旨之
子竹石窠木法趙大年鈎勒竹法劉涇墨竹管仲
姬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鳥晴
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螽蟬蛺蝶蠶螿蟪蛄蟋蟀
法宣和亦襍法崔徐黃父子鶴鶉鳩女法閻助教
士安雀法崔兒黃蓮法於蓮於青年以蓮稱莆羸法毋延
之

董无休曰章侯博古牌為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
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
衣歛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此羨
綺園為子言者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

贊 藝文十二

國朝

越人三不朽圖贊

張岱

楊鐵崖維禎字廉夫元朝進士晚居泖湖嘗曰
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峯三泖間二十餘年風日
晴好駕春水宅蕩漾於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
仙伯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太祖名見戴方
巾問為何巾曰四方平定巾上喜其名命以式
頒行天下贊曰

三泖湖九峯山七客寮春水船江上風月古佛神
仙小海生有贈言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
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

王元章冕隱居九里山種梅千樹名其廬曰梅
花書屋明太祖聘至軍前一夕亡去不知所之

贊曰

元章隱居九里山麓種梅千株寒香入骨梅子熟
時挂錢盈屋日食數人木奴果腹每遇雪天世界
白玉我去欲仙乘鸞駕鹿及見高皇如對樵牧一

旦云亡蛻遺衫鞦

蔣武勇貴代父為燕山衛卒以靖難功世衛指
揮征戎王阿台封定西伯征木麓川大捷晉侯
與世券貴起家行伍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所向
成功卒致大位贊曰

行伍出身衽金浴鐵鏖戰多年向無不捷執銳披
堅衝風冒雪馬上安身刀頭飲血立致通侯是真
豪傑不倚冰山能自建節勝彼汪閹仰仗雙鉞

姚長子王氏傭也嘉靖間倭倅至越被縛以藤

貫手俾為鄉導過柯嶺村曰此去化人壇四面
皆水斷前後兩橋則死地矣囑鄉人急斷前橋
倭過斷後橋無去路寸鬻姚長倭陷此悉禽土
人收葬其骨贊曰

敗倭橫殺衝州撞府其狡如猿其暴如虎傭為紀
信乃能誑楚引入死地身齏醢俎百三十人殲同
羊殺露布報功悉歸軍伍首功如傭淹沒不數効
死疆場聞之氣阻

駱纘亭問禮官拜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不避

權貴生平佩服朱文公里廟不祀文昌而以紫
陽配武曲治家嚴肅自製家禮深合古制宗黨
遵依奕世不改贊曰

嶽降暨陽名馳楓陛佩服考亭受知海瑞蒞職端
嚴立身剛毅自制婚儀不用欵吹更肅家規不畜
聲伎人稱為朱紫陽之功臣不愧為海忠介之高
弟

傅中皇日炯庠生甲申北變日惟痛飲以解牢
騷自誓必死以養母屬族人奉我亟走別母母

曰忠孝不兩全勉之遂慷慨賦詩沉江以死次日猶見其危坐江心挺然不沒贊曰

鄭所南作心史商彭咸沉江許勉子死忠母為滂母生祭文山友為炎午慷慨從容以歸視死斯人也能痛飲酒而熟讀離騷是真名士

陳章侯洪綬為人不羈自幼攻於書畫筆多異致超出古人名重一時求其畫者或圖山水一角或畫人物半身每多不完倣之古人惟郭恕先庶幾似之贊曰

跌宕章侯聰明桀傲字畫出入掀翻窠套術動王公四裔名噪鬢少心存自為寫照咄咄書空摩倣思肖乃曰浪得虛名寤鬼見誚

說藝文十三

黃育字說

宋黃庭堅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田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為名唯渥求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

歿以誅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
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達以配育
名則宜夫草木之茂疊疊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
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
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
智望之相去遠矣然而孟子以為聖人與我同類者何
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
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
有苗也達於染盛水之有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

達於天地之大蓋明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
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於夏畦曾
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
萬物受命而效刑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

族叔字汝誠說

明駱問禮

吾叔氏為博士弟子員名意容字之曰汝誠舊矣而復
自願其讀書之室曰正菴蓋有取於大學之義云一旦
問其說於族子問禮禮愕然曰字之有說非古也而有

之蓋緣其取義之深且遠有未易明者爾若所謂誠與正則三尺童子如覩日月也而何以說為雖然於古則無說於今則亦不可不辨自近世大儒為致良知之說以為格致誠正非有二義世之學者一以生知自任謂學惟在誠而讀書窮理反為天理之蔽相率而入於禪以為能一貫得大學本旨不知誠正固不可緩然講之不明而見之未至其視不誠者間豈能寸楊氏誠於為我墨氏誠於兼愛卒不得為正也使其見道之審豈至以一偏自是孔門之徒由死於悝求聚於季詎曰不誠

而竟不得其所寧非於物尚有未格於知尚有未至之明驗與而世儒方日哢哢然則叔氏之誠將謂學惟在是而專致其力耶抑將謂自脩雖以為首而致知之功卒不可誣必務所以先之者耶昔韓文公原道而不及格致與孟子論天下國家而惟本於身同義說者猶非之乃斷斷然謂誠正之先更無別事而欲以窮大學之旨也其然乎哉叔氏端謹篤實良可謂得誠正之義者而好古博物即博士弟子業有專攻不以奪其所志自大文地理以至小說稗官世所視為外技者莫不求精

其說而尤不恥下問於字說且以及禮可見其槩其所謂正菴者雖花石爛然而圖史充棟非淺淺乎趨時尚者其以為問良有獨見然與顧格物致知要有本末先後乃足以屈世儒之說而有補於誠正叔氏固以濟其味矣萬歷丁丑仲夏望日避暑於紫薇山莊謹述

箴 藝文十四

全有堂箴

明 宗 濂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

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做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理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斲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偽之滋也人偽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修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於時復遑遑自治不止其殆知求全者與為之箴曰

繫天扃顯性靈萬象森森炯以貞愚不縮智不羸毫末
咸具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銘 藝文十五

雲泉銘

元韓性

水冠五行一生六成曰雲曰泉同體異名在蒙之貞在
屯之悔其流之殊卦有內外山下之泉其流涓涓果行
育德君子則烏潤下者質騰上者氣在上經綸雖屯必
濟絲下達上雲泉之機我作斯銘以顯其微

聯徽堂銘 有序

明黃鄰

勾夫馮邦彥氏以孝友聞於鄉客以聯徽名其
堂者蓋取喻琴節也文人韻士既賦而侈之矣
予乃勗之以銘曰

琴有徽弗章弗施曷操縵而比親有枝弗培弗滋曷奕
葉而輝節既宣載鼓載希本既植以愉以怡斯有稱夫
厥居 叶基

辭 藝文十六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明宗濂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一

旦合賢士大夫於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肅賓升堂已復
揖賓咸東向坐顧外孫楊恒執豆籩乃從容舉觶而揚
言曰老夫耄矣其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
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有生者必有死蹇聚者
必終散嘗昧昧思之上自頭顱齒髮下自肩髀腰膂不
知何者為可藉何者為可恒乃欲長生坐閱世而不死
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
之劍擁百萬兵喑啞叱咤而江水為之湧起或掉三寸
舌高軒結駟游騁於諸侯之間亦足以懾強而下敵若

而人其才畧雄矣其精魄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耶已
蕩為飄氛而無致詰矣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
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啟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
或被索鼓琴或行畦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
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虞殯之章蓋群歌以輓櫬於塗
與其施於死後之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子
棄宜賦詩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道予而
歌予且擊輪為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
士大夫若從予言願舉此觶為賢士大夫壽眾皆曰然

先生既行觶已又舉觶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憂而其精神皆已斃竭筋骨皆已罷憊顧未死耳幸未死有能辭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龍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輾然而笑也此非屬我景濂而誰為願舉此觶為吾景濂壽濂又曰然於是賢士大夫執觶以酢先生且各譔歌詩一章以進濂因製為招魂辭云先生名濂字德載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畧

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魂兮既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矇冥些華山如雲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白間綺疏紫檀扃些銅龍承樞吐赤瑛些繡帷高褰燿輜輶些綠虵衛轂若流星些淳熬熊膋溢鼎劍些狼臅凝膏如玉晶些九霞元冠五綵綬些麟衫麕裘光熒熒些玳瑁合節鏘瓏玲些離灑巢和一齊鳴些沂韶飄鬻發繁聲些趙舞激風肖霓旌些秦歌曼迴近懸瓔些室中百具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魂兮歸徠不越故庭些

聯徽堂辭

并序

明黃隣

勾夫馮邦彥氏得友愛之道或者喻其居若琴
之有徽魏郡曹君子學因以聯徽名其堂觚翰
之士文之者眾矣予復為辭以貽之冀人聞其
絃歌之美或有所興焉者是亦衰世之志也辭

曰

君撥兮素琴不以雅兮則南吟絃既絀兮徽節聲之比
兮賓悅無我之心若兄弟兮相好况無施兮不報內敢
擬兮如和外魚魚兮禦暴彼獨行踽踽悵葛藟兮河漢

窅其疏兮厚漓肆為蟻兮為鬼我縱言兮君贖其耳兮
弗聞奈何君為之兮受福孔多

又藝文十七

諸暨勸農文

元黃潛

古之有民社者必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
朝參稽故典都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
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
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饑夫不知盡
其在人而一切聽之於天烏乎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

盡地力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爾子弟竭其四肢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群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獎勵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躬秉耒耜為爾農勸其尚勉之毋以為具文而蕝蕝其聽也

志 藝文十八

五洩山水志

明 宗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乘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元卿常以采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水由溪而前經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墮又行二里所地稍平曠坐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

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等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
澄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
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
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宵夜大雷雨
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
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造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
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
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積厚動足輒仆
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

澗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
蘚障時有水珠毵毵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
或湧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
可六七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豁其中勝致
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
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峯峭拔上
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云
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遵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
谷者名白雲峯屹如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

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常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怒暴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禱龍者甚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篁葦間有平臯數百

畝可耕溉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藜藿然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湍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有以絢圍腰繫巨楫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

子常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
或曰龍子之母墓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
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五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
水者其奇峭有是哉至正丁亥春記

錄藝文十九

入越錄

宋 呂祖謙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為會稽之

此下

節 過義烏東陽浦江永康四縣巡檢寨婺越界焉

邵家灣觀五指山其巔石如駢拇然近視不若遠

飲民家舍後水竹可步逢驅羊行賈者數百蹄散漫
川谷風毛沙肋頓有汙隴秋色五里涉楓江土俗諺云
第一揚子江第二錢塘江第三楓江蓋甚言其水波惡
實小溪耳聞春夏頗湍悍今僅至脛而已南岸有覆斗
山山形正方若斗覆五里興樂槿花夾道室廬籬落皆
整五里界牌隴平坡淺草隱隱起伏環山城立真監牧
地也五里牌頭市道分為兩北道出魚浦度浙江入杭
東道入越輪蹄擔負東視北不能十一市傍斗子巖巖
旁獅子山首昂背偃略類狻猊五里寒熱阪五里宿硯

石村凡行六十五里婁謁逆旅墻壁橫斜多市僧榜帖
大要皆尤人語斯其所以為市道與悚然久之九月一
日晨霧上橫隴東嶂出日金暈吞吐少焉金壁徑升晃
耀不可正視升數尺輻於雲絢采光麗因蔽益奇非浮
翳所能揜露稻風葉皆鮮鮮有生意五里里湖五里蔡
家塢五里桐木嶺五里諸暨縣入縣北門人烟猶蕭疎
縣方築社南垣兩松樛枝小異里許至市自縣治前東
折度下橋橋屋半圯矣並大溪行流甚壯其源一自東
陽一自浦江一自孝義至街亭合流逕縣城又迤蕭山

浮橋入浙江縣東陶朱山頗雄自入新界已巋然見之
出縣東門山益遠川原益曠田萊多荒蓋沮洳不宜稼
而然五里放生橋道左女貞新葉生黃綠闕錯如行闔
粵荔枝林五里馬秀才店店旁小壑隨事蒔花草馬久
罷舉矣三里雙橋畷二里烏石其南入剡百里而近十
五里苦李橋溪磧頗清淺水陰扶踈百餘步入山徑五
里至新店灣復得平地五里栗橋登栗嶺五里冷水望
東嶺神祠縹渺雲間下坂稻穠垂黃際山數十里平鋪
如拭洋洋乎富哉豐年之象道中所未見也五里宿楓

橋鎮前歲折諸暨之十鄉即鎮為義安縣今年五月廢
凡行七十里薄暮小雨二日辨色發楓橋陰風薄寒十
里乾溪溪橋樺柳數百株有十圍者過橋繞山足行十
里古博嶺嶺左右皆叢篠五里洪口有別徑入明自楓
橋而上美竹佳樹相望近洪口曲折循小溪水聲泠泠
風物漸佳十里含暉橋亭天章寺路口也

此下節

跋 藝文二十

高元聚慶圖跋

元錢宰

已而日旬無來歸謂予曰琬舊與旬無之老人吳長御

氏林泉間相識此行嘗造之值其元孫璠晬日高堂開
燕琬得觀其家慶為老人年幾九十燕坐堂上厖眉皓
鬚若綺夏然諸子亦皆垂白方下堂作嬰兒戲其孫曾
咸叙列於左右拱視無譁惟一姆劍小兒立老人側老
人顧兒撫其頂兒亦以手掀老人髯回顧堂下綵舞躍
躍姆抱欲下與之戲為蓋其元孫璠也坐客之好事者
繪為圖命曰高元聚慶請題其後以傳盛事余惟人之
克享上壽子孫眾多家殷盛而人康強亦天下之至慶
也非好德樂善何能致之世之人能享子若孫之奉矣

鮮及見其曾孫也况元孫乎能承父若祖之訓矣鮮逮事其曾祖也况高祖乎今吳氏五世之慶萃于一門身享壽康家用完美垂白之子與諸孫曾元嬉戲膝下慈嚴愛敬雍睦於一堂之上予未識吳氏聞琬言若是其亦樂善好德之驗與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後吳氏者勉焉

折臂生跋

元
申屠澂

三折肱者醫之良疾解腕者士之壯也失小而存大焉宋之行義免於盲塞翁之子免於跋禍也而福存焉雖

然生之失非肱也亦非腕也其殆所謂福手者乎古人以手足喻兄弟而生中年喪其兄失手之兆見於此矣是造物者之不全其枝也於生何尤焉

跋倪夫人遺事後

明
戴良

盖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兼并無藝貧富不均馱飽梁肉者有之操瓢為溝中瘠者有之于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鄉邦之不及者盖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為而為之哉迨其後也天恒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

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計也已暨陽之西
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母也亦既家富於財
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為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
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為常一有不遵其教即歛
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袒謝罪改之乃已已而倪氏
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
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為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
夫人于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
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

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
之所以為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亦竊怪夫夫人
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
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
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
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
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梅花百詠跋

明駱問禮

溪園遺稿梅花百詠益賡中峯上人所酬馮學士韻也

歷百餘歲幾絕響而我前野公復賡之其賡詠之意自
叙詳矣嗟夫讀是集也不能無感焉夫祖宗之裕其孫
子也貽之以德義功烈文章聲名與夫美田宅珍奇綺
麗凡可以侈盛大而誇喬木者無所不至為子孫者於
其聲名之赫田宅之美珍奇綺麗之富則莫不攘臂爭
竊愈久不懈至於德義功烈則漫不思紹若文章則雖
德業之士亦視為餘事而不暇及焉豈不以德業者文
章之根本德業未至則文章未可偽為然與我溪園公
垂裕後昆德義文章照人耳目梅花之詠春林之一葉

耳是集也奕其美而傳其盛其詞旨之堂室與夫根本
之陵阜固有非小子之所得而知者然回視夫襲虛名
富田宅炫奇麗而自謂克紹夫前烈者相去之遠近則
又不待智者而可辨矣以考德業又豈遠乎然則讀是
集也信可興矣

國朝

題陳章侯畫寄林鐵崖

周亮工

章侯與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門為予作
歸去圖一幅予索之舌敝頰禿弗應也庚寅北上

與此君晤於湖上其堅不落筆如昔明年予復入
閩再晤於定香橋君欣然曰此予為子作畫時矣
急命絹素或拈黃葉菜佐紹興深黑釀或命蕭數
青倚檻歌然不數聲輒令止或以一手爬頭垢或
以雙拍搔腳爪或瞪目不語或手持不律口戲頑
童率無半刺定靜自定香檣移予寓自予寓移湖
干移道觀移舫移昭慶迨祖予津亭獨携筆墨凡
十又一日計為予作大小橫直幅四十有二其急
急為予落筆之意客疑之予亦疑之豈意予入閩

後君遂作古人哉予感君之意即所得夥未敢以
一幅貽人乙未難作諸強有力劫以勢予弗為動
即有作據舷狡獪者予亦以石家行酒美人視之
丙申春予復入閩以此卷自隨念予負臯大讞者
必欲殺予媚人湯燭逼人七尺軀尚非我有况此
卷哉又念付託非人負我良友因以寄鐵崖子予
友自章侯外惟一鐵崖而鐵崖獨未交章侯予藉
此為兩家驛騎章侯固可以無憾于地下予亦可
免輕棄良友筆墨之臯矣

再題陳章侯畫與林鐵崖

周亮工

丙申以此卷寄鐵公時公方備瓊海兵戊戌予復自閩赴廷尉質抵西曹不十日而公亦中讒逮至頌繫之地相去數武唾咳皆聞獨不能交語耳當時意吾兩人旦夕且死即徼天幸而貽此卷與藏此卷者漏其一得不死然已不能並活此卷歸他人勿論矣使貽者不得脫藏者獨存何以把此耶
庚子公既蒙

恩南還辛丑予寃亦雪是年秋值公明聖湖出此相視

裝潢有加舊觀頓反觀故人手跋皆為予抱痛予把此卷蓋不禁潸然淚數行下也嗟夫鐵公當時意我兩人即萬幸一脫耳豈意貽者藏者不隻死乃得並活復從荷香桂影茗椀爐香間從容展視如是耶嗟夫鐵公東崖先生所謂日影之悲山陽之痛予兩人幸免矣第章侯不免作人琴之感予對此滋戚今日章侯第四兒鹿頭涉江過慰一衣帶水便是老遲埋骨處鐵公固因此卷以交章侯者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題老蓮畫與王竹菴

周亮工

予與竹菴性情嗜好無不同數年以來交遊亦無少異所異者予長竹菴十有八歲予得交老蓮竹菴不及見老蓮耳竹菴將返里予出老蓮此幅相贈據琴人酷肖老蓮疑是此老自圖其貌竹菴收展之餘應彷彿與老蓮遇也老蓮生平以不登二華為憾竹菴雲間立馬時其懸此幅於蓮萼峰下使此老一懋生平

陳老蓮詩跋

毛奇齡

古有畫詩無題畫詩顏真卿贈張志和詩五首志和依其詩作人物舟楫烟波鳥魚以答之唐人謂李十郎詩畫人爭為畫是也元後多題畫者沈隱居另有題畫詩為一集老蓮畫多不題間有題者付之去亦無稿本姜綺季老蓮老友也與晨夕處遇有題輒記之久得若干首彙為一卷老蓮見之喜而為之序自予選越詩付此稿來今二十年矣老蓮死二十二年綺季與予各出游亦不減十四五年友人有請刻老蓮詩者仍付之去世但知老

蓮畫不知其詩顧陸雖無詩亦傳况有詩乎惜子
與老蓮交晚見老蓮五年而老蓮死乃不及為詩
令老蓮畫之如志和也

題西子傳後

沈椿齡

越之有夷光藉藉人口雖輿臺馬走多能道之及
覈其實蹟大率荒略難考而蕭暨兩邑之人嘽嘽
交爭紛如聚訟各不相下十道志曰句踐索義女
以獻吳王得施於諸暨苧蘿山後漢書注引越絕
云餘暨西子之所出此其柄也夫春秋至今二千

年矣秦火既燔典冊零落其言越事者莫過於吳
越春秋越絕書然皆漢人偽作實出龍門之後十
道圖經亦撰自唐人其所紀載即曰確鑿有據然
已如雲初說高曾事在影響離合之間竟欲據其
一言為千古鐵案是亦過矣民靡子遺以文害義
血流漂杵不如無書善乎子輿氏之論也苧蘿之
山兩邑並存曰浣紗石曰西施坊曰西施灘具在
暨也曰紅粉石曰苧蘿鄉曰西施廟具在蕭也蕭
之人曰施蓋嘗示靈異於鄉矣暨之人曰右軍且

題識其石矣此又一柄也夫靈異之說不足辨浣
紗二字遂足據耶無論非右軍書也借曰右軍東
晉去春秋幾何時而乃知此石必為施瞭紗之所
而題識之耶嘗考會稽若耶溪旁亦有石曰西子
浣紗處猶幸會稽之人不與二邑爭此施也設據
此而爭之二邑又烏得而禁之哉摠之越地在春
秋時無疆域之介西施美麗之名著於國中人多
艷之一山一石皆欲影附其名以為美談古蹟中
如此類者甚多必欲區而別之此則其所生長也

過其涉歷也亦何所據而云然耶然則將無
所屬乎曰此不足辨也夫夷光一女子其行事不
概見世所重者色耳非如聖賢足為里閭之光也
非有功烈足動後人之感也越之於吳仇也施則
既吳之人矣姑蘇之臺館娃之宮其寵幸為何如
而乃扁舟遠引五湖共泛使此事誠確亦有媿于
金谷墮樓人矣必欲爭之亦何為也哉余讀蔣氏
西子傳因為辨之如此

古者太史重採風之典輶車所至雖衢謠巷議不

遺焉十五國風實列國藝文之權輿也宋書袁說
友官蜀時輯漢以下蜀人詩文釐為五十卷目曰
成都文類揚升菴全蜀藝文志實本之詩文之關
於山川風俗也重矣暨雖一邑名人之投贈勝蹟
之詠歌求之別集亦多散見乃駱志既不列藝文
篇目所附見者寥寥章志所登亦不盈一卷缺略
簡陋之議或不能免今志採之家集考之舊聞凡
有關於其地其人者薈萃登之較之舊志已覺斐
然可觀所憾山陬僻壤儲藏之家蓋寡見聞所及

闕遺正多博綜搜輯尚不能不俟之異時耳

沈禧
識

諸暨縣志

卷四十四



志餘

志既成矣拉襍而收之選擇而出之其無所附着者概之曰其餘事以誕而轉奇語涉纖而彌韻吉光片羽一一皆安石碎金可珍也相如賦子虛昌黎傳毛穎其流皆出自莊周寓言而王充論衡蔡邕且以資談柄詩有之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志志餘

楊升菴集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



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析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詳審一時趣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爾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

有力為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

謹按西溪叢語吳越春秋云吳亡而西子被殺杜牧子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云范蠡將西子去嘗疑之別無所考陸廣微吳地記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越絕無此條蓋非全書也

文德翼西子浮沉辨西子一沉一浮沉者沉浮者浮奈何作他人書郵耶五代小兒列王軒傳并載郭

素無有解者人人思為太牢周秦溪中一片石石
笑人哉軒同軒也王差也一入閭門粉黛無色無
與並軒也郭東郭也東西素也晨夕相數貴方悟
希刻畫不免唐突也戲譚夢嚙幾欲癡殺也又見
錄李商隱詩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
必指海中西施舌也蓮花香安能如白小當園蔬
哉古人待西子寬今人待西子嚴寬則可浮可沉
嚴則一沉必不浮一浮必不沉故杜牧浮之西子
不死李商隱沉之西子亦不死今人一沉一浮皆

死西子矣雖然西子寧沉不浮也苧蘿山月浣紗

溪風折受多年何能老大作飼犉事

謹按王軒郭素事載雲溪友議乃五代時范攄所
撰其言甚屬不經今志於此其議有三一去之一
闕之一解之去之者謂前明續亭先生邑志載之
陽和先生郡志亦載之皆不合今宜削而去之必
不使存其說也然吾暨邑志之王軒郭素可去其
能盡去五代以來天下所流傳之雲溪友議一書
耶是亦可以不必去矣關之者如王會新編云西
施何曾返越苧蘿何曾有墓西子亦不應有此淫
詞此欲為西子洗冤而嚴為之闕也解之者如文
燈巖所云王為夫差軒為同軒此欲為西子解嘲
而曲為之解也然古來如許亶之遇飛瓊裴航之
遇雲英鄭交甫之遇江妃劉晨阮肇之遇仙女詩
人習用不以為怪洛神宓妃也湘妃娥皇女英也
巫山之女赤帝女姚姬也有娥之佚女契母簡狄

也而屈原用以作騷宋玉曹植用以作賦不聞以
荒唐相訾若是者何也鏡中本無花水中本無月
也而何獨于西子而疑之闕之者近于固解之者
近於鑿是亦可以不必闕不必解矣雖然此亦非
志中必不可去者姑去之而

亦闕之亦解之附錄於此
又按隆慶駱志載李商隱詩莫將越客千絲網網
得西施別贈人讀文燈巖辨為之豁然朱長孺于
李義山詩集尚嫌未經注明也元遺山云詩家總
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于斯猶信又義山詩
有亦若豎羅女句注云豎羅女西子也方輿勝
覽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此則苧蘿一徵

輟耕錄河豚腹中之腍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

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
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

謹按後人多將西施作美字用西施乳亦言乎其
乳之美也解此益信網得西施之不為西子可知

毛西河蕭山縣志刊誤自吳人梁伯龍作浣紗曲子

以施屬諸暨云本之十道圖經諸小乘而以訛傳
訛遂至天下之人皆不知施在蕭山吾謂施斷屬
蕭不屬諸考後漢書郡國志於會稽郡餘暨縣下
云越絕書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絕書者非
今本越絕此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而
其書既亡散見其語句於他書者與今本越絕作
於東漢袁康吳平者大異

謹按毛西河必以西施屬蕭其所依據者只後漢書注越絕曰西施之所出一語已耳考後漢書注為唐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十道志為唐梁載言拱均之唐人也載在十道志不可信而出自後漢書注顧遂足信耶即西河越絕書書後自矜獨得以為其末篇明云句踐以來至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又記吳地傳云句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九五百六十七年則斷在東漢之初至此書為今本越絕所不載西河亦自知不足取信於人因曲為之說曰非今本越絕此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獨不思後漢書注於餘暨云越絕曰西施之所出亦即於諸暨云越絕曰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豈有子貢范蠡輩所作而紀興平二年事者耶紀興平二年事又得謂子貢范蠡輩所作耶抑豈同一越絕同一後漢書注所引顧且謂此越絕乃子貢范蠡輩所作彼越絕則三國以後所為耶此即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得失較然矣西河又以蕭山苧蘿村祀西施為土穀

神嘗現夢於縣令又現夢於學使皆欲據之以為西施生蕭之證此直所謂宋徵諸鬼夫何辨

者舊續聞史記秦始皇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

從狹中渡所謂狹中者即今富陽縣絕江而東取

紫霄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岸纔一二百步

水波委蛇始皇正從此渡取暨陽舁至會稽山今

暨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

直以為在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

晉書紀瞻傳瞻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

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

使者果伏詐妄

晉書周顛傳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此習見語人多不知出處錄之

晉書山濤傳濤子簡簡子遐字彥林為餘姚令以峻法坐免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郡境肅然

大觀堂集古山遐浦記余祖居高公湖多洲渚山遐浦其一也郡志云山遐浦在高公湖捕魚最多今里人佃為漁埠水淺易涸而俗呼為山下埠舊蹟

且湮沒不傳矣余特表而出之以存先賢之遺蹟按遐為巨源猶子嘗令暨有惠政此浦公所開也嗟乎邇而召棠古今同感而父老流傳直呼令君之名亦足見先民之樸即以山下易之未必非羊東之意矣

南齊書屠氏女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蟻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治疾無不愈

家產日益

南齊書沈文學傳永明四年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
諸暨縣為劫所破令凌琚之不經極戰委城奔走
不知所

已見武備此徐
孝嗣奏語也

南齊書張融傳永明八年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
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
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故竟陵王子良乞
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
典不得如長史所懷

梁書賀琛傳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伯父瑒步兵校尉
為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
之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
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
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出都高祖聞
其學名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
有世業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

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
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儀
禮如故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
百餘篇

錄此可備暨
乘寓賢一則

宋元通鑑靖康二年金人根括金銀不足殺提舉官
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四人胡唐老胡舜陟姚
舜明王坦各杖數百乃下令再括

謹按姚太師武功多
矣值此且奈之何哉

大觀堂集諸暨邑乘補遺記宋王氏一族科名最盛
而易代以後蕩析無遺求其故居遺塚併不可得
數年前寶林寺僧耕地偶得古碑一通題有王荆
公之墓僧駭以詢余余曰此必誤認耳吾邑曾無
王姓封荆公者安得有此既而考府志暨學博士
王厚之係介甫猶子從金陵徙家暨陽遂世居焉
後之科名鼎盛者皆其後裔則王氏雖無荆公而
寔荆公之同派也前此塚碑非因南北各天半山
父子已為若敖之鬼而瘞主以祀之與獨是南宋

距今不及六百年而以海內名族本里先賢曾無一子姓在者即其室廬邱隴之所在未嘗有樵叟牧豎能指點其處而區區發露於衲子犁鋤之下詎不深可痛哉

曝書亭集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圖經禹墓於會稽取石為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於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為漢殆不誣矣

曝書亭集跋蘭亭殘石拓本禊帖肥瘦攸殊王順伯

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曝書亭集宋拓鐘鼎款識跋宋紹興中秦檜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冊殆其所集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參珍玩厚之私印且為釋文疏其藏弄之所

霏雪錄近世析字言吉凶者無如張秉槎按字畫以成卦余一日坐乘槎肆中有二童持一字來占曰是為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即回二童相視默然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予欲訴政司求決

可乎乘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予謂答四十未可知童曰律當然耳乘槎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鹺船也童曰果官鹺船乘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號云紹興府志方技傳張德元不知何許人至正間嘗為諸暨州吏目避亂居山陰有奇術善觀字知吉凶生一子名之曰槐忽謂友人曰是兒必死槐字木傷鬼非死兆耶未幾果死其友病以豐字示之德元曰死矣明日訃至或問其故德元曰豐字山墓所也兩丰封樹也豆祭器

也墓既成矣尚欲生乎或以命字揖德元使占人病德元曰已死君持命字以揖垂命之兆也已而果然徐總制書字問德元德元曰據字今夕君當納寵徐歸其夫人果呼一女子出拜乃乳媪也嘗飲劉彥昭家曰今夕復有客已而客至問之德元曰吾聞滌器聲知之

宏治紹興府志馮汝賢諸暨人永樂中任蒲臺縣丞善觀字之形體參伍錯綜以知人之休咎所言無不奇驗

紹興府志方技傳石達字良仁宋尚書公弼之後洪武中以薦辟至京師會諸侯王有疾近臣或言達善醫詔視之有效自是遂以醫顯後為御醫院使戴元禮甚推重之

右數條可列方技以志中無此一門故錄于此

元詩選王良字止善弱冠遊錢唐與浦城楊仲宏廊州劉師魯友善論詩務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繭之習間挾其所為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為牟隆山胡汲仲穆仲趙子昂鄧善之所賞識拂

衣歸田後家食者五年扁所居曰止齋仍自號鷓游子以見志

曝書亭集江村銷夏錄序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為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

謹按胡氏胡一中也

續羊東集我邑楊維禎元進士也官至江西儒學提

舉阻兵隱於松江見太祖高皇帝於當塗太祖異其冠服對曰四方平定巾海晏河清服也太祖喜遂頒行之今各州縣里長老人所戴及大夫士所服細褶衣是也省文稱海清云太祖復問曰汝事張士誠否曰非其君不事欲授以官曰古七十而致仕臣年七十三歲何敢冒昧太祖曰聞汝能詩曰學作耳請題御書鍾山二字詩進太祖大喜曰詩值千金姑賜五百因曰有薦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見之對曰惜其人學不甚博明日以語

濂曰臣學信不及維禎詩曰鍾山兀立楚江西江謂

在其西耳

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

樹鳳凰棲雄吞古甸三秦小峻入層霄五嶽低願

效華封歌聖壽萬年王氣與天齊一本作鍾山兀立映闕西

輟耕錄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

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

予竊恠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鐔錄載王深輔

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漱灑

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葡萄

荀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剗蹈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萬一樓外集竹齋王先生冕邑之高士曾孫女適駱永貞命子梓其詩集行於世

元詩選王冕工於畫梅以臙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曰踈花箇箇團冰玉羌遂吹他不下來或以為刺時欲執之冕覺亟歸九里山自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

曝書亭集題楊補之墨梅朱三十五梅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裡踈花數點梅花有魂二語揖之此惟逃禪楊叟能寫出若煮石山農興酣落筆便與少陵亂挿繁花照晴昊句相似

曝書亭集衍齋印譜跋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碑磔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於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礬琢矣

紹興府志名宦傳戚祖象字世傳婺州人師事王元章達於義命杜門不出

續羊束集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
點檢門前柳莫使飛花過石頭此王葵軒公題淵
明圖詩也公為我暨第一流人品今其子孫頗微
訪其詩文不可得得此一首而已又五言一絕河
裏有個椿鷺鷺飛來歇青天無片雲丟下一團雪
此外不可復得惜哉

續羊束集翁榮靖公黃鶴樓詩湖海數間黃鶴樓轉
蓬遲暮乍來遊已無丹訣留仙閣但見蒼烟送客
愁吳苑日斜芳草遍楚墟雲散大江流乾坤芻狗

終歸盡徒倚狂歌何所求比崔灝及李白鳳凰臺
詩其感慨則同而風致瀟灑過之客謂之曰送客
愁不如送客舟公曰然當改之不知愁字正用崔
詩若舟字便無味以此見公之度量其不欲明所
長以抑人如此

萬一樓集簡朱金庭側聞往事汪清湖公納采於翁
榮靖公人有言汪之貧者翁公曰吾正取其貧耳
續羊束集從兄舜傳作詩頗有警策絕句如登山曰
鎮日登山興未闌數峯猶似霧中看漫遊不在窮

巔頂只此歸途已自難
盆菊曰子立西風瘦倚臺
只緣無地託根荻金錢
錯落身增重自有將絲取
竹來燈花曰世情應不到
燈花纔放相將喜慶家
愧我年來愁避燕偶然開
到尚疑差皆其一時漫
筆

陳繼儒白日樵真稿還冲先生詩格高邁置之初唐
大家中莫能辨也一傳而有飲冰再傳而有章侯
諸孫古之至人得意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
况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

楮已付酒家鷓或剪作鞞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
斛明珠乎

漁洋詩話陳洪綬以畫得名亦能詩有憶舊絕句云

豐

本集作楓

溪梅兩山樓醉竺

本集作竹

塢茶香佛火

本集作屋

眠清

本集作得

福不知今日憶

本集作想

神宗皇帝太平年

西河詩話老友徐仲山以七夕死徐昭華以禁日哭

父擬水蘭詞寄予讀之不覺泪下時汪東川司城
在坐曰聲調哀苦體致愴惻有女如此即以當水
蘭何過焉其詩曰戚戚復戚戚天孫罷機織只道

天邊歡會期不道人間別離日人間別離真可憐
天邊歡會知何年悽悽登我堂不聞烏鵲喧但聞
老母痛哭聲連連愀愀入我房不見瓜果陳但見
蛛絲蟲網相勾牽前年當此日天河正瀾瀾分將
五色縷聯作百年厄去年當此日天柱方傾頽桂
陽城北乘羊去緱氏山頭跨鶴歸况復今年當此
日百歲堂前喪靈匹欲矐麻衣兩泪懸但啟書樓
寸腸磔天河有時挽天星有時轉惟有乘槎一去
人萬古千秋不復返穿針徒望眼不使泪眼親九

華空昭地不昭下泉人黃姑此夕依然度惟有嚴
親不知處木蘭空自夜停機願代爺行竟無路戚
戚復戚戚作此七夕詞欲知此日中心苦視此河
流無盡期昭華多哭父詩嘗有登青來閣檢父遺
帙七律中四句青葱出瓦根俱豁碧柳當窻影漸
疎捲榻已無新注帖開箱惟有舊藏書又一首後
四句山長似向空欄斷月隙還隨小榻圓有女愧
無班氏筆遺書萬卷續何年

西河詩話予寓大善寺吳尼御符為天童曉公付法

以掃塔過謁予謂女僧不當與酬酢遣門人徐昭
華報之瀕行尼出摺扇乞詩不得已書一律去不
信纔觀世幡然去普陀傳衣真是錦剪髮尚如螺
貝葉箱中薄蓮花水面多阿潘方學道相待洛橋
波次日越中女士合餞於國門見摺扇齊聲索昭
華和詩蓋借此相難也昭華連和二首其一前身
本靈照開口即彌陀乞食施山鳥裝香在海螺鄉
程雲外近別思晚來多試看千江月徐徐出綠波
其二幾欲還慈室無緣款跋陀毫分眉際彩掌合

拍頭螺贈拂留獅尾繙經度貝多龍宮有神女何
處不凌波又送尼詩芙蓉曲岸散紅霞送客江邊
疎柳斜蘭槳行時飛化雨錦茵鋪處布金沙乘杯
欲度吳閭水拂塵曾開鑑曲花一自水田相顧去
何年重把綠袈裟此等純似唐詩若落句則非白
傳不能矣

西河詩話徐昭華請予試題予為示其二一擬劉孝
標妹贈夫詩一賦得拈花如自生即沈滿願詠步
搖句也其擬詩云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

闌干漏聲應有盡雙泪何時乾又云芙蓉花發滿
池紅黛烟香散度簾櫳畫眉人去遠腸斷春風中
其賦得詩云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
色風回散寶光蛛絲髻上繞蝶影髻邊翔誰道金
玉色皆疑桃李香

西河詩話徐仲山既命昭華師子時雲間張錫懌有
詩云弟子如蘇蕙先生類馬融予邑任辰旦詩云
誰知詠絮堂前女猶是扶風帳裏人張遠詩云甲
門傾國富文華曾向毛萇授五車皆指其事

鐵厓集媵何氏馨志楊氏家主婦曰理其媵曰何氏
馨馨善女紅服室勞靡有厭倦頗嫻於容主婦過
猜至於嫉詈積而至於笞榜苦楚不能勝然而服
勤主婦益不怨父母家欲奪其去者數矣而馨誓
死不忍去遂終老主婦家年六十而卒予讀詩至
江沱之媵不獲於嫡愈勤而愈不敢怨若將終身
焉者實得於先王之澤之深也吾不謂於馨乎見
刺之嗚呼子必待父慈而後孝臣必待君仁而後忠
其為孝忠也薄矣觀馨之事可以得忠孝之道矣

此列女
之餘也

陳洪綬無窮師塔銘無窮師者姓駱氏諸暨人其俗好鬪師獨出家楊侯廟結茅虎豹之羣日則塞戶禮蓮華經夜則出經行峻嶺間獸跡錯履魅嘯呼名不為止弟子諫之則正色曰必使此等衆生聞佛名號業消皈依收為眷屬師先不識一字禮經後見諸經論如舊記者有僧問之曰和尚定生西方師曰子以我修蓮宗耶法無分別故我無揀擇子之西方當去極樂世界我之西方只在劍樹刀

山世間豈有為僧者手輪百八便證無上等覺之理不下山者三十年將化之前二日無疾而卧謂弟子曰期至矣請其遺教笑而無言固請之弟曰我見如來白毫光冉冉來矣即脫然逝其弟子名如鴻者即本山起塔請洪綬作銘銘曰心外無獸眷屬有鬼檀越頗多佛法有幾西方東方如是如是撒手無言棒喝在耳頭枕青山脚踏綠水子有慈父父有肖子必我作銘蓮子居士

馮夢祖紀幻空幻空姓王氏暨陽人娶婦窘迫無計

聽婦適人歷年所適之夫亡無倚來歸懼烏日出
由我貧非汝罪也當養汝月餘其婦念舊就寢拱
揖以辭呼云尊嫂今非我婦男女有別何可瀆也
令處故榻婦死披緇直埠新菴年九十餘而圓寂
叢筍曰情發乎性流則難制遇物而移即士夫亦
不免焉况舊姻也而新特乎幻空一庸俗人耳獨
能以理制之倘所謂色即是空者耶

老蓮非妄諛人者誠如所云吾暨一高僧矣蒼源
所紀幻空行徑亦奇故并錄之此仙釋之餘也

舊志序文

諸暨自秦漢以來代為縣而今為州上下千有餘歲而
志書無述其登附於郡乘者十不能一二蓋由其悉近
而畧遠也以故吾州世家之原本前哲之言行與夫山
川戶口風俗物產之類舉無得而徵焉而庸非曠典與
予生也晚慨然有志於是書暇日因本前史舊志參以
人之家乘傳記身親求訪質諸老成而采擇焉為圖四
篇書十二卷為目若干名之曰諸暨志首之以郡國源
委推本始也次之以名號因革著同異也星野天文之

次舍也故次之山川地理之封疆也故又次之書風俗
城社以知氣習之善良保障之阨塞書戶口賦稅土產
以見民物之滋耗徵歛之重輕學校館傳倉務營院橋
梁坊市以考廢興古迹祠廟亭榭寺觀以備遊覽臨民
典學則令長僚佐校官之位名門閥人材則有儒士進
士宦達孝義遺逸之差等其或地名里號歷世傳疑而
莫定於一者則參互考訂各為之案斷而書於下方至
于動植之物見郡志者則不重出他如冢墓第宅方技
釋道亦皆序書而復有衆目之紀遺以會其終內而州

人可傳之言辭外而四方有關之製作則各因其人其
事而附之餘無所附者則存諸紀遺越十餘年而成書
亦非一日之積矣竊嘗聞之古者圖自為圖志自為志
是故成周之制掌天下之圖者職方氏而土訓之官道
方志以詔王焉掌邦國四方之志者小史外史而講誦
之官道方志以詔王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者
也其為事亦重矣且吾州之入板圖也已八十餘年於
茲故家大老日以淪謝文獻殆無足徵吾是以不能忘
情噫於此而為書欲以補千古之曠典誠可謂不量力

惡能保其無遺軼哉他日幸而國家之政令史氏之采
訪鄉邦之精粗有益於分毫則雖負不韙之誚亦何辭
焉大方君子矜其志而廣其不足則又予之所望也至
正十七年歲在丁酉秋八月丁巳邑人黃鄰序
是書實遵永樂間部使者博采郡志時成式沿革次第
條目燦然具載顧予哀謝其如何哉前乎元至正丁酉
鄉達南郭黃公鄰網羅蒐采後乎是者郡志繕書預有
聞焉南郭編集鋟梓未就天不憖遺竟成曠典郡志呈
進副墨傳之人每汲汲焉徧覽未然也斯世斯民稽古

證今翻刊演繹用心其可不然乎成周之制有圖焉有
志焉邦國之圖正疆域辨土宜由乎職方氏掌之邦國
有志奠世讀禮法小史外史掌之小大相維施舍有辨
切關民風政令焉洪惟皇明握乾符經緯人文廣四海
之輿圖基萬世太平之鴻業薄海內外曰圖曰志嘉興
共之恩化川融丕哉休烈編次之要不難於論譔而難
於紀實實不徒紀必也事有依據言有精魄傳世久而
為不誣管窺蠡測滄海之有遺珠索米而作佳傳不韙
之誚其未免焉來者幸而正之傳之續簡云景泰四年

歲次癸酉長至日邑人駱象賢則民書

此志乃駱處士象賢屏黃氏鄰之舊而修之者也凡建置沿革風俗人物以及山川道里之類若詳也而板刻日就脫落且多舛錯觀者亦難矣瑩也承乏是邑竊有感焉而才謏政繁未暇及此邇奉巡視大中丞許公提學僉憲盛公檄兩浙文獻蓋將推舉縉紳耆宿博通今古者會而修之其稽古尚賢之意至矣愚敢因乃微而補其闕畧視昔若有加焉若夫刪繁就簡因名核實而嚴筆削以成一邑不刊之典尚有俟於後之君子而此

其權輿也哉正德庚辰歲陽月下浣吉大庾彭瑩跋
志者何志跡也志跡者何象事行也事行有象不過物
焉而志道畢矣黃與駱則既志諸暨矣曷為修之病二
氏也二氏不曰志其跡乎曷為病之乃若其意則可嘉
也已 是故刪其可闕者錄其不可闕者則吾之錄者半
彼之存者半取其存者而修飾焉則僅有存者矣積歲
而論定積時而志成志成而跡著是故天道明而效法
肇焉地利列而報反興焉人紀昭而賢不肖別焉故曰
事行有象不過物焉而志道畢矣兩崖朱廷立書

予自為暨縣念夫志者治理之譜也輒取縣所存新舊
二志覽之舊者辭支新者事脫殊非推行之闕要乃敢
命意刪叙為文五篇凡八卷更乙巳春夏二仲始畢稿
捐俸而刻之與修者縣學諸生駱騏黃璽鄺琥郭從蒙
壽成學黃璧張思德應思敬姚德中云長洲徐履祥子
旋謹識

今天下郡縣皆有志蓋彷彿周官小史外史之所掌云
古者列國皆有史周之封建五等為國一千八百有奇
其小者殆不及今時一下縣之地而史官之職不乏焉

顧今所可攷見者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而已乘
與檇杞僅存其名于孟氏之書而春秋獨傳與日月同
其光明則以經孔氏之所筆削而已余獨感于今之為
郡縣志者於疆里原隰戶口賦役物產風俗之大關於
民生者大都畧具梗槩中間可以因革損益有裨政理
者一切漫忽不講其興舉是志之意自縣大夫出也則
類列功閥表循良或不當乎實自鄉大夫出也則類取
門第叙交親或至非其有宜詳者反畧而宜斥者碩獨
存種種而是令人開卷輒欲罷去即是言志雖不作可

也諸暨為越中名邑邑故有志而續亭先生取而更定
之中間不無所因而其博攷廣詢劑量酌斟要之斷以
己意者為多至於事關民生所當因革損益有裨政理
者窮本溯源建標樹準每篇尤拳拳深致意焉蓋不獨
邑之人緣是可以融暢顛末考鏡利病即良有司舉而
措之利民厚俗此其穀鵠矣至於列傳所載崇古昔而
須論定重節義而畧貴盛殆斷斷乎行古之道非近世
之所謂志者云云而已萬歷元年夏至日錢塘周詩謹
序

郡邑之有志何昉乎周官小史外史之職所從來
久矣吾越郡志自張陽和孫月峯兩先生修纂後
踰八十餘年闕焉不備今我漢陽張公禹水先生
來守是邦無利不興無廢不舉一日集薦紳士庶
於庭喟然曰郡志豈可勿修乎文獻之隆替閭閻
之利病錢穀之豐歉河渠之淤通八十年間民風
士俗自為一古今所有宜因宜益宜革宜損古洵
備哉夫天道十年而一變今且數變矣豈因顧無
可革者乎損顧無可益者乎官茲土者實有責焉

於是下令屬邑暨當以次奉行今年仲秋公行部
至暨問有能董暨之志者廣文張君書乘乃以家
夫子對夫子聞之正襟危坐進事而詔之曰志從
士心取義豈以吾久有此心耶抑暨志絕筆於前
壬辰吾誕於是歲所見所聞所傳聞歷年久詳且
確耶雖然吾老矣而其勉為之夫一人之耳目有
限一邑之軼事無窮然其大要不外遵古正俗表
賢恤民興利除弊數者而其間生聚教訓培養補
抹之方全在蒞事之一侯一事善惟侯之賜一事

不善亦惟侯之施明萬歷迄

今上康熙為侯二十有二人或以寬或以猛或以明作
或以因循不敢謂人非卓魯民無樂利也顧欲講
求八十年所見所聞所傳聞補裨舊志不但勢有
未逮且茫乎無所從事焉而亦知今之志非昔比
乎昔之暨富今之暨貧昔之暨僻一偶今之暨衝
四達且昔則人情淳而今斯漓士風樸而今斯囂
物力易而今斯艱所取乎志者志此也若徒侈其
山川人物之勝以資騷人墨客吟咏嘯傲何貴焉

孔子作春秋其義則竊取之今觀前志所載咸有
條緒因之而已後八十年所未志者將志富而不
志貧耶志僻而不志衝耶人情淳士風樸物力易
則志而漓與囂與艱則勿志耶據事直書因文衍
義可矣事唯而退敬同書乘及文學楊子浣刪繁
訂訛循名責實閱五月日而書成幸不辱太守之
命書乘起拜且謝曰荷尊大人教實多雖然愚父
子得附公紀姓氏於簡末垂諸久遠皆公賜也若
公者於功德言三不朽真無歉也已邑人章平事

謹序

後序

今志凡三十餘萬言分門二十
有三卷四十有四校舊所載頗
為文省事增策亦加多至十之
七焉刻既成竊倣呂氏序意史
公自序而一攄巔末篇終茫茫
良有以也夫志猶史也不有人
禍則有天刑雖昌黎文公猶且



恐懼不敢為而柳柳州與之書則以為當為而不為此大惑也孫樵論昌黎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然世無子長子雲又得謂漢以來可無史耶邑志自南郭黃氏始而溪園駱氏繼之彭公瑩朱公廷立徐公履祥皆踵修之即今家有其書惟續亭先

生駱志無黨先生章志而已黃志以前未嘗無志宋胡三省注通鑑引之顧已不辯為誰氏之書可慨也自章志而後百年於茲議修者意且有人禍天刑之說闕乎其中其然豈其然乎然而修之誠不易易大抵遠者稽之載籍折衷為可近者採之輿

論取信為可余於是不勝大懼
亦復何敢多讓閒於讀古之餘
摘其有關於暨者手錄之或鴉
塗或蠅凍日引月長褻然成集
會 北垞沈侯蒞暨政推三異
才擅三長爰舉斯志而毅然修
之因以簪筆見屬時則有同志
者吳袞五廷景周進思殿忠宣

觀瀾湧毛鼎奩棟袞晉揚洵孫
夏佐襄相與上下其議論而訂
正之一切公需及剗刷之費皆
六家任之閱期月稿成遂以復
諸 侯而裁定之以上諸各
憲皆報可乃付鏤是役也始終
其事相與有成者吾友程宅三
位酈向榮欣書畫則石鎮南梁

經紀出納則袁顥若舜年嗚呼
暨固桑梓地也生其後者忍使
百年之間文殘獻闕咎將誰歸
况有賢侯為之主張是網維
是更得同志者相與或推之或
輓之責將誰諉余於此蓋誠激
於中不知其他人乎聽之天乎
聽之維乾隆三十五年歲在上